

草澤忠魂未了情（民間歷史俠義傳奇故事）隆中客・著

本文以一雙父女悲壯的事蹟爲經，以武林及君國大事及奇聞秘史爲緯，交織成一個英雄豪傑，悲壯哀感動人故事，實爲作者多年創作悉意經營的嘔心瀝血傑作也。

$3.50

1063

編者話

「草澤忠魂未了情」是一部歷史俠義巨著，今期隆重刊出。本文作者隆中客先生爲了構思是篇，特別銳意經心，歷時逾載，不惜其煩，增刪數番，瀝血嘔心。故事內容充滿義薄雲霄氣勢，浩氣凜然，深感肺腑，扣人心絃。過程描述當時一股熱血兒女，他們都是炎黃子孫，爲了外侮入侵，不惜捐軀，誓死護國，絕不甘心淪爲亡國奴，於是義結草澤豪雄，羣起反抗，驅逐胡虜，光復漢邦，還我河山！全文達十萬餘言，字字悲壯，可歌可泣。閱讀之餘，保証令你心曠神怡！

** ** **

由一〇六五期開始，我們又添刋一部享譽影、視藝壇名家黃鷹先生簇新作品——俠情中篇故事：「名劍」。本故事有悱惻纏綿的愛情、連番動魄驚心的打鬥場面、鬥智詭譎的熱鬧浪潮、和曲折離奇不可蠡測之橋段……屆時敬希先睹爲快。

** ** **

下期巨型小說是亡命江湖故事「杜娘子」，這是滄海客繼「穆木兒」後另一新篇，該故事情節發展起伏變幻，一波三折，掀起一番湖海情仇恩怨。

武俠世界

第1063期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督印人：羅威
主編：羅斌
執行編輯：鄭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新街五至十三號四樓
電話：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營業部：香港皇后大道西七十七號
大生大厦九樓（按8字電梯）
電話：四六四六四六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5-13 NEW ST. 3RD FL.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	半年港幣$	81.00
	一年港幣$	162.00
澳門・台灣：	半年港幣$	87.00
	一年港幣$	173.00
外埠連郵：	半年港幣$	100.00
	一年港幣$	199.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郵政劃撥帳戶106375號　電話：5110086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門市部：中華商場義二樓115號　電話3319150
批發部：中華路二段75巷一弄2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1100 半年26期NT.$555
郵政劃撥帳戶13165號

新系機構廣告部
香港上環新街7-13號A
新報大厦五樓
電話：H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封面設計：培新
內文配圖：盧令

・每册港幣三元五角・
H.K.$3.50

Printed in Hong Kong

巨型俠義傳奇故事

隆中客·文
盧令·圖

草澤忠魂未了情

萬目所視

車轔轔，馬蕭蕭，
行人弓箭各在腰，
爺娘妻子走相送，
塵埃不見咸陽橋，
牽衣頓足攔道哭，
哭聲直上干雲霄，
…………
君不見，青海頭，
古來白骨無人收，
新鬼煩寃舊鬼哭，
天陰雨濕聲啾啾！

這是唐朝大詩人杜甫先生的不朽名作「兵車行」。

所謂「不朽名作」，是不受時空影响，放之四海而皆準，歷時長久而常新的。

豈可叛國

雖然物換星移，時遷勢易，朝代巳由大唐變成大宋——偏安於臨安（即今之杭州）的南宋，但杜甫先生這首描寫「出征」慘景的不朽名作「兵車行」，却仍然非常適用。

目前，正有同樣的慘景在進行着。

× × ×

是朱仙鎮大戰前夕。

整個中州（河南）地區，大軍雲集，戰雲瀰漫，眞箇是風聲鶴唳，草木皆兵。

開封——這座曾經是北宋京城的古都，如今却成了金兵進犯南宋的司令塔，所有中州地區的金兵，都在它的指揮下，晝夜兼程，開赴前綫。

現在，正有一隊長得看不到頭尾的金兵，以急行軍的速度，通過大相國寺前的廣場。

儘管這些金兵都是金人的子弟兵，由於早巳背井離鄉，沒有「爺娘妻子走相送」的悲壯場面，但負責糧秣輜重輸送的苦力，却大都是就地徵集的大宋子民。

這些大宋子民，都有爺娘，有妻子，但在異族的血腥鎭壓下，他們的爺娘妻子，却連「走相送」的權利都被剝奪掉，而只有暗中飲泣的份兒。

風蕭蕭兮易水寒，

壯士一去兮不復還。

不管是侵略者的子弟兵也好，是就地徵集的民伕也好，都是人生父母養的。

現在，他們生龍活虎似地開赴前綫，誰能保證他們會完完整整的回來？更有誰敢保證他們會活着回來？

一將功成萬骨枯！

這也是放之四海而皆準，歷時長久而常新的千古絕唱。

× × ×

黑夜吞噬了大地，也吞噬了開封城這座在異族統治下的古都。

大相國寺前的廣場，以往，入夜之後，一向是燈火輝煌，百耍雜陳的夜市，如今，巳成了「門前冷落車馬稀」的淒涼場面，只有少數的賣小吃的，和三三兩兩的遊客在點綴着。

本來嘛！試看今日開封，竟是誰家天下？

在異族鐵騎的踐踏下，閉門家中坐，還有「禍從天上來」的危險，如非必要，誰願意去公共場所，冒那招惹是非的危險哩呢？

× × ×

一騎純白駿馬以不快也不慢的速度馳進大相國寺前的廣場。

馬上人是一個身材魁偉，着青色勁裝，肩插長劍的漢子，由他那巳呈花白的鬚髮判斷，年紀總巳在五旬開外。

儘管他巳是年逾半百的老人，却是神采奕奕，腰幹挺得筆直，加上那天生的虎背熊腰，濃眉巨目，更是顯得不怒而威。

馬非凡品，是萬中選一的寶馬。

人非凡人，是名震北六省的一代大俠「中州一劍」丁一心。

「中州一劍」丁一心，武功高絕，仁俠廣被，是一位鐵錚錚的奇男子、大丈夫，凡是北六省的武林中人，不論黑白兩道，一提起丁一心丁大俠，沒有不雙翹拇指叫「好」的。

當然，那是過去的事，現在在異族統治之下的「中州一劍」丁一心大俠又如何呢？

× × ×

今宵的丁一心，似乎有着不太輕的心情。

儘管他的外表還是那麼豪邁，那麼不怒而威，但他那兩道灰而長的眉毛，却緊皺起來，他那古銅色的面孔上也呈現一片肅。

當他這一人一騎出現廣場中時，那些少得可憐的遊客們都不約而同地向他投以種難以理解的異樣目光。

沒人向他招呼，他也沒招呼別人。

但當他的一人一騎穿過廣場中心之後他背後却傳出一連串此起彼落的「呸」聲。

丁一心沒有任何反應，甚至連臉色都曾變動過一下。好像那些「呸」聲跟他不相干。

他那一人一騎也仍然是不疾不徐地在進着。

驀地，他那座下的寶馬發出一串「唏嚦」的長嘶，並人立而起。

丁一心臉色微變，趁機飄離馬鞍。

他這一人一騎的行動，配合得恰到好處。

首先是通靈的寶馬察覺到危險的氣氛示警，而丁一心也立即如响斯應地飛離鞍。

當丁一心的身形飄離馬鞍而尙未着地那寶馬却巳箭一般地疾射而去。

眞是說時遲，那時快。

丁一心的身子剛剛着地，立即被一片由四面八方疾射而來的暗器所包圍。

如果說，那些暗器密如飛蝗，那是一點也不算誇張的。

在破空銳嘯懾人心魂、密集暗器的圍攻中，但見丁一心的週圍湧現一重晶幕，將他的全身保護得水洩不通。

一陣「叮叮咚咚」的脆响過處，一切歸於靜止。

丁一心手橫長劍，傲立當場，臉色也依然是一片冷肅。

「中州一劍」果然是名不虛傳，在方才那變出意外，密如飛蝗的暗器狙擊之下，居然毫髮無損。

但眼前的寂靜，也不過是很短暫的一剎那而已。

緊接着，衣袂破空之聲大作，人影飛閃，金鐵交鳴與怒叱聲中，丁一心已陷入五名勁裝大漢的圍攻之中。

五名勁裝大漢中，兩名使刀，兩名使劍，一名使判官筆，都具有一流的身手。

以五名一流身手的高手，對付像丁一心這樣的人物，其戰況之激烈驚險，自不難想見。

可惜的是，這一場既激烈、又驚險的惡鬥，發動得快，結束得也快。

雙方交手不到二十個回合，圍攻丁一心的五人當中，發出一聲痛呼和一聲悶哼，一名使劍的人左臂虛垂，疾退丈外，另一名使刀的人則撫胸疾退。

這兩人，一個是左肩血漬殷然，一個是咀角沁血，顯然都傷得不算輕。

五對一，尚且如此，再殺將下去，其後果自然是更不堪設想。

因此，那使判官筆的漢子當機立斷地沉喝一聲：「退！」

如响斯應，另兩名使刀、使劍的漢子立即虛晃一招，疾退到兩個受傷的同伴身邊，一人挾着一個，飛身疾射而去。

五去其四，那使判官筆的漢子獨膺艱鉅，其所受壓力自然亦更嚴重。

只聽一聲震耳金鐵交鳴聲中，一道人影飛身而起，却掉下一條手臂，也洒落一蓬血雨。

那使判官筆的漢子雖然逃過一死，但被削斷一條左臂，這創傷也是够慘重的。但平心而論，此人被斬掉左臂之後，仍然飛身逃逸，並且連哼都沒有哼一聲，不但身手高明，也不愧是一條漢子。

一聲冷笑遙遙傳來：「丁一心，便宜你，讓你暫時多活幾天……」

丁一心沒答話，也沒追擊，只是臉上的肌肉微微地抽搐了幾下。

廣場上那本來就少得可憐的遊客，現在是一個也不見了。

偌大的廣場，只剩下丁一心孤伶伶地一個人，顯得格外的凄清。

不遠處的沉沉暗影中，傳出一聲幽幽長嘆——出於一個年輕女人口中的長嘆。

但丁一心仍然沒甚麼反應，站在那兒就像是一尊塑像。

——方才那一場惡鬥，為的是甚麼？

——目前這幽幽長嘆的年輕女人又是誰？

× × ×

那匹純白的寶馬，踏着細碎的快步，又回到丁一心的身邊。

牠，似乎對牠的主人的英勇雄威，感到無限的歡欣，將牠的頭兒在丁一心的身上挨挨擦擦，顯得無比的親熱。

丁一心還是沒甚麼反應，只是輕輕地嘆了一聲，輕得只有他自己才聽得出來。

他的背後忽然傳來一聲洪笑，道：「英雄、寶馬，果然是相得益彰。」

那是一名五短身材，年約三十出頭的勁裝漢子，堆着一臉的諂笑，快步走了過來。

丁一心徐徐地轉過身來，以苦笑迎上對方，道：「現在，已經變成狗熊了。」

那勁裝漢子道：「丁大俠，千萬別這麼說……」

丁一心截口苦笑道：「事實如此，其實，說我是狗熊，還是過於抬舉了我自己，嚴格的說來，應該說是成了過街老鼠才對。」

「但在大金國人的心目中，你仍然是英雄人物。」

「可惜這兒絕大多數是趙宋的遺民，在他們的心目中，我是漢奸，是賣國賊，是人人喊打的過街老鼠，過去這半年以來，我曾經遭遇到二十次狙擊，方才的情形，你已經親眼看到了，這是近半年以來的第二十一次狙擊，總算我命長，居然還能活到現在。」

那勁裝漢子又諂笑道：「這也是你丁大俠神威無敵，福大命大所致。」

接着，又苦笑了一下，道：「方才那五個，身手都非常高明，如果是我，連一個也應付不了。」

丁一心道：「你老弟太客氣啦！」

那勁裝漢子道：「我是實話實說，對了，方才那五個究竟是甚麼來歷？」

丁一心道：「不知道，都沒見過，可能是來自南七省的高手。」

那勁裝漢子居然嘆了一聲，道：「那些人，怎麼都那麼死心眼？」

丁一心苦笑無言。

那勁裝漢子又道：「對了，方才那個嘆氣的女人，是不是令嫒？」

「可能是。」

「令嫒一直都不肯諒解你？」

丁一心苦笑着一嘆，道：「那丫頭一滿腦子漢賊不兩立的思想，她沒對我實行大義滅親，已經是很不錯了，還能奢望她諒解我嗎？」

那勁裝漢子陪着他苦笑了一下，道：「年輕人血氣方剛，腦子不會拐彎，我想，時間長一點，她自己會想通的。」

「但願如此。」

「走吧！別讓顏姑娘等得心焦。」

一提起顏姑娘，丁一心的目光為之一亮，冷漠的臉上也綻出笑容，立即飛身上馬，縱轡疾馳而去。

那勁裝漢子目注丁一心離去的背影，含笑低聲自語着：「英雄難過美人關，其是之謂歟？其是之謂歟……」

他的話沒說完，肩頭上忽然被人輕輕地拍了一下，背後並傳出一串銀鈴似的語聲，道：「現在你是英雄，我是美人。」

儘管這語聲是那麼悅耳動聽，但那勁裝漢子的笑容却是一下子就凝結住，整個人也像是中了邪似地，定在那兒。

說來也難怪，論身手，這位勁裝漢子自信縱然够不上稱為第一流，却也相差不多。

何況，目前的廣場上，明明巳只剩下他一個人，怎會有人欺近他的背後，而一點也沒察覺到呢？

那銀鈴似的語聲又道：「你這位大英雄，能不能通過我這道美人關呢？」

那勁裝漢子可能是由於這片刻的緩衝，已經鎮定下來，也可能是由於那銀鈴似的語聲太好聽了，居然胆氣大壯地一笑道：「如果妳眞是一位大美人，我也必然不能例外。」

那銀鈴似的語聲道：「我是不是一位眞的大美人，轉過身來一瞧，不就知道了嗎！」

「有道理……」

那勁裝漢子轉過身來了，也看到了那位神秘的女郎。

很遺憾的是，這位神秘女郎絕對不是大美人，如果說得刻薄一點，該算是一個醜八怪。

額頭突出，下顎上翹，鼻子與兩顴高聳，是「五嶽朝天」的臉型，照相書上說，有着此種臉型的人，是一定主貴的。

身材方面，上下一般粗，就像一隻水桶。偏偏穿着一套又寬又長的紅色衫裙，更加顯得奇醜不堪。

年紀倒還相當輕，由外表判斷．最多不會超過二十五歲。

不論她的年紀有多輕，也不論她的相格是否眞的主貴，總而言之一句話，像具有這樣的一副長相的女人，無疑是任何一個男人所不敢恭維的。

那勁裝漢子當然也不例外。

因此，他入目之下，當場為之一怔，幾乎要脫口叫出「我的媽」來。

當然，他沒有叫出來，只是在心中苦笑着：「老天！有着這麼美好嗓音的人，怎會偏偏長成這個樣子……」

那紅衣女郎向着他笑問道：「你看我美不美？」

那勁裝漢子苦笑着訥訥地道：「姑娘，如果我說……說妳很……很美，那一定不……不是由衷之言。」

「你很誠實。」

「誠實是我的長處，但這也是我的缺點。」

「我也有自知之明，跟你的主人顏姑娘比起來，我實在是長得太醜了。」

「妳……妳認識顏姑娘？」

「開封城中的大美人，『中州一劍』丁一心大俠的相好，誰人不知？誰人不曉，認識她的人，又何止本姑娘我一個人而已啊！」

「有道理，有道理……」

「我不但知道這些，也知道你過去是關外鼎鼎大名的『長白飛狐』上官正，現在是顏姑娘身邊紅得發紫的大紅人。」

「還有嗎？」

「有，但我不想，也不必再說。」

「這不公平，妳知道我這麼多，但我却連妳尊姓芳名都不知道。」

那紅衣女郎淡然一笑道：「世間本來就很少有公平的事，何況，這也無關緊要，有關我的一切，以後，你都會慢慢知道的。」

「但願如此。」上官正苦笑着注目問道：「妳是否戴着人皮面具？」

那紅衣女郎既不承認，也不否認，却是含笑反問道：「你看，像嗎？」

上官正苦笑如故地道：「好！我不問這些，問問妳此行目的可以嗎？」

那紅衣女郎仰首漫吟，道：「子兮！子兮！如此良夜何？」

上官正道：「姑娘，我是一個大老粗，沒讀過書，聽不懂妳的話。」

「是嗎？」那紅衣女郎漫應道：「我的意思是說，像這麼美好的花月良宵，不該錯過，所以，我想請你去散散步。」

上官正道：「很抱歉！我沒空。」

話沒說完，人已長身而起。

但那紅衣女郎却是後發先至，但見一片「紅雲」，硬行將上官正「壓」落地面，並嬌笑道：「像我這樣的大美人請你散步，那是你前八輩子修來的艷福，怎能不識抬舉呢？」

就在方才那麼凌空一「壓」中，上官正的穴道已被制住。

因此，目前的上官正，就像一個木偶，呆在那兒，動彈不得。

但紅衣女郎却根本不理會對方的尷尬相，說完之後，一把抓起他的右臂，向夜空中一甩，並沉喝一聲：「接着！」

沉沉暗影中飛起一道人影，將上官正的身子凌空接住，疾射而去。

那紅衣女郎也於甩出上官正的同時，長身而起，閃得一閃，即消失于沉沉夜色之中。

× × ×

紅牆綠瓦，畫棟雕樑，庭院深沉，花木扶疏，這是開封城中有數的豪華住宅之一。

它，本來是宋廷一位親王的王府，自金兵入侵，宋廷南遷，建都臨安（杭州）之後，顏姑娘就成了它的臨時主人。

顏姑娘是一位傳奇人物。

當開封城還是北宋的都城時，她是勾欄院中的一位紅姑娘。

不過，儘管她淪落風塵，却不是任何人都可以攀折的路柳牆花，除了身價高得駭人，普通人不敢問津之外，還得是她看得上眼的人才行。

所以，能够做她的入幕之賓的人，都是位尊而多金，並且是年少瀟洒的王孫公子。

在她的衆多恩客中，年齡方面唯一例外的一位，就是「中州一劍」丁一心。

這，可能就是所謂英雄美人，惺惺相惜吧！

現在，開封城易主了，成了金人的天下。

顏姑娘也由勾欄院遷入宋廷遺下的親王府中，成了開封城中的新貴。

這變化，實在太大也太意外了。

唯一沒變的是：「中州一劍」丁一心，仍然是她的入幕之賓。

當丁一心離開大相國寺前的廣場，快馬加鞭，趕到顏姑娘的豪華新邸時，一名中年漢子含笑向他說：「丁爺，姑娘正在沐浴，請稍待。」

丁一心連連點首道：「好！好！不要

緊，不要緊……」

顏姑娘眞的是在沐浴嗎？

× × ×

這是這豪華府邸的另一間密室中。

燭影搖紅中，一位裝束樸素、薄施脂粉、淡掃蛾眉的麗人，正獨坐窗前，低首沉思。

這就是艷名震開封的大美人——顏姑娘。

二十三四歲的年紀，恰到好處的身材、眼睛、眉毛、鼻子、咀唇也都安排得恰到好處，眞箇是：淡淡衣裳楚楚腰，無言相對亦魂消。

可惜的是：此刻沒有人和她「無言相對」，對着她的只是不解風情，更不會「消魂」的蠟燭而已。

她，明明是在這兒想心事，那接待丁一心的中年漢子怎會說「姑娘正在沐浴」呢？

「篤、篤、篤。」

房門上傳來輕微的「剝啄」聲。

顏姑娘的坐姿一點都沒挪動，只是沉喝一聲：「進來！」

房門「呀」然而啓。一名年約二十七八歲，面如冠玉、修眉朗目、齒白唇紅、身材頎長的白衫人，含笑緩步而入。

平心而論，這白衫人夠得上稱爲人間罕見的美男子，跟顏姑娘也眞算是天造地設的一對兒，只是，他似乎太猴急了一點，一進門，立即用脚跟將房門踢攏，一個虎撲，向顏姑娘撲了過來。

軟玉溫香抱滿懷。

那白衫人是如願以償了，可是，顏姑娘的那張俏臉上，却不但連一丁點兒的風情也沒有，反而寒着一張吹彈得破的俏臉，蹙眉低喝：「放開我！」

那白衫人不但沒放開她，反而涎着臉向她那新菱似的小咀上吻去。

「啪」地一聲，白衫人挨了一記不算輕也不算重的耳光。

這一記不輕也不重的耳光，儘管毋關痛癢，却將白衫人的滿腦子綺念，揍得烟消雲散，並楞在那兒作聲不得。

顏姑娘將他的身子向旁邊一推，霍地站起，並冷笑道：「你知不知道現在是甚麼時候？」

那白衫人苦笑道：「我的姑奶奶，別打啞謎，有話直截了當地說吧！」

顏姑娘道：「好！我問你，現在，朱仙鎭金、宋大軍雲集，戰況一觸即發，你知不知道？」

「知道。」

「這一戰，對咱們大金國征服中原的影響有多大，你明白嗎？」

「明白。」

「那麼，我交代你的任務，還記不記得？」

「當然記得。」那白衫人笑道：「妳要我隨時隨地暗中注意江湖人的活動，我都做到了，這些日子來，開封城中，不是一直都是風平浪靜嗎？」

顏姑娘冷哼一聲，道：「我眞是瞎了眼睛，竟然看中並重用你這個一無是處的飯桶。」

那白衫人一怔之下，苦笑道：「我又是那兒不對了？」

「沒甚麼不對，只是像你這樣混下去，不但咱們將來的榮華富貴，美夢成空，甚至連眼前的一切，也勢將沒法保有。」

「有這麼的嚴重，究竟發生了甚麼事體？」

顏姑娘一個字，一個字地沉聲說道：「咱們大金國的兵略部署秘密，出了紕漏了。」

那白衫人身軀一震，道：「此話可是眞的？」

顏姑娘白了他一眼，道：「你以爲我有閑工夫尋你開心。」

「那……究竟是怎樣的紕漏？」

「那兵略部署圖，很可能被人偷繪了一份。」

「只是很可能，這是說，妳還不會確定？」

「很難說。」

那白衫人重行挨着她坐下，並又擁住她的嬌軀，道：「如果眞有這回事，那的確是一個很嚴重的問題，但問題是可以設法解決的，且靜下心來，檢討一下看，問題是如何發生的？」

這回，顏姑娘沒使小性子，溫馴地偎在他的懷中，沉思着道：「你知道，殿下身邊的衛士，大都是由我派出的高手。」

顏姑娘口中的「殿下」，也就是金主的四太子，目前是指揮金兵南侵的元帥。

那白衫人點點頭，道：「是的，我知道。」

顏姑娘道：「其中有一個叫也先的，說起來還跟你的師門有點淵源……」

那白衫人道：「是的，也先我也認識，他現在是殿下身邊的侍衛副領班。」

顏姑娘道：「有關兵略部署圖可能出紕漏的消息，就是由也先透露出來的。」

「啊……也先怎麼說？」

「也先說：殿下的簽押房中，有人利用中午午餐的時間進去過。」

「那是甚麼人？」

「不知道，當時也先發覺守在簽押房門外的衛士，被人點了睡穴，但室內並無異狀，也沒察覺丟了甚麼東西。」

「事實上，簽押房中，也不可能有甚麼貴重的東西可偷。」

「但目前正掛在簽押房中牆壁上的兵略部署圖，却是無價之寶。」

那白衫人苦笑無言。

顏姑娘道：「知己知彼，百戰不殆，如果我方兵略部署的秘密落入岳元帥手中，那後果是不堪設想的。」

那白衫人道：「別儘朝壞處想，也許事實上不是那麼回事。」

顏姑娘苦笑道：「你倒說得輕鬆，你想想看，咱們殿下的行轅，警衛是何等森嚴，人家如果不是爲了那兵略部署圖，又怎會輕易冒險進入？」

那白衫人正容點首道：「是的，而且光天化日之下，進出自如，那人身手之高，也不難想見。」

「這還用說，不過，我也有另外的想法。」

「甚麼想法？」

「多半是內奸。」

「對，對！如果不是內奸，即使身手再高，在光天化日之下，進出殿下行轅之

中，也不可能不留下一點蛛絲馬跡來。

人云亦云，那白衫人似乎永遠是後知後覺。

顏姑娘又白了他一眼，沒接腔。

那白衫人又道：「這情形，是否已稟告了殿下？」

顏姑娘苦笑着反問道：「你認爲，應該馬上稟告殿下？」

「是呀！如果眞的是兵略部署圖出了紕漏，就應該立即稟告殿下，設法補救才行。」

顏姑娘苦笑如故地道：「稟告殿下，不但于事無補，而且你我兩人，也將是唯一死罪。」

那白衫人道：「沒那麼嚴重吧！殿下又不是不明事理的人，想想看，這兩年來，妳曾經在暗中替咱們大金國建過多少汗馬功勞。」

顏姑娘截口苦笑道：「那沒用的，伴君如伴虎，功過沒法相抵，而且，目前這紕漏實在太大了。」

那白衫人道：「就算功過沒法相抵，這紕漏也不是沒法子補救……」

「如何補救？」

「立即稟告殿下，將咱們的兵力重新部署，不就行了嗎？」

「好主意！這樣一來，他們偷繪的兵略部署圖，就成爲一張廢紙了。」

「是呀！咱們馬上去稟告殿下，還來得及……」

顏姑娘一指點上他的額角，苦笑道：「說你腦子裏裝的是豆腐渣嘛！你又不服氣，唉……」

那白衫人尷尬地一笑道：「又是我錯

當然！我問你，重新部署大軍，是的事嗎？」

不簡單，但總比呆在原地等着挨打的好。」

「有道理，我再問你，我說過，這事情發生于今天午間……」

「我記得。」

「這兒距朱仙鎭有多遠？」

「約莫八十來里。」

「八十里地，如果是快馬加鞭，需要多少時間？」

「最多一個時辰。」

「如果是以飛鴿傳遞呢？」

「這個……那需要的時間，自然是更短了。」

顏姑娘笑笑道：「我再問你，現在已經是甚麼時間了？」

現在已經起更的時間了。

那白衫人即使再笨，也該了解對方的話意了。

只見他楞了一下，苦笑道：「那……果然是太晚了一點。」

顏姑娘道：「事實上，又何止太晚了一點，如果我的判斷沒錯，那兵略部署圖早已到了岳元帥手中，人家早已在調兵遣將了，咱們現在才去稟告殿下，還來得及嗎？」

那白衫人苦笑着，沒接腔。

顏姑娘又道：「如果岳元帥就在明晨來個拂曉攻擊，那咱們以往的一番心血，豈非盡付東流？」

那白衫人一呆，才笑道：「玉姑，別危言聳聽，妳說的都是『如果』呀！」

「但我所說的『如果』，十分可能會成爲事實。」

「即使妳說的『如果』都成了事實，我們也大可不必担心。」

「啊……爲甚麼？」

「妳忘了，在臨安，咱們還有一位比岳飛更有權力的人物？」

「你是說秦檜？」

「唔……」

「那沒用，遠水難救近火，如果我所說的『如果』都不幸而成爲事實，則未來的朱仙鎭這一戰，咱們是敗定了。」

那白衫人沉思着道：「如果將這情況先稟告殿下，是否會好一點？」

顏玉姑搖搖頭，道：「不行，不論由哪一方面來說，都不能稟告殿下，第一，已經無補于事。第二，那樣一來，你我都要受唯一的死刑……」

那白衫人截口冷笑道：「如果他們眞那麼現實，咱們大可一走了之，妳該明白，憑咱們的身手，誰也攔不住咱們。」

顏玉姑道：「不錯，咱們于必要時一走了後，可是，我們的家屬呢？」

那白衫人長嘆無言。

顏玉姑又道：「所以，一走了後決不是辦法，現在說第三點，這也是最使我爲難的一點，我還不敢確定否是兵畧部署圖出了毛病。」

那白衫人點點頭道：「不錯，兩軍對壘之間，用這種還沒確定的消息稟告殿下，那等于是跟自己過不去。」

「所以我絕不攷慮先去稟告殿下。」

「咳……我也贊成，只是這情況殿下是否知道呢？」

「那不可能，也先和那另一個侍衛，都是我的人，到目前爲止，這情況也還只是咱們四個人知道，只要咱們自己不說，殿下又怎會知道？」

「看來也只好這麼做了。」

顏玉姑輕輕一嘆道：「當然，如果眞因這一緣因，咱們吃了敗仗，即使殿下不知道，你我也難免會受到良心的譴責。」

那白衫人也嘆了一聲道：「那也是無可奈何的事！」

顏玉姑道：「只要咱們能保住性命，還可以替咱們大金國効力，也算是將功折罪。」

那白衫人道：「對！即使咱們這一戰吃了敗仗，所謂勝敗乃兵家常事，也算不了甚麼，只是咱們私下裏也總得設法加以補救才行。」

「那是當然！」顏玉姑冷笑道：「憑着我顏玉姑的暗中策劃，趙宋的半壁江山，已到了咱們大金國的手中，我決不相信，僅憑他們竊去一份兵略部署圖，就能扭轉他們的頽勢。」

那白衫人附和笑道：「我也正是這麼想。」

顏玉姑掙脫他的擁抱，站了起來，道：「方才，咱們是儘朝壞的方向想，現在，我要朝好的方向想，同時，我也要給點顏色讓他們瞧瞧……」

那白衫人諂笑道：「對！玉姑如有甚麼差遣，我願自告奮勇，打頭陣。」

顏玉姑美目一轉，向他招招手，道：

「來，附耳過來……」

× × ×

當顏玉姑跟那白衫人在密室中密談的同時，「中州一劍」丁一心却在顏玉姑的香閨中痴痴地等。

而顏玉姑身邊的紅人上官正却已被刦持到一間很簡陋的民房中。

說那間民房很簡陋，是一點也不算誇張的。

室內，除了一張木板床，兩張竹椅之外，可說是別並長物。

那位自稱爲大美人的紅衣姑娘佔了一張竹椅，另一張竹椅上却坐着一名年約二十多歲、面貌平凡、打扮得像一個商店小伙計的短裝漢子。

而上官正却是一臉苦笑，坐在那張木板床的床沿上。

當然，看目前這情形，上官正被制住的穴道是已經解開了。

那紅衣女郎首先歉笑道：「上官朋友多多包涵，在這樣的場所接待你這位貴賓，實在太失禮了。」

上官正自我解嘲地苦笑道：「姑娘不要客氣，其實，跟方才『請』我來的那種方式一比，我目前所受到的待遇，已經是非常優待啦！」

那紅衣女郎道：「這倒是實情。」

上官正目光在對方二人身上一掃，仍然是苦笑問道：「在下還沒請教二位的尊姓大名。」

那紅衣女郎道：「我姓丁名美玉。」

上官正一聲「啊」，道：「丁美玉？那不是丁一心丁大俠的掌珠嗎？」

丁美玉道：「那已經過去，咱們父女的關係，早已斷絕。」

上官正道：「丁姑娘又何必那麼認眞呢？」

丁美玉冷然道：「我不是請你來說教的，現在請聽着，這是我師兄古大年。」

上官正苦笑着一「哦」，道：「原來是古少俠，二位的易容術，眞算是神乎其技了。」

古大年含笑插口道：「我們就是憑這神奇的易容術，才能在目前的開封城中，來去自如。」

丁美玉正容說道：「上官朋友，現在咱們打開天窗說亮話。」

上官正也神色一正，說道：「在下恭聆。」

丁美玉道：「上官朋友目前雖然是替金人効力，但據我所知，令師天池上人和你上官朋友都是中原人氏，也就是說，你們都是大宋子民。」

上官正道：「是的。」

丁美玉道：「那麼，上官朋友有沒有『身在曹營心在漢』的打算呢？」

上官正苦笑一聲，道：「很難，我現在是過了河的『卒子』，只能向前，不能後退。」

古大年又插口道：「象棋盤上的卒子過河之後，雖然不能後退，却是可以橫行的。」

丁美玉也立即接口道：「上官朋友也該明白自己的處境，目前，你只是一條路可走，那就是誠心誠意跟我們合作。」

上官正點點頭道：「我知道，但丁姑娘應該明白，即使我能誠心誠意跟二位合作，恐怕事實上我也帮不了甚麼忙。」

丁美玉道：「那不要緊，只要你自問盡了心意就行了。」

說到這裏，一頓話鋒，目光移注古大年一笑道：「師哥，你跟上官朋友好好地談談合作的細節，我還要出去一下。」

× × ×

丁一心早已等得不耐煩了。但當他見到顏玉姑那張柳媚花嬌的俏臉時，所有的不耐煩都立即爲之烟消雲散。

顏玉姑也裝成一副眞像是才出浴的樣子。

那如雲秀髮用紅帶束成馬尾式，披一件半透明的粉紅色絲質睡袍，那美妙的胴體若隱若現，格外惹火，再加上那全身散發着的如蘭似麝的香氣，更特別令人爲之意神馳。

她，一見面就像小鳥依人似地偎入丁一心的懷中，仰臉媚笑道：「等得心焦了吧？」

丁一心沒答話，也不是他不答話，是沒工夫答話。

因爲，他正摟着她做深長的熱吻。

而且，正攬着她的嬌軀，緩步挪向床前。

當他將她的嬌軀平放在繡榻上時，顏玉姑顯得無限嬌慵地問道：「現在是甚麼時候了？」

「二更才過。」

「很抱歉，心哥，我最多只能陪你到三更正。」

正在以最快速的動作寬衣解帶的丁一心，聞言一怔道：「爲甚麼？」

「因爲你我都還有任務。」

「哦……原來妳急急將我找來，只是爲了有任務？」

「當然也是爲了想念你呀……」

「那麼，先談公事吧！究竟是甚麼任務？」

丁一心的一腔慾念，似乎一下子化爲烏有，連僅剩的內衣袴也懶得解除了，顯得意興闌珊地向顏玉姑身邊一躺，並輕輕地嘆了一聲。

顏玉姑一翻身，那半裸的嬌軀爬伏在他那健壯的胸脯上，送上一個香吻，道：

「你感到掃興？」

「妳說呢？」他苦笑。

「別洩氣，以後的日子長着哩！」

「如果不是憧憬未來的美好日子，我的精神早就崩潰了。」

「沒這麼嚴重吧？」

「沒這麼嚴重？玉姑，別人不知道，妳總該了解我的心境。」

「是的，我了解。」

「以往的事業、榮譽、家庭，一切都已烟消雲散，連自己親生的女兒，都不承認我這個父親。」丁一心終于忍不住長嘆出聲：「現在，我所擁有的，只不過是萬目所視，萬手所指的漢奸、賣國賊的頭銜罷了！」

顏玉姑又送上一個香吻，道：「我知道，這一年多以來，你替大金國建立了太多的汗馬功勞，你自己更受了太多的委屈，所受損失也沒法估計，但你也擁有一個

千萬人所艷羡的女人……」

「不是女人，是一個迷死人不償命的狐狸精，喲……」

顏玉姑狠狠地擰了他一把，擰得他一聲「喲」之後，又笑問道：「你認爲不值得？」

「值得。」丁一心苦笑道：「歷史上有些皇帝，爲了美人，連江山都可以犧牲了，比較起來，我目前的這點犧牲，又算得了甚麼，只是，會少離多，未免美中不足。」

「我說過，咱們以後的日子還長。」

丁一心又苦笑了一下，道：「我知道，現在先談公事吧！」

於是，顏玉姑將方才跟那白衫人所說的有關兵略部署圖可能失竊的事，複述了一遍。

丁一心靜靜地聽完之後，才道：「我的任務，就是去追查那個可能竊去軍事機密的人？」

「不！那是我自己的任務。」

「那麼，我又是甚麼任務？」

「你的任務，是護送兩個很重要的人，去一個秘密的地方。」

「是兩個怎樣的人？」

顏玉姑沉思了一下，才正容說道：「到目前爲止，知道這兩個人眞實身份的人，還只有殿下和我兩人……」

丁一心截口笑道：「既然如此神秘，那我還是不知道也罷！」

「不！你必須要知道……」

「爲甚麼？」

「因爲……這可分兩方面來說，第一，你是在暗中負責護送的人，必須知道被護送的是甚麼人，才明白自己責任的重大。第二，將內情告訴你，讓你明白，我是多麼信任你。」

「謝謝妳的信任，只是，妳這麼一說，說得我誠惶誠恐，忐忑難安。」

「你也怕負責任？」

「不！我是說，萬一出了問題，那怎麼辦？」

「出了問題，咱們兩個人共同負責。」顏玉姑正容如故地道：「這事情，不論是行動方面，人力方面，都已有週詳的計劃，再加上由你這位丁大俠在暗中護送，我敢說萬無一失。」

「但願如此。」丁一心苦笑了一下，道：「好了，現在請告訴我，那究竟是兩位怎樣的人？」

顏玉姑道：「那是宋廷兩位過氣的皇帝。」

「哦……」

所謂「宋廷兩位過氣的皇帝」，也就是被金兵擄去的徽宗、和欽宗二帝，這二位「過氣的皇帝」，徽宗是偏安于臨安的高宗的父親，欽宗却是高宗的長兄，雖然是過了氣，並已失去自由的皇帝，但其重要性，却也不難想像。

顏玉姑笑問道：「現在明白了？」

丁一心點頭道：「是的，但我還有疑問。」

顏玉姑道：「好！有話就問。」

丁一心道：「我就是想不通，像這麼兩位已沒有利用價值的皇帝，爲甚麼還要大費周章，護送他們到一個秘密的地方去呢？」

顏玉姑道：「你的想法也許是對的，對臨安那個小朝廷來說，在秦檜把持之下，上至皇帝，下至滿朝文武，都安于現狀，根本就沒是要救回這兩個過氣皇帝的打算。」

丁一心道：「如果我在臨安掌權，我也不希望將這兩個過氣皇帝救回去。」

顏玉姑道：「他們如果救回這兩個過氣皇帝，就等于是跟自己的榮華富貴過不去。」

丁一心道：「但有一個人是例外的，我們不能一篙子打翻一船人。」

「你說的是岳飛？」

「是的。」

「不錯！岳飛是有這個心意的，但獨木難支大厦，而且，岳飛這個人，儘管是叱咤風雲的大元帥，却也是個書呆子，只知道忠于現在的皇帝，腦子不會拐彎，我敢斷定，在秦檜把持朝政之下，他非但不會有甚麼作爲，甚至連老命也是朝不保夕呢。」

「此話怎講？」

顏玉姑嬌笑道：「我以爲我已經說得夠明白了。」

丁一心道：「如此說來，就更沒理由爲那兩個過氣皇帝大費周章了。」

「你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請道其詳。」

顏玉姑道：「不錯，臨安的小朝廷不可能有作爲，有作爲的岳飛，又太死心眼，但我們不能忽略，岳飛的手下，以及南宋的廣大民衆之間，還有太多的有作爲而又不死心眼的人。」

丁一心「哦」了一聲，道：「莫非妳已經聽到了甚麼消息？」

顏玉姑道：「是的，那些人有一個很大胆的計劃，那就是設法救出那兩個過氣的皇帝，至少也要救出一個，然後以太上皇的名義，命令岳飛分兵回師臨安，以清君側。」

丁一心道：「這辦法的確是很大胆，也的確很實用。」

顏玉姑苦笑道：「如果他們這個計劃成功了，那麼，咱們征服中原的美夢就會落空，而且，也將前功盡棄。」

「所以，才必須將那兩個過氣的皇帝，護送到一個秘密而又安全的地方去。」

「不錯。」

「那些人是以誰爲首領？」

「辛一刀，這個人你該不陌生。」

丁一心苦笑道：「是的，可以說不陌生，但也可以說是非常陌生。」

辛一刀究竟是何許人？

爲甚麼丁一心會有這種矛盾的說法？其實，說穿了，丁一心的話一點也不矛盾。

辛一刀是「中州一劍」丁一心大俠成爲「過街老鼠」之後才崛起江湖的神秘人物。

沒有人知道辛一刀是甚麼來歷，更沒人知道辛一刀是甚麼長相，因爲，見過辛一刀的人都死在辛一刀的刀下了。

一刀制命，從來不留活口，但他每次殺人之後，必以被殺者的鮮血寫下「辛一刀」三字。

辛一刀殺的人都是武林敗類、江湖宵小，以及欺壓漢人的金國新貴，和助紂為虐的漢奸走狗。

所以，辛一刀三字成了正義的代表，也取代了以往「中州一劍」丁一心丁大俠的地位。

當然，在目前情況之下，辛一刀與丁一心成了水火不相容的死對頭，雙方都處心積慮，必定要殺死對方才甘心。

過去半年多以來，丁一心所遭遇到的二十一次狙擊，可以說都是辛一刀在暗中所策劃的。

但令人遺憾的是：丁一心與辛一刀這兩個死對頭，却一直不曾碰過頭。

× × ×

丁一心一頓話鋒，又道：「如果這次想救回兩個過氣皇帝的行動，是辛一刀在暗中主持，那就麻煩了。」

顏玉姑媚笑道：「你害怕？」

丁一心道：「是的，我害怕，我害怕他仍然不敢跟我正面對敵。」

顏玉姑道：「這是必然的，所以，我才要你在暗中護送，咱們來個以牙還牙，以暗攻暗。」

丁一心笑道：「好一個以牙還牙，這半年多來，這位仁兄照顧我的已够多了，基於禮尚往來的原則，我也的確該有點回敬才對。」

顏玉姑道：「那是以後的事，春宵一刻值千金，現在，你說咱們該做些甚麼才好呢？」

那語聲好嗲！好膩！

在此情此景之下，丁一心能做些甚麼呢？

丁一心沒答話，但他將羅帳放下來了，羅帳遮住了無邊春色，却遮不住那令人悠然神往的奇異樂章。

× × ×

天香酒樓是開封城中首屈一指的銷金窟，三開間門面，縱深三進，設備豪華，招待慇懃而又周到。

這裏有最好的山珍海味，最好的美酒，綺年玉貌而又善解人意的北地胭脂和江南佳麗。

總而言之一句話，這兒的一切都是最好的。

最好的享受，自然得付出最高的代價，所以，光顧天香酒樓的顧客，也都是不在乎付出大把銀子的豪客。

過去，光顧它的是王孫公子，達官巨賈，現在也一樣，不過是由宋廷的王孫公子換成大金國的新貴而已。

也由於有大金國的新貴光顧，所以，天香酒樓不但是開封城中首屈一指的銷金窟，也是唯一不受戰時宵禁影响，能够通宵營業的場所。

生意好做錢好賺，但如何應付周遭的環境，却是一門大學問。

尤其是像天香酒樓這樣的場所，做老闆的如果沒有一套特殊的本領，是沒法生存的。

天香酒樓的老闆呂萬財是標準的生意人，八面玲瓏，長袖善舞。

呂萬財經營天香酒樓已有十年，過去，當開封城還是宋廷的東京時，他跟各方面的關係都攪得很好，生意蒸蒸日上。

現在，開封城雖被金國人佔領，他的生意不但沒受影响，反而比以往更為興盛多了。

× × ×

二更已過。

本來就是行人寥落的大街上，行人更為稀少了，代之的是三步一崗，五步一哨的金兵。

一般商店也都已打烊，唯一例外的是天香酒樓。

能够通宵營業的天香酒樓，不但不曾打烊，而且正是逐漸上座鼎盛之際。

一位身着寶藍長衫，長得福福泰泰的中年人，正站在大門口，滿面春風地，向着陸續趕來的顧客們親切地招呼着。

此人就是天香酒樓的老闆呂萬財。

四十開外的年紀，胖胖的身材，胖胖的臉，蔬落的山羊鬍，細細的眼睛，尤其當他堆着一臉職業性的笑容時，那雙細細的眼睛就只剩下一道細細的縫兒了。

現在，他那只剩下一道細細的縫兒的眼睛，忽然張了開來，而臉上那職業性的笑容也更濃地，打了一個哈哈，道：「胡大爺，上官大爺，二位連袂光臨，小店蓬蓽生輝，請！請！」

「連袂光臨的二位大爺」中，上官大爺就是已經承諾與丁美玉合作的上官正。

胡大爺却是跟顏玉姑在密室中密談的白衣人。此人姓胡，名天。除了跟顏玉姑有極親密的關係之外，據說跟那統籌戰局的殿下，也有極深的淵源。

就憑這雙重關係，在目前的開封城中，胡天也成了炙手可熱的風雲人物。

在呂萬財的慇懃前導下，將這二位貴賓安置在樓上的一間雅座中。

然後，呂萬財哈腰笑問：「二位大爺要吃點甚麼？請吩咐。」

胡天淡淡地一笑道：「呂老闆，我們有事情商量，請先迴避一下，至於要吃些甚麼，待會再行交代。」

「是是……」

呂萬財狀極恭敬地，連聲應是，哈腰倒退出去。

胡天又釘上一句：「不奉召喚，不許有人進來。」

呂萬財又恭應道：「小的知道。」

其實，這兒的所謂雅座，並不是一般的房間，只不過是用三副半高與人齊，頗為雅緻的屏風所隔成，空下來的半副屏風，却以珠簾代替。

所以，外面的人不容易看到雅座中的情形，但雅座中的人却可以透過珠簾和四角的空隙，看到外面的動靜。

現在，雅座中的胡天、上官正二人，就正在利用珠簾向外間一副臨窗的座頭上打量着。胡天並悄聲問道：「那就是丁美玉？」

上官正悄聲答道：「是的。」

「今宵，她沒改裝易容？」

「但戴了一幅面紗。」

不錯，此刻的丁美玉並未改裝易容，只是戴了一幅黑色幃面絲巾，穿的也是一套黑色衫裙，一個人獨據一副臨窗的座頭而坐。

桌面上有一壺美酒，四色小菜，但杯筷只有一副，杯中斟滿了酒，但顯然還沒

動用過。

因為，她正狀極悠閑地透過那幅障面絲巾，向樓廳中打量着。

樓廳中已上了約莫七成的座。四間雅座顯然已經客滿，但丁美玉背後的那副座頭，却是空着的，不過，桌面上已擺有兩副杯筷，似乎已經被人訂下了。

也由於樓廳中已上了七成以上的座，喧嘩聲遠達戶外，所以，待在雅座中的胡天與上官正二人，即使是以普通語聲說話，也不容易洩漏機密。

× × ×

胡天曖昧地一笑道：「聽說這小妞長得很漂亮。」

上官正道：「是很漂亮。」

「像這麼年輕而又漂亮的小妞，如果讓她一下子香消玉殞，豈非暴殄天物。」

「老弟的意思，是……？」

「待會我要抓活的，而且，是完整無損的。」

「這……可不容易啊！」

「我知道，但只要有你上官兄帮忙，不容易就變成很容易了。」

「如何帮忙法？」

「那小妞不是交給你一包藥粉，要你伺機將我迷倒嗎？」

「不錯。」

「待會，我假裝已被迷倒，你發出預定暗號，引她進來，不就行了嗎？」

「是的，這本來就是我們預定的計劃嘛。」

「不！這跟原先預定的計劃是不同的，原先，我是準備當場宰了她，現在，却是要抓活的，完整的。」

上官正苦笑了一下，道：「但還是有危險……」

胡天截口笑道：「你老兄是變成一朝被蛇咬，十年怕草繩了。」

「這是實情，而且，我還担心另一方面的危險。」

「是哪一方面？」

「顏姑娘方面……」

「你怕她會吃醋？」

「那是必然的。」

「放心。」胡天拍着胸脯笑道：「這小妞方面，即使是明上，你也該相信，憑我的藝業，足能制服得了她，何況現在咱們是將計就計，出其不意，來暗的。」

上官正諂笑道：「你老弟的武功，我自然信得過，只是，顏姑娘方面呢？」

胡天答非所問地道：「在殿下面前，我跟顏玉姑二人，是誰的淵源較深？」

「當然是你。」

「那你還担甚麼心，一切責任由我負担，何況，對於丁美玉，我不過是臨時玩玩而已，等於是廢物利用，不玩白不玩，而且也不會給顏玉姑知道，即使萬一給她知道了，我也另有說辭。」

「是甚麼說辭？」

「我要由丁美玉的口中，逼出辛一刀的下落，所以必須留活口。」

上官正禁不住笑道：「這倒眞是很好的說辭。」

胡天笑道：「如果眞能逼出辛一刀的下落來，這一大功也記在你頭上。」

上官正道：「謝啦！今宵之事，我不求有功，但求無過就行了。」

胡天道：「運氣來了，是城牆也擋不住的，老兄！到時候，可由不了你哩！」

頓住話鋒，合掌三擊，道：「伙計，叫你們老闆來。」

呂萬財顯然並未走遠，不待伙計傳呼，已含笑而入，道：「胡大爺請吩咐？」

胡天也含笑說道：「我的吩咐很簡單，最好的酒，最好的菜，最美也最善解人意的姑娘。」

呂萬財哈腰諂笑道：「是是……馬上就來。」

× × ×

丁美玉、古大年二人用甚麼手段控制上官正？以及要上官正誘捕胡天的目的何在？旁人不得而知。但目前，上官正臨陣「叛變」，反而與胡天設計計算丁美玉，如果丁美玉仍然是懵然無知，那麼，她的處境就非常危險了。

丁美玉、古大年這一對年輕俠侶，梟眞是如此的少不更事嗎？

還有，目前，在天香酒樓中公開出現的，也只有丁美玉一個人。那麼，古大年呢？

古大年是否在暗中？暗中是否也還有別的助手呢？

× × ×

丁美玉仍然獨據那副臨窗的座頭，桌面上的酒菜也仍然沒用過。

她，似乎有所期待，正好整以暇地，在憑窗俯瞰街頭的夜景。

其實，在異族鐵蹄踐踏下的開封街頭的夜景，是淒涼而又肅殺的，一點看頭也沒有。

但事實上，丁美玉似乎看得出了神，連她背後的座頭上新來兩位客人，也好像一點都沒覺察到。

新來的兩位客人，年約三十出頭，面貌衣着都很普通，一個着青布短裝，一個着青色長衫，看外表，好像都是生意人。

着短裝的一個，跟丁美玉背靠背而坐，着長衫的却是隔着座頭面對丁美玉的背影。

這二位是事先訂的座是沒錯的，入座之後，不待吩咐，美酒佳餚就陸續送了上來。

他們兩人舉杯乾了一杯之後，那短裝漢子以最低的語聲說道：「丁姑娘，請仔細聽着。」

丁美玉也以最低的語聲答道：「我正在聽。」

他們雙方這種交談的方式都很絕。

由表面上看來，丁美玉仍然在憑窗俯瞰街頭的夜景，而那短裝漢子却好像是在跟他對面的同伴交談。

那短裝漢子又道：「今天，你們做了一件很荒唐的事，辛大俠非常不悅。」

丁美玉道：「你說的是哪一件？」

「就是那金兵的兵略部署圖。」

「有何不妥？」

「那是假的。」

「何以見得？」

「辛大俠說是假的，那就一定是假的了。」

「啊……」

「辛大俠說，那是金人故佈的圈套，

如果岳元帥根據那幅假圖採取行動，那後果是非常嚴重的。」

「唔……」

「別哼哼哈哈的，辛大俠已發急報稟告岳元帥，爲愼重計，也要妳立即以最快速的方法，稟告岳元帥。」

「用不着。」

「妳說甚麼？」

「我說用不着。」

「爲甚麼？」

「因爲那幅假圖，我還沒送出去。」

那短裝漢子如釋重負地長吁一聲，並猛然灌了一大杯酒。

丁美玉又道：「請轉告辛大俠，我不是那麼少不更事的人。」

「妳也看出那兵略部署圖是假的？」

「不是，但由於得來太輕易，何況，茲事體大，必須向辛大俠請示之後才採取行動。」

「很好，爲了使辛大俠早點放心，我要走了。」

他表演得很逼眞。

他們一面跟丁美玉交談，一面大杯喝酒，大口吃菜，就這一陣對話之間，桌面上的酒菜，已經有九成進了他們二人的肚子裏了。

他，一頓話鋒，又揚聲喝道：「伙計，算賬。」

「來啦！」

當伙計恭應聲中，丁美玉又悄聲問道：「辛大俠有沒有別的指示？」

那短裝漢子道：「暫時沒有，但明天一定有新的指示。」

「好！二位請暫時不要遠離，這兒還有好戲沒上演。」

「啊……」

伙計已趕了上來，哈腰笑道：「二位大爺，一共是八錢二分銀子。」

短裝漢子隨手扔過一隻兩重的銀元寶，道：「不用找了。」

「多謝大爺！」伙計一面哈腰致謝，一面拉開嗓子嚷叫道：「小賬一錢八分，謝啦……」

× × ×

那二位已揚長而去。

樓廳中已上了九成座。情況更爲熱鬧，聲浪也更爲喧嘩了。

那四個雅座中，包括胡天、上官正的雅座在內，都已傳出鶯聲燕語，和打情罵俏的笑鬧聲。

丁美玉那憑窗俯瞰街頭夜景的姿勢，一直都不曾變動過，酒菜也仍然是原封未動。

跟週遭那熱烈歡笑的情況一比，相形之下，目前的丁美玉，實在顯得太孤單，太落寞了。

× × ×

一高一矮兩個短裝漢子，帶着一臉邪笑，逕自在丁美玉對面的空位上坐了下來，那矮個子一面以手指敲着桌面，一面笑道：「姑娘，酒菜都涼了啦！」

丁美玉徐徐轉過身來，面對着對方，嬌笑道：「涼了又怎樣？」

一笑傾城，再笑傾國，美人的笑臉的魅力，是無與倫比的。

丁美玉本來就是一位難得一見的大美人，她的笑容，除了同樣具有無與倫比的魅力之外，由於她戴有一幅半透明的絲巾，更予人一種若隱若現、疑幻疑眞的神秘感。

因此，那兩個短裝漢子入目之下，一時之間，爲之目眩神迷，答不上話來。

丁美玉又笑問道：「酒菜涼了，怎麼樣呀？」

那矮個子嚥了一口口水，道：「換熱的。」

丁美玉道：「你對你娘也有這份孝心嗎？」

那矮個子苦笑一聲，道：「姑娘眞會說笑。」

那高個子也嚥了一口口水，道：「姑娘，妳好美！」

丁美玉笑問道：「比起你家顏姑娘來又如何？」

那兩個短裝漢子顯然眞是顏玉姑的手下，因爲丁美玉這一問，將他們問得傻了眼了。

他們兩人一楞之下，隨即同時臉色一沉，那矮個子並冷哼一聲道：「妳是甚麼東西，也配跟咱們顏姑娘相提並論？」

丁美玉仍然是一臉俏皮的嬌笑道：「我不是東西，是獵人，專獵扁毛畜牲的獵人。」

原來這兩個一高一矮的短裝漢子，也算是大有來頭的人物。

高個子姓季，名連均，綽號「九頭鳥」，矮個子姓成，名准，綽號「雲中雁」，都是伏牛山中的綠林魁首，在北六省中，也算是個响噹噹的人物。

由於他們都是以鳥類爲綽號，所以丁美玉口中的「扁毛畜牲」，使得他們倆剎那之間，臉色變成一片鐵青，季連均並怒聲叱問：「妳再說一遍。」

丁美玉嬌笑如故地道：「我是專獵扁毛畜牲的獵人，同時兼治漢奸走狗。」

「扁毛畜牲」四字，已經是欺人太甚，再加上「漢奸走狗」，這眞是是可忍，孰不可忍？

因此，丁美玉話聲才落，季連均、成准二人已於怒叱聲中四掌齊揚，分別向丁美玉的雙肩和前胸襲來。

眞是說時遲，那時快……

但見丁美玉的右手飛快地晃了幾下，一串驚呼聲中，成准、季連均二人已由坐在她對面的坐姿，變成了跪在一旁的跪姿了。

化招、制敵，以及將對方挪向座頭的旁邊，都是於剎那之間，一氣呵成，那手法之準、之快，簡直令人嘆爲觀止。

更妙的是：經過這麼快速的交手之後，桌面上的杯盤碗盞，竟然還是完整如初，沒動分毫。

兩個响噹噹的角色，一下子矮了半截，大庭廣衆之前，跪在一個小妞面前，那滋味自然不好受。

不難想見，如果季連均、成准二人還能活動，旁邊又有地洞可鑽的話，一定會毫不攷慮地鑽下去。

但事實上，他們已不能活動，旁邊也沒有地洞可鑽，只好直挺挺地跪在那兒丟人現眼。

丁美玉卻是得理不饒人地，又嬌笑道

：「下跪也不行，如果能向姑奶奶我磕三個响頭，我可以高抬一下貴手，放你們離去。」

成准羞憤交迸之下，厲聲叱道：「丫頭！妳乾脆殺了我吧！」

丁美玉道：「殺你們等於捏死兩隻螞蟻，何況你們兩個早已死有餘辜……」

季連均截口叱問：「那妳爲何還不下手？」

丁美玉道：「現在，姑奶奶我還提不起殺人的興趣來。」

不等對方接腔，又道：「而且，我還在等，等你們的主子出面。」

另一座頭上有人插口道：「如果丁姑娘口中的『主子』指的是顏姑娘，她是不會來的了。」

插口的是一名四旬開外的中年人，是剛到的顧客，剛剛才坐下去，看裝束，聽口音，應該是屬於金國人中的新貴。

丁美玉扭頭笑問：「看情形，你閣下該是顏玉姑的代表？」

「可以這麼說。」那中年人道：「丁姑娘，有道是：兩國相爭，不斬來使。」

丁美玉截口笑問：「你說的是這兩隻扁毛畜牲？」

那中年人苦笑道：「姑娘，別說得這麼難聽。」

「抱歉！但我橫看豎看，這兩個都沒有一點兒使者的氣息。」

「姑娘，他們只不過是個送信的。」

「方才他們兩個也沒送甚麼信呀。」

「也許方才他們還沒機會說明，現在由在下說明，也還不算遲。」

「現在，你可以說了。」

「姑娘，咱們顏姑娘一直在找妳。」

「想要我的命？」

「不……丁姑娘誤會了，如衆所周知，令尊丁大俠一直跟咱們大金國合作得很好。……」

一直浮現着一臉俏皮笑容的丁美玉，忽然俏臉一寒，截口厲聲叱道：「閉嘴！你要明白，姑奶奶我沒有父親！」

那中年人道：「丁姑娘，良禽擇木而棲，良臣擇主而事，古今中外，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目前，趙宋氣數已盡，而令尊正是識時務的俊傑……」

丁美玉冷然截口道：「够了！如果你的所謂送信，只是替顏玉姑做說客，希望我賣國求榮，認賊做父，那就不必枉費心機了。」

那中年人道：「請丁姑娘再冷靜的攷慮一下。」

丁美玉居然又俏皮地笑道：「如果我說不攷慮呢？」

「這個……」那中年人楞了一下，道：「在下倒是很爲難了。」

「是不是也像這兩隻扁毛畜牲一樣，想向我遞爪子？」

「這個……在下有自知之明，在下不敢。」

「不敢就給我馬上滾蛋！」

「在下立刻就走，但在臨走之前，在下必須說兩句不好聽的話……」

丁美玉嬌笑道：「既然是不好聽的話，那我先提醒你一聲，說出之前，最好是多加攷慮一番。」

那中年人苦笑道：「總不至於比向妳丁姑娘遞爪子更嚴重吧？」

「堂堂七尺之軀，突然矮下半截，那味道可也不好受的啊！」

「上命所差，也顧不了那麼多了。」

「勇氣可嘉，有話快說好了！」

「其實，在下的話很簡單，那就是：如果丁姑娘不肯接受顏姑娘的好意，今後妳將寸步難行。」

丁美玉道：「今後究竟是我寸步難行，還是她顏玉姑濺血橫屍，且待事實證明，現在你可以走了。」

那中年人道：「多謝丁姑娘大人大量，那兩位也請一併高抬貴手。」

丁美玉抬手向成准、季連均二人揚指凌空點了兩下，嬌叱一聲：「滾！」

那三位都走了，但成准、季連均二人於臨走之前，卻向丁美玉投過無比怨毒的一瞥。

螳螂捕蟬　黃雀在後

丁美玉懲治成准、季連均二人的經過，雅座中的胡天、上官正二人，都看得很清楚，但他們沒作任何表示。事實上，此刻的胡天、上官正二人也沒工夫作甚麼表示，因爲他們正陶醉在醇酒美人的雙重享受之中。

爲了巴結這兩位新朝新貴，天香酒樓的老闆呂萬財的確是盡了心力，最好的酒，最好的菜，固然是沒得話說，最美而又最能善解人意的姑娘，更是沒得話說。

那是天香酒樓中兩個紅得發紫的女侍，一個叫妙妙，一個叫珊珊。

現在，妙妙正偎在胡天的懷中，而珊珊卻正在跟上官正打情罵俏。

胡天好像已經有了七分的酒意，他，一面在妙妙的嬌軀上上下其手，一面邪笑道：「妙妙，是誰給妳取的這花名，眞是妙極了！」

妙妙媚笑着問道：「何以見得？」

胡天道：「妳的全身上下，無處不妙，眞是名副其實，妙到毫巓。」

他口中在向妙妙大灌迷湯，其實他的眼睛，卻正透過屏風轉角處的縫隙，向丁美玉注視着——此刻的丁美玉仍然是一個人，不過，她已不再欣賞街頭的夜景，而是獨個兒在淺斟低酌着。

妙妙徐伸皓腕，捉住他那隻不老實的手，媚笑道：「爺！安份一點好不好？」

「不好。」胡天邪笑如故地，道：「我又不是柳下惠，像現在這情形，怎能安份哩？喲！對了，要安份也可以，先來個皮杯兒……」

妙妙「啐」了一口道：「這怎麼行，旁邊還有上官大爺和珊珊，爺不害臊，奴家可會難爲情的呀！」

胡天呵呵一笑，道：「妳這小浪蹄子也會難爲情，可眞難得啊……」

一旁的上官正笑道：「不要緊，妙妙，你們儘管玩你們的皮杯兒，我和珊珊不看就是。」

妙妙又向胡天媚笑道：「可是，爺，您已不能再喝啦！」

「妳認爲我醉了？」

「醉了沒有，爺自己心中有數。」

「笑話！憑我胡天，還會喝醉。」

「凡是酒鬼，沒有人會承認自己是醉了的，您胡爺也不例外。」

「好！我先灌下這一壺，再喝妳的皮杯兒，看我會不會醉……」

胡天說完，將摟在懷中的妙妙向旁邊一推，抓過酒壺，仰着頸子，「咕嚕、咕嚕」地灌了下去。

那酒壺中，還有大半壺的酒，胡天灌下這大半壺的酒之後，似乎連舌頭都有點兒不聽指揮了。

但他還是不認爲自己已喝醉，含含糊糊地說道：「來……現在……咱們喝……喝皮杯兒……」

話聲未落，人已像虛脫似地，挨着妙妙的嬌軀倒了下去。

一旁的上官正居然長嘆一聲，道：「古人說得對，人生有酒須當醉，一滴何曾到九泉。」

香風輕拂，雅座內已多了一個人。

這個多出來的人，就是丁美玉。

很顯然，上官正口中「人生有酒須當醉……」的那兩句，也就是他事先跟丁美玉所預訂的聯絡暗號，所以，上官正的話聲才落，丁美玉就如响斯應地，進入了雅座中。

此刻的丁美玉，已揭去了臉上的障面絲巾，現出她那宜喜宜嗔的本來面目。她，美目環掃，最後停注在上官正的臉上，含笑點首道：「很好！」

上官正哈腰諂笑道：「仰仗丁姑娘虎威，幸不辱命。」

胡天就醉倒在妙妙的懷中。

對嬌小玲瓏的妙妙來說，抱着一個醉得不知人事的醉鬼，可實在不是滋味。放開吧！胡天勢必倒到地下去，繼續抱着吧！却又越來越重，大有力不從心之感。

因此，她只好以求援的目光，瞧着上官正道：「上官大爺，帮帮忙吧！」

上官正雙手一攤，苦笑道：「妙妙，妳應該求這位丁姑娘才對。」

丁美玉不待妙妙開口，已走近妙妙身前，伸手兜胸一把將胡天提了起來。

胡天被兜胸提起，妙妙身上的重負是解除了，但丁美玉自己却已沒法動彈了。

原來胡天的醉倒是假裝的，丁美玉在毫無戒心之下，自然會上當。

何況她那兜胸一把，使得她自己前胸空門大開，秉以雙方距離又那麼近，在有心人計算無心人的情況之下，胡天自然容易得手。目前這情形，對丁美玉來說，不但算是「煮熟了的鴨子又飛了」，而且也算是「陰溝裏翻了船」。

就當丁美玉被制的刹那，俏臉一變之間，胡天却向妙妙笑道：「現在，該喝皮杯兒了吧……」

也就在這同時，丁美玉却向上官正冷笑道：「上官正，你做得好事！」

上官正歉笑道：「丁姑娘請多多包涵，在下上命所差，沒法自主。」

他的話聲未落，已感覺到自己背後的「靈台」穴已被劍尖抵住，並傳出一聲清叱，道：「將丁姑娘送到我身邊來。」

聞聲知人，那是丁美玉的師兄古大年。現在的古大年，仍然是經過改裝易容的，外表看來，就像是一名中年商人。

上官正微微一怔，道：「哦！是古少俠？」

「不錯。」

「其實，你錯得太厲害了，古少俠，第一，目前的事不像你所想像的那麼嚴重，而且，嚴格說來，咱們制住丁姑娘是一番好意。」上官正似乎根本沒將抵在他「靈台」穴上的劍尖當一回事，旁若無人地侃侃而談：「你也明白，丁姑娘的令尊大人丁大俠，一直跟咱們顏姑娘合作得非常好，對了，你也是丁大俠的徒弟……」

古大年冷然截口道：「別廢話，那早已過去了。」

上官正道：「你又錯了，古少俠，俗語說得好：一日爲師，終身爲父，何況，丁大俠又是你未來的岳父大人，怎能一筆抹煞呢？」

一旁的丁美玉沉聲喝道：「古大哥，別聽他胡說八道，宰了他！」

胡天插口笑道：「丁姑娘，妳還在我的掌握中，我敢斷定，妳的古大哥決不敢胡來。」

古大年果然是「不敢胡來」，只是一臉的苦笑。丁美玉厲聲道：「古大哥，別管我，你只管宰了這口是心非的狗腿子，諒他們也不敢對我怎麼樣。」

胡天冷笑道：「那可不一定呢……」

在劍尖威脅下的上官正也冷笑道：「丁姑娘，妳忘了，現在的開封，是誰家的天下？」

丁美玉道：「我沒忘記，我也很了解，同時，方才你自己也說明了，由于我那不長進的父親的關係，不管我的處境如何，我都不會有危險的。」

緊接着，又沉喝一聲：「古大哥，你還等甚麼？」

「不等甚麼，古老弟，請高抬一下貴手吧！」

插口的是天香酒樓的老闆呂萬財。

現在，這位長袖善舞、八面玲瓏的大老闆，居然也正用一枝長劍的劍尖，抵着古大年背後的「靈台」大穴。

對古大年來說，眞算是螳螂捕蟬，黃雀在後了。但古大年表現得相當沉着，他，頭也不回地，冷笑道：「眞想不到，你呂大老闆，也是一位深藏不露的商人。」

丁美玉也冷笑道：「更沒想到，也是一條番邦的走狗！」

呂萬財笑嘻嘻地，道：「古老弟、丁姑娘，在下算不上甚麼高人，也不是番邦的走狗……」

丁美玉截口怒叱：「那你爲何要救上官正？」

呂萬財道：「因爲，在下是生意人，如果你們在這兒殺了上官大爺，在下這個生意就完蛋啦！」

丁美玉道：「反過來說，你救了上官正的一命之後，生意就更加好做了。」

呂萬財連連點頭道：「正是正是！」

丁美玉冷笑道：「可是，你別忘了，大宋民心不死，所有的炎黃子孫，都會視你爲敵人。」

呂萬財道：「沒有那麼嚴重，丁姑娘天下乃天下人的天下，惟有德者居之！我相信，絕大多數的炎黃子孫都是明理的，他們都知道，趙宋氣數已盡，大金國應運而興，這是天命……」

丁美玉截口厲叱：「閉咀！」

「好！我不說。」呂萬財轉向古大年笑道：「古少俠，我再說一遍，請抬抬貴手。」

古大年笑道：「橫豎有人給我墊背，你儘管下手吧！」

呂萬財意味深長地一嘆，道：「古少俠，一命換一命，化不來啊！」

「是化不來。」丁美玉插口笑道：「古大哥，你還不能死啊！」

呂萬財笑道：「丁姑娘想通了？」

丁美玉道：「就算是吧！你該明白，我古大哥是不受威脅的，只有我可以要求他高抬一下貴手。」

「那麼，妳就要求他快點高抬一下貴手吧！」

「我有條件。」

「是甚麼條件？」

「我古大哥高抬貴手之後，自行離去，任何人不能攔截他……」

古大年飛快地接口道：「不行，那樣一來，妳還是不能脫險。」

丁美玉笑道：「我根本沒有危險，你該相信，儘管我已受制，還是沒人敢傷我一根汗毛。」

呂萬財搶先笑道：「這一點，在下是絕對相信。」

丁美玉道：「那麼，對于我所提的條件，你怎麼說？」

呂萬財道：「這個……丁姑娘，在下必須向胡大爺請示才行。」

胡天淡淡地一笑：「呂老闆，我授權你答應她吧！」

由于丁美玉自行打圓場，本來是極可能濺血橫屍的火爆場面，已給化解了，古大年也從容地離去，沒受到任何攔截。

目送古大年從容離去的背影，上官正冷笑道：「便宜這小子。」

胡天含笑接口道：「便宜不了多久，他還是會自投羅網的。」

上官正道：「就像丁姑娘一樣。」

胡天道：「正是、正是。」

上官正目光在丁美玉臉上一掃，邪笑道：「胡兄，嘻嘻，現在咱們該打道回府了吧！」

胡天也邪笑道：「是啊！春宵一刻值千金，是該回府了。」

妙妙挨了上來，媚笑道：「胡爺，咱們還沒喝皮杯兒呀！」

胡天順手摟住她的纖腰，在她的俏臉上親了一下，邪笑道：「改天吧！小浪蹄子……」

忽然之間，胡天的話聲中斷，笑容也凝結住了，當然，人也沒法動彈了。

一旁的上官正，還沒察覺胡天的異狀，還以爲胡天是捨不得妙妙這個「小浪蹄子」而顯得難捨難分，因而裂咀笑道：「胡老弟，你眞是多情種子呀……」

珊珊也偎近他的身邊媚笑道：「難道你上官大爺就一點也不多情？」

「誰說的！」上官正一把將她摟住，笑道：「我比任何多情的男人都多情。」

上官正「多情」的結果，也跟胡天一樣。

當然，現在胡天和上官正二人都已明白，妙妙和珊珊都是隱身于風塵中的奇女子，可惜的是：他們都明白得太遲了。

這意外的變化，不但使胡天和上官正兩個當事人瞠目相對，也使得天香酒樓的老闆呂萬財爲之臉色大變，甚至連丁美玉也大感意外地當場楞住了。

這批人當中，反應最快的還算是呂萬財。他，臉色大變之後，隨即苦笑道：「眞想不到，我這天香酒樓，也成了臥虎藏龍之地。」

妙妙黛眉一揚，嬌笑道：「這也是你呂大老闆的光榮呀！」

談笑之間，她已替丁美玉解開了被制的穴道，並歉笑道：「遲遲解救，實爲奉命行事，尚請丁姑娘多多包涵。」

丁美玉一怔，道：「奉命行事？妙妙姑娘奉的是誰之命？」

妙妙神色一正，道：「丁姑娘請想想看，此時此地，還有誰能號召一般不甘心做番邦順民的炎黃子孫呢？」

「是辛一刀辛大俠？」

「不錯。」

「那麼，遲遲解救這話又怎麼說？」

「因爲，辛大俠認爲，丁姑娘跟古少俠二人求功心切，不聽節制，輕舉妄動，應該讓你們二位多受一點虛驚。」

丁美玉俏臉一紅，沒接腔。

妙妙又歉笑道：「我是據實轉達辛大俠的意旨，丁姑娘請莫見怪。」

丁美玉道：「妳看，我是那麼不講理的人嗎？」

妙妙道：「應該不是，也不像。」

丁美玉道：「辛大俠還有沒有別的指示？」

妙妙道：「只有一句話，那就是丁姑娘、古少俠由哪兒來就立即到哪兒去！」

丁美玉道：「我師兄已經回去了？」

妙妙點點頭，道：「是的。」

丁美玉目光一掠胡天、上官正二人，道：「這兩個人如何處置？」

妙妙嫣然一笑，道：「這個……山人自有安排，丁姑娘可以請了。」

這等于已經下了逐客令，丁美玉自然只好訕然離去。

丁美玉才走出那雅座，妙妙却在胡天的俊臉上捏了一下，媚笑道：「我的胡大爺，還要不要喝皮杯兒呢？」

胡天臉色一沉，道：「妙妙，少說風涼話，如果逼得我罵出難聽的話來，雙方都不好過。」

一旁的呂萬財也尷尬地一笑之後，插口說道：「妙妙姑娘，我……我可以說幾句話嗎？」

妙妙道：「當然可以，不論如何，你曾經是我的老闆呀！不過，請你還是像以前一樣，叫我妙妙就行了，如果加上『姑娘』二字，你叫起來不自然，我聽起來也很彆扭。」

「是是……」呂萬財又苦笑一下，道：「妙妙，妳到這兒，已有半年多了，是嗎？」

「是啊！」

「這些日子來，我不敢說我待妳們很好，但至少我們相處得很不錯。」

「相處得不錯又怎樣？」

「不怎樣，我只是請求二位不讓我爲

難。」

珊珊插口笑問：「呂老闆的意思，是要我們不要爲難胡大爺和上官大爺？」

呂萬財連連點首，笑道：「正是，正是。」

珊珊嬌笑如故地道：「可是，我們也不能讓自己爲難，你知道，我們是奉命行事。」

妙妙含笑接口道：「呂老闆，其實，你是根本用不着爲難的，我們不會在這兒殺人，至于胡大爺、上官大爺，他們二位，也都有可借重之處，我們更不會殺了他們……」

珊珊也接口笑道：「胡大爺、上官大爺也都是識時務的俊傑，一定會樂意跟我們合作的。」

妙妙更是美目分別向胡天、上官正二人臉上一掃，笑問道：「二位大爺，你說是嗎？」

× × ×

這是開封以北的黃河渡口，斜對面就是宋太祖趙匡胤陳橋兵變、黃袍加身，由後周的孤兒寡婦手中取得天下的陳橋。

天剛微亮，加上濃霧瀰漫，視界實在有限得很，丈遠之外，就巳難辨人影。

野渡無人舟自橫。

濛瀧霧影中，那艘繫在碼頭上的半新不舊的渡船，正隨波盪漾着。

渡口與渡船上都不見人踪，但可以聽到，一串沉重而快速的脚步聲，正由遠而近。

少頃，一道人影飛快地登上渡船，並自語似地笑道：「今天，我可趕上第一號了。」

船舷邊的暗影中，忽然傳出一聲輕笑道：「莫道君行早，更有早行人，老弟台，這第一號還是我的。」

話聲中，有人欠伸而起，那是一名年約四旬上下，膚色黝黑，作莊稼人打扮的青衣漢子。他欠伸而起之後，並向後來的那一位龇牙歉笑。

後來的那一位，是一名年約二十四五的年輕人，身材瘦高，也是莊稼人打扮。

那年輕人楞了一下之後，苦笑道：「好嘛！你又贏了。」

那中年人道：「那麼，今天的午餐，又該你破費啦！」

那年輕人道：「那是無可奈何的事，誰教我起得太晚了！」

那中年人道：「其實，你大可不必跟我賭，我要是跟你一樣，有那麼一個花不溜丟的小媳婦兒，才不會老早跑到江邊來喝西北風呢！」

那年輕人苦笑道：「我就是因爲有那麼一個花不溜丟的小媳婦兒，才逼得我不得不老早就趕到江邊來喝西北風呀！」

那中年人訝問道：「此話怎講？」

那年輕人道：「虧你也算是過來人，一而再，再而三的需索過度，就算是鐵打的金剛也吃不消啊！」

那中年人楞了一下，才呵呵大笑道：「眞看不出來，你那小媳婦兒，竟有那麼好的胃口。」

「這叫做人不可以貌相，水不可以斗量啊！」

接口的是一名高大得像一座鐵塔似的黑衣人。

此人約莫三旬出頭年紀，長得濃眉大眼，虎背熊腰，外表至爲威猛，儘管他也是莊稼人裝束，但一身黑色短裝却是全新的。不但衣服是全新的，連足下的黑鞋白襪以及背上的大包袱也都是全新的。

對了，他那個大包袱眞是大得驚人，脹鼓鼓地像是包着一個四五歲的小孩，長度也在三尺以上。

說話間，人巳登上渡船，那渡船也爲之劇烈地晃動了幾下。

那年輕人笑道：「老天，像你這樣的大蠻牛，如果再來兩頭，不把這渡船壓沉才怪。」

那中年人却一面向那黑衣大漢周身上下打量着，一面笑問道：「大牛，是去相親？」

那黑衣大漢咧咀傻笑道：「是……是的，就是陳橋鎭的杜家。」

那中年人道：「很好，你也早該成家了。」

那黑衣人大漢道：「我娘也急着要抱孫子呢！」

那中年人道：「這可是急不來的事，加工趕做，也得有三百天的工夫才行，而且……」

一頓話鋒，又含笑接道：「如果也碰上一個胃口奇大的小妞，那可並不怎麼好玩哩……」

一陣「得得」蹄聲與「轆轆」車聲，打斷了那中年人的笑謔。

那年輕人蹙眉苦笑道：「有馬，又有車，這一船能載得了嗎？」

那中年人道：「一次載不了，可以分兩次或三次載呀！」

一陣「唏律律」的馬嘶聲過處，一輛雙套馬車，巳在碼頭邊停了下來。

馬是長程健馬，車是很華麗的油壁香車，後面還有隨車護送的八名彪形大漢，也都騎着神駿的黃驃健馬。

八名彪形大漢中，四個跨刀，四個佩劍，眞箇是威風凜凜，殺氣騰騰。

還有，那高坐車轅的車把式，也是大個兒，尤其是那滿臉的虬髯，和牛眼似的巨目，更顯得不怒而威。

這行人才停下來，渡船上的中年人就悄聲說道：「我聞到了血腥氣。」

那黑衣大漢聳了聳他的大鼻子，蹙眉道：「我怎麼沒聞到？」

那中年人道：「你只想到杜家那小妞，當然聞到的也不過是脂粉氣呀！」

那黑衣大漢不服地道：「難道你就是在想着殺人，所以就聞到了血腥氣！」

那中年人道：「是有人想着要殺人，但不一定是我，也不一定是……」

那碼頭上的車把式忽然沉喝一聲：「船家！」

那中年人的話被他半途打斷，因而沒好氣地，也揚聲說道：「船家還沒來。」

「船家沒來，你們是幹甚麼的？」

「跟你們一樣，渡河的！」

「那……還要等多久？」

「天才亮嘛！霧又太大，即使船家來了，也不敢冒險開船。」

「那是說，即使是船家來了，也要等霧散之後，才能開船？」

「正是，正是。」

那車把式扭頭向車廂中苦笑道：「看情形，只好在這兒枯等了。」

忽然一個陰冷的語聲接過他的話鋒道：「諸位何必一定要過河哩！俗語說得好，何處黃土不埋人，道岸的風水，不一定就比這邊好啊！」

發話的人站在十來丈外的野草叢中，沉沉霧影中看來，隱隱約約，就像是一個幽靈。

那八個彪形大漢的反應很快速，那幽靈似的人的話沒說完，他們八個巳採包圍方式，將那輛馬車圍護起來。

那幽靈似的人又道：「那不管用，你們如果想活命，就給老子夾着尾巴滾蛋，滾得越快越遠越好。」

那車把式冷笑一聲，道：「好大的口氣！」

那幽靈似的人道：「老子還有比口氣更大的本事。」

「我不信！」

「何妨先試試。」

「我會試的，報上姓名！」

「不必多此一擧。」那幽靈似的人一個字一個字地沉聲說道：「留下馬車，現在滾蛋，還來得及！」

那車把式道：「你知道馬車中是甚麼人？」

那幽靈似的人道：「廢話！」

那的確是廢話，試想：如果不知道馬車中是甚麼人，誰又會冒着生命危險，半途攔截哩！

那車把式冷笑道：「好！咱們不說廢話，先秤秤你的斤兩……」

擧手一揮，沉聲喝道：「劉侍衞，李侍衞，給我拿下這匹夫！」

如響斯應，暴喏聲中，那圍護馬車的八個彪形大漢當中，立即有兩個由馬鞍上飛身而起，向那幽靈似的人疾射而去。

十來丈的距離，也不過是兩個起落，就射落在那幽靈似的人的身邊，足證這兩名「侍衞」的輕功，巳算是中上之選。

這兩位，不但輕功是中上之選，武功更具有一流高手的造詣。

兩人中，一個使刀，一個使劍，一到當場，就悶聲不响，揮兵進擊，那攻勢的快速與凌厲，令人目不暇給，怵目心驚。

但那幽靈似的人也高明得令人莫測高深。

他，在對方兩名高手的聯手攻勢中，不但沒有反擊，甚至也沒亮出兵刃來！

只見他東搖西擺，盡在對方刀劍的隙縫中晃盪着，態度是那麼從容，姿勢是那麼優美，沉沉濃霧中看來，更別具一種美感，令人渾然以爲，這不是一塲生死立判的惡鬥，而是一塲極具藝術價值的舞蹈。

更妙的是：這位高深莫測的人，也居然還從容不迫地閑聊起來：「嗨！那位車把式仁兄，你方才叫這兩位仁兄甚麼『劉侍衞』，『李侍衞』的，是嗎？」

那車把式漫應道：「不錯，使刀的是劉侍衞，使劍的是李侍衞。」

「都是四太子金兀朮的衞隊中人？」

「不錯，他們都是殿下身邊的帶刀侍衞。」

「你就是侍衞領班？『霸王鞭』方文才？」

「唔……」

「據說，金兀朮身邊的侍衞，都是顏玉姑替他網羅回來的武林高手？」

「事實如此。」

「但目前兩這個，却實在太差勁了，老子幾乎以爲：你是冒充金兀朮的侍衞隊，在招搖撞騙……」

緊接着，沉喝一聲：「二位侍衞大人當心，老子要反擊了……」

兩軍對壘，短兵相接之間，生死決於刹那，誰敢不當心。

這位幽靈似的神秘人物，於反擊之前，先行提醒對方，固然是沒將對方兩人看在眼中，但對那兩名侍衞而言，却根本不敢生氣，也沒工夫生氣，而不得不更加特別提高警覺，改攻爲守，將手中的兵刃使得風雨不透。

但他們的一切都是白費！

因爲，他們那防守得風雨不透的兵刃中，却有一道白光透了進去，也僅僅是那麼白光一閃，那「兩位侍衞大人」的人頭巳緩緩倒在一旁。

那閃得一閃的白光，不是飛劍，是一把刀——一把其白如雪，却軟得可以束在腰間當腰帶用的緬刀。

一刀砍下兩大高手的人頭，這把刀的鋒利，以及這位持刀的人的功力之高與殺人手法之乾淨俐落，自然都是沒得話說！

這刹那之間，現場中一片死寂。

那客串車把式的侍衞領班方文才，對他自己兩個手下的慘死，似乎無動於衷，只是目光烱烱地盯着濃霧中那位有如幽靈似的神秘怪客。

那濃霧似乎很識趣，也就在這刹那之間，那神秘客身邊的濃霧，忽然淡薄了很多，儘管這淡薄的時間很短暫，但却使得現場中人看清了這位神秘客的外表。

那是一位身裁頎長，二綹長鬚垂胸，着青色長衫的中年文士。

可惜的是，那濃霧淡薄的時間實在太短了，使得那位神秘的青衫文士，給人以「驚鴻一瞥」之後，又立即隱入沉沉霧影之中。

這時，渡船上的那位中年人，向一旁的黑衣大漢投過神秘的一笑，那意思好像是說：「我這個鼻子，很靈哩！」

那黑衣大漢却悄聲問道：「那青衫文士，是甚麼人？」

那中年人也悄聲說道：「好好瞧下去，待會可能會知道的。」

這時，又有兩個彪形大漢在方文才的命令之下，向那個神秘的青衫文士飛撲過去。

但不知是這兩位「侍衞大人」運氣太壞，還是比方才那兩個人更差勁，他們的身形才飛撲那青衫文士身邊，但見白光一閃，他們的腦袋巳跟頸項分了家。

那青衫文士朗聲笑問道：「領班大人，死的雖然是別人，却都是你的手下，八去其四　難道你一點也不覺得心痛？」

方文才冷笑道：「跟你不相干！」

那青衫文士道：「看情形，僅剩的四個，你也準備叫他們前來送死？」

方文才道：「你只說對了一半，他們不是前來送死，是前來要你的狗命！」

一頓話鋒，又沉聲喝道：「四人一齊上！」

那僅剩的四個彪形大漢，可能是自恃人多勢衆，也可能是自恃自己的身手比方才那四個要高明得多，所以，儘管有着方才那四個的前車之鑑，於聽到命令之後，還是毫不遲疑地，一齊向那青衫文士飛撲過去。

不錯，目前這四個，比起方才那四個來，是要高明得多。

可惜的是，他們遇上的對手實在太强了！

所以，儘管他們比方才那四個要高明得多，結果也還是身首異處，慘死當場。

所不同的是，方才那四個是一刀兩顆人頭，也就是四人分兩批，「白光閃了兩下」。

現在哩！是四人一起上，一刀一顆人頭，「白光閃了四下」。

方文才臉上的肌肉抽搐了兩下，沉聲問道：「你是辛一刀？」

那青衫文士反問道：「你認識辛一刀嗎？」

方文才道：「不認識，但你那一刀一個，甚至一刀兩個的殺人手法，我敢斷定，江湖上除了辛一刀之外，不可能有第二個。」

那青衫文士道：「多謝誇獎！也看在這一點上，待會那一刀，老子會特別加速，儘量減少你所受的痛楚。」

方文才冷笑道：「你這算是巳經承認你就是辛一刀？」

「如假包換。」辛一刀笑道：「方文才，現在，該輪到你自己上塲啦！」

方文才冷笑如故地道：「目前還用不着本座親自出手。」

辛一刀也冷笑道：「此時此地，可由不得你做主。」

話聲中，人如離弦激矢，揮刀向方文才疾射而來。

方文才也不甘示弱，「叭」地一聲，長鞭如靈蛇飛舞，迎頭痛擊，人也飛身迎上！

雙方都是勢急勁猛，快如閃電，而且，也就在這刹那之間，傳出一聲驚呼，巳經主客易勢。

這也就是說，原先高坐車轅上的方文才，到了車下，而飛身進擊的辛一刀，却到了車轅上，而且，辛一刀的左手正緊握着對方的鞭梢。

「一招出高下，辛一刀果然是名不虛傳。」

說話的是渡船上的那位中年人。

但辛一刀本人却披唇一哂，道：「霸王鞭不過如此，教老子好生失望……」

也就在這當口，寒芒一閃，一枝長劍悄沒聲地由車廂中疾刺辛一刀背後的「靈台」大穴。

那速度之快與認穴之準，在顯示車廂中偷襲的人具有一流高手的造詣。

此情此景之下，辛一刀能逃過這一刦嗎？

但事實上，辛一刀的確是逃過了這一刦。

也不知是辛一刀巳有所察覺還是巧合，就當那偷襲他的劍尖即將刺中，渡船上的中年人和黑衣大漢同時脫口驚呼之間，辛一刀却突然由車轅上飛身而起——由於這突然之間的「飛身而起」，使得辛一刀逃過了這一刦，也使得他的刀尖抵上方文才的咽喉。

那車廂中的長劍，來得快，走得也快，一擊不中之後，又立即隱入車廂中。

辛一刀目注方文才，沉聲問道：「說！方才那偷襲老子的人是誰？」

原來方才辛一刀的適時「飛身而起」，並非巧合，由這一點，也不難想見辛一刀的高明。

方文才閉目冷笑道：「有種，你就殺了我！」

辛一刀說道：「老子提醒你一聲，老子不在乎宰一個巳經失去抵抗力的漢奸走狗。」

「但你殺了我之後，那兩個過氣的皇帝，也難逃一死。」

「是嗎？你的身價有那麼高？」

「那你何妨殺了我試試看！」

「必要時，我會試的。」

車廂中傳出顏玉姑的嬌笑道：「辛一刀，如果我是你，我就絕對不敢試。」

辛一刀頭也不回地說道：「是顏姑娘嗎？」

「不錯。」

「可惜妳畢竟不是我。」

「我是不是你，却無關緊要，緊要的是車廂中的兩個老頭。」

「老子明白。」

「這兩個老頭，雖然都是過了氣的皇帝，但是對貴我雙方都還有很大的利用價值。」

「所以，就算是老子宰了方文才，妳也絕對不敢怎麼樣。」

顏玉姑由車廂中欠身而出，嬌笑道：「辛大俠咱們別鬪嘴，談點正事如何？」

辛一刀仍然是頭也不回地道：「老子在聽。」

顏玉姑道：「爲何不轉過身子，難道我就如此不值一顧？」

辛一刀道：「非也，如所週知，妳是值得一顧，再顧，千顧，萬顧而不厭的大美人。」

「只有你辛大俠例外？」

「老子也不會例外，現在老子之所以不轉過身來，是爲了再給妳一次暗算的機會。」

顏玉姑歉笑道：「我爲方才做的事道歉……」

「沒這個必要。」

「有這個必要的，其實，你是誤會了，方才，即使你不閃避，我也會適時收手的。」

「是嗎！」辛一刀握住方文才的鞭梢的左手一鬆，飛快地點了對方前胸三大要穴，然後，徐徐轉過身來，目注顏玉姑笑問道：「是乘機攷驗老子，是不是浪得虛名之輩。」

顏玉姑連連點首，說道：「正是……正是……」

這時，他們之間相距不過丈許，儘管濃霧仍然濃得像一團化不開的輕紗，但以他那超人的視力，巳足够看清楚對方的一切了！

現在，呈現在顏玉姑眼中的辛一刀，是一位年約四旬左右，顯得溫文儒雅的中年文士。

如果不是他自己承認是辛一刀，以及親眼看到他方才殺人手法的乾淨俐落，任何人碰上他都會決不相信他就是新近崛起，很快就威震江湖的辛一刀的。

辛一刀淡淡地一笑道：「攷驗的結果如何？」

顏玉姑道：「見面更勝聞名。」

辛一刀道：「咱們彼此、彼此。」

顏玉姑道：「現在，言歸正傳，你，還想不想救走這兩位過氣的皇帝？」

辛一刀道：「當然想，而且是想得要命。」

「那麼，在目前情況之下，你能有幾分把握，由我手中救走他們？」

「本來，我是有九分把握的，但現在，却是連半分把握也沒有了！」

「你太謙虛啦！」

「不是我太謙虛，是因爲，我所要救的人，根本不在車廂之中。」

顏玉姑俏臉一變，目光深注着沒有接腔。

辛一刀笑問道：「難道車廂中的那兩位，不是假的？」

顏玉姑輕嘆一聲，說道：「你眞够高明！」

辛一刀道：「也許我還不够稱爲高明，但老子自信，不論是鬥智鬥力，都不比任何人差。」

顏玉姑冷笑道：「才給四両顏料，就想開染坊了！辛一刀，我老實告訴你，你不該來的。」

「很遺憾，老子巳經來了。」

「我也想不通，你明知車廂中的人是假的，爲甚麼還要來？」

「如果老子不來，妳這一番心血，豈非是白費了！」

「是嗎！」

辛一刀含笑接問：「難道妳的本來目的，不是以兩個假太上皇爲餌，誘使老子前來送死？」

顏玉姑媚笑道：「我想誘使你前來送死，你就前來送死，你可眞乖呀！」

辛一刀裂咀一笑道：「老子除了乖之外，也還另有目的。」

顏玉姑道：「甚麼目的？」

辛一刀一挫鋼牙道：「老子要親手殺死給你們當走狗的漢奸丁一心。」

「你跟丁一心有仇？」

「不錯，但不是私仇，是千千萬萬的炎黃子孫的公仇。」

「你斷定丁一心一定會來？」

「是的，顏玉姑，不是老子過於輕視妳，如果丁一心不來，憑妳一個人，絕對拔除不了老子這個眼中釘。」

顏玉姑笑問道：「你也承認，我跟丁一心聯手，可以宰掉你？」

辛一刀道：「很可能，但你們這一對狗男女之中，也至少有一個必須給老子墊背。」

顏玉姑道：「我不信，我也還暫時不想出手。」

辛一刀道：「老子知道，車廂中還有兩個替死鬼。」

「不是替死鬼，是取你狗命的黑白無常。」

語聲來自車廂中。

話聲才落，「砰」地一聲，車廂頂被震飛半空，一黑一白兩道人影，箭疾地射落辛一刀的身前，也就是分左右侍立顏玉姑身旁。

當然，那不是甚麼黑白無常，而是兩個一穿黑色長衫，一穿白色長衫的中年人而已。

白衫人手中持着判官筆，黑衫人持的却是一枝喪門劍。

辛一刀目光左右一掃，然後向顏玉姑笑問道：「這位白衣朋友好像是四太子身邊的侍衞副領班也先？」

顏玉姑也含笑說道：「不是甚麼好像，他本來就是也先。」

辛一刀道：「正領班都不堪一擊，副領班難道還强過正領班嗎？」

「試過就知道。」

「唔……這位黑衣朋友，又是甚麼人？」

那黑衣人搶先答道：「老子是道地的大金國人，複姓耶律，單名一個渾字。」

辛一刀忍不住呵呵大笑道：「妙啊！居然有人敢在老子面前稱起老子來。」

耶律渾冷笑道：「等老子砍下你的狗頭之後，愛稱老子的人，就只剩下老子一個了。」

不遠處傳來丁一心的語聲道：「別鬥咀，讓我來。」

話到人到，一身玄色勁裝的丁一心，巳捷如飛鳥地瀉落當塲。

丁一心一到場，顏玉姑像是卸下千斤重負似地，長長地輕吁一聲，一揮手，偕同也先、耶律渾二人同時退回那巳沒了廂頂的車廂內。

辛一刀目注丁一心，沉聲地說道：「丁一心，你知不知道，最近半年以來，你至少有十五次以上，幾乎死在老子的安排下？」

丁一心冷笑道：「知道，所以，現在我特別前來聊表謝意。」

辛一刀道：「應該，應該，禮尚往來嘛！」

丁一心道：「那麼，別像揑柿子，專揀軟的，放開方文才！」

辛一刀道：「有道理，只要宰了你這個大漢奸，勝過宰方文才這樣的小漢奸千個，萬個……」

話落，一脚斜掃，將穴道被制的方文才踢得飛了起來。

妙的是：方文才剛好被踢回他原先所坐的車轅上，而且很顯然，被制的穴道也同時給解開了。

丁一心披唇一哂，道：「高明！」

辛一刀道：「老子不會客氣……」

辛一刀眞的是不客氣，話落，揮刀進擊，「唰、唰、唰、」一陣快攻，攻出三十六刀。

丁一心見招拆招，從容地接下三十六刀之後，披唇一哂，道：「不過如此，見面不似聞名。」

辛一刀笑道：「別急，精彩的還在後頭。」

話落，身形一伏，刀化千鋒，湧起一

片寒濤，攻向丁一心的下盤。

丁一心仍然是不溫不火地見招拆招，並冷笑道：「陰山派的地堂刀法，已有九成火候。」

辛一刀人似旋風，刀光如雪，攻完七十二刀之後，笑問道：「你認爲老子是陰山門下？」

丁一心反問道：「難道不是？」

辛一刀冷笑一聲，說道：「接下這一刀再問吧。」

「唰」地一聲，又攻出無比凌厲的一刀，這一刀，不但無比凌厲，而且隱隱有風雷之聲。

丁一心斜飛丈外，避過對方一刀之後，一怔道：「雷家堡的風雷刀法！」

辛一刀道：「好眼光！」

沉叱一聲，又一刀斜劈過去——

丁一心一劍封住，神色一動，說道：「這是少林寺伏魔刀法中的一招『佛法無邊』。」

辛一刀笑道：「傳說中的丁一心大俠，對各門各派的武功都有研究，果然名不虛傳。」

丁一心道：「咱們彼此、彼此。」

辛一刀道：「你總不能說，老子也是雷家堡或少林寺的門下吧！」

丁一心道：「應該不是……」

他的話聲未落，辛一刀又展開一串快攻。

這一串快攻比方才的攻勢更爲凌厲，也更爲奇詭，因爲，他使的不是刀招，而是劍招，而且，還是丁一心方才所使過的劍招。

這也就是說，目前的辛一刀，是以刀代劍。

丁一心臉色一變之下，被迫得連退了十來步才穩住劣勢。

很顯然，丁一心是由于對方使出自己的劍法，極度震驚之下，才被迫而連連後退的。

因爲，辛一刀儘管使的是丁一心的劍招，但相形之下，絕對沒有丁一心本人所使的那麼高明。何況辛一刀又是以刀代劍，誰都能明白，以刀代劍，是絕不會像劍那麼得心應手的。

這情形，辛一刀本人當然也很明白，因此，他一面搶攻，一面笑問道：「這又是哪一門派的武功呢？」

丁一心道：「你使的是劍招……」

辛一刀截口笑道：「是，而且是方才你接下老子百零八刀的那一百零八劍。」

丁一心道：「不錯。」

辛一刀接問道：「你是否認爲，老子也是你的同門呢？」

丁一心道：「我不這麼認爲，但我必須問問你，你這劍法，由何處學來？」

辛一刀道：「就是方才，由你手中學來。」

丁一心又問道：「你有過目不忘的天賦？」

「不錯。」辛一刀笑道：「只是，現買現賣，還不能得心應手，只要使到第二次或第三次，情況就必然不同了。」

說到這裏，他那現買現賣的百零八招劍法，剛好使完，又從頭開始。

果然！這第二次施展時，比第一次要精彩得多。

丁一心禁不住嘆道：「辛一刀，你，的確是一個奇才！」

「多謝誇獎！」

「能否聽我一言？」

「是否要勸老子棄明投暗？」

「不！是棄暗投明。」

辛一刀怒「呸」一聲：「放屁！」

丁一心不怒反笑道：「像你這樣的絕代奇才，埋沒在江湖草莽之中，不是太可惜了嗎！」

辛一刀冷笑道：「像你這樣，數典忘祖，認賊做父的漢奸走狗，才不是埋沒人才？」

丁一心又一嘆道：「良言逆耳，可惜！可惜！」

辛一刀厲聲叱道：「丁一心，別廢話了，現在，有我無你！」

刀法一變，一陣快攻，又將丁一心迫退八尺。

丁一心立還顏色，以攻還攻，也將辛一刀迫退八尺。

不！不止八尺，因爲辛一刀仍在繼續後退中。

丁一心冷笑連連地道：「老虎不發威，你還以爲牠是一隻病貓哩！」

就這說話之間，又將辛一刀迫退一丈以外。

辛一刀呵呵大笑道：「丁一心，你不是病貓，但如果你再追下去，老子保證你，一定會變成一隻死貓。」

丁一心又冷冷地笑道：「姓辛的，即使你預佈了天羅地網，丁某人也決不在乎的，……」

這兩人，且戰且談，一追一退，片刻間，已移到四丈以外。

此時儘管已經天亮，但漫天濃霧，却仍然是濃得化不開，三丈以外，即已難辨人影。

對于坐在馬車上的顏玉姑來說，四丈以上的距離，是已經由人影模糊而渺不可見了。

當然！眼睛看不到，雙方那惡鬥所發出的金鐵交鳴之聲以及不斷的唇槍舌劍，却是可以聽得很清楚的。

顏玉姑連忙揚聲喝道：「丁大俠，窮寇莫追！」

辛一刀的語聲却搶先答道：「顏玉姑妳再不制止他，馬上就要變成半個寡婦了哩……」

甚麼叫「半個寡婦」？

這是一句頗堪玩味的話，局外人可能難以意會，但當事人的顏玉姑却是心知肚明的。

只見她俏臉一寒，厲聲叱道：「匹夫！這兒就是你的埋骨之所……」

話落，人已飛身而起——

約莫二十來丈外的沉沉霧影中，傳來辛一刀的狂聲笑道：「顏玉姑，妳雖然孝心可嘉，老子却還不想在這兒埋骨，告辭了……」

丁一心的語聲怒叱道：「匹夫！留下命來！」

辛一刀的語聲冷笑道：「丁一心，讓你多活幾天，你應該感謝老子的德意…」

這時，顏玉姑也已經趕到現場，只見

沉沉霧影中，一道人影，有如離弦激矢似地，一閃而逝。

而且，就當那道人影一閃而逝的同時，尖銳刺耳的破空之聲大作，密如飛蝗的暗器，迫得正在飛身追趕的丁一心不得不停止追趕，並且揮劍將那密集射來的暗器擊落。

顏玉姑輕捷地瀉落他身邊，笑問道：「你沒受傷吧？」

丁一心苦笑道：「沒有，但我很是慚愧。」

顏玉姑道：「別這麼說，至少你已經將那斯趕走了。」

丁一心道：「不是被我趕走，是被妳嚇跑的，他怕我們聯手。」

顏玉姑拉着他的手往回走，並嬌笑道：「那還不是一樣，難道你我兩人還要分家。」

丁一心忽然怒叱一聲：「甚麼人？」

約莫五丈外的霧影中，傳來一個怯生生的語聲道：「小的是渡船上的船家。」

丁一心「哦」了一聲，道：「方才，把你嚇着了。走過來吧！」

「還好，」那船家一面怯生生地走了過來，一面苦笑道：「總算菩薩保佑，沒受到池魚之殃。」

那船家是一名年約五旬出頭的老人，平凡的面貌，普通的身裁，一身青布短裝上，補釘重疊，其生活之清苦不難想見。

丁一心目光如電，在那船家的週身上下掃視着。

顏玉姑却笑問道：「怎麼現在才來，船上早已有人在等着了哩！」

那船家道：「姑娘，反正霧太大，早來也沒法開船，所以……」

丁一心截口笑道：「別再因爲所以的了，希望菩薩能永遠保佑你。」

那船家道：「一定的，菩薩保佑好人，小的從來沒做過壞事。」

三人且說且走，剛好已到達碼頭邊。只見渡船上的那位中年人笑道：「船家，你如果再不來，菩薩就不能保佑你了。」

那船家苦笑道：「大爺，濃霧未消，小的來了也還是不能開船。」

丁一心忽然插口冷笑道：「即使濃霧散了，也不必開船，我敢斷定，菩薩也決定不保佑你了。」

那船家苦笑道：「這位大爺，眞會說笑。」

丁一心冷笑道：「你以爲，我有工夫跟你說笑？」

他的話是對那船家說的，他一雙精目，却在渡船上的中年人，黑衣大漢，和另一名年輕人的週身上下打量着，一面又含笑接道：「好！好！眞是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

顏玉姑訝問道：「這四位也是深藏不露的高人？」

「不錯。」丁一心接着反問道：「十天之前，我所說過的『雲夢四義』，還記得嗎？」

顏玉姑道：「就是這四位？」

丁一心道：「錯不了！」

「你以前沒見過他們？」

「是沒見過。」

「那你怎能斷定他們錯不了？」

「我雖然沒見過他們，却聽過他們的一切。」

丁一心頓住話鋒，目注那船家冷笑道：「你就是四義中的老大劉超？」

那船家只好又苦笑道：「高明當面，在下想否認也不行啊！只是……」

丁一心擺手截斷對方的話道：「別問甚麼，待會，我會說明的。」

這時，船上的三人也到了碼頭上，跟他們的老大劉超一字橫排站在一起！

丁一心目光一凝，向那中年人問道：「你是老二周武？」

那中年人點點頭道：「不錯。」

丁一心又向黑衣大漢，和另一名年輕人問道：「你是老三鐵牛、老四安平？」

那黑衣大漢和年輕人同時傲然點首，却沒接腔。

丁一心的目光又回到劉超身上，笑問道：「劉超，你一定在暗中納悶，我怎能一眼就斷定你們四個？」

劉超冷冷地道：「我正想請教。」

丁一心淡淡地一說，笑道：「三年之前，令師『南嶽逸叟』莊百川途經開封時，和丁某訂交，並一再提及你們這四位高足。」

劉超冷笑道：「現在，他老人家後悔得不得了。」

「後悔結識我這個認賊做父的漢奸走狗？」

「你總算有自知之明。」

「所以，他才派你們這四位高足前來，清除我這個武林敗類？」

「不錯。」

「但我丁某人神通廣大，你們四個還沒進入中州地區，我就已得到消息，只是，暫時還不知道你的落脚在那兒而已。」

「現在，你已經知道了。」

「不錯，並且我一眼就斷定是你們四個，你知道這是甚麼原因嗎？」

「不知道。」

「好！現在聽着，」丁一心冷冷地一笑道：「方才，當你由草叢中走出來，回答我的問話時，曾說過一句很文雅的話，還記不記得？」

劉超的反應很快，聞言之後，立即啞然失笑道：「我知道，就是那『池魚之殃』四個字。」

丁一心道：「不錯，試想：一個靠擺渡維生的土老頭，又怎會說出這種文雅的話來。」

劉超道：「這是我的疏忽，但我敢斷定，僅憑這一點，還不足以使你認出我的身份來。」

「當然還有別的因素。」

「在下恭聆？」

「就是方才那比『滿天花雨』更高明的暗器手法，令師曾向我炫耀過，你的暗器手法，是武林一絕。」

「可是，這還不算是充分的理由，證明我就是『雲夢四義』中人。」

「不錯。」丁一心含笑接道：「但加上我早就獲知你們四個已到中州地區，再加上當我見到鐵牛背上的奇異包袱之後，我就可以胆敢斷定，你們是針對我而來的『雲夢四義』了。」

劉超苦笑一下道：「高明！高明！」

丁一心道：「其實，我並不高明，但你們四個，却比我更不高明而巳。」

顏玉姑忍不住插口問道：「心哥，鐵牛的奇異包袱中，究竟是甚麼玩藝？」

丁一心說道：「是人，一個獨腿的銅人。」

顏玉姑道：「那是他的獨門兵刃？」

丁一心道：「不錯。」

顏玉姑道：「天！那銅人足有一個四歲小孩那麼大，怕不有七八百斤？」

鐵牛裂咀一笑道：「不是七八百斤，是五百七十八斤。」

一個以五百七十八斤的銅人做兵刃的人，姑且撇開他的內家眞力不說，光是那一份蠻力，也足够駭人聽聞的了。

丁一心說道：「在『雲夢四義』中，鐵牛號稱大力金剛，他們四個，不但巳經獲得『南嶽逸叟』的眞傳，而且還另有奇遇……」

顏玉姑插口問道：「『南嶽逸叟』莊百川，聽說是江南第一奇人？」

丁一心道：「不錯，他的武功也是江南第一。」

顏玉姑道：「那麼，他們四個的武功，一定也相當高明的了？」

周武傲然接口道：「不是相當高明，是的確很高明。」

安平也含笑接道：「要不然，家師怎會將殺漢奸走狗的千斤重担，交付咱們四人。」

丁一心淡淡地一笑道：「除了辛一刀之外，你們是否還有別的幫手？」

劉超冷笑一聲，道：「我們不需要幫手，辛一刀也不是我們的帮手，方才我只不過是臨時助了辛一刀一臂之力而巳。」

丁一心道：「對我來說，這都沒甚麼分別。」

劉超道：「不錯，殊途同歸，我們都是要取你狗命的人。」

鐵牛沉聲喝道：「老太，別廢話，我先上。……」

說話的同時，他巳亮出他的獨門兵刃——重達五百七十八斤的獨脚銅人。

劉超道：「小心點，不可輕敵。」

鐵牛道：「我知道……」

這當口，丁一心却在以眞氣傳音功夫向顏玉姑交代着，只見顏玉姑點點頭，一揮手，那輛馬車立即退到五丈之外。

丁一心目注鐵牛，屈指輕彈劍葉，笑道：「老弟台，最好你們四個一齊上。」

鐵牛沉叱一聲：「先吃老子一記！」

「呼」地一聲，一招「泰山壓頂」，獨脚銅人向丁一心當頭砸下。

招式名爲「泰山壓頂」，而事實上，勢沉勁猛，也眞個有泰山壓頂的威勢。

丁一心身形微閃，斜飄丈外。

鐵牛跟踪進擊，招式由「泰山壓頂」改爲「橫掃千軍」。

別瞧鐵牛人高馬大，兵刃又奇重無比，却不但並不影响他身手的靈活，反而增强他的招式的威力。

但丁一心仍然是輕靈地閃退丈外。

鐵牛一面飛身追擊，展開一串快攻，勁風呼嘯中，沉聲怒叱道：「老匹夫，爲何不敢接招？」

丁一心像是被對方那獨脚銅人所激起的勁風逼得東飄西蕩，一面笑道：「我正等着另外三個人一齊上哩！」

他的話聲未落，「錚」地一聲，那獨脚銅人的頭頂上忽然冒出一枝尺許長的利刃，這也就是說，那獨脚銅人突然之間增長了一尺有奇。

兵刃突然增長，自然威力大增，也收到了奇襲的效果。

因此，一時之間使得丁一心似乎是手忙脚亂地，以毫髮之差避過那利刃劃胸的危險。

鐵牛得理不饒人，「呼、呼、呼」一連三招將丁一心逼得連連後退，冷笑道：「鐵大爺一個人也能宰掉你這老賊！」

丁一心亦冷冷笑道：「憑你這兩下子，還差得太遠哩！」

這時，剛好那獨脚銅人又以「橫掃千軍」之勢攔腰掃了過來。

丁一心說話之間，突施反擊，只見他劍尖順着對方那橫掃之勢，在銅人頭上一點——

試想想那五百七十八斤的獨脚銅人，在鐵牛那天生神力加上內家眞力全力橫掃之下，是何等威勢，僅憑一枝長劍與之抗衡，等於是螳臂擋車，這情形，以丁一心的閱歷之豐富，豈有不明之理。

所以，他目前這「劍尖一點」，使的是巧勁，也就是「借力使力」和「四兩撥千斤」的道理。

當然，這道理，鐵牛也明白，一旁掠陣的劉超，周武，安平等三人，更是旁觀者清。

因此，當丁一心劍尖點出的同時，劉超禁不住高聲示警：「老三當心……」

當事人的鐵牛，更是心中暗叫：「糟了……」

眞是說時遲，那時快……

只見那獨脚銅人以更勁疾之勢，加速橫掃，影响所及，本來是鐵牛揮動着銅人的，現在却是那銅人牽引着鐵牛在做三百六十度的車轉。

而同時，劉超、周武，安平等三人，也於驚叱連聲中一齊向丁一心飛身進攻。

丁一心朗笑一聲，長身而起，不但避過劉超等三人的圍攻，而且飛登那仍在橫掃中而且餘勁未衰的獨脚銅人之上，輕叱一聲：「撒手！」

「轟」地一聲，那獨脚銅人掉落地面，鐵牛也呆立當地，無法動彈了。

這些，說來雖嫌冗長，但實際上却是丁一心長劍向銅人一點的利那之間所發生的事。

丁一心制住鐵牛之後，人與劍同時一個車轉，迎向劉超等人的三般兵刃，並沉聲喝道：「丁某人沒工夫跟你們糾纏，得罪！」

「噹、噹、」兩聲，周武的青鋼長劍，安平的彎刀，劉超的三節棒，都被震飛丈外。

丁一心身形如電，圍着三人環飛一匝之後，那三人都巳全部被制住。

丁一心制住他的四個敵手之後，披唇一哂，道：「見面不似聞名，令師對你們實在誇張得太過份了。」

顏玉姑媚笑道：「不！是你這位對手，實在太高明了。」



丁一心道：「玉姑，怎麼妳也向我臉上貼起金來。」

顏玉姑媚笑如故地道：「我是老實人說老實話呀！」

劉超怒叱一聲，道：「無恥狗男女，別肉麻當有趣了！早點打發咱們上路！」

丁一心笑問道：「你是希望獲得一個怎樣的『上路』方式呢？」

劉超道：「隨便，一刀一個也好，千刀萬剮也好，咱們『雲夢四義』決不皺一下眉頭。」

丁一心一翹拇指，道：「好！我丁一心佩服的就是這種鐵錚錚的漢子。」

劉超怒「哼」一聲：「憑你這漢奸走狗，不配來佩服咱們！」

丁一心一點也不生氣，反而呵呵一笑，道：「我不配佩服你們不要緊，大金國的四太子要佩服你們，該行了吧！」

不等對方接腔，又含笑說道：「大金國的四太子，最喜歡的就是像你們這樣的鐵漢，所以，你們都不會死，不但不會死，而且還有享受不盡的榮華富貴在等着你們，只要你們頭腦開通一點就行了。」

周武插口冷笑道：「可惜咱們祖上無德，沒有當漢奸走狗的命……」

顏玉姑一蹙黛眉，忽然飛身而起，凌空點了劉超等四人的啞穴。

丁一心苦笑道：「辛一刀雖然沒抓着，抓住這四個，也算是慰情聊勝於無。」

顏玉姑道：「你看，他們四個，能替我們大金國效力嗎？」

「很難。」

「那麼，他們師傅呢？」

「一樣。」

「甚麼一樣？」

丁一心又苦笑了一下，道：「我的意思是說一樣的難。」

顏玉姑道：「可是，方才你傳音告訴我，他們四個還有可資利用之處，要完整無損的加以生擒。」

「不錯。」

「那麼，照現在這說法，他們四個，還有甚麼可利用的？」

「玉姑，妳是聰明人，應該明白，利用一個人，有各種不同的手段，利用的目的也有遠程與近程之分。」

「唔……說下去。」

丁一心沉思着道：「我個人以爲，目前，咱們殺的人實在太多了，不但有干天和，也難以籠絡民心，而大金國的目標，是建立千秋萬世的不朽基業，所以，目前，咱們除了必須以武力征服宋廷之外，同時也該盡可能的收拾民心。」

顏玉姑悚然動容，却沒接腔。

丁一心又道：「尤其是籠絡江湖人的民心，比一般小百姓更爲重要。」

顏玉姑展顏嬌笑道：「了不起！心哥，這簡直是大政治家的口吻嘛！」

丁一心苦笑道：「別尋我開心，我說的可是正經話啊！」

「我說的也是正經話，不過，……」

顏玉姑神色一正，道：「像目前這四個，恐怕難以籠絡。」

「那不要緊，可以慢慢來，」丁一心笑問道：「諸葛武侯南征時，七擒孟獲的故事，妳該聽說過？」

「難道你也準備對他們七擒七縱？」

「不錯。」

「現在就放人？」

「等他們師傅趕來時再放！」

顏玉姑沉思未語。

丁一心笑問道：「妳不同意？」

顏玉姑嫣然一笑道：「你的決定，我幾時不同意過的。」

丁一心含笑說道：「謝謝你！那麼，我們也該打道回府了。」

×　　×　　×

又是黃昏。

黃昏時的開封城。

大相國寺前的廣場上，仍然有陸續集結的金兵，開赴諸仙鎭前綫。

山雨欲來風滿樓。

朱仙鎭的宋、金大會戰，似乎是巳經迫在眉睫了。

跟戰時氣氛成强烈對照的，是三三兩兩的豪客，已開始進入天香酒樓。

前方吃緊，後方緊吃！這兩句骨子裏一點也不好笑的笑話，似乎是不受時間的限制的。

人，是多麼矛盾的動物！

× × ×

天香酒樓二樓上，呂萬財雙眉緊蹙，站在臨街的窗口。

他左手端着一個算盤，右手的姆、食、中三指在不停地撥弄着兩顆算盤珠子。

是在計算他已積有多少家財？

還是預估今宵又有多少銀子的進賬？

對街的二樓上，有隱隱約約的歌聲傳出：

怒髮冲冠憑欄時，瀟瀟雨歇。

抬望眼。

仰天長嘯，壯懷激烈。

…………

靖康恥，猶未雪。

臣子恨，何時滅？

歌聲到這兒戛然而止。

只要是關心軍國大計，並通文墨的人，都會知道這是岳元帥所塡的新詞「滿江紅」。

詞中的「靖康恥」指的就是欽、徽二帝被金兵擄去的恥辱。

整闋詞中，洋溢着一位軍人忠君愛國的情懷，讀之令人熱血沸騰，情不自已。

由于這是金兵控制下的開封，朗吟充滿愛國情操的岳元帥的新詞是犯忌的，很可能會因此而丟掉性命。

所以，眼前的歌聲，低得聽起來隱隱約約，而且是適可而止！

但只有一街之隔的天香酒樓的老闆呂萬財，是應該聽得很清楚的。

而且，他也應該分辨得出來，歌聲是出于一個年輕女人的口中。

只是，像呂萬財這樣只認識銀子的商人，是否也會由于聽到充滿愛國情操的歌聲而爲之熱血沸騰，那就只有他自己明白了。

由表面上看來，呂萬財似乎全無動于衷，仍然在想他的心事。

不同的是：他的目光由原先的凝注虛空，而轉移到對面二樓上一個垂着綠色窗帘的窗子，而且，他臉上的肌肉也輕微地跳動了兩三下。

但他原先的立姿，以及右手姆、食、中三指撥弄算盤珠子的動作，都沒改變。

對街上那垂着綠色窗帘的窗子，忽然洞開，並出現一張俏麗的少女面孔。

那是妙妙——天香酒樓的美艷女侍，也是自稱爲辛一刀的同黨的妙妙姑娘。

妙妙的俏臉才出現，立即伸出她的纖纖玉掌，飛快地做了三個令人費解的手式，然後，那窗子又關上了。

經過了昨宵發生在天香酒樓雅座中的那一場鬧劇之後，妙妙居然還留在開封城中，並還住在天香酒樓的對面，她的胆子可眞不小。

難道說，顏玉姑身邊的大紅人胡天、上官正二人，眞的被他們收服了，而不曾將事情透露出去？

或者是：她別有門路，另有所恃而有恃無恐？

那麼，她目前打的手式是甚麼意思？

如果，那就是傳遞消息的暗號，對象又是誰？

是呂萬財嗎？

呂萬財仍然站在窗口，臉色上看不出甚麼異狀，右手的姆、食、中三指，也還是在下意識地撥弄着算盤珠子，只是目光下垂，在向街道上飛快地掃視着。

黃昏的街頭，行人疏落而懶散，好像跟以往的黃昏街頭並沒多大的區別。

「篤、篤、篤、」房門上傳來輕微的「剝啄」聲。

呂萬財頭也不回地問道：「誰？」

「賬房杜倫！」

「門沒上閂，自己進來。」

「是！」

房門「呀」然而啓，一身肥肉、滿臉苦笑的賬房先生杜倫當門而立。

杜倫背後，並排立着兩個雄糾糾，氣昂昂的勁裝大漢，兩個勁裝大漢的背後，是一個面障黑色絲巾，着黑色勁裝，肩插長劍的年輕女郎。

很顯然，杜倫是被這三位不速之客押着來叫門的。

呂萬財仍沒轉身，也沒回頭，只是沉聲問道：「甚麼事？」

杜倫訥訥地說道：「呂老闆，是……是：這三……三位貴客要……要見您。」

「哦……」

呂萬財輕輕一「哦」之後，徐徐轉過身來，擺手作肅客狀，道：「三位貴客請，老杜請回到賬房去。」

「是……」杜倫恭應着如逢大赦，轉身就走。

但他走沒三步，那勁裝女郎忽然嬌叱一聲：「站住！」

杜倫一個哆嗦，立即就地止步。

呂萬財笑問道：「這位姑娘，難道杜倫得罪了妳？」

那勁裝女郎道：「沒這回事。」

「那麼，姑娘留住他，是——？」

「等我問完你的話後，才讓他走。」

「好！有甚麼話，請儘管問。」

呂萬財從容應付，右手的姆、食、中三個指頭，仍然在漫不經心地撥弄着算盤珠子。

那勁裝女郎透過障面絲巾的冷厲目光，凝注着呂萬財，半晌之後，才冷笑道：「你，够沉着！」

呂萬財含笑說道：「姑娘，俗話說得好，爲人不做虧心事，半夜不怕鬼敲門，我呂萬財規規矩矩做生意，行得穩，坐得正，沒有不沉着的理由。」

「是嗎！」那勁裝女郎漫應道：「那麼，我問你，昨宵下半夜，和今天天亮前後，你曾去過哪兒，做過一些甚麼事？」

「有告訴妳的必要嗎？」

「當然有。」

「姑娘是官府中人？」

「是，也不是。」

「姑娘，至少妳該先行痛痛快快表明妳的身份，咱們才好談下去。」

那勁裝女郎沉吟了一下，然後，毅然揭下障面絲巾，並笑問道：「還要我另加說明嗎？」

呈現在呂萬財面前的那張柳媚花嬌的俏臉，赫然就是開封城中炙手可熱的名女人顏玉姑。

呂萬財呵呵一笑，道：「原來是顏姑娘，眞是貴客，也是稀客。」

顏玉姑俏臉一沉，道：「現在，却是惡客。」

呂萬財道：「顏姑娘眞會嚇人，也眞會說笑。」

「你以爲，我有工夫同你說笑。」顏玉姑冷笑着接道：「呂大老闆，快點回答我方才的問話！」

呂萬財神色一正，說道：「顏姑娘，如果要回答妳方才的問題，一定會使妳失望……」

「那是說，昨宵下半夜和今天的天亮前後，你都沒離開過天香酒樓？」

「事實如此。」

顏玉姑媚目深注，半晌，才笑問道：「呂大老闆，我說你就是最近一年來，將大金國的佔領區攪得天下大亂的辛一刀，你做何感想？」

呂萬財楞了一下，才苦笑道：「我眞有點受寵若驚，可惜事實上我不是。」

顏玉姑道：「我說你是辛一刀就是辛一刀。」

呂萬財道：「顏姑娘，這兒是你們大金國的天下，如果我有甚麼不對的地方，儘管依法究辦，可千萬別給我套上一個莫須有的罪名。」

「你還要狡辯！」

「這不是狡辯，我說的是理。」

「但我有證據。」

「好！只要妳能拿出證據來，我一定在證據之下低頭。」

「我老實告訴你，我早已對你有了疑心……」

「疑心不是證據。」

「我懂，現在，你可以不承認是辛一刀，但是我請求你暫時算是辛一刀，以便我說明事實經過，好嗎？」

「行。」

顏玉姑得意地笑道：「那麼，現在，你暫時就是辛一刀了？」

呂萬財苦笑了一下，道：「我非常榮幸。」

「昨宵上半夜在這兒雅座中所發生的一切，我已得到報告。」

「這不算新聞。」

「也由于昨宵在這兒所發生的事故，使我對你的疑心，有了初步的證實。」

「但昨宵，我不但沒做過甚麼對不起大金國的事，而且還算是帮了胡大爺和上官大爺的忙。」

「但你也顯示出你有一身絕不平凡的武功。」

「一個人懂得武功，也算有罪？」

「懂得武功當然不會有罪，但如果以武功去跟咱們大金國作對，就不同了。」

「我帮助胡大爺和上官大爺，也算是和大金國作對嗎？」

「別跟我抬槓。」顏玉姑娓娓地接道：「由于我對你的疑心有了初步的證實，所以，昨宵我去黃河渡口之前，沿途每隔半里，我都暗中埋伏了人手……」

呂萬財截口問道：「那與我何干？」

「我提醒你一聲，現在，你暫時是辛一刀的身份。」

呂萬財道：「好！我會好好珍惜這一個暫時的身份。」

顏玉姑道：「當你在黃河渡口，由于一心手下兎脫之後，你的行踪，一直都在我沿途所預伏的暗卡的監視之中！」

「妳的暗卡，證實我就是辛一刀？」

「不錯。」

「他們是怎麼證實的？」

「他們沿途所看到的都是辛一刀，但到快要進入開封城的時候，辛一刀却變成了這位呂大老闆。」

呂萬財笑道：「妙極了！我竟成了會七十二變的孫悟空。」

顏玉姑冷笑道：「不須要孫悟空那大的本事，只要是普通的易容術，再改改裝就行了。」

「我的身材，也跟那位辛一刀一樣的麼？」

「差不多。」

「顏姑娘，差不多跟一樣是有很大的分別的，何況，今晨濃霧迷漫，視界不明，更容易看錯人。」

「反過來說，濃霧也便于你的暗中活動。」

呂萬財苦笑道：「道理好像都給妳佔盡了，但我也要提醒妳一聲，光憑這些作爲斷定我就是辛一刀的證據，是不够的。所謂捉姦捉雙，拿賊拿賍，這種要殺頭的罪名，僅憑『想當然』三字定罪，豈非太過兒戲！」

顏玉姑冷笑道：「我會找出更具體的證據來。」

呂萬財也冷冷地笑道：「我正拭目以待。」

顏玉姑道：「一個武林高手慣用的兵刃，他會隨時隨地帶在身邊的，這一點，你同意嗎？」

「我同意。」

「尤其是便于隨手携帶的兵刃，更尤其是當他想到隨時隨地有被揭穿身份的危險時，更會將兵刃隨時隨地帶在身邊。」

「這一點，我也同意。」呂萬財一揚手中的算盤，笑問道：「難道辛一刀使的的也是這個？」

顏玉姑說道：「如果辛一刀使的也是算盤，那就不該叫辛一刀，而該叫辛算盤了。」

「那麼，妳不嫌繁瑣地說出這些，跟妳所說的證據何干？」

「別廢話！辛一刀使的是一把可以束在腰間的緬刀，現在，你解開長衫，給我瞧瞧！」

呂萬財淡淡地一笑道：「不用了，我腰間的確束着一把緬刀，但世間使用緬刀的人，決不止我一個……」

「但辛一刀却只有一個。」

「是的，辛一刀只有一個，所以，爲了使妳的證據更充分，更堅强一點，我再贈送一點小禮品……」

呂萬財右手一揚，由袖口中甩出一團軟答答的東西輕飄飄地飛向顏玉姑身前。

顏玉姑隨手一抓，抓在手中。

原來那是一張製做得很精巧的人皮面具，還粘連着三綹長鬚。

很顯然，這副人皮面具如果戴在呂萬財的臉上，那就赫然是今天天明前後，在濃霧中出現在黃河渡口的辛一刀了。

「多謝！」顏玉姑注目笑問：「現在，你已算是正式承認是辛一刀了？」

辛一刀道：「高明當面，我還能否認嗎？」

「早點如此痛快，那有多好。」

「我想，現在痛快也不算遲。」

「你的眞實姓名究竟是呂萬財，還是辛一刀？」

「都一樣，反正二位一體，不過，妳還是叫我辛一刀，比較响亮一點。」

顏玉姑冷笑道：「可惜這個响亮的名字，現在已到了終點。」

「還不一定，」辛一刀淡然一笑道：「顏姑娘，辛一刀是殺不死的，即使妳現在能殺死我，也馬上有千千萬萬的辛一刀繼承我的遺志，不待你們這批金國人趕出中原，決不中止。」

顏玉姑又冷笑一聲，道：「騎驢看唱本，咱們走着瞧吧！」

接着，嬌叱一聲：「亮兵刃！」

辛一刀笑道：「該亮兵刃的時候，老子自然會亮的。」

此刻，辛一刀的口吻和嗓音，都已變成跟在黃河渡口時，完全一樣了。

而且，緊接着沉喝一聲：「杜倫，還不快走！」

顏玉姑冷笑道：「你自身都難保，還能管得了別人嗎……」

她的話沒說完，辛一刀右手一揚，一把算盤珠子，以「滿天花雨」的手法，向她激射而來。

好個顏玉姑，只見她素腕一番，手中已握着一對短劍，寒芒連閃，那射向她的算盤珠子全被格落。

但她却沒想到，另有兩顆算盤珠子，却分別擊中兩個勁裝大漢的眉心。悶哼聲中，那兩個勁裝大漢應聲而倒，而杜倫却趁着這混亂的刹那之間，疾奔而去。

辛一刀笑道：「老子不用刀，也能殺敵。」

這眞是得了便宜還賣乖。顏玉姑氣得黛眉一揚，欺身進擊，雙劍如靈蛇飛舞，片刻之間，攻出三十六劍。

辛一刀仍未亮刀，只是以算盤做兵刃，一面從容應戰一面笑道：「顏玉姑，不是老子瞧不起妳，妳一個人決不是老子敵手，還是趕快將丁一心那匹夫叫來吧！」

「他會來的……」

說話之間，雙方又以快制快地硬拚了二十招。

顏玉姑的一對短劍，長僅一尺七八，比一般長劍短了一半，但却顯然是百煉精鋼所製。

辛一刀的算盤也不是普通算盤，居然能跟對方的雙劍硬接硬架而絲毫無損。

這是一場別開生面的惡鬥，除了金鐵交鳴之聲外，還有算盤珠子的「希里嘩啦」聲。

而且，由於雙方功力相當，勢均力敵，因而雙方惡鬥了將近百招，仍然未分高下。

辛一刀忽然朗聲說道：「這兒地勢太窄，咱們到街心去……」

話落，又硬接一招，借力穿窗而出，瀉落街心。

顏玉姑也跟踪瀉落，揮劍進擊，並冷笑道：「辛一刀，快點將你的看家本領使出來，再遲就沒機會啦！」

這時，夜幕已垂，街上行人一見此種火爆場面，嚇得紛紛遠避，附近店舖也忙不迭地關門打烊。

儘管戰況是一時之間難分高下，但平心而論，顏玉姑的話也並非誇張。

因爲，街上的閑人雖已紛紛遠避，但顏玉姑方面的人却已紛紛圍攏上來。

那批高手，包括四太子金兀朮的正副侍衛領班方文才、也先，以及耶律渾等人在內，人數總在百名以上。

這批人的身手是否够高明姑且不論，但在衆寡懸殊的情況之下，辛一刀要想全身而退，可實在不容易哩！

更何況，還有他的死對頭丁一心，還不曾現身。

成仁取義　爲國捐軀

辛一刀呵呵大笑道：「不要緊，只要有妳顏玉姑給我墊背，老子死而無憾。」

他們的戰況呈此進彼退的拉鋸式。

這時剛好辛一刀快退到方文才身邊。

只見方文才雙目中厲芒一閃，冷不防地手中長鞭掃向辛一刀的下盤。

辛一刀面對顏玉姑這個强敵，在變出意外的情況之下，受到來自背後的偷襲，其處境的危殆，自不難想見。

也就當此危機一髮之間，天香酒樓的二樓上忽然發出一聲怒叱：「鼠輩敢施暗算！」

話出同時，一道人影疾撲而下。

一聲慘呼，想檢便宜的方文才忽然仰身栽倒，眉心赫然嵌着一粒算盤珠子。

被偷襲的辛一刀竟然毫髮無損，仍然跟顏玉姑惡鬥着，只是冷冷地哼了一聲。

樓上撲下來的人是賬房先生杜倫，這時已陷入也先和耶律渾的夾攻之中。

由表面上看起來一點也不起眼的杜倫，在對方兩大高手夾攻之下，居然有攻有守地一點也不含糊。

辛一刀沉喝一聲：「杜倫，你怎麼又跑來！」

杜倫朗聲說道：「辛兄，咱們幾十年的交情，要死也得死在一起。」

耶律渾笑道：「好！老子成全你。」

但他話聲才落，人已仰身栽倒，仍然是眉心嵌着一粒算盤珠子。

辛一刀長嘆一聲，道：「自稱老子的，只剩老子一個了。」

顏玉姑嬌聲叱道：「暗箭傷人，算甚麼英雄好漢！」

辛一刀笑道：「妳如果眼紅，老子也照樣賞妳一粒！」

「粒」字聲中，一粒算盤珠子逕射顏玉姑的眉心。

顏玉姑一仰首，用牙齒咬住，隨即「呸」地一聲，算盤珠子向辛一刀的眉心射來。

辛一刀鐵算盤一幌，蕩開對方的雙劍，同時也將回射的算盤珠子震得射入遞補耶律渾而與也先雙戰杜倫的一個勁裝漢子

的眉心中，並呵呵大笑道：「這回，可是妳自己暗算的。」

顏玉姑氣得俏臉鐵青，揮動雙劍，展開一串快攻，將辛一刀逼得連連後退。

辛一刀邊退邊揚聲喝道：「杜倫，我不會死，你也不能死，多難的祖國，正需要你我效力，快走！再不走，就不是老子的朋友。」

杜倫只好苦笑道：「好！我走，你也必須爲國珍重！」

也先冷笑一聲：「還走得了嗎！」

這時，包括也先在內，聯手圍攻杜倫的，一共是四個。

此情此景之下，杜倫要想脫困，可的確不容易。

但也先的話聲才落，包括他自己在內的四大高手，於齊聲慘呼中同時倒地，也都是眉心中嵌着一粒算盤珠子。

也幾乎是當也先等四人倒地的同時，杜倫已騰身飛射而去。

顏玉姑冷笑一聲，道：「好一手暗器手法！」

「過奬！」

「還剩幾粒算盤珠子？」

「八粒。」

「來吧！再來一次『滿天花雨』，看看姑奶奶能不能照單全收？」

「遵命……」

辛一刀於「遵命」聲中，僅剩的八粒算盤珠子已全部發出。

但他使的不是「滿天花雨」的手法，發射的對象也不是顏玉姑，而是另外八個勁裝漢子。

當然！那另外八個倒霉鬼，已應聲倒地。

跟像顏玉姑這樣的高手惡鬥之中，暗器手法仍能這麼旣狠又準，辛一刀果然不愧是一代奇人！

辛一刀朗聲笑道：「很抱歉：老子又暗殺了八個。」

顏玉姑冷笑一聲：「很光彩！」

「也很痛快。」

「你忘了，他們大都是你們的炎黃子孫？」

「老子只知道他們是認賊做父，助紂爲虐的漢奸走狗。」

白芒一閃，辛一刀已亮出他的緬鐵軟刀。

一刀在手，頓時如虎添翼、「唰、唰、唰、」一連三十六刀快攻，將顏玉姑逼退三丈有奇，但他左手中那隻已經沒有算盤珠子的鐵算盤，也仍然抓在手中。

顏玉姑力圖振作，雙劍翻飛，也將辛一刀逼退八尺。

但辛一刀退了八尺之後，又立還顏色，一串快攻，又將顏玉姑逼得連連後退，並沉叱一聲：「撒手！」

「噹、噹、」兩聲，顏玉姑的雙劍被震飛，而辛一刀的刀尖已抵上她的喉頭，並冷笑道：「顏玉姑，妳也有今天……」

「放開她！」

接口的是丁一心。

此刻的丁一心，他的樣子是十分狼狽不堪。

只見他亂髮蓬飛，臉色蒼白，全身血漬斑斑，左眉、右腿、腹部……全身至少有五處傷痕，衣衫上更是傷痕纍纍。

情況很明顯，他是經過一場生死攸關的血戰而來。

不過，儘管他形容狼狽，但那枝抵在辛一刀背上「靈台」大穴的長劍，却還是堅强有力。

本來就被嚇得臉色蒼白的顏玉姑，入目之下，禁不住脫口驚呼道：「心哥……你……」

丁一心淡淡地一笑道：「不要緊，不過是一些皮肉之傷。」

「你……還不趕快包紮一下。」

「我担心妳的安全，沒工夫，好在傷勢輕微，遲點包紮也不要緊。」

簡短的三兩句話，却顯示出他們的感情，是多麼的深厚。

辛一刀輕嘆一聲，道：「丁一心，你眞命長，又逃過了一刦。」

丁一心說道：「不是逃過，是闖過來的。……」

「都一樣。」

「對於你的妥善安排，我還沒有致謝哩！」

原來這次對丁一心的奇襲，又是辛一刀在暗中策劃安排的。

憑丁一心身手之高，就落得目前這一副狼狽樣子，其戰況的慘烈自不難想見。

辛一刀笑道：「小意思，別客氣。」

「你也不問問你那些同伴的下場？」

「不問也罷！」

「但我必須告訴你，十死五傷，完整逃去的，只有五個。」

「比老子預估的情況好像還要糟。」

丁一心冷笑道：「你不難過？」

辛一刀道：「老子爲甚麼要難過，傷的人可以捲土重來，死的人死得重如泰山，死得其所，比起你這個被萬人唾罵的漢奸走狗來，何止於雲泥之別。」

丁一心不但一點也不生氣，反而笑問道：「說完了沒有？」

「本來沒說完但老子不想再說了。」

「那麼我再說一遍，放開顏姑娘。」

辛一刀目注顏玉姑笑道：「原來妳的『心哥』，也是暗箭傷人之輩。」

顏玉姑冷笑道：「那是跟你學的！」

辛一刀道：「那麼，他也不能算英雄好漢。」

丁一心搶先笑道：「我本來不是英雄好漢，也從沒說過我自己是英雄好漢。」

辛一刀怒聲喝道：「你！連狗熊都不如！」

「我不在乎，」丁一心微一用勁，那抵住對方「靈台」大穴的劍尖已透過衣衫，頂住肌肉，並冷笑一聲，道：「辛一刀，你如何抉擇？」

辛一刀道：老子毋須抉擇，反正有人給老子墊背，你僅管愛如何，便如何。」

自古艱難唯一死。人，一旦連死都不怕了，世間還有甚麼可怕的哩！

辛一刀有和顏玉姑同歸於盡的打算，倒使得丁一心一時之間爲之傻眼了。

倒是顏玉姑平靜地問道：「你有甚麼條件，說吧！」

辛一刀道：「條件是有，也很簡單，但在目前情況之下，老子不談條件。」

「目前情況，是甚麼意思？」

「老子雖然不算英雄好漢，卻是鐵錚錚的奇男子，大丈夫……」

「大丈夫又如何？」

「大丈夫寧折不屈，決不在一個漢奸走狗的劍尖威脅之下談甚麼條件。」

「哦！原來如此。」顏玉姑向丁一心含笑說道：「心哥，請收回長劍。」

丁一心蹙眉說道：「可是，他的刀尖還威脅着妳呀！」

顏玉姑道：「不要緊，如果他要殺死我，早就下手了。」

這是實情，刀尖已經抵住喉頭，只要輕輕一送，就可殺死對方了，又何必停刀不前，說出這句「顏玉姑，妳也有今天」的話來。

因此，丁一心尷尬地一笑道：「這個……玉姑，很抱歉！我剛好晚了那麼一點點時間趕來。」

「我不是說這個，你已經經歷了九死一生，也已經盡了力，我一點也沒有責怪你的意思。」

「謝謝妳的體諒，玉姑……」

辛一刀插口笑道：「郎情妹意，眞箇是相敬如賓呀！」

顏玉姑道：「難道不應該？」

辛一刀道：「沒人說不應該呀！」

丁一心蹙眉說道：「玉姑，目前咱們怎麼辦？」

顏玉姑道：「聽我的話，將長劍收回去。」

「如果他還是要殺妳呢？」

「他殺了我，你當然會替我報仇。」

「這個……」

「而且我也相信，一個自以爲奇男子大丈夫的人，不可能故意騙你收回長劍之後，再下手殺我。」

辛一刀插口笑道：「顏玉姑，老子也該謝謝妳才對。」

顏玉姑道：「謝甚麼？」

辛一刀道：「謝妳對我這麼了解。」

顏玉姑哼了一聲，沉聲道：「心哥，收劍！」

語氣是命令式的。

丁一心遲疑了一下，終於頗不情願地將長劍收了回來。

「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辛一刀含笑說道：「老子也決不以刀尖抵着妳談條件。」

他，收回緬刀，又沉聲說道：「老子不好聽的話說在前頭，顏姑娘，如果妳想玩甚麼花槍，老子仍然有足够的時間先殺妳，再應變。」

顏玉姑冷然地道：「我知道，說你的條件。」

辛一刀道：「第一、事後不許驚擾百姓，更不許株連無辜。」

「我答應。」

「第二，撤走妳手下的爪牙，和四週的弓箭手以及兵勇。」

原來方才那火爆場面，已驚動巡城兵勇召來大批軍隊和弓箭手，連城防部隊的首領都親自趕了來，只是顧慮顏玉姑的安全，不敢輕舉妄動而已。

「我也答應。」顏玉姑接問道：「然後呢？」

「然後，老子馬上走人。」

「有沒有第三？」

「沒有了，反正錯過目前，咱們隨時隨地，都可以再碰頭，再決生死。」

「好！我隨時恭候……」

× × ×

丁一心的創傷已上過金創藥，包紮好了。

不錯，那不過是一些皮肉之傷，對他的行動，並沒多大影响。

現在，他正悠閑地坐在顏玉姑的香閨中的一張逍遙椅上，閉目養神。顏玉姑則斜倚床欄，以手支頤，凝注着逍遙椅上的丁一心，默然不語。

半晌，顏玉姑起身上床，搬過一隻錦墩，挨着丁一心坐下，一隻手在丁一心的臉上輕輕撫摩着，並柔聲問道：「現在，是否精神好一點了？」

丁一心睜開眼睛笑道：「不止是好一點，已經完全復元了，如果辛一刀現在找上門來，我有把握在一千招之內宰了他，當然，這得歸功妳那碗參湯，以及妳的柔情蜜意。」

顏玉姑道：「別油嘴滑舌，既然精神復元了，咱們好好地談點正經事。」

「是哪一方面的？」

「還不是那個辛一刀，方才在天香酒樓前，我方雖然佔了人力上的優勢，但他在暗中有你的寶貝女兒和徒弟，還有姍姍、妙妙、杜倫，都是可以獨當一面的高手，也可能還有我們不知道的高手……」

「那是必然的。」

「所以，如果當時雙方放手一拚，鹿死誰手，眞很難說。」

「唔……」

「那麼，他爲甚麼不放手一拚，而要提出那麼簡單的條件來借梯下台？」

「是的，很令人費解。」

「還有，有關你的行蹤，今天，整個下午，連我都不知道，他又怎會知道你一定在黃昏時分趕到天香酒樓來，而在半途加以狙擊？」

「這些，我也想不通。」

「方才，我想了很久，好像已經想出了一點門道。」

丁一心精神一振，目光也爲之一亮，道：「快說給我聽聽。」

顏玉姑沉思着說道：「這得分兩方面來說，先說他方才爲何不肯放手一拚的一節，我想，今宵，他必另有目的和某種陰謀。」

丁一心道：「妳以爲是甚麼目的？」

顏玉姑道：「竊取咱們的兵畧部署圖，解救那兩位過氣的皇帝。」

丁一心道：「這可不是容易辦到的事情。」

顏玉姑道：「辦不辦得到是另一回事但他們進行得非常積極，對了，我幾乎忘了說明胡天，上官正二人的事了。」

「他們二位出了甚麼紕漏？」

「他們中了你那寶貝女兒和徒弟的圈套，以定時封穴手法，逼迫他們取得兵略部署圖，和兩個過氣皇帝的秘密住址。」

「這簡直是胡鬧。」

「但站在你那寶貝女兒和徒弟的立場，卻認爲這是很高明的妙策。」

「結果怎樣？」

「結果胡天，上官正二人向我告密，但他們沒達到對方的目的，被定時封穴手法整得死去活來。」

丁一心苦笑道：「爲甚麼不找我？」

顏玉姑道：「我也知道，定時封穴，是你們丁家的獨門手法，只要找到你，就可迎刄而解，可是，今天整個下午都找不到你啊！」

丁一心道：「這是活該那兩個小子，要多吃點苦頭。」

「我不忍心看他們那種苦狀，只好點了他們的昏穴。」

「好！待會兒，我去給他們解除禁制吧。」

顏玉姑道：「現在，回到本題，我懷疑辛一刀另有門路，也担心他今宵會有甚麼行動。」

「唔……」

「所以，今宵，咱們兩人都必須特別辛苦一點，恐怕不可能安寢。」

「那不要緊，熬個把通宵，我自信還挺得住。」

「我是怕你的傷勢會受影响。」

「無妨，妳已看過，是一些皮肉之傷，縱然有影响也不大。」

「但願如此。」

「這一節是否說完了？」

「說完了，現在說第二節，這第二節，好像很簡單，卻也很複雜。」

丁一心笑道：「這說法好像很矛盾似的。」

顏玉姑道：「是很矛盾。因爲，我懷疑咱們這兒有內奸，卻又希望我的懷疑是錯誤的。」

「內奸？是不是已有甚麼發現？」

「目前還沒有。」

「那妳爲何會有這種想法？」

「自然有原因，現在，我提出兩項可疑的事實來，請你帮我參詳一下，看看我的懷疑有沒有道理？」

丁一心含笑點首道：「好！請說。」

「第一次，」顏玉姑沉思着道：「就是我曾經跟你說過的，有關咱們的兵略部署圖失竊的事。」

「當時，妳說的是可能失竊。」

「但實際上是眞的失竊，不過那兵略部署圖卻是假的。也是我故意安排的。」

「希望岳飛上當？」

「不錯。」

「這些，當時，妳沒跟我說過。」

「是的。」

「是對我還不放心？」

「也不完全是，另一方面，我是怕隔牆有耳。」

「唔……」

「心哥，俗語說得好：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無，你我畢竟是兩個不同國度的人，所以，希望你能諒解。」

丁一心苦笑一下，道：「我知道。」

顏玉姑道：「而且，我在胡天面前所說的，也完全一樣。」

「看情形，妳只有對自己才信任。」

「這也是無可奈何的事。」

她一頓話鋒，又娓娓地說道：「所以，知道兵略部署圖曾經失竊的，只有你，我，胡天，也先，和那當時輪值的侍衛等五人，而知道是我故意安排的圈套的人，卻只有殿下和我兩人……」

丁一心截口笑道：「謝天謝地！如此說來，我的嫌疑還並不算大。」

顏玉姑給了他一個嫵媚的白眼，道：「人家在說正經事嘛！」

丁一心故意一正神色，道：「在下恭聆！」

顏玉姑道：「但事實上，岳飛並沒上當。」

「那是說，岳飛看穿了妳的企圖，或者是內奸透了消息？」

「唔……」

「如果眞的有內奸的話，那又會是誰呢？」

「如果按上述的情形研判，是我跟殿下二人的嫌疑最大。」

「有意思，越說越玄了。」

「你還好意思說笑。」她又白了他一眼。

丁一心笑着道：「笑話是你自己說的啊！」

顏玉姑幽幽地一嘆，說道：「面對這種神奇費解的情況，我眞是有點心力交瘁了。」

丁一心坐起來，將她的嬌軀摟入懷中，柔聲說道：「別担心，眞象總有大白的一天，眼前要緊的是，諸仙鎮大會戰在即，只要那眞的兵略部署圖不會失竊，那就行了。」

「那眞圖，我有把握，不會失竊。」

「那就好。也希望如此。」

「對了，關於胡天那方面，我還忘了一點沒說。」

「啊……」

「胡天說，你那寶貝女兒，曾向他轉達辛一刀的話，事成之後，願以黃金萬兩和一品官位相酬。」

「這是一個非常誘惑人的條件。」

丁一心輕嘆一聲，道：「威逼利誘，雙管齊下，辛一刀的確够厲害！」

「但他還是落了空，所以，胡天和上官正的忠貞，是沒得話說的。」

「不過，別的人，也可能會受到誘惑，必須特別注意。」

「我已經加强注意了，現在，說那第二節的情況。」顏玉姑由他那健壯的胸脯中抬起頭來，注目媚笑道：「有關昨宵黃河渡江的事，知道內情的，也只有咱們幾個當事人，但辛一刀居然也早就知道了並事先做好安排，這不是更神奇嗎！」

丁一心笑道：「一點也不神奇，如果我是辛一刀，我有人在妳這兒傳消息，我也一樣可以做到。」

「可惜你不是辛一刀。」

「假如我是辛一刀呢？」

「那我會殺了你再自殺。」

「好像很哀感頑艷，也很有詩意。」

「但我不喜歡有血腥氣的詩意。」

「那我還是做我的丁一心爲妙。」丁一心苦笑着接道：「說起來，黃河渡口的事，也好像以我的嫌疑最重。」

顏玉姑道：「其實，當時的每一個當事人，包括我自己在內，都有嫌疑，但我有自信，一定在最短期間之內，將那個無比狡詐的內奸找出來。」

丁一心笑道：「好！我預祝妳馬到成功。」

「謝謝你！」顏玉姑含笑接道：「現在，先去解除胡天，上官正二人的禁制，然後，咱們分頭巡查各重要場所，沒問題嗎？」

「沒問題。」

「我說的是你的精神和創傷。」

「都沒問題。」

「那麼，走……」

× × ×

約莫頓飯工夫之後，丁一心、顏玉姑、胡天、上官正等四人，都已全副勁裝，出現在大門口。

但他們後面卻傳來一陣急促的脚步聲，並有人高聲稟告，道：「啓稟顏姑娘，諸仙鎮有緊急飛鴿傳書。」

顏玉姑沉聲喝道：「呈上來。」

一名勁裝漢子雙手遞上一個密封的紙捲兒。

顏玉姑打開紙捲，目光一掃之下，臉色為之接連變了好幾種顏色。

距她最近的胡天訝問道：「出了甚麼岔子？」

顏玉姑一面將那飛鴿傳書納入懷中，一面苦笑道：「一宗很嚴重的意外。」

胡天道：「究竟是甚麼事？」

顏玉姑說道：「宋軍已經發動黃昏攻擊。」

胡天道：「這不算意外，應該是意料中的事。」

「你少自作聰明！」顏玉姑瞪了他一眼，道：「雙方一接觸，我軍即連連失利，這也是意料中事嗎！」

胡天一楞，道：「這個……」

丁一心只好代胡天解圍，道：「玉姑，勝敗兵家常事，初期的失敗，實在算不了甚麼。」

顏玉姑道：「話是不錯，但我却有一種預感……」

「甚麼預感？」

「辛一刀的銀彈攻勢收了效，很可能……唉！不提也罷！」

目前這幾位，都不是笨蛋，自然都能領會顏玉姑那不曾說出來的話意。

這也就是說，顏玉姑已經預感到，辛一刀已經獲得了金兵眞正的兵略部署圖。

因此，一時之間，誰也沒開口。

半晌，丁一心才首先打破沉寂道：「我想，妳的預感未必可靠。」

顏玉姑苦笑了一下，說道：「但願如此。」

略為停了一下，又沉聲喝道：「走！咱們按原定計劃，分頭巡視……」

× × ×

顏玉姑口中的「原定計劃」是甚麼計劃呢？

其實，那根本不能算是一個計劃，因為，她只是防止欽、徽二帝被辛一刀救走而已。

欽、徽二帝，雖然不過是兩位「過了氣的皇帝」，但他們目前的重要性，却是無可比擬的。

也因為如此，他們被軟禁處的戒備森嚴，自是不在話下，而其地點之隱秘，也是可想而知的。

× × ×

當顏玉姑下令分頭巡視時，最先離去的是胡天和上官正，其次是丁一心。

當前述三位消失於沉沉夜色之中後，顏玉姑才一挫銀牙，頓足怒哼道：「匹夫！我準教你現出原形來！」

她口中的「匹夫」是誰？

難道說，她已經知道內奸是誰，並已經在暗中有所部署了嗎？

× × ×

更鼓聲報出已是二更三點。

儘管夜還不算太深，也儘管諸仙鎮前綫，宋、金兩國大軍，可能正殺得如火如茶，但開封城却早已整個進入了夢鄉。

而且，好像比平常睡得更甜、更香。

至少表面上是這樣。

萬籟俱寂中，一道幽靈似的人影，正沿街踽踽獨行。

那是一身玄色勁裝的顏玉姑。

此刻的顏玉姑，一點也不像是一個能够叱咤風雲、炙手可熱的女魔王。

她，好像是那麼孤獨，也那麼楚楚堪憐。

「沙，沙，沙。」

一串不疾不徐，很有規律的脚步聲，由遠而近。

那是一隊五人小組的巡城兵勇，當他們經過顏玉姑身前時，為首的伍長還向她舉手行了一個軍禮。

但顏玉姑連頭都沒點一下，好像視而不見。

「好大的架子！」辛一刀的語聲，由拐角處傳來，道：「丁丫頭是眞的長大了，居然有這麼好的涵養功夫。」

話說完時，人已到了顏玉姑身前。

顏玉姑笑了一下，道：「這開封城似乎太小了一點。」

辛一刀也笑道：「不錯，才一轉身，咱們又碰頭了。」

「不過，開封城雖小，却是够咱們兩個週旋的。」

「我同意。」

「方才，你說丁丫頭甚麼的，難道那個伍長就是丁丫頭？」

「不錯！」

「是丁一心的女兒丁美玉？」

「唔……。」

「其餘四個又是誰？」

「古大年，杜倫，姍姍，妙妙。」

「三女二男，似乎有點陰盛陽衰的味道。」

「這也是妳們女人的光榮啊！」辛一刀笑問道：「妳好像一點也不驚奇？」

顏玉姑含笑反問道：「我為甚麼要驚奇？」

「也不問問，他們為甚麼要假扮你們的巡城兵勇？」

「不問我也知道。」

「眞的？」

「難道他們不是為了去解救那兩個過了氣的皇帝。」

「高明！」

「彼此！」

「也沉着得出奇！」

「這倒不算稀奇，」顏玉姑嫣然一笑，道：「因為，那兩個過氣皇帝的住處很

秘密，戒備也很森嚴，他們不可能找到，即使幸而找到了，也沒法救走，所以，我非常非常的放心。」

接着，又笑問道：「難道你是為了那兩個過了氣的皇帝的住址，來向我投石問路？」

「沒這個必要，」辛一刀裂嘴一笑道：「顏姑娘，妳笑起來好迷人，怪不得丁一心願意為妳犧牲一切。」

「不笑的時候就不迷人？」

「也一樣。」

「你也動心嗎？」

「我也是血肉構成的人。」

「看來你也够老實的。」

「我本來就是老實人。」

「對了，這一段時間中，我還沒聽到你稱過一聲老子。」

「在美麗動人的姑娘面前，總該保持一點紳士風度呀！」

顏玉姑「咭」地一聲嬌笑道：「現在，你就是為了表現紳士風度而來？」

「不！」辛一刀笑道：「老實人不說假話，此行是為了向妳報告佳音而來。」

「是你自己的佳音？」

「當然。」

「也就是你已獲得我方兵略部署圖的消息？」

「不錯。」

「胡天，上官正兩人提供給你的？」

辛一刀一怔，道：「高明！」

顏玉姑苦笑着一嘆，道：「高明的是你那虛實莫測，撲朔迷離的手段，我已經慚愧的了，如果連事後都不知道紕漏出在甚麼地方，豈非是更加罪該萬死？」

辛一刀沒接腔。

顏玉姑又道：「你好像還有一點沒告訴我？」

「是嗎！」

「胡天，上官正那兩個匹夫已脚底揩油了？」

「那是當然！」

「也已經走脫了。」

「應該是的。」

「我說不是的。」

辛一刀臉色微變，沒接腔。

顏玉姑沉喝一聲：「成侍衛，將胡天，上官正的人頭送給辛大俠。」

「是！」

「雲中雁」成淮應聲由暗影中走出，並扔出兩顆血淋淋的人頭。

那果然是胡天，上官正二人的人頭。

辛一刀輕嘆一聲，將兩顆人頭繫在腰間。

顏玉姑注目冷笑道：「這兩顆人頭，我本來是準備派成侍衛專程送給你的。」

辛一刀回答道：「多謝！現在可以免了。」

顏玉姑笑道：「辛一刀，你應該還有佳音向我預報的。」

辛一刀道：「不錯，像諸仙鎮宋軍大捷，欽、徽二帝脫險回朝……」

顏玉姑截口冷笑道：「這兒不是說夢話的地方，我老實告訴你，辛一刀，你，絕對見不了明天的太陽！」

辛一刀也冷笑道：「老子也斷定，見不了明天的太陽的人一定是妳！」

說完，長身飛射而去，並沉聲說道：「老子少陪啦！」

顏玉姑沒有追截，只是揚聲嬌笑道：「又是老子，你的紳士風度不能多保持一會兒嗎！」

雖然是含笑而說，但她的笑容是苦澀的，也有一點凄涼的味道。

× × ×

當辛一刀跟顏玉姑在街頭碰頭的同時，一名面色青慘的勁裝漢子，昂然走進一幢顯得頗為神秘的巨宅中。

那幢巨宅位於開封城中高級住宅區的中心，那是屬於一般富商巨賈的住宅區。

那位面色青慘的勁裝大漢子進入的那幢巨宅，由外面看來不見一絲燈火，但朱漆大門前却有一名短裝漢子在守衛。

其實，那名短裝漢子也不像是一個守衛的。

因為，守衛的人必須有警戒意識，也必須是站着的！

但目前這名短裝漢子却是倚門而坐，而且是雙手抱膝，將下巴擱在膝蓋上閉目養神！

也由於這些奇特的現象，使得這幢本來並不怎麼神秘的普通巨宅，看起來有點神秘兮兮的。

那面色青慘的勁裝漢子進入那巨宅之前，曾經跟那門口的短裝漢子低語了幾句，那短裝漢子執禮甚恭，並代其將大門叫開之後，才重新倚門而坐。

其實，那幢外表看來有點兒神秘兮兮的巨宅，裏面是別有洞天，比起它的外表看來，也更為顯得神秘。

因為，那根本不像是住家的住宅，而是隔成一個一個的小間！

而且，門窗都加上鐵柵，裏面雖然有微弱的燈火，却被厚厚的窗帘遮斷，所以，由外面看起來，見不到一絲燈光。

當然，那些小房間中，都有人——一些已經失去自由的人。

不難想見，這兒是關人的監牢，不過那是一種特別的監牢，關的也是特別的犯人！

這兒的犯人，也好像頗受優待，不論是男，女，老，少，都是衣履清潔，牢房中也收拾得很乾淨。

另外還有一個特色，儘管外面只有大開口一名坐着養神的警衛，但裏面却是三步一間，五步一哨地，顯得刁斗森嚴。

而且，一個個都是人高馬大的彪形大漢，加上那刀光劍影，更別具一種肅殺氣氛。

× × ×

那名面色青慘的勁裝漢子，顯然是一位很有權威的人，不但門外的守衛對他執禮甚恭，裏面的人也一樣！

當他進入大門後，立即有一名青衫文士匆匆迎了上來，並滿臉堆笑道：「金爺，您好！是甚麼風把金爺僨夜吹了來？」

「金爺」就是四太子金兀朮行轅的總文案金克。

據說，金克是大金國武林中有數的頂尖兒高手之一！

所以，他這個總文案不過是掛個名，實際上却是金兀朮身邊最親近的侍衛。

金克扯着略為沙啞的嗓音笑道：「是

諸仙鎮吹來的，帶有血腥氣的腥風。」

那青衫文士楞了一下，道：「聽說宋軍已發動黃昏攻擊？」

「不錯。」

「戰況如何？」

「別多管閑事，老兄只要管住這兒不出紕漏就行了。」

「是……金爺貪夜前來，是——？」

「代替顏姑娘前來看看，你知道，顏姑娘是大忙人，尤其前方發生戰況，她更是忙得不可開交。」

「是是……卑職知道。」

金克含笑說道：「同時也代顏姑娘傳令，要你老兄放走四位客人。」

那青衫文士說道：「是不是『雲夢四義』？」

原來雲夢四義被招待在這等場所。

金克道：「不錯，要不要我交出顏姑娘的手令？」

那青衫文士道：「金爺親自前來，還要甚麼手令，何況，顏姑娘也交代過，那四位客人，隨時都可放走的。」

金克道：「那就帶他們出來吧！」

「是！」

「還有，他們所有的東西都發還給他們。」

「遵命……」

不過是片刻工夫，劉超，周武，鐵牛，安平等四人，在那青衫文士的前導下，到達金克面前。

金克首先欷笑道：「委屈諸位，請多多包涵。」

雲夢四義同聲一哼，沒人接腔。

金克又笑問道：「四位被制穴道，仍未解開？」

劉超搶先答道：「只是『氣海』穴被封閉。」

一個練武的人，如果「氣海」穴被封閉，雖不影响行動，却是眞氣沒法運行，形同平常人。

金克含笑說道：「這個，在下可以聊效棉薄……」

說完，凌空揚指，在對方四人身上點了三下，道：「好了！」

劉超漠然地道：「多謝！」

金克道：「別客氣！」

鐵牛裂嘴笑道：「妙得很，方才，我背上的銅人，比棺材還要重……」

金克笑問道：「現在呢？」

「現在却比燈草還要輕哩！」鐵牛也笑問道：「現在，咱們可以走了吧？」

金克道：「且慢。」

周武冷笑道：「難道還要排儀仗隊恭送？」

安平也冷笑道：「丁一心那個老小子怎麼沒來？」

金克探懷取出四個紅紙包，分別遞給他們四人道：「這是顏姑娘送給四位的程儀，小意思，請莫嫌棄。」

大門早已打開了！

劉超又搶先說聲「多謝」之後，隨即大步走了出去，其餘三人則魚貫相隨。

雲夢四義走後，金克也相繼離去。

×　×　×

劉超等四人走出那幢神秘巨宅之後，周武首先掏出那個紅紙包打了開來。

裏面，除了四張一兩重的金葉子外，還有一紙寫了百來個字的便箋。

他就着星光，瞧了一遍之後，鐵牛搶先問道：「老二，怎麼說？」

周武道：「走到前面十字路口向左拐，自有人接應！」

剛好，前面的十字路口，有人探出頭來向他們招手，並低聲喝道：「快！」

劉超一怔，道：「是一名金兵。」

安平接道：「聽口音，像個女的。」

周武笑道：「錯不了，是自己人。」

不錯，那名金兵是自己人，也就是丁一心的女兒丁美玉。

當劉超等人走到那十字路口時，以丁美玉爲首的那個五人巡城小組，正煞有介事地在執行巡城任務哩！

一見面，丁美玉立即分給他們每人一套金兵的號衣，要他們立即換穿，並促聲道：「快！約定時間，已快到了。」

劉超等人一面快速換上金兵號衣，丁美玉却乘機替雙方引介。

×　×　×

那個五人巡城小組加上「雲夢四義」之後，變成了九人小組。

仍然是由丁美玉領頭，大模大樣地拐入一條小巷，再一個折轉，已到達一幢有着一片廣大後花園的巨宅後面——也就是「雲夢四義」被囚禁過的那幢神秘的巨宅的後花園旁。

丁美玉舉手一揮，停了下來，悄聲說道：「就是這兒。」

古大年向「雲夢四義」補充說道：「四位可能還沒想到過，會與兩位太上皇帝有一段短時間的同窗之誼。」

安平含笑接道：「簡直是做夢也沒想到過，只可惜同的是鐵窗。」

「老四，別說廢話。」劉超精目環掃，道：「諸位有沒有感覺到，好像有點不對勁。」

杜倫點點頭，道：「不錯，這兒平靜得有點兒反常。」

周武也接口道：「而且，咱們也好像進行得太順利了。」

古大年道：「諸位不必多疑，這兒是絕對秘密的臨時監獄，表面上的平靜，正是正常的表現。」

丁美玉道：「其實，裏面却是危機四伏，勝過龍潭虎穴。」

古大年道：「至於咱們進行順利，那是由於辛大俠的巧妙安排。」

丁美玉道：「當然，目前咱們頂金兵的身份，也給了咱們很好的掩護。」

古大年道：「總而言之一句話，咱們必須絕對信任辛大俠的安排。」

劉超連連點首道：「那是當然！那是當然。」

鐵牛也笑道：「如果不信任辛大俠，咱們也就不會到這兒來了。」

「這就好了！」丁美玉含笑說道：「前頭右拐，就是這巨宅的後門，諸位請隨我來！」

一行人又以整齊的步伐，沿着圍牆繼續巡行。

約莫五六十丈處，一個右拐，果然出現一道絕不起眼的柴門。

那道柴門既小又窄，而且還被長青籐

垂遮大半，僅能勉强供一個人俯身出入。

丁美玉停下來，向後隨的古大年打了一個手式。

古大年舉手在柴門上「砰、砰、砰、」地敲將起來。

少頃，門內有人沉聲叱問道：「甚麼人？」

「巡城小組。」

「巡城小組，爲何驚擾民間私宅？」

古大年沉聲說道：「咱們是奉顏姑娘之命，前來加强這兒警戒的。」

那門內人也沉聲說道：「此地無銀三百兩。」

古大年道：「對門李四不曾偷。」

很顯然，這是出入這道柴門的聯絡暗語。

那小柴門「呀」然而啓，一名手持鬼頭刀的精壯漢子探頭察看了一下，然後退回門內，道：「請交出顏姑娘手令。」

「喲！接着。」

古大年手中當然沒有顏玉姑的手令，但他那僞裝交出手令的右手飛快地晃動兩下，那名精壯漢子已像中了邪似地，變成了呆立不動的活死人。

「失禮！」

古大年欷笑一聲，舉步跨入柴門，一招手，其餘八人也以最快速動作跟入。

丁美玉順手關上柴門，一面游目四顧，一面取出一副白布纏在自己的右臂上，悄聲說道：「大家都戴上這個，快！」

黑夜之中，他們穿的又是金兵的號衣，爲免混戰中誤傷自己人，所以，這幅白布，是非常重要的。

這後花園一片漆黑，看不出有多大面積，也看不到一個敵人，只有百來丈外，透出一點微弱的燈光。

丁美玉抬手向那燈光處一指，悄聲道：「那就是二聖被軟禁的地方。」（「二聖」是對欽、徽二帝的尊稱。）

古大年道：「由我開道，其餘八位，兩人一組，間隔五丈同時向目標推進。」

劉超悄聲笑道：「古老弟指揮若定，儼然有大將之風。」

不遠處的花叢中，傳來一串陰惻惻的語聲道：「死到臨頭，還在肉麻當有趣，自我標榜！」

古大年藝高胆大，不等對方說完，已經冷笑一聲，循聲飛撲過去。

「唰」地一聲，花叢被一劍掃得枝葉紛飛，却不見人影。

那陰惻惻的語聲却到了三丈之外：「大爺在這兒哩！」

話聲未落，鐵牛已飛撲過來，並沉聲喝道：「古兄，由我來……」

別瞧鐵牛人高馬大，又帶着一具五百七十八斤的銅人，却一點也不影响他的靈活和快速。

「噹」地一聲，不！只能算是半聲，外加半聲慘呼。

很顯然，那發出陰惻惻的語聲的人，已死在鐵牛手中銅人的雷霆一砸之下。

毫無疑問，武林中能接下鐵牛那雷霆一砸的人，絕不會多。

鐵牛一擊得手，立即振臂高呼：「大家隨我來！」

「對，隨他去送死。」

接口的是另一個語聲蒼勁的人。

本已向有燈光處疾奔而去的鐵牛，又立即回身循聲飛撲，而且是故技重施——銅人高舉，當頭砸下。

「蓬」然巨震聲中，那蒼勁語聲却又來自鐵牛的背後：「死笨牛！」

「你是一條死老狗！」語聲與三節棒同時到達。

使三節棒的當然是劉超，他的對手使刀，是一個年約半百的短裝老者。

鐵牛回身笑道：「老大，你怎麼搶我的生意？」

這時，羣俠方面，除了鐵牛暫時輪空之外，其餘的人都有了對手，而且大半是以一敵二，也都佔了優勢。

一時之間，只聽金鐵交鳴與叱喝聲、慘呼聲，連綿不絕。

眞箇是殺聲震天。

當然，鐵牛之所以暫時輪空，是他方才那雷霆一砸，砸寒了敵方的苦胆，全都有意避免跟他交手。

但其實，目前羣俠方面的九位，都是一時俊彥，沒有一個是省油的燈。

所以，雙方交手才片刻，金人方面，已經是五死八傷，災情慘重了。

劉超沉聲叱喝道：「別廢話，快向前闖！」

「得令！」

「得令」聲中，鐵牛獨脚銅人一掄，一個新趕來的不知厲害的冒失鬼，已當場畢命。

不遠處的丁美玉嬌喝一聲：「鐵大哥，殺得好！」

跟丁美玉交手的兩個勁裝大漢之一笑道：「妙極了！原來是個雌的……」

雙戰妙妙、珊珊的四人中，也有人笑道：「這兒也有兩個雌的，咱們艷福不淺啊……」

鐵牛怒叱一聲：「兔崽子！你娘才是雌的哩！」

獨脚銅人左右橫掃：「噗、噗」兩聲，又有兩個死于非命。

鐵牛手中的獨脚銅人，沾滿了殷紅的鮮血，他本人也好像殺紅了眼，只要見到右臂上沒有纏上白布的人，就是一記「力劈華山」，或者是一記「橫掃千軍」。

自混戰開始，死在他手中的敵人，至少已有十個以上。

他們個個都是被一砸畢命，眞箇是勇不可當。

又有一道人影向他飛身疾射而來。

鐵牛怒喝一聲：「吃我一記！」

「呼」地一聲，獨脚銅人向來人攔腰橫掃，却被那來人輕巧地長劍一點銅人，借力避開，並苦笑道：「鐵兄，是自己人啊！」

那來人是古大年，當然是自己人。

古大年不待對方接腔，又悄聲道：「鐵兄，咱們避開敵人，向裏闖！」

「闖到枉死城去？」

接口的是金克——但不是那位不久之前，傳顏玉姑之命，將「雲夢四義」由本宅的前門中放出來的金克。

鐵牛一楞，道：「你……」

金克冷笑道：「我怎樣？方才有人冒充我，將你們『雲夢四義』放出來，就該

遠走高飛才對……」

鐵牛截口笑道：「原來你才是眞的金大爺！」

金克道：「方才那個冒充我的辛一刀，爲何還沒來？」

鐵牛冷笑道：「別急，他會來的。」

金克道：「好！既然你們活膩了，大爺我就送你們進枉死城……」

話落招隨，寒芒一閃，一劍向當胸刺來——

鐵牛揮動獨脚銅人，硬接硬架。

但金克的長劍是虛招，他本來使的是一式「卞莊刺虎」，但招發一半，却改爲「玉帶圍腰」，而且人隨劍轉，避過鐵牛銳鋒，順勢一掌，拍在獨脚銅人的頭上，借力打力，使得鐵牛不由自主地竟然向對方的長劍撞了過去。

這一撞，如果撞上，那還得了！

危機一髮間，一旁的古大年，以身劍合一之勢，攻向金克的左面。

這是「圍魏救趙」之計。

因爲，殺敵固然要緊，但自己的性命，絕對更爲重要。

但金克對古大年的攻勢，竟然出人意外地狀如未覺。

他手中的長劍，仍然是橫掃那不由自主地迎撞上來的鐵牛，僅僅左手反掌一拍，竟然將古大年攻來的長劍反蕩回去。

這情形，對鐵牛來說，眞箇是險到了極點。

但結果鐵牛竟然沒有死，不但沒死，也沒受傷。

于間不容髮之間，救下鐵牛的，當然是辛一刀。

辛一刀仍然是右手持刀，左手握着一把鐵算盤。

而且，他那把鐵算盤中用去的算盤珠子，也全都補充好了。

他，一刀架住金克的長劍，口中却向古大年、鐵牛二人喝道：「這番鬼由我來收拾，你們協同大夥向預定目標推進。」

原來就這片刻之間，附近戰況已經中止，所有金人方面的高手，除了死傷的以外，都已自動撤退。

鐵牛、古大年二人恭應一聲，立即向那有燈處疾奔而去。

金克冷笑一聲：「辛一刀……」

辛一刀截口一笑道：「老子不是辛一刀。」

這意外的答覆，使得金克一怔之下，幾乎吃了大虧。

原來他們雙方刀劍相架，正在互相較量着內力。

試想，像他們這樣的的絕頂高手，互相較量內力之間，又怎能發怔分神？

因此，金克一怔之下，當場被逼退三大步才穩得住劣勢。

辛一刀又笑道：「別緊張，老子決不乘人之危。」

金克注目問道：「你……你不是辛一刀？」

「不，老子也是辛一刀。」

「你，吃錯了藥？」

「沒有。」

「那麼……爲何說起話來，顚三倒四的？」

「老子說的話，一點也不顚三倒四，只因你的腦子是豆腐渣，才聽不懂。」

「好！在下敬謹請教。」

「事情簡單得，辛一刀另有其人，老子不便掠人之美，所以，老子不是辛一刀！」

「唔……我有點明白了，有時候，你也代表辛一刀出面，所以，你也算是辛一刀？」

「不錯，所以，老子可以勉勉强强算是一個副牌的辛一刀。」

「那麼，你本來是誰？」

「呂萬財，天香酒樓的老闆。」呂萬財笑問道：「還有疑問嗎？」

「有。」金克接問道：「你代表辛一刀出面時，使用人皮面具？」

「不錯，我們使用同樣的人皮面具，同樣的緬刀。」

「這是說，眞的辛一刀出面時，也不是本來面目？」

「唔……」

「眞的辛一刀又是誰？」

「你馬上就可以見到。」

「辛一刀爲何還沒來？」

「因爲……你們的主將顏玉姑也還沒來。」

金克沉思了一下，又道：「你們的武功路數，也好像是一樣？」

呂萬財道：「我們本來是師兄弟，老子還忝爲師兄。」

「本來是師兄弟的，難道現在就不是了？」

「是的，按武林規矩，現在也不是師兄弟。」

「爲甚麼？」

「老子年輕時候不學好，已被逐出師門！」

「現在學乖了？」

「是啊！」

「可惜不識時務！」

話落，抽劍進擊，「唰，唰，唰，」地，片刻之間攻出二十四劍。

呂萬財一點也不示弱，硬接硬架，接完對方二十四劍之後，也回敬二十四刀。

這是一場武林罕見的惡鬥，雙方勢均力敵，精招迭出，令人緊張得透不過氣來。不過，儘管看起來雙方勢均力敵，難分高下，但實際上金克眞是落了下風。

金克雖然落了下風，却顯然不是功力遜于呂萬財，而是呂萬財左手中的鐵算盤，在精神上給予他莫大的威脅所影响。

因爲，在刀來劍往，生死一髮之間，還要提防對方那不發則已，一發就要命的算盤珠子，精神上的負担，是很沉重的。

也幸虧金克不但功力奇高，臨敵經驗也很豐富，所以，儘管略爲落了下風，暫時還能維持一個有攻有守，難解難分的局面。

目前這二位，固然是殺得如火如荼，那發出燈光的地方，也傳來激烈的殺伐之聲。

由于担心那邊羣俠的安危，呂萬財似乎有點沉不住氣了。

只見他接連三招快攻，將金克逼得連連後退的同時，「嘩啦」一聲，八粒算盤珠子以「滿天花雨」的手法，射向金克。

儘管金克早已知道，並已提防到這一着，也還是鬧了個手忙脚亂，雖然沒受傷，却已驚出一身冷汗。

當然！由于這一陣的手忙脚亂，金克已先機盡失，只能盡力採取守勢了。

呂萬財自然是加緊搶攻，以求速戰速決。

旁邊忽然傳出顏玉姑的語聲道：「我不想倚多爲勝，給我住手。」

呂萬財冷笑道：「倚多爲勝，老子也不在乎……」

說歸說，但他還是虛晃一招，退過一旁。

顏玉姑冷然地道：「你們方才的對話，我都已經聽到了。」

呂萬財道：「妳早已到達這兒了？」

「也不算早，只是剛好聽到你們的對話。」

「妳很沉得住氣。」

「我勝劵在握，爲甚麼不能沉住氣。」顏玉姑居然媚笑道：「呂萬財，呂大俠，別担心，你那些同伴不會死。」

這妖女眞够精明！居然看出了呂萬財担心同伴安危的心事。

呂萬財冷笑道：「自古邪不勝正，咱們的人當然都不會死。」

顏玉姑道：「別說廢話，你們的生死操在我手中，我要你們生就生，要你們死就死，信不信？」

「老子不信！」

「成侍衞，給點顏色給他們瞧瞧。」

「是！」

只聽「噗」地一聲，暗影中一道火舌射向花園的一角，火舌所在之處，立即燃起熊熊烈火。

顏玉姑笑道：「這是來自天竺國的火器，這周圍一共安排了十二具，呂大俠，如果我要你死，你能活着離去嗎？」

這時，有燈光那邊的殺伐聲已經中止，只見人影飛閃間，以丁美玉爲首的九人，先後射落當場。

旁邊火光照耀之下，可以看得很清楚，丁美玉等九人都完整無損，儘管他們都是全身浴血，但那大都是敵人濺上去的血，他們本身即使負有外傷，也決不嚴重。

呂萬財臉色微變，精目環掃，沉聲問道：「人呢？」

他口中的「人」，自然指的是被軟禁的欽、徽二帝。

丁美玉苦笑道：「咱們上當了。」

「怎麼說？」

「那裏面的二聖，是兩具蠟像。」

冒着生命危險，費盡心機，也費了九牛二虎之力，結果只救出兩具蠟像，這是多麼令人喪氣的事。

呂萬財長嘆一聲。

顏玉姑嬌笑道：「饒你奸似鬼，還是要吃老娘的洗脚水，呂大俠，現在，你服氣了吧！」

呂萬財臉色鐵青，沒接腔。

顏玉姑又道：「識時務者爲俊傑，呂大俠，還是棄暗投明，替咱我大金國效力吧！我保證，既往不究，還有意想不到的榮華富貴……」

「閉咀！」呂萬財截口一聲怒叱：「妖婦，有甚麼手段，儘管使出來。」

顏玉姑笑道：「我的手段哪有你的高明？你們師兄弟倆，一搭一檔，表演得好雙簧，過去的不說，就說今宵吧！你率領九個小輩明攻，他却在暗中弄鬼……」

「妳……妳已經知道眞的辛一刀是誰了？」

「難道不是丁一心？」

「高明！」

「高明二字，只能增加我的慚愧，老實告訴你，我還是由黃河渡口所受的教訓，才領悟過來的。」

「哦！」

「本來，聽到你方才跟金克的對話之後，對于以往的一切，已經大致了解，現在，我只想向你查證其中的一個疑點。」

「好，問吧！」

「當時，最初出現黃河渡口的辛一刀就是丁一心，當時的丁一心却是你所喬裝的，是麼？」

「不錯。」

「當你們雙方交手時，丁一心假裝不支，且戰且退入濃霧中，藉濃霧掩護，互換衣服，于是，你這個假丁一心變了辛一刀，而原先假充辛一刀的丁一心，就恢復了丁一心的本來面目？」

「正是，正是。」

「多麼高明的技巧！多麼高明的嗓音變化！」

「過奬！」

顏玉姑幽幽地一嘆，喃喃自語道：「辛一刀、辛一刀，倒過來唸，不正是丁一心的諧音嗎？」

呂萬財道：「本來就是。」

顏玉姑道：「但我却一直到昨天午後才想通。」

「那已經够聰明了。」呂萬財接道：「既然你昨天午後就已想通，爲何不對他採取行動？」

「因爲我還存有萬一的希望，希望我的猜想是錯誤的。」

「好像很有點痴心女子的味道。」

「用不着諷刺我。」顏玉姑秀眉一揚，道：「過去，我雖然上過當，但却也有足以自豪的地方，想不想知道？」

呂萬財笑問道：「妳指的是目前這個讓老子上當的陷阱？」

「難道還不够高明？」

「是不够高明，因爲炎黃子孫，多的是不甘心做亡國奴的熱血兒女，退一步說，即使妳的詭謀得逞，將我們全都消滅在這兒，也必然還有千千萬萬的人，繼承我們未完成的工作，一直到救回二聖，將你們金國人驅逐出境爲止，妳信不信？」

「……」顏玉姑默然無語。

「何況，老子自信，咱們這些人，今宵都絕對不會死。」

「你以爲還在暗中攪鬼的丁一心，能够獨力回天？」顏玉姑冷笑着接道：「除非他是無所不能的玉皇大帝。」

丁美玉忽然插口嬌笑道：「我爹雖然不是無所不能的玉皇大帝，但我相信他老人家一定有辦法帮我們安全撤退。」

「恐怕未必！」顏玉姑冷笑道：「妳的父親居然不是漢奸走狗，現在，妳該開心了吧！」

丁美玉嬌笑道：「是啊！過去，他老人家瞞得我好苦。」

她的笑容好開朗，好美、好甜！

不錯，目前的丁美玉，是最開心的人了。

世間還有什麼事情比她此刻所聽到的一切，更值得開心和興奮的呢？

也由于她實在太開心、太興奮了，所以，儘管她是笑得那麼甜、那麼美，美目中却有着淚珠兒在滾動。

顏玉姑仰首喃喃自語：「連自己的女兒都瞞得那麼緊，這個人，該算是天下第一號忍人。」

呂萬財正容接口道：「也是我所最崇敬的一位最偉大的非常人。」

顏玉姑長嘆無語。

「顏姑娘，方才，我的話還沒有說完。」呂萬財侃侃地接道：「如果妳眞够高明，就該勸導妳的主子，立即退回金國去，既可免于生靈塗炭，又可不傷兩國和氣，又何樂而不爲呢？」

顏玉姑冷然一哂，道：「可惜我沒有那麼高明。」

這時，由于方才那道火舌所引起的熊熊烈火的餘光已經全熄滅了。

現場中又恢復一片漆黑。

也就當現場中忽地全黑之瞬間，四週忽然傳出一串此起彼落的慘呼聲和人體倒地聲。

這突然而來的聲音，來得快，去得也快。

於是，現場中又恢復了一片寂靜。

情況已很明顯，顏玉姑安排在現場四週的十二名火器手，已被消滅掉了。

由于火光中轉爲漆黑，現場中人的視力一時之間還沒法適應，不能看清楚顏玉姑臉上的表情。

但可以斷定，顏玉姑那張平常可以迷死天下男人的俏臉，此刻，一定是很令人害怕，也很難看的。

聽！她的一口銀牙，正在「格格」作响哩！

就當顏玉姑的一口銀牙「格格」作响中，一道幽靈似的人影，悄然飄落在她身前丈遠處。

那是丁一心！

這位曾經以「中州一劍」的名號享譽武林，也曾經以漢奸走狗的身份受盡唾罵的丁一心，居然還有一個比「中州一劍」更令人尊敬的「辛一刀」的身份，如非是事實證明，誰會相信呢？

有着這片刻緩衝，羣豪們的視力已能適應了。

朦朧的星光下，只見顏玉姑俏臉一片鐵青，丁一心却是一片冷肅神情。

「爹……」

一聲嬌呼，丁美玉像乳燕投懷似地，偎入乃父懷中。

丁一心右手持劍，左手輕擁愛女纖腰，臉上肌肉不斷地抽搐着，虎目中有淚珠兒在滾動，咀唇也牽動了一下，却是欲言又止。

多少委屈，多少辛酸，一切盡在不言中。

爲了防止這一對「刦後重逢」、正陶醉于濃郁親情中的父女受到顏玉姑的突然暗算，呂萬財身形微閃，與丁一心父女、顏玉姑成犄角之勢，虎視眈眈地，注視着顏玉姑。

但顏玉姑仍然木立當場，冷冷地注視着丁一心，俏臉上的肌肉，也在輕微地抽搐着。

半晌，丁一心抽出左手，拍着愛女的香肩，道：「孩子，這些日子來，可委屈妳了。」

「不！您受的委屈，比我多得太多了，爹，現在，讓我好好地瞧瞧您……」

丁美玉仰起頭來，雙手捧着乃父的雙頰，一片嬌憨神情。

「痴兒、痴兒。」丁一心溫柔地低喚着，將愛女推向一旁道：「退開去，爹還要辦正事……」

丁美玉雖已退過一旁，却是禁不住訝問道：「爹，您的臉色像很蒼白……」

丁一心截口一笑道：「兩夜沒睡，當然臉色有點蒼白呀！」

顏玉姑却幽幽地一嘆，道：「這是天意……」

丁一心正容說道：「顏玉姑，現在，甚麼都不用說了。」

「是的，甚麼都成了廢話。」

「但妳必須交出二聖來，我可以保證，絕對不難爲妳。」

顏玉姑却是答非所問地道：「難道你沒聽懂我那句『這是天意』的話意？」

「是沒聽懂。」

「也不知道你已經中了毒？」

「知道。」

「爹……」丁美玉驚呼出聲。

其餘羣俠，也齊都臉色一變。

丁一心振聲大喝：「小玉，不許過來打擾我，妳要是不聽話，就不是爹的乖女兒！」正待飛撲過來的丁美玉不勝驚惶，也不勝委屈地道：「玉兒聽話，可是您……中的毒……」

「妳該相信，區區的毒藥，毒不死爹的。」

顏玉姑注目問道：「你在用內功逼毒麼？」

丁一心道：「不錯。」

「那沒用的。」

「與你不相干！」

「哼！你知不知道，毛病出在甚麼地方？」

「現在我才知道，是那碗參湯？」

「不錯！參湯中有特製的毒藥，藥量的多少，可以影响發作的時間，這也就是說，用量多，發作得快，反之，則發作遲，如果在發作之前施以解藥，是可以解救的。」

「現在，已經沒法救了？」他冷笑。

「是的，我本來沒打算眞要你死的，儘管我也斷定你九成就是辛一刀，但我還存有萬一的希望，希望你不是辛一刀。」

「現在，妳失望了！」

「我早就失望了，我也打算過，即使你是辛一刀，只要你還有一絲的情意，我還是會救你的。」

「我不會對一個像妳這樣的女人有眞情的。」

「我知道，你也來得太晚了，即使我想要救你也無能爲力，所以方才我才說這是天意。」

丁美玉滿臉憂容地向顏玉姑問道：「妳身邊眞有解藥？」

顏玉姑點點頭：道：「是的。」

丁美玉道：「那麼，請快點拿出來，只要我爹有救，我願意誠心誠意，尊妳爲阿姨！」

丁美心是眞有誠意的，此刻，她的臉色中，充滿了惶恐和誠摯。

顏玉姑苦笑道：「我知道妳是誠心誠意的，但……但太晚了，即使妳願意尊我爲親娘，我也無能爲力了。」

「那就死馬當活馬醫吧！」

「也不行，那只有增加他的痛苦，難道妳忍心讓妳爹在死前還要多受活罪。」

丁一心忽然怒喝一聲：「小玉，不許再說。」

丁一心的臉色本已一片蒼白，經過這一聲怒喝之後，更是白得沒一絲血色，豆大的汗珠滾滾而落，身形也搖搖欲倒。

丁美玉又一聲驚呼，偕同古大年二人雙雙趨前加以扶持。

丁一心振臂一揮，道：「站住，不用扶我！」

丁美玉、左大年雙雙呆立，不知如何是好。

丁一心强振精神，挺挺胸，道：「師兄，請附耳過來。」

呂萬財一臉肅容，以耳就着丁一心的唇旁，連連點頭道：「我知道……」

丁一心又是搖搖欲倒之勢，當呂萬財伸手相扶時，也給他甩脫，並沉聲喝道：「走開！」

他身子搖了搖又挺立住，仰首夜空，長嘆出聲。然後凝注顏玉姑，苦笑道：「眞想不到，妳我之間，是這樣的結局。」

顏玉姑沒答話，兩行清淚，順腮滾滾而落。

丁一心道：「我已獲得消息，朱仙鎮我軍大捷，金兀朮僅以身免。」

顏玉姑道：「我知道。」

「金兀朮事後必檢討失敗原因……」

「是由于你以銀彈攻勢取得兵略部署圖？」

「他會原諒妳嗎？」

「不可能。」

「那妳作何打算？」

「你不能給我安排一下？」

她居然又笑了，但笑得好凄凉。

丁一心沉思了一下，道：「好！我給妳安排。」接着，扭頭向呂萬財道：「師兄，你還呆着幹嗎？」

呂萬財沒答話，只見他身形電射而起，冷不妨朝三丈外的金克飛身疾撲，人未到，算盤珠子已有三粒擊中金克前胸的三處要害。

以金克的身手之高，本來沒這麼容易被制住的，但由于呂萬財的行動太意外，也太快速，而金克又因爲丁一心與顏玉姑那聽來令人似懂非懂的對話分了神，所以呂萬財得以一擊奏功。

呂萬財一擊奏功之後，拍拍金克的肩膀，笑道：「別害怕，老子不會殺你，只不過是勞駕你送咱們這些人出城。」

顏玉姑微笑道：「心哥，時間不早了呢！」

丁一心含笑頷首道：「是的，咱們也該上路了……」

話落手起，寒芒一閃，長劍射中顏玉姑左胸，劍尖透背而出。

「謝謝你！心哥！」顏玉姑雙手捧住劍柄，含笑接道：「我先走一步，莫教我痴痴地等……」

說完，人也仰身栽倒。

丁一心凄凉地一笑，身子又搖了搖，向呂萬財、丁美玉、古大年等三人招了招手，道：「別哭，英雄流血不流淚，你們都是英雄……」

說到這裏，他的身子又搖搖欲倒，但他還是拒絕身邊的人的扶持，强振精神，失神的目光環掃自動圍上來的其餘羣俠，笑道：「所有辛一刀的伙伴，全都是英雄……師兄，我沒完成的千斤重担，全交給你了……」

話落，人也含笑而倒——倒在他那泣不成聲的愛女的懷抱中。

壯志未酬身先死，
長使英雄淚滿襟！

（全文完）



俠情短篇故事／余破浪・文　盧令・圖

獨行殺手（下）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彭冲霄突然下達命令，緊急集合各殺手。北殺園原有二十九名殺手，除八名負有任務出勤外，尚餘二十一人集合在聚義廳待命。是夜，十六號殺手又遭遇暗殺，於是彭冲霄宣佈有八名殺手已背叛組織，即要採取行動將之消滅。當諸葛四爺在住宅前院獨自研究棋藝，對着紅，黑棋子苦思焦慮時，彭冲霄手持金鎗突然而至。這兩人原有宿怨，彭冲霄這次前來，乃在向諸葛四爺尋衅，質問窩藏該園殺手之事。因此彼此針鋒相對，雙方便要交手……

江湖一怪傑　來去無影踪

大力鏢王

（一）

陰陽鬼影刀是江湖黑道十大高手之一何老祖的武器。

昔年何老祖三下江南，憑着這一對陰陽鬼影刀，屢挫强敵，連少林南支五大神僧亦有三人傷在他的刀下。

何老祖已於數年前逝世，這一對刀現在已落在諸葛四爺的手上。

這一對刀色澤各異，陰刀是鐵青色，陽刀是火燄般的紅光，俱是鋒利無比的利器。

彭冲霄冷冷一笑，道：「一別多年，今日正好領教領教何老祖傳下來的鬼影十九刀。」

他的金槍已刺出，槍尖化為朶朶金花，又彷如暴落的雨點，直向諸葛四爺身上罩下。

他的金槍一向絕少出動，但這一次却是全力出擊。

諸葛四爺雙腿不動，左右雙刀使得密不透風。「錚錚錚」數響，彭冲霄的攻勢全被擋了回去。

彭冲霄目光收縮。

「果然好刀法！」

諸葛四爺刀勢綿綿不絕，冷冷道：「還是彭先生的槍法厲害。」

彭冲霄一聲暴喝：「不必謬獎，再接幾槍試一試！」

金槍又再出手。

颯、颯、颯、颯、颯！

這又是彭冲霄槍法精粹之所在這幾槍已足夠讓武林中不少高手躺下去。

但這五槍却對諸葛四爺全無作用。

諸葛四爺雙刀勢如電閃，一聲冷笑，左右雙刀共發出十九式，非但把彭冲霄的金槍封死，而且還直襲彭冲霄的咽喉。

這十九刀不算太兇猛，但招式詭異毒辣，令人防不勝防。

彭冲霄若非高手，恐怕他反而要死在諸葛四爺的刀下。

但他是高手，萬中無一的高手。

就在諸葛四爺這十九刀反擊過來的時

候，他的金槍也已改變了招式，不再冒進襲擊諸葛四爺，暫求自保。

槍乃兵中之霸，在高手的手中，非但能遠攻，亦能近守。

諸葛四爺的刀勢再變，但依然不離刺向彭冲霄的咽喉。

刀尖未到，殺氣已迫人眉睫。

彭冲霄手中金槍急轉，身形却如箭般倒退三丈。

諸葛四爺雙手運刀如飛，繼續追擊。

雙刀化作兩張刀網，他的人更是快如奔馬，一下子就已欺到彭冲霄的面前。

彭冲霄的臉色變了。

他一直都沒有小覷何老祖傳授給他的鬼影十九刀，但這套刀法的威力，仍然在他意料之外。

彭冲霄的頭髮已因激戰而散落，他的人似乎已變得有點瘋狂。

就算他本來並不瘋狂，但此刻也許已被諸葛四爺的刀逼得爲之發狂。

諸葛四爺在發笑。

他的笑聲漸漸變得很尖銳，很冷森、很恐怖。

這也是鬼影十九刀的一部份。

這種笑聲可以擾亂敵人的聽覺，甚至可以令敵人心神慌亂，以致整個人爲之崩潰。

事實上，諸葛四爺也不必彭冲霄整個人崩潰。

只要他有些微的錯誤，他的陰陽鬼影刀已足夠把他送進地獄裏。

彭冲霄的人似乎已露瘋狂之態。

這正是諸葛四爺一雪前恥的一個大好機會。

刷！刷！

刀光又閃，刹那間已閃到彭冲霄的咽喉上。

（二）

刀鋒殺氣逼人，彭冲霄的性命似乎已在這一刹那間走到盡頭。

但形勢忽然又起了一種令人難以忖測的變化。

諸葛四爺的刀眼看已即可把彭冲霄置諸死地，但就在這一刹那間，他的兩把刀竟然無法再向前刺出一寸。

諸葛四爺的身子突然僵硬。

他臉上的表情也完全僵硬。

沒有人能形容僵硬在他臉上的表情是怎樣的。

也沒有人能形容從諸葛四爺背後突然飛刺過來的一劍，究竟快到了怎麼樣的地步。

彭冲霄死裏逃生，臉上還是一片茫然之色。

諸葛四爺終於倒下。

在他的背後，出現了一個白衣人。

彭冲霄目光大亮，不禁脫口道：「是你！」

他做夢也想不到，在這危急關頭救自己一命的人，原來就是北殺園的第十五號殺手。

（三）

諸葛四爺並非技不如人，而是死在十五號突如其來一劍之下。

他死不瞑目。

他甚至不知道自己是死在何人之手。

其實十五號的武功，既不如彭冲霄，更不如諸葛四爺，但在這千鈞一髮之際，他這一劍却挽救了彭冲霄的性命，更把諸葛四爺殺死。

彭冲霄忍不住縱聲大笑。

他拍着十五號的肩膊，大笑道：「好！這一劍刺得好，不愧是北殺園的傑出高手。」

看他的表情，是十分愉快的。

但十五號却沒有這個感覺。

他覺得這一劍非刺出去不可，但却又同時覺得，這一劍實在很卑鄙。

雖然他是個殺手，但他從來都不喜歡暗箭傷人。

但這一次，他却是逼不得已。

實在逼不得已！

× × ×

諸葛四爺的巨宅中，除了幾個老僕、侍婢之外，就只有幾籠畫眉鳥，還有一隻黑狗。

他們找不到那八個叛徒。

諸葛四爺的說話可能是眞的，也可能他們已經聞風先遁走了。

但無論怎樣，彭冲霄已有了很大的收穫。

諸葛四爺一直都是他的心腹大患，尤其是他已獲得何老祖傳授武功，隨時都會找自己的麻煩。

事實證明，諸葛四爺武功大進，若不是十五號及時相救，彭冲霄現在已是個死人。

當諸葛四爺氣絕的時候，天色已然大亮。

他們找不到八個叛徒，已準備離去。

但就在這時候，門外突然傳來一個人的悶哼聲。

另一人的驚呼聲同時響起——

「十二號！」

彭冲霄與十五號互望一眼，隨即向門外飛衝出去。

又是一聲驚呼響起。

十五號凜然一驚，脫口道：「是十九號！」

彭冲霄道：「我們千萬要小心，別輕舉妄動。」

十五號點頭。

彭冲霄又在他耳邊低聲道：「倘若形勢危急，你不必苦拚，儘量設法逃走，我若有不測，你立刻去找靜大師。」

十五號一怔。

「靜大師？」

「不錯，我還有很多重要的事情沒有辦妥，我若死在這裏，你就是唯一能替我辦妥這些事情的人。」

十五號楞住，他從來都沒有聽過彭冲霄會說出這麼喪氣的說話。

這時候，兩個北殺園的殺手，迎面而來，對彭冲霄報告：

「是齊家堡的人！」

彭冲霄臉色一沉。「他們的消息倒也靈通，居然在這裏等着我們。」

十五號道：「只怕他們早已在外面佈下了天羅地網。」

彭冲霄道：「且讓我們今天試一試，究竟齊家堡的人有多大本領！」

說着，又是步履如飛，向外面直衝出

去。

　但他只是衝前兩步，就給兩個白衣人擋住了去路。

　他們都是北殺園的殺手。

　那是十二號和十九號。

　他們都已成爲了不折不扣的死人！

（四）

　死人當然不能擋住彭沖霄的去路。

　十二號和十九號的咽喉俱已中了一枚飛鏢。

　這兩枚飛鏢沒有淬毒，但却長達八寸，簡直比一般的飛刀還要長。

　長達八寸，重逾六兩的飛鏢，江湖上可說是絕無僅有。

　彭沖霄一皺眉，冷冷道：「大力鏢王的暗器功夫，果然不愧稱爲陝西一絕。」

　十二號和十九號的屍體突然「噗」聲倒下，後面出現了一個身長八尺，赤髮紅鬚的紅衣大漢。

　十五號吸了口氣，對彭沖霄道：「他就是號稱陝西一絕的大力鏢王赫連勇？」

　彭沖霄道：「此人滿身肌肉，就像是一隻犀牛般，而且用的暗器又笨重又累贅，他若不是赫連勇，誰會是赫連勇？」

　十五號目光一亮，道：「據說他力大無窮，曾經在少林寺門外把一棵大樹連根拔起。」

　彭沖霄點點頭，道：「那一次他喝多了貓尿……」

「何謂貓尿？」

「酒也！」

「噢！」十五號一笑，笑得就像個天眞活潑的小孩子，完全不像是一個職業殺手？

　彭沖霄淡淡道：「他喝醉之後，以爲自己天下無敵，居然想到少林寺搗亂，但結果……」

「結果如何？」

「他給少林寺的僧侶縛在一株大樹上，三日三夜之後才把他釋放。」

「妙極！」十五號鼓掌笑道：「從此之後，他可不敢再喝酒了罷？」

「他的確從此不敢再喝酒，但却仍然和以前般兇殘暴戾，殺人如蔴。」

「他現在爲甚麼要跟我們作對？」

　彭沖霄道：「原因很簡單，因爲他已成爲了齊家堡的一份子。」

　十五號一怔。

「齊家堡向來不喜歡和這些大奸大惡之徒來往，怎麼他居然會成爲齊家堡的一份子？」

　彭沖霄冷冷一笑：「爲了要對付我們北殺園，齊清早已暗中網羅了不少黑道高手。」

　十五號道：「這又是白花花銀子的力量。」

　彭沖霄冷冷道：「爲了銀子，人可以出賣一切，又何況只不過是爲齊清殺人而已？」

　他們兩人你一言我一語的，赫連勇却是一言不發。

　十五號有點奇怪。

　他說道：「「他是不是個又聾又啞的傢伙？」

　彭沖霄道：「以前不是，現在是不是倒是連我都不知道。」

　赫連勇盯着他們兩人，忽然道：「你們是否已經說够？」

　彭沖霄淡淡一笑道：「我們已經說够了。」

　赫連勇道：「那很好。」

「甚麼很好，好在哪裏？」

　赫連勇冷冷道：「你們既已說够，在陰司路上就不會再絮絮不休，連死都死得不安靜！」

　十五號冷笑。

　他的劍已飛起，一劍就向赫連勇的咽喉刺去。

　但彭沖霄却把他攔住。

「你不必動手，讓我來試一試他的飛鏢。」

　赫連勇道：「你找死。」

「死」字甫出口，他的飛鏢已射出。

　但他的飛鏢却沒有擊中彭沖霄。

　彭沖霄的人更快。

　飛鏢就在他的左側飛掠而逝，在此同時，金槍已暴起，一槍就刺在赫連勇的胸膛上。

　這是絕對足以致命的一槍。

　但「鐺」的一聲，金槍居然被震了回來。

　彭沖霄是經驗豐富的老江湖，已知道這是怎麼一回事。

　他冷喝一聲，道：「想不到你也會戴上護身甲。」

　赫連勇獰笑。

　他的第二枚飛鏢又再甩手飛出

　彭沖霄怪笑一聲，手中金槍暴刺八槍，而且還把對方的第二枚飛鏢擊落。

　赫連勇大吼一聲，突然雙拳迸發，竟欺身閃進，直襲彭沖霄的胸膛。

　彭沖霄金槍威力極大，赫連勇竟然敢在槍雨中反擊，確然是藝高人胆大。

　彭沖霄沒有小覷赫連勇的雙拳。

　赫連勇絕非只有一身蠻力，他在拳法上所下的苦功，現在已表露無遺。

　彭沖霄若偶有差池，赫連勇的拳頭就會重重擊在他的要害。

　彭沖霄雖然內力湛深，但赫連勇拳勢威猛，他也是不敢輕易硬接。

　十五號瞧得心中一陣發毛。

　若不是彭沖霄攔阻着他，他現在自然也是和這個力大無窮，拳法厲害的怪人比拚！

　面對着赫連勇，十五號是絕對難討好的。

　彭沖霄的槍法越使越快，赫連勇的拳法亦然。

　十五號站在一旁，只覺得有點眼花繚亂的感覺。

　倏地，彭沖霄悶哼一聲，小腹上重重的捱了一拳。

　但赫連勇却在同時，額上中槍，血流如注，呆立在地上。

　彭沖霄額上汗珠涔涔而下，赫連勇的臉色蒼白得可怕。

　但更令人怵目驚心的，却還是他臉上的血。

　他血流披面，簡直已不像是一個人，而是像一隻受了重創，兇猛已極的猛獸。

　彭沖霄嘆了一口氣，道：「你的拳很快。」

　赫連勇突然狂吼，撲前，手中居然還有一枚飛鏢疾射而出。

　但他已是强弩之末。

　彭沖霄很輕易避開了他的飛鏢，也避開了他這垂死的撲擊。

　赫連勇終於倒下。

（五）

　諸葛府中，已成爲齊家堡和北殺園決一死戰的地方。

　彭沖霄與赫連勇苦拚的時候，北殺園的殺手也陷入苦戰之中。

　赫連勇倒下去之後，彭沖霄又遇上了兩個對手。

　這兩人，就是唐忍空和游二也。

× × ×

　齊家堡堡主還沒有露臉，彭沖霄就已屢遇勁敵。

　唐忍空對游二也道：「這位就是北殺園的主人彭先生。」

　游二也上上下下的打量着彭沖霄，忽然道：「看來你是一個很精明的人，怎麼都笨得這麼厲害？」

　他一開口就是得罪人的說話，而且得罪的還是彭沖霄。

　彭沖霄神色不變，道：「閣下莫非就是游二爺？」

　游二也嘿嘿一笑：「既是游二爺，也是游二也，你豈不是打算爲方霧白報仇？現在就是你的機會。」

　彭沖霄道：「剛才二爺說彭某笨得厲害，未知是何所指？」

　游二也淡淡道：「你並不是個好東西，這一點天下間每一個人都已知道。」

　彭沖霄臉上沒有反應。

　游二也接道：「你固然不是甚麼好東西，齊清也是一個混蛋。」

　彭沖霄目光一閃，道：「想不到你也會說齊堡主的壞話。」

「不是壞話，而是實話實說，」游二也冷哼一聲：「他要利用我來對付北殺園，而我老人家也是甘心被他利用！」

　彭沖霄默然。

　游二也冷冷接道：「我老人家已查得很清楚，北殺園有八個殺手背叛了組織，對不？」

　彭沖霄臉色一變，終於承認。

　游二也嘆息一聲，道：「你若非消息來源欠準，就是蠢得太厲害，諸葛四爺雖然與你素有夙怨，但以他爲人，會去挑撥你的殺手叛變嗎？」

　彭沖霄道：「不是他又是誰？」

　游二也又一嘆道：「難道你現在還不明白？」

　彭沖霄抽了口氣，道：「是齊清？」

　游二也道：「正是齊清。」

　彭沖霄道：「他好毒辣的手段。」

　游二也哈哈一笑道：「若論手段毒辣，你們兩人堪稱半斤八兩，各有千秋！」

　彭沖霄道：「你現在是幫助他來對付彭某？」

　游二也道：「我老人家並不是幫着他，而是因爲你本來也不是一個好東西，像你這種人，着實殺之不枉。」

　彭沖霄冷冷一哼，道：「這就是替天行道？」

　游二也道：「就算不能稱爲替天行道，最少也是一件對武林大有裨益的事，少一個壞蛋，許多人的性命就可以保存下來了。」

　十五號雙眉一揚，振聲道：「放肆，大胆！」

　他又待要揮劍出手，但又被彭沖霄一手攔住。

「你不能出手。」

「爲甚麼不能？難道我和他動手，竟會連一點取勝的機會都沒有？」

「不錯。」彭沖霄臉上的表情很嚴肅，他說：「別忘記你還有很多事要辦！」

　十五號怔住。

　彭沖霄突然大喝一聲，厲聲道：「滾！你馬上滾出去，再也別在我面前嚕嚕嗦嗦！」

　十五號心頭一陣酸痛。

　他明白彭沖霄的意思，也知道這一次自己離開了他，可能以後再也沒有相見的機會。

　正因爲這樣，他不走。

　他寧願陪着彭沖霄一齊死在這裏。

幕後大老闆

（一）

　陽光滿天，但在這古老的巨宅中，却仍然有着一種陰沉可怖的感覺。

　十五號不走。他的態度很堅決，看來無論是誰都很難令他改變主意。

　彭沖霄忽然長長的嘆息一聲，目注着他，說：「你眞的不走？」

　十五號道：「要走，我們一起走。」

　彭沖霄道：「他們是衝着我而來的，我若逃避，就是沒種。」

　十五號道：「我若棄主而逃，更沒有種。」

　彭沖霄道怒：「難道你眞的要把我拖垮？」

　十五號一怔。

　彭沖霄接道：「你不走，我就不能全神貫注與敵人交手，那時候，你豈非害了我？」

　十五號吸了口氣，忽然發覺自已的手心已冰冷。

　游二也冷冷一笑，道：「兩位婆媽多時，莫非要等到月上枝頭時候，才與我老人家動手？」

　其實他的年紀還不及彭沖霄，但却老人家前老人家後的，不禁連唐忍空都聽得爲之眉頭大皺。

　十五號狠狠的盯了他一眼，終於道：「好！我走！」

　他說完這三個字之後，人已消失在一叢樹林之後。

　游二也淡淡一笑。

「這小子的輕功不錯，資質也不錯，」他淡淡一笑，對彭沖霄道：「你若有一個這麼的兒子，那就好極，可惜你的兒子却是個他媽的採花大盜。」

　彭沖霄冷笑，手中金槍忽然刺出。

　他的金槍招式威猛，一下子就把游二也整個人籠罩住。

　游二也大笑：「果然不愧一代宗師，只可惜你是個害人不淺的老魔頭！」

金槍猶如疾風驟雨，每一槍都是最狠、最絕的攻擊。

游二也冷笑揮刀，他的鐵刀雖然只有尺許長短，但刀勢居然也威猛無儔。

彭沖霄一聲怒呼，金槍閃電般疾刺游二也咽喉、面門、眉心要害。

游二也怪笑，挺身高躍，一躍丈二，三槍盡刺個空。

彭沖霄槍勢再變，向上橫掃游二也的下三路。

游二也身形矯捷，雖然人在半空之中，但仍然能左右閃避，接着一折腰，翻落平沙，反身再與彭沖霄拚搏。

彭沖霄槍勢更急。

槍尖發出呼嘯聲响，連綿不絕的攻勢又再展開。

游二也的鐵刀也刺出，居然在槍雨之中一刀刺到向彭沖霄的胸膛要害。

彭沖霄急閃，雙腿似露浮動之態。

游二也豈會放過機會，蜷伏身子，以地堂刀法疾削彭沖霄雙足。

彭沖霄一凜，但他的反應極快，立刻挺腰，有如鷂子般翻身倒飛二丈之外。

游二也大喝一聲：「彭先生休走！」

彭沖霄雙腿還未着地，游二也的刀又已削到。

刷！

這一刀之急速，實在大出彭沖霄意料之外。

他立刻沉槍向游二也的鐵刀壓下。

但他的槍還沒有壓在鐵刀之上，鐵刀的刀勢忽然又已急變。

這把刀竟然像是一條鞭子般，向彭沖霄手中的金槍捲去。

這是刀法上的「纏」字訣。

這一纏之下，彭沖霄雖然無法保得住這一桿金槍，只見刀光一閃，金槍如箭般沖天飛去！

能够把彭沖霄的金槍逼脫甩手，可見游二也的內力實在驚人。

彭沖霄雖然失去金槍，但雙手立刻又亮出了另一件兵刃。

那是他腰間的蟒皮腰帶。

這根蟒皮腰帶在彭沖霄的手中，無疑也是一種極厲害的武器。

剎那間，蟒皮腰帶已凌空飛來，向游二也的面門上重重擊去。

彭沖霄內力湛深，蟒皮腰帶雖然本來是條軟柔之物，但現在已變得有如鋼鐵。

倘若給這根蟒皮腰帶擊中面門，恐怕腦袋只能剩下一半。

游二也當然知道厲害。

但他的手却更加厲害，竟然以左手向蟒皮腰帶抓去。

他這一抓之勢，可說是快到了極點，根本就使彭沖霄完全沒有時間考慮怎樣應變。

蟒皮腰帶雖然威力驚人，但游二也的手却似乎比鋼鐵還要堅硬。

一聲異响，蟒皮腰帶已被游二也抓住了。

彭沖霄微微一凜，突然鬆手。

他寧願不要這根蟒皮腰帶，也不願意給游二也纏着自己。

游二也似乎對武功上的「纏」字訣頗有把握，接二連三的把彭沖霄纏得透不過氣。

彭沖霄放棄了蟒皮腰帶，但他仍有襲擊的本錢。

就在這剎那間，他的右手又摸出了另一種武器。

那是一支尖銳而細長的鐵筆。

游二也哈哈一笑：「彭先生的花樣眞不少，我老人家今天總算是大開眼界。」

彭沖霄髮眉皆豎，叱道：「不必廢話，彭某今天與你誓不兩立。」

游二也道：「你願意解散北殺園，以後不再幹傷天害理的事，我老人家今天就放你一條活路，未知彭先生意下如何？」

彭沖霄大喝一聲，道：「目下鹿死誰手，尚未可預卜，彭某絕不會在你面前屈膝。」

鐵筆寒光一閃，疾刺游二也。

游二也拋開蟒皮腰帶，身形一晃，鐵筆在他的腰側三寸開外刺過。

彭沖霄目中的殺機更濃，他的攻勢更是瘋狂，簡直有如瘋子一般，令人望而生畏。

但游二也却依然是那麼輕鬆，一點也沒有被他的猙獰面貌嚇倒。

彭沖霄心中何嘗不知道，游二也的武功，確在自己之上。

但他還是沒有逃避的念頭。

他不錯是個心狠手辣的江湖巨魔，但當他面對挑戰的時候，他從來却沒有逃避過一次。

他可以戰死，但却絕對不能做一個儒夫。在他的眼中看來，避而不戰，就是儒夫。

（二）

鐵筆化成千百道光影，不斷的向游二也疾撲。但游二也的鐵刀，却有如汪洋大海，鐵筆雖然來勢洶湧，但全都變成泥牛入海，未能給予游二也重大的威脅。

彭沖霄臉色已漸漸變成一片死灰。

這一戰，他已處於必敗之地。

游二也的聲音又在他耳邊响起：「你現在若願意投降，我老人家就停手。」

彭沖霄臉上肌肉扭曲，咬牙切齒一字一字的說道：「寧死不降！」

「降」字甫出口，他的鐵筆已反刺在自己的心房上。

唐忍空忍不住失聲驚叫一聲：「彭先生！」

彭沖霄却在這個時候縱聲狂笑：「我可以死，但却絕不能死在你們的手裏！」

游二也吸了口氣，突然道：「雖然你以前曾幹過很多錯事，但你是個男人，你有種，他媽的有種！」

× × ×

無論彭沖霄是個魔頭也好，男人也好，有種沒種也好，他的人已變成一具僵硬的屍體。

北殺園的主人，死在諸葛府中，這自然又是江湖上一件大事。

游二也沒有親手殺死彭沖霄，但却親自動手替他挖了一個坑，買了一副不算便宜的棺木，在黃昏的時候把他埋葬。

唐忍空站在一旁，看着游二也的一舉一動。但他沒有動手挖坑，也沒有幫手把彭沖霄的屍體放進棺木裏。

他的態度變得很冷淡，和他在長安城的時候，彷彿判若兩人。

（三）

碑已立。

游二也忽然想喝酒。

唐忍空沒有帮他動手埋葬彭沖霄，但當他知道游二也想喝酒的時候，他却說：「讓我去買。」

游二也瞧了他一眼，微笑道：「勞煩你了。」

唐忍空去了買酒，游二也盯着他的背影，忽然搖頭輕嘆。

除了他自己之外，誰也不知道他何以忽然嘆氣。

× × ×

唐忍空很快就回來。

他回來的時候，手裏已提着兩罎酒。

游二也嗅了一下，就已知道這是甚麼酒。

「好香的高粱。」

唐忍空道：「我喜歡這種酒，挺够意思。」

游二也道：「看來你的酒量也很不錯呢。」

唐忍空道：「我不喜歡獨個兒喝。」

游二也道：「獨自喝酒雖然乏味一點，但總比沒酒喝好。」

唐忍空兩手都提着一罎酒，道：「你喜歡那一罎？」

游二也問道：「這兩罎酒，有甚麼分別？」

唐忍空答道：「沒有，這都是十斤庄的。」

游二也道：「隨便那一罎都行。」

唐忍空把右手一罎遞上去。

但游二也這時候却道：「我要左手那一罎。」

唐忍空連想也不想，立刻就把左手那一罎酒遞上去。

游二也接過這一罎酒，忽然向唐忍空笑道：「你可知道我爲甚麼要這一罎？」

唐忍空眨了眨眼睛，搖搖頭。

游二也悠然一笑，道：「因爲這一罎酒有毒。」

「有毒？」

「不錯。」

唐忍空怔了怔，忽然也笑了。

「你以爲我會用毒酒來害你？」

游二也淡淡道：「也不錯。」

唐忍空默然半晌，聳聳肩道：「你錯了。」

游二也道：「錯在何處？」

唐忍空道：「我若要用毒酒害你，應該把有毒的一罎遞給你，但我剛才給你的並不是這一罎。」

游二也的臉色忽然沉下。

他冷冷一笑，道：「這正是你聰明之處，你知道我已對你動了疑心，所以故意把沒有毒的一罎酒給我。」

「哦？」

游二也接道：「當我說要另一罎酒的時候，你也沒有半點猶疑，很爽快的就把左手的一罎酒給我，這正是欲蓋彌彰的手法。」

唐忍空默然。

游二也冷冷的說下去：「你早已算準我一定會換酒，所以先把沒有毒的一罎給我，到頭來我得到的仍然是毒酒。」

唐忍空道：「倘若你不換酒，那豈非弄巧反拙？」

游二也搖搖頭，道：「你善觀氣色，也摸透了別人心中所想的事，你最少有八成把握，算準我一定會換酒。」

唐忍空目光一寒。

「果然薑越老越辣。」

游二也道：「我年輕時若有你這般毒辣，現在說不定已稱霸武林，成爲武林至尊。」

唐忍空道：「你不是那種人。」

「的確不是。」

「我呢？」

「年紀雖輕，心計之毒，遠在彭沖霄之上。」

「他已是個死人。」

「我們兩人仍然活着。」

「但我們兩人已無法再一起活到明天了。」唐忍空忽然亮劍，目中殺機畢露無遺！

游二也嘆道：「我老人家早就說過，齊老小子也不是個好東西，你和唐忍智兩兄弟是他背後的大老闆，當然更不是甚麼好東西。」

唐忍空冷冷道：「看來你對我們的事知道的不少。」

游二也揉了揉鼻子，緩緩道：「早已知道不少。」

唐忍空道：「但你爲何一直都在裝糊塗？」

游二也嘿嘿一笑！

「你可以裝他媽的大蒜，我爲甚麼不可以裝作糊裏糊塗？」

「你並不糊塗。」

「當然不糊塗。」游二也瞪着他，道：「我老人家若有半點糊塗，早在你還未出世的時候就已給你這種人宰掉。」

唐忍空道：「難得！」

「甚麼難得？」

「難得你能够活到今天。」唐忍空冷笑着，道：「更難得我今天有機會宰掉你這個看來糊塗，其實比狐狸還更狡猾的老奸巨猾！」

游二也瞧着他。「你今天已看過我怎樣對付彭沖霄。」

「彭沖霄是一個很强的對手。」

「但他還是敗了。」

「所以你比他更强，」唐忍空慢慢的說道：「但你絕對不是武林中武功最强的人。」

游二也道：「世間上本來就沒有絕對無敵的人。」

「不錯。」

就在這時候，游二也的背後响起了一個人柔和的笑聲！

游二也目光一閃，忽然長嘆道：「你果然來了……」

白骨斷腸散

（一）

暮色漸濃。一株梧桐樹後，出現了一個中年人。這中年人的臉龐略見蒼白，彷彿滿面病容。

這張臉貌不驚人，但手中却一把鑲着八顆寶石的寶刀。

他的手很寬大，指甲更是長達兩寸之多。他一身衣服非常華麗，似乎氣派不小，只是他沒精打采的神氣，使他整個人看來就和此刻的景色一樣暮氣沉沉。

他就是是唐忍空的哥哥唐忍智。

× × ×

唐忍智雖然滿面病容，但他說話的時候，却有一種懾人之力。

「游二爺，你太愛管別人的閒事。」

「這倒是怪事，」游二也淡淡道：「我一向都只聽人說：游二也是個百事不管，連天塌下來都懶得瞧一眼的混蛋。」

唐忍智道：「你若眞的百事不管，彭冲霄也不會落得如此下塲。」

游二也道：「你爲甚麼不親自動手殺他？」

唐忍智道：「有人代勞的時候，我從來都不會搶着去幹。」

游二也道：「你對付彭冲霄的手段，可說是無所不用其極。」

唐忍智道：「他是咱們眼中刺，不能不把他除掉。」

游二也道：「這一點我早已看出。」

唐忍智冷冷道：「但你仍然甘願被利用。」

游二也道：「彭冲霄本來就是死有餘辜，否則你就算用甚麼方法，也休想令我出手。」

唐忍智道：「你倒是一個除暴安良的大俠。」

游二也搖搖頭。

「不是大俠，是個老混蛋。」

唐忍空忽然冷冷一笑：「無論你是個替天行道的大俠也好，是個又老又臭的混蛋也好，你很快就會和彭冲霄在一起。」

游二也冷笑道：「你們眞的要動手殺我？」

唐忍空道：「非殺不可。」

唐忍智道：「你知道的事情太多，不殺你我們勢難安枕。」

游二也嘆了口氣。

唐忍空道：「你若不想死在我們的刀劍下，只有一個法子。」

游二也苦笑一聲，擧起手中的酒罈，道：「喝掉這一罈酒，對不？」

「不必一罈，」唐忍智瞳孔縮成一綫，淡淡道：「你只喝一口便已足够。」

游二也嘆道：「只可惜我若喝了這些酒，以後就再也沒有機會喝其他的酒，否則我也會答應你們的要求的。」

說着，隨手一揮，一罈毒酒被拋開老遠。

酒罈跌在一塊巨石上。

「波」的一聲，酒罈破裂，酒液激濺四射。

酒沾之處，冒出陣陣白烟。

游二也冷冷道：「好毒的白骨斷腸散啊！」

唐忍空道：「如此美酒，毀掉豈不可惜？」

唐忍智冷笑：「游二爺看不起我們的酒，也同樣看不起我們的武功。」

「武功」二字猶在空中，他的刀忽然就向游二也的頸子上剁去。

（二）

一聲怪嘯，震盪長空，游二也的人就在這刹那間飛躍逾丈。

唐忍智這一刀自然落空。

但這只是他的第一刀。

他的身形已展開，冷笑中刀光急閃。

但他這幾刀只是一種掩護，在刀光亂閃之下，眞正的殺着，却是來自唐忍空的劍。唐忍空早已覷準機會，趁着游二也身子還未着地的時候，連續九劍追擊。

游二也冷笑揮刀，把這九劍完全接下來。

唐忍智的寶刀又再出手，連環二十四刀疾劈游二也。

游二也以一敵二，而且又是兩個武功絕頂的江湖高手，形勢上自難討好得去。

嗤！

一陣裂帛之聲响起，游二也左臂被唐忍智一刀劃過。

鮮血激濺。

這一刀劃的很深。

但游二也仍然面不變色，猶自大笑揮刀。

刀光閃處，唐忍空也挨了一招。

他的臉龐被鐵刀劃過，幸虧他閃避得快，否則難免半邊臉龐都給削下。

但這一刀也已够他受的了，少至，他的容貌已被毀掉。

唐忍智又驚又怒，喝道：「二弟，你先退下去，讓我來收拾他！」

「不！」唐忍空大聲道：「只有我們聯手，才可以把這怪物分屍刀劍之下。」

雖然他已受傷，而且鮮血猶自不斷從臉上汩汩流出，但他仍然全力奮戰。

他的劍招更兇猛、更瘋狂，簡直就像是一隻瘋狂了的豹子。

若非眼見，就連游二也都不相信，唐忍空這個斯斯文文的年青人，竟然會變得這麼標悍暴戾。

游二也身形亂閃，在唐家兄弟刀劍緊逼之下，仍然能臨危不亂，刀法層次分明，絕對沒有半點紊亂的跡象。

就在此刻，一陣破空聲驟响。

唐忍智突然暗器出手。

十二枚毒針，向游二也的胸膛、小腹射去。

游二也「哼」的一聲，凌空拔高，避開這十二枚毒針的暗算。

唐忍空突然怒叱：「殺！」

「殺」字出口的同時，他手中的劍已如箭離弦，向凌空閃避的游二也射去。

這一着脫手劍是他苦練多年的絕技，每當他使出這一招的時候，他的敵人必死無疑。

從來都沒有任何人能例外。

但他這一次却失手了。

這並不是他這一劍有甚麼錯失，而是游二也的手，比他這一劍的速度還快。

就在這電光石火的刹那間，游二也的人已在半空中拿住了這把劍的柄。

游二也的身形繼續下墮。

但他的雙腿還沒有沾到地面，這把劍忽然又像一道電光般射出。

嘶！

唐忍智失聲叫道：「二弟——」

他這句話還未說完，唐忍空的身子已僵硬。他的劍已「物歸原主」，劍鋒穿過了他的眉心，直透後腦。

古今武俠叢畫掌篇

一枝桃

混沌書生

一枝桃，不詳其姓氏，綠林之豪也，縱橫江浙間，無敢攖其鋒者，性伉爽，好任俠，身材瘦小精飛行術，尤擅彈丸，能於百步外擊人，毫髮不爽，且可疊發十數丸，不令間阻，名連珠彈，惟遇有貧寒之輩，則反周濟之，絕無吝色，嘗曰刦富濟貧，乃吾儕之天職，若奪人之財而供一已之浪費，則非英雄所爲，實土寇耳，時江浙一帶，紳宦巨室，多畏之若虎，雖遭其所盜，默然不敢聲張，恐其復來也，上虞有王某者，村中惡徒，縣宰之戚也，仗勢凌人，無惡不作，一枝桃知之，拍案大怒曰，狂奴胆敢猖獗若是，余當有以懲之，遂束裝往，便寄居逆旅，日則出外探其路徑，一俟夜深人靜，躍登上屋，及抵王宅，乃越垣而入，盜取萬金，復留書於壁曰，盜金者㘅一枝桃也，況汝所作爲，久已喧傳遐邇，本當置諸死地，今日姑留汝命，冀速悟悔，痛改前非，否則決不饒汝也，翌晨王見之，驚駭欲絕，自後遂消聲斂跡，不敢若前之胡行矣，一枝桃即將其所刦之金，散布之於民，人咸德之，呼爲俠客，數年後不知所終。

唐忍空瞪大了眼睛望着游二也。

但他已無話可說。

（三）

夜色已籠罩着大地。

唐忍智臉上的表情，就像是一條惡毒而憤怒的响尾蛇。

他犯了一個嚴重的錯誤。

他不該讓唐忍空參加這一塲決戰的。

唐忍空的劍法雖然不錯，在江湖三已可以算是一等一的高手，但對付游二也這個江湖怪傑，仍然不足以給予對方嚴重的威脅。

現在大錯已鑄成，追悔也是無用。

他現在唯一能做的事，就是爲唐忍空報仇。

× × ×

兩把無情的刀，四道充滿殺機的目光，就在這無邊無際的夜色中對峙着。

游二也逆風而立，衣袂被山風吹得獵獵作响。

他臉上的神態已變得很肅穆，和平時的他彷彿判若兩人。

唐忍智的目光充滿仇恨，充滿殺機。

他握刀的一隻手青筋怒凸，指骨不斷的「勒勒」聲响。

「血債血償，今夕不是你倒下去，就是唐某死無葬身之地。」

他的語氣很堅決。

他的說話也很絕。

——不是你死，就是我亡，除此之外，他們兩人已別無選擇的餘地。

唐忍智固然絕不會放過游二也。

游二也也不願逃避。

他們這一戰誰將勝？誰將負？還是會弄成同歸於盡的局面？

這是誰也不能預料的事。

但就在這時候，黑暗中忽然又響起了另一個人沙啞的聲音。

這人的說話慢吞吞，但每一個字都具有一種令人心悸的壓力。

他說：「游老二，你失敗了！」

（四）

決戰還沒有正式開始，這人就已說游二也已經敗了。

游二也神色木然。

他忽然嘆了口氣，緩緩道：「你到底還是來了。」

黑暗裏的人冷冰冰的道：「我當然非來不可，因爲就算明知你必死無疑，我也要親眼看見你死掉才能舒服一些。」

游二也道：「你實在令我失望。」

那人道：「你也同樣令我失望，看來你並不是我的好朋友。」

游二也道：「我的確不是你的好朋友，因爲我並不甘心被你利用。」

那人道：「正因如此，今天我們非要把你除去不可。」

黑暗中，一個青袍中年文士從黑暗中出現。

他就是齊家堡堡主齊清。

× × ×

看見了齊清，唐忍智的面上露出了笑容。

他的笑容就像是一隻看見了同伴的狐狸。

齊清武功就算不及游二也，但多了一

個幫手，取勝的機會也自然大大提高。

就算齊清死在游二也的刀下，唐忍智也不會覺得可惜。

齊清只是一個被他利用的人，他若能與游二也拚個同歸於盡，那更是一件求之不得的事。

唐忍智忽然冷喝一聲，對齊清道：「咱們一起上，把這個怪物宰掉再說。」

齊清朗聲一笑，瞧着游二也道：「咱們雖然是朋友，但現在只好拚一拚這副老骨頭了。」

他的武器巳亮出，那是一柄鐵摺扇。

游二也冷冷一笑，道：「聽說你的追魂七十二扇，又比從前大有進境，今天倒要領敎一二。」

齊清冷笑揮扇。

他這一把鐵摺扇表面看來平平無奇，但當他動手的時候，扇骨上却出現了十二支藍汪汪的鋼針。

這十二支鋼針顯然淬有奇毒。

游二也冷笑：「你是越來越毒辣卑鄙了。」

齊清道：「無毒不丈夫，你有一個這麼好的朋友，應該死而無憾。」

他的鐵扇就在此刻一揚，颯颯颯連攻十二扇。游二也刀勢急展，把這十二扇從容接下。

齊清喝道：「果然不愧是游二爺，再接十二扇試試。」

唐忍智眉頭一皺。他巳看出齊清即使把追魂七十二扇全部施展出來，也不容易擊敗游二也。他手中的刀巳隨時準備發出攻擊。齊清的十二扇瞬即又巳使完，但仍然無法把游二也傷在扇下。

游二也冷笑道：「你的武功雖然比從前略有進展，但看來却也不外如是。」

齊清怒喝：「再接十二扇試試。」

游二也冷冷道：「接來接去，你的扇法也不外如是而巳，你再不知機，這就是你畢生最後的十二招扇法。」

齊清對此毫不理會，摺扇瘋狂的向他的身上急劃過去。游二也目中似又露出殺機。

他的刀巳經揚起一片凌厲的刀光。就在這一剎那之間，唐忍智的刀突然向前刺出。

颯！一刀就刺向游二也的胸膛。

這一刀刺得很準，而且極快！

游二也似乎巳無法閃避。

但是，就在這一剎那之間，齊清的摺扇突然改變了方向，疾速刺向唐忍智的咽喉。

唐忍智怒呼。但接着，他的臉色巳變成一片紫紅之色。

「喔！」摺扇上的毒鋼針巳無情地刺在他的咽喉上。

「你……你是誰？」唐忍智簡直不能相信那是事實。

「我是齊清，不折不扣，如假包換的齊清。」

「你爲甚麼要出……賣我？……」

齊清冷冷一笑。

黑暗中忽然又出現了一個白衣人。

唐忍智瞪着這個白衣人，道：「你……你又是誰？」

「十五號。」

「十五號？」

「不錯，而且也是彭冲霄的兒子。」

「彭冲霄的兒子？」唐忍智道：「他的兒子是採花大盜，而且巳經……」

齊清冷冷一笑：「你錯了，他的兒子並不是那個採花大盜，而是北殺園的第十五號殺手。」

唐忍智總算明白了。

彭冲霄一直都把自己眞正兒子的身份掩護着，就連他兒子都不知道自己眞正的父親，就是彭冲霄。

「他……他……他到底爲甚麼要這樣做？」

齊清冷冷地答道：「彭冲霄知道自己的兒子遲早會成爲別人報復的對象，所以當他的兒子生下來之後，就巳把他交給別人敎養，同時他又收養了一個孤兒，結果疏於管敎，終於成爲一個可卑可恥的採花大盜。」

唐忍智楞住。

齊清冷冷的說下去：「殺花中君子的人並不是我，江湖上懂得用劈空掌的人，也絕不只有我一個，但這筆帳現在巳算在我的頭上。」

十五號冷冷一笑，雙眼緊緊地盯着唐忍智道：「他們故意製造兇險的局面，讓別人以爲他們兩人巳水火不相容，絕不會懷疑到，這根本就是他們兩人所佈下來的假局。」

齊清冷笑着，接道：「我們眞正要對付的人，其實就是你」

唐忍智額上冷汗如雨，身子更是搖搖欲墮。

游二也忽然淡淡一笑，道：「他們這一齣戲演得雖然精采，但我老人家穿針引綫的功夫，也是功不可沒。」

唐忍智至到現在巳經全部都明白過來了。

他還有幾句說話要問齊清：「你究竟是誰？除了齊清之外，你在江湖上還有甚麼身份？」

齊清淡淡道：「我不但是齊家堡的堡主，同時也是一個高僧。」

「高僧？」

「不錯，」十五號冷冷道：「你曾否聽過靜大師這個佛門奇俠？」

唐忍智道：「齊清就是靜大師？」

齊清淡淡道：「不錯，我又是靜大師，這一點恐怕你做夢也想不到罷？」

唐忍智渾身發抖。他全身的眞氣都彷彿巳在這剎那間完全洩盡。

齊清冷笑道：「你一直在玩弄陰謀，要把齊家堡和北殺園噬掉，然後，再建立你心目中的王國，只可惜，你看錯了一個人。」

「誰？」唐忍智盡力迸出了最後一個字。

「我。」當齊清說出這一個字的時候，唐忍智巳倒了下去。

× × ×

長夜漫漫，無月無星。

游二也騎着一匹瘦馬，望南而去。沒有人知道他要去甚麼地方，也沒有人知道他將來是否還會回來。他本來就是一個來無影，去無踪，神龍見首不見尾的江湖怪傑。

（續完）



俠義傳奇歷史故事

鄧雷·文　盧令·圖

天仇令（上）

結盟衆豪傑　矢志復家邦

帝女盟主

北京城，中華古代帝皆。

天香樓，京城著名酒樓。

天黑入夜，晚飯巳過，天香樓上尚有四位人客，老闆竟吩咐伙計關門；此還未奇，更奇者人客各自安坐，視而不睹，不聲無言！

老闆姓郭名安，四十年紀，福字相貌，衣服華麗，一望而知是個富商。他掃望在座人客，沉聲道：「各位，請！」

四個人客起座，前後跟隨郭安，從樓上下來，步過廊舍，走進一間小室。郭安伸手輕按，赫然現開一扇牆門，衆人入去，牆門隨即關閉。地室燭光照映，衆人相貌清明可見。室內擺放五張木椅；正中一張，左右各兩張。

郭安雙手拱拜道：「郭安拜見史舵主，何會主，李香主，宋堂主。」又道：「各位請坐。」

史舵主左方上座，看他年過五十，國字相貌，雙目不怒而威，號名「雷電手」史光。他拳掌快如閃電，威力有若轟雷，故而得名。

何會主右方上座，看他年有五十，身材瘦長，相貌清奇，號名「無招劍」何華。他劍無招式，招隨心而發，式由意而出，故而得名。

李香主左方下座，望他年約四十，身材精壯，相貌英挺，號名「旋風刀」李剛。他刀如旋風，快若風旋，故有其號。

宋堂主右方下座，望他年過三十，書生打扮，相貌英俊，號名「二絕書生」宋奇。他文武雙全，故稱二絕。

在座四人，聲名震威武林江湖，乃當今天下絕頂高手！

史光道：「郭安，盟主何時來？」

郭安道：「二更時分，盟主必來。」

又道：「郭安出去，迎待盟主。」說罷人去。

正中空椅，留待盟主所坐。

清代康熙年間，天下大江南北漢人，結帮組會反清復明，各地帮會聯合統一，號名「日月盟」，人數之衆，武功之强，聲勢之大，震驚滿清皇朝！

郭安表面是酒樓老闆，他實是日月盟高層人物！

「雷電手」史光，「無招劍」何華，「旋風刀」李剛，「二絕書生」宋奇，正是日月盟舵會香堂主人物！

日月盟主，姓仇名清，是個神秘人物，外人只聽其名，不知其人；盟內能見盟主者，只有舵會香堂等最高人物。日月盟羣雄，個個對盟主拜服崇敬，跟隨歸投，効命聽令！

郭安步入道：「盟主駕到！」

在座四人，同時起座站立，情態嚴肅恭敬。

一人進來，是個女子，身穿湖藍衣裙

，年華雖過三十，望去更增熟透美。她容貌極美，絕色清純；她儀態高貴，令人心靈震懾。正是日月盟主仇清！

地室五人，同時跪拜道：「臣叩見公主！」

仇清揮手道：「各位快起回座。」聲音清美，有若天音。

史、何、李、宋齊聲道：「謝公主。」站起各自回座。

郭安起身站立。

仇清正中而坐，說道：「明朝巳亡，公主身份名實不稱，今後應棄君臣禮儀，以盟主喚我。」

四人同聲道：「是，盟主。」

郭安道：「郭安告退。」語畢恭退出去。

日月盟主仇清，她是明末崇禎皇帝愛女長平公主。滿清入關，明朝敗亡，崇禎吊頸自縊，長平公主得一位大內高手救去，練成絕學武功下山，號召大明文武羣臣，聯合領統帮會反清復明。盟名以明字拆開，故稱日月；她仇恨滿清，故名仇清。

仇清道：「滿清奪佔我大明江山，屠殺我族漢人，仇比天高，恨如深海；海恨天仇，誓死復報！」

四人定坐傾聽。

仇清道：「今晚聚會，共商反清復明大計。史舵主，何會主，兩位查知那個康熙如何？」

史光道：「稟告盟主，康熙震驚本盟威勢，近日加緊追查緝捕本盟人物。」

仇清道：「他親自統管？」

史光道：「統管者，是仲胞妹康樂郡主。」

仇清道：「她才能如何？」

史光道：「她機智精明，武功驚人，聞知是康熙最得力助手。」

仇清道：「康熙左右，除她之外，還有高手何人？」

何華道：「稟告盟主，高手者尚有三人：一人是御衞統領，仲是滿清人，漢名華滿清，乃滿朝皇宮第一高手；另兩名是對孖生聾啞兄弟，據說武功高深不可測，兩人日夜侍隨康熙左右。」

仇清道：「李香主，你查知滿清皇宮近日有何大事？」

李剛道：「稟告盟主，清宮明日公開招選御衞武士。」

仇清道：「比武招選？」

李剛道：「正是。」

仇清道：「宋堂主，你有何計策？」

宋奇道：「回告盟主，本盟勢力不弱，但敵人勢力更強大，目前反清復明只能暗反，不能明反。」

仇清道：「如何暗反？」

宋奇道：「選派一名殺手刺客，參加應招清宮御衞武士，等時機刺殺康熙！」

仇清道：「此計策甚好，本座正有此意。殺手如能刺殺康熙，乘清宮惶喪慌亂，號召大江南北各地武反起義，咱們實行闖攻敵人皇宮清都！」

史光道：「盟主高見！」

宋奇笑道：「刺殺康熙，正是射人先射馬，擒賊先擒王。」

仇清道：「反清復明能否實現，賴靠暗反能否成功，但殺手刺客人選，要全備三個條件，缺一不可。」

史光道：「那三個條件？」

仇清道：「一，視死如歸；二，武功高深；三，藉藉無名。」

李剛道：「何以要藉藉無名？」

仇清道：「殺手刺客藉藉無名，方能瞞混敵人耳目。」又道：「本盟有誰人，可當選殺手刺客？」

史光道：「本盟中人，第一個條件者多不勝數，第二個條件者，亦有三數人；第三個條件者，全無一人。」

仇清道：「本盟有無年青高手？」

何華道：「本盟青年高手者有三人，但他們都是名滿江湖不合第三個條件。」

李剛道：「而且此三名青年高手，武功尚未達高深境界。」

仇清道：「難道本盟無人全備三個條件？」

宋奇道：「此名殺手刺客最難求。」

仇清道：「無論如何難求，本盟定要覓找此名殺手刺客。」

郭安進來，手拿信函道：「盟主，有個青年求見。」

仇清道：「他是誰？」

郭安呈遞信函道：「他請盟主閱看此函。」

仇清拆開信函，閱後大喜道：「殺手刺客天外而來！」又道：「郭安，快請他進來！」

郭安恭退走出。

衆人同聲道：「此人是誰？」

仇清道：「此人姓高名天行，他全備三個條件。」

史光道：「信中何說？」

仇清道：「他藝成下山藉藉無名。」

何華道：「他武功高深？」

仇清道：「名師必出高徒，他師父乃是我明朝大內絕頂高手鮀啞老叟！」

李剛道：「他視死如歸？」

仇清道：「鮀啞老叟函中說：他父乃我明臣武官，滿清軍兵追捕逃亡關外，父母慘被狠羣吞斃，他幸得鮀啞老叟相救。鮀啞老叟隱居關外，每日觀研野狠搏擊，悟創天狠武功絕學。鮀啞老叟傳授他天狠武功，苦心訓練他成爲殺手刺客。鮀啞老叟言證：他不僅有反清復明之志，視死如歸之心，而且有天下第一殺手之勇！」

四人聞聽，同感喜悅。

宋奇笑道：「正是：對望空嘆無覓處，殺手刺客天上來！」

殺手刺客

郭安帶青年進來。青年劍眉星目，相貌俊朗，身材高壯，武衣勁裝，腰掛短刀，英豪威武，是個偉漢奇男！

郭安引見介紹，青年目見仇清，俊目射出星光，他驚異天下人間，竟有如此絕色美人！

青年向仇清跪拜道：「在下高天行，叩見公主。」

仇清道：「高兄弟請起。」

郭安搬來木椅，仇清道：「高兄弟請坐。」

高天行坐下道：「公主……」

仇清道：「今後應喚盟主。」

高天行道：「是，盟主，天行要求加入日月盟，望求盟主允准。」

仇清道：「你是駝啞老叟弟子，本座立即允准。」

高天行喜悅道：「謝盟主！」

仇清道：「高兄弟藝成下山，請問心志抱負。」

高天行道：「天行志學荊軻，願爲抱負獻命捐軀！」

史光讚道：「高兄弟心志抱負高偉，欽佩欽佩！」

何華道：「咱們正在商議反清復明計策，高兄弟有何高見？」

高天行道：「滿清氣勢鋒銳，正面抗反如卵擊石，天行以爲奇襲反清可行。」

李剛道：「如何奇襲反清？」

高天行道：「仿學荊軻刺秦王！」

宋奇道：「英雄所見略同，本盟現行反清計策，正是暗反奇襲！」

仇清道：「本座先派你當任殺手刺客，你可願意？」

高天行道：「天行加入日月盟，心志抱負正是要當任殺手刺客！」

宋奇道：「高兄弟，本堂主要見識你武功。」

高天行道：「請宋堂主指教。」

地室寬大，郭安移開木椅，仇清史光何華李剛，隅角各坐觀看。

高天行站立中央，抱拳道：「堂主請進招！」

宋奇說聲「看招！」掌隨聲出，招出「獨劈華山」，劈斬對方喉頸！

高天行步身輕移，宋奇掌招打空，雙手下垂，竟然任由對方攻打！

宋奇掌出變拳，拳招打出，直擊對方心胸！

高天行身隨步走，輕易避過來拳，仍然只守不攻！

宋奇拳發化爪，招式「野猴偷桃」，猛向對方頭臉抓去！

高天行滑步沉身，巳然化解爪抓，他依然只守不攻！

宋奇道：「你何以只守不攻？」

高天行道：「天狠武功招式狠辣，天行怕傷害堂主。」

宋奇道：「你放心進招！」

高天行道：「堂主小心！」

高天行右拳打出，宋奇左拳迎架。高天行拳出變爪，抓住對方手拳；宋奇右掌拍出，高天行左掌迎擋，掌勁吸住對方手掌！

宋奇拳掌掙脫不開，不禁大驚，起足飛踢。高天行右脚伸勾，將對方左足踆住，雙手順勢推送，宋奇人身翻跌倒地上！

高天行連忙走來扶起，宋奇滿臉通紅，强笑道：「高兄弟武功，果然名師出高徒！」

高天行出手發招，竟能打敗日月盟堂主，「二絕書生」宋奇！

天狠武功絕學之一：埋身搏擊，糾纏不放，對手萬難掙脫！

仇清史光何華李剛郭安，同聲叫好！

李剛起身道：「高兄弟武功果然厲害，本香主與你引證一場。」說罷，抽出長刀，步至中央。

高天行抽出短刀，長不過一尺，精光四射，形狀如狠牙，故名狠牙刀！

李剛長刀抖動，刀如旋風，猛向對方進擊！

高天行挺刀伸出，刀尖刺中長刀，叮噹一聲，雙刀激撞發出火光，兩人同時後退，隨即同時前撲發招攻打！

李剛長刀無損，但他手腕一陣震痛，驚詫對方功勁比自己高强。他深吸口氣，挺刀連環打出，刀招旋風進擊！

高天行刀招打出，又向長刀刺去，目標對象是長刀不是人！

李剛道：「你何以不向人身攻擊？」

高天行道：「天狠刀法招式狠毒，天行怕傷害香主。」

李剛道：「本香主刀能護身，你放心攻打。」

高天行道：「香主，天行得罪了！」

狠牙刀刬空打圈，突從下而上橫斜揮刺，李剛擧刀迎擋，狠牙刀突又由上而下彎曲揮斬，李剛挺刀横架，狠牙刀倏地交义擊打，李剛後退防守，狠牙刀倏又中出一刀，猛刺對方心胸，李剛收刀回封，只聽叮噹連聲，長刀脫手落地，但見李剛人身翻倒開去！

李剛躍起身道：「高兄弟武功高强，佩服佩服！」

天狠武功絕學之二：招式連環不絕，一氣呵成，快速飛動，出手即決勝敗！

仇清史光何華宋奇郭安，脫口喝采！

何華道：「高兄弟，本會主與你研武，你盡將天狠刀法展演出來。」

高天行道：「是，何會主。」

何華抽出長劍，握劍平伸，站立不動，說道：「請進招！」

高天行道：「遵命。」挺刀招出，刀尖向上橫掃，揮擊對方長劍！

何華長劍下沉，劍尖向下身刺去，對方短刀下封，他步前身進，劍柄猛向對方面門撞去。他號稱「無招劍」，劍法招式隨從心意，此招劍柄撞擊對手，正是無招之招！

何華出手便知武功高深，高天行不怕會傷會主，他施展天狠刀法，但見刀如狠牙，狠辣狠毒，招出致死要命，眞如生死血門！

何華使出生平絕學，十招尚有進攻，二十招只能防守，三十招巳處下風敗象，他長劍護身，跳出戰場，氣喘道：「高兄弟刀法如神，本會主嘆服。」

天狠武功絕學之三：刀如狠牙，刀法狠辣狠毒，刀招致死要命。

仇清史光李剛宋奇郭安不禁鼓掌。

史光道：「高兄弟請小休片刻，再與本舵主引證一下。」

高天行道：「天行體力尚不疲，舵主請。」

史光起身走來道：「你用刀抑掌？」

高天行道：「舵主用掌，天行當以掌領教！」

史光雙手交錯，左拳直打，右掌橫拍，招快如電閃，功勁若轟雷，名實是「雷電手」！

高天行雙手翻動，展開天狠武學，只見他手如狠爪，兇悍厲害，招式極是怪奇詭異！

史光武功傲視武林，稱霸大江南北未

逢敵手，此次初遇生平第一個强勁對手，他使出武功絕學，招式雷電威猛攻打！

高天行初逢對手，豪氣頓生，天狠武學遇强則强，越打越勇，盡將絕學展出，招式精妙神奇！

兩人打鬥百招，各自跳出戰圈，雙方平手打和！

天狠絕學，手如狠爪，兇悍厲害，怪奇詭異，招中非死即傷！

史光讚道：「後生可畏，佩服，佩服，假以時日前途無可限量也。」

高天行道：「史舵主武功蓋世驚人，得以指導天行茅塞頓開，更知天外有天，人外有人，武功學無止境！」

仇清讚道：「高兄弟武功，高深超越本盟主料想，天狠武功絕學，正好專對刺殺康熙！」

史光道：「郭安，快備酒菜，咱們與高兄弟喝酒暢談。」

郭安出去吩咐，酒菜片刻備來，地室擺開筵席，七人圍坐喝酒傾談。

仇清美目看望高天行道：「高兄弟，清宮明日比武招選御衞武士，咱們會明天一別，未知何時聚見。」她玉手拿擧酒杯道：「你赴虎穴龍潭，但願你暗襲成功，本座敬你一杯！」

高天行手擧酒杯，與仇清同飲。

仇清道：「高兄弟，本盟總壇在西郊寶蓮庵，你有要事可來此見本座。」

高天行道：「是，謝盟主。」

史光道：「高兄弟，咱們痛飲三杯，此後共同生死！」

何華道：「頭可斷，志不可異！」

李剛道：「大丈夫生要英雄，死要好漢！」

宋奇道：「生命可拋棄，氣節絕不可虧！」

郭安道：「願爲反清復明爲我大漢捐軀！」

高天行吟道：「猛士壯烈死，英名千古留！」

七人擧杯喝酒，痛飲三杯。

虎穴龍潭

滿清皇宮公開比武招選御衞武士，轟動京城，傳遍天下，各地武林江湖人物，湧來參加應招。

清宮招選武士嚴格，應招者身份，家世，師源合格，方能允准報名，經過查明，證保，選挑滿意，方許參加比武，比武負敗，即要落選。

應招能過報名，挑選，比武三關者，只有五人，其中一人，是高天行。

清宮只招選三名，五名入選者，須再比武定名決選。

此日，御衞統領華滿清，親自主持比武決選定名。

比武場地在皇宮御花園，御衞統領華滿清正中而坐，左右旁側各站立五名御衞武士，五位入選者階下一字橫排而立。

御衞統領華滿清，年約四五十歲，身材粗壯魁梧，面相飽滿，太陽穴鼓起，望去雄糾氣昂。他粗聲道：「比武開始！」

入選者兩人，首先對打比武，一人打勝，一人負敗。

另一對兩人交手，同是一勝一敗。

最後高天行上場，他與第一對打勝者比武。

此人姓馬名雄，乃崆峒派掌門人首徒，武功不俗，崆峒掌天下聞名。

馬雄雙掌交錯，左掌打出，勁風呼呼，果然不俗！

高天行伸指點向來掌，馬雄掌出變拳，揮拳撞打對方手指！

高天行指出化爪，風飛電快，已將來拳抓住！

馬雄大驚，右手成掌，猛向對方手爪斬去。

高天行另手變指，直點來掌，只聽一聲慘叫，馬雄右手掌心冒出血絲。

高天行揮手輕送，馬雄人身翻倒丈外，他一看左手，深凹五隻指印，滲滿血絲，形狀恐怖！

另位打勝者出場，向高天行挑戰。

此人姓呂名平，乃華山派拔萃人物，武功出衆，盡得華山劍法眞傳。

呂平手握青劍，招出「白蛇吐舌」，直向對方臉眼刺來！

高天行棄用狠牙刀，空手應戰。他目睹劍招飛至，不閃不避，右手伸出兩指，竟然挾住來劍！

呂平急驚，飛足猛踢對方心胸，同時右手運足功勁，抖動青劍，圖要絞斷對方手指。

高天行左手伸抄，捉住對方腳足。

呂平青劍被挾，用盡功勁不能動彈，他足腳被捉，抽掙不脫，不禁驚得冷汗冒湧。

高天行雙手收放，呂平跌倒地下！

高天行輕易連勝兩場，決選第一名！

華滿清不禁讚道：「好厲害武功！」

高天行道：「謝統領大人誇讚。」

華滿清道：「你武功何家何派？」

高天行道：「在下不屬任何家派。」

華滿清道：「你師父何人？」

高天行道：「在下師父無姓無名！」

華滿清道：「人必有姓名！」

高天行道：「在下師父隱姓埋名。」

華滿清道：「爲何要隱姓埋名？」

高天行道：「他老人家早已遁世人間了。」

華滿清道：「你何以要來應招御衞武士？」

高天行道：「在下藝成下山，要揚名天下。」

華滿清道：「闖蕩武林江湖，同樣可以揚名天下。」

高天行道：「在下欲求官職，享受富貴榮華。」

華滿清道：「以你高深武功，欲求富貴榮華何難，你必有所圖！」

高天行道：「此話何意？」

華滿清粗聲道：「想混入來皇宮！」

高天行不禁楞愕道：「統領大人！在下……」

華滿清道：「你是反清人物！」

高天行急道：「在下清白，請統領大人明察！」

華滿清大聲道：「來人，將他綑綁起來！」

兩名御衞走來，事變突然，高天行

心思電閃，逃走？他思定意決，身手不動，任由御衞綑綁。

華滿清揮手道：「押他入牢。」

高天行人身綑綁，神態無慌，他被押入牢，氣定自若。

高天行押到刑房，華滿清親自審問。

華滿清喝道：「本統領斷定，你是日月盟人物，潛入皇宮臥底！」

高天行道：「統領大人全無證據，誣說在下實在寃枉！」

華滿清大聲道：「你還不招供，人來，施鞭刑！」

一名粗壯侍衞手拿鋼鞭，用力向高天行身上抽打！

高天行强忍鞭痛，不哼一聲，閉目任由抽打！

華滿清喝道：「快供出日月盟人物名單，總壇所在！」

高天行道：「在下藝成下山，不知日月盟之名，更非日月盟人物，統領大人打死在下，亦是此說！」

華滿清道：「你死口不認，本統領查搜證據，將你殺斃！」又道：「押他入牢去！」

侍衞押高天行入牢，關上鐵門！

牢內暗黑潮濕，高天行坐下苦思。他出師不利，被捕入牢，全出他料想。他思定決斷：華滿清只是懷疑他，全無實證他是日月盟人物。

一個黑影走來，高天行道：「誰？」

黑影道：「同是入牢者。」

高天行道：「你因何入牢？」

黑影道：「因爲我是日月盟人物！」

高天行怔詫道：「哦！你是日月盟人物？」

黑影道：「正是。你呢？」

高天行道：「在下不是。」

黑影道：「他們說你是。」

高天行道：「他們誣說在下。」

黑影道：「日月盟人物，都是好漢英雄！」

高天行道：「天下好漢英雄，非盡是日月盟人物。」

黑影道：「漢人不屬日月盟人物，就非好漢英雄。」

高天行道：「人各有志各行其道。」

黑影道：「你是個好漢英雄！」

高天行道：「你是否？」

黑影道：「當然。」

高天行道：「你貴姓名？」

黑影道：「我名許球，江湖人稱『人中虎』是『二絕書生』宋奇堂主屬下。」

高天行道：「你被捕入牢？」

黑影道：「是。兄弟姓名？」

高天行道：「高天行。」

黑影道：「高兄弟你是誰人屬下？」

高天行道：「在下非任何人屬下。」

黑影道：「是仇盟主派你潛入來清宮的？」

高天行心思電閃，思定意決，詫異道：「仇盟主？仇盟主是誰？」

黑影道：「咱倆同是日月盟人物，你不必說假話。」

高天行道：「不！在下實非日月盟人物。」

黑影低聲道：「高兄弟，你被捕入牢，我已派人告知盟主，回函說明晚本盟人物打救咱們出牢。」

高天行道：「爲表清白，在下決不逃走。」

黑影搖頭嘆氣，無可奈何走去。

翌日，一個侍衞進來，手拿一套御衞武服，說道：「高天行，快去沖洗，換過衣服，統領大人召見你。」

高天行掃望，那個名叫許球的人已不在。他道：「那個人呢？」

侍衞微笑不語。

高天行沖洗完畢，換過御衣武服，跟隨侍衞走去。

來到一間華麗房室，侍衞站立門口，說道：「請進。」

高天行步入，華滿清哈哈大笑道：「高御衞，恭喜你！」

高天行怔愕道：「統領大人……」

華滿清道：「你已過第四關，經受本統領苦肉考試，你正式成爲御衞武士！」

高天行心中暗忖：好險！連忙跪拜道：「謝感統領大人！」

華滿清扶起道：「坐下喝酒。」

高天行道：「下屬不敢。」

華滿清道：「不必拘禮。」他手擧酒杯，遞給高天行，又道：「本統領賞賜你酒，快坐下喝。」

高天行接過杯酒，坐下一飲而盡。

高天行道：「請問統領大人，那個許球……」

華滿清笑道：「那個人冒名試你，他是本統領屬下侍衞。」

高天行暗吁口氣。

華滿清道：「等會帶你拜見郡主。」

高天行道：「郡主？」

華滿清道：「郡主乃皇上御妹，又是御衞最高統司。」

天女帝君

華滿清帶領高天行拜見郡主，行至御花園，迎面走來一個少女：她十六年華，美如春晨，嬌若初陽，身段青春成熟，極是丰美動人，美目流盼，尤更吸人心魂！

高天行目睹，不禁痴醉呆立。

華滿清伸手撞他，同時跪拜道：「微臣叩見郡主！」

高天行驚覺，連忙跪拜道：「卑職叩見郡主！」

少女正是康樂郡主。她目睹高天行痴呆神態，不禁哧嗦一笑道：「兩位起來吧。」聲音嬌柔，笑若春風，令人心醉。

高天行站起，康樂郡主美目看望，他身穿御衞衣服，豪武雄威，英姿神采，芳心暗讚：好個英俊男子！康樂郡主向華滿清道：「他比武第一名？」

華滿清道：「是！」

康樂郡主美目注視高天行道：「你姓名？」

高天行道：「高天行。」

康樂郡主道：「高天行，姓名很好。高天而行，可是此意？」

高天行道：「卑職取其上進心意。」

康樂郡主道：「從你姓名，你有高志抱負。」

高天行道：「揚名求利而已。」

康樂郡主道：「你之高志抱負，非僅為名利，而是英名傳世。大丈夫應當如此也！」

高天行心中暗道：「此女機智，果然名實。」

康樂郡主轉問華滿清道：「他武功如何？」

華滿清道：「很好，不錯。」

康樂郡主道：「很好？高御衞，本郡與你引證一下如何？」

高天行忙道：「卑職不敢。」

康樂郡主道：「本郡說敢，你敢說不敢？」

華滿清道：「高御衞，快向郡主求敎幾招。」

高天行道：「卑職遵命。」

康樂郡主玉手交錯，說聲：「接招！」左掌打出，斜斬喉頸，右拳伸推，直擊心胸！

高天行身步不動，右手直舉，迎擋來掌，左手護胸，化解來拳。

康樂郡主步身飛動，招式突變，掌拍心胸，拳打喉頸。她虛實之妙，變招之快，出招見知高手！

高天行身避步閃，雙手防守，拆招化解。

康樂郡主左足飛出，先踢對方腰肚，右手兩指「雙龍爭珠」，後點對方眼睛，手影飛動，倏然虛踢收足，指招後發先至，實取對方雙目，武功果然驚人！

高天行步移身倒，頭隨手轉，化解對方攻勢！

康樂郡主道：「你何以不還手？」

高天行道：「卑職不敢。」

康樂郡主道：「你快還手！」

高天行道：「是，郡主。卑職有所請求。」

康樂郡主道：「是何請求？」

高天行道：「郡主國色天姿，美若天仙，卑職送花表敬。」

康樂郡主道：「送花？」

高天行道：「卑職為郡主髮上戴一枝花。」

華滿清喝道：「不准放肆！」

康樂郡主嬌笑道：「很好！你如能為本郡髮上戴花，賞賜你禮品。」

高天行道：「謝郡主。」

御花園滿栽花樹，高天行伸手摘枝小花，步前身進，卽將花向康樂郡主髮上插戴。

康樂郡主步退身側，左拳直打對方頭臉，右掌向小花拍去！

高天行將小花拋高，右手套住來拳，左手抓住來掌！

康樂郡主掙脫不動。飛足猛然踢出！

高天行伸出一脚，竟然托住對方的玉足！

康樂郡主嬌軀定立，手足難動，小花下落，正好插戴髮上！

高天行手足放開，說道：「小花戴上，郡主笑納。」

康樂郡主手足被捉碰而羞，為眼前這奇偉俊男而喜，為對方高深武功而驚，感受高天行童心情意而樂。她伸玉手輕摸小花，除脫手上玉鐲，遞給高天行道：「此禮品，本郡賞賜你。」

華滿清感驚道：「郡主，此玉鐲價值連城……」

康樂郡主笑道：「本郡心目，小花與玉鐲價值相同，而人比物可貴。」

高天行雙手接玉鐲，跪拜道：「謝郡主賞賜。」

康樂郡主道：「你武功高深到什麼境界，本郡要你詳細告知，你與華統領對打一場。」

高天行道：「是，郡主。」

華滿清道：「微臣遵命。」

華滿清乃清宮大內第一高手，他要在康樂郡主御前顯顯威風，有意施展本門武功絕學，讓下屬大開眼界，說道：「高御衞，你盡將生平武功絕學施展，本統領要你心服口服。」

高天行道：「請統領大人指敎。」

華滿清冷冷道：「空手對拆，你先發招。」

高天行說聲「得罪」，左手推打，掌出突收，右手成爪，猛向對方頭臉抓去！

華滿清伸出一指，猛點對方右手腕穴，指點電飛，指招夾帶勁風，方向部位精準，出手已然驚人！

高天行左掌變拳，撞碰對方來指，右爪化指，兩指如勾，疾挖對方雙目！

華滿清不閃不避，指出化爪，猛抓對方來拳，另手握拳，同是撞碰對方手指！

高天行左拳成爪，同是猛抓對方來爪，右指變拳，再又撞碰對方手拳！

雙方拳掌並發，連環出招，風馳電掣，手夾功勁，斜纏對打，難分難開，兇險驚危，觸目驚心！

兩人拳爪撞碰，只聽「蓬啪」一聲响，但見高天行身步微退，華滿清倒退數步，方能站穩步身！

二人對打，表面打和，但論功勁，高天行强勝一籌！

高天行道：「統領大人武功蓋世無敵，卑職僥倖承讓，全因大人未盡全力，手下留情！」

華滿清强笑道：「高御衞武功厲害高深，堪稱武林第一人！」

康樂郡主道：「高御衞，你以後專責護衞本郡，職封郡主御前侍衞。」

高天行跪拜道：「謝封。」

康樂郡主道：「華統領，你走吧。」

華滿清道：「是，郡主，微臣告退。」於是便躬身而去。

康樂郡主道：「高御衞，你隨本郡來。」說罷，先行而走。高天行隨後跟行！

康樂郡主回頭道：「你可樂意護衞本郡？」

高天行道：「卑職求之不得。」

康樂郡主道：「求之不得？」

高天行道：「郡主文武雙全，卑職正可求敎，而且每日仰睹郡主采姿，如臨清晨春風，又若身在鮮花草林中，何等賞心悅目。」

康樂郡主嬌嗔道：「大胆放肆。」

高天行跪拜道：「卑職不敢，請恕失言。」

康樂郡主道：「起來。」

高天行躬身道：「謝郡主。」

康樂郡主含笑道：「你舌滑嘴甜，曾

對多少女子如此說？」

高天行道：「郡主第一個，卑職第一次說。」

康樂郡主道：「不准謊言！」

高天行恭聲道：「實話實說，確是如此。」

康樂郡主道：「你文學如何？」

高天行道：「稍有涉及。」

康樂郡主道：「大清統治天下，你有何感言？」

高天行道：「卑職無知，並無任何感言。」

康樂郡主嬌喝道：「快說實話！」

高天行道：「卑職不知如何說。」

康樂郡主道：「你學文多年，頗識國史，必有感言！」

高天行心忖：此女精明，果非虛傳！說道：「明朝末代，黑暗無能，卑職是漢人，亦反感不滿。」

康樂郡主道：「大清政績如何？」

高天行道：「清比明好此乃事實。」

康樂郡主頷首道：「你頗有識見，非一介武夫。」又道：「明朝末代，何止黑暗無能，而且腐敗不可救藥，大清應天意而生，順人勢而起；尤其皇兄康熙皇帝，統治天下，國盛民安，貢獻政績，有目共睹，雄辯難勝事實！」

高天行傾聽，不聲無語。

康樂郡主道：「你可同意此說？」

高天行道：「郡主所言有理，確是事實。」

兩人邊行邊談，來到宮御書室。一名太監高聲道：「郡主駕到！」

室內另名太監高聲道：「皇上口御，請郡主進見！」

高天行跟隨康樂郡主走進，他投目望去，一個身穿皇袍青少年站立，年約十七八，方臉闊額，一字濃眉，雙目如電，身材高大，生有王者之風，態含人中之威！

康樂郡主禮拜道：「拜見皇兄。」

青少年正是滿清當今皇帝康熙！

康熙道：「皇妹免禮。」

高天行當任殺手刺客，身入虎穴龍潭，刺殺清宮皇帝康熙，如今目睹君臨，不禁心生緊張，他曾見康熙身側左右，站立兩名鐵塔巨人，據盟主仇清告知，兩人必是聾啞兄弟。

高天行跪拜道：「卑職叩見皇上！」

康熙目視郡主道：「他是誰？」

康樂郡主道：「他是臣妹新任御前侍衞，姓名高天行。」

康熙道：「可是比武招選之人？」

康樂郡主道：「正是，他是比武第一名者。」

康熙道：「他武功很高？」

康樂郡主道：「是，華統領亦非他對手。」

康熙詫驚道：「果眞？」

康樂郡主道：「方才兩人對打，臣妹親眼目睹。」

康熙目視高天行道：「起來。」

高天行道：「謝皇上。」

康熙威勢懾人，高天行竟不敢抬頭正視。

康熙目注高天行，讚道：「眞是非凡人物！」

康樂郡主道：「他不但武功高深，而且學文多年，頗識國史。」

康熙點頭道：「可貴難得。」

康熙在龍椅坐下，距離高天行不遠，高天行心思刺殺之念，然而聾啞兄弟在側，兩人武功高深難測，出手萬難成功。

康熙道：「皇妹請坐。」

康樂郡主在另椅下坐！

康熙目向高天行道：「朕要觀察你武功，你與聾啞兄弟對打一場。」語畢，揮手示意，聾啞兄弟同時走出。

聾啞兄弟天生聾啞，孖出同生，身貌相同，所異者兄臉有顆黑痣，兩人出來，屹立如鐵塔巨人！

高天行跪拜道：「卑職遵命！」

康熙道：「單打獨鬥，你與華統領可勝，聯手合打，天下無人能制他倆！」

高天行起身而立，聾啞兄弟同時出手發招，一左一右，一前一後，聯合向高天行撲來。

高天行耳聽目觀，手足並出，施展天狠武功，與聾啞兄弟對打！

老大天殘左拳伸打，右掌斬劈；老二地缺左脚前剷，右足橫掃。天殘地缺心靈交通，二人合一，交加夾攻，連環進擊。高天行前後左右，籠罩在拳掌足脚招式之中！

高天行右手伸爪，抓住天殘左拳，左手抄接，捉住地缺右足，運功勁合拉，眼看天殘地缺硬碰激撞！

天殘乘機借對方手力，全身飛高，地缺順勢撲前，雙手抱住高天行腰身，這時天殘身落，兩手雙拳交錯猛擊對方頭臉！

高天行身突翻地，雙手舉起地缺，擋架天殘拳擊！

於是天殘雙拳倏收，兩足落地，猛向高天行頭臉踏踢！

高天行右足飛出，撐開地缺，同時雙手伸接，捉住天殘足脚，運力猛摔，天殘人身飛開翻倒！

好個天殘，只見他人身落地，翻個觔斗，倒身而起！

三人對打交手，驚險精采，康熙脫口道：「好！」

康樂郡主拍掌喝采！

高天行翻身站起，地缺手招已至，拳打對方心胸！

高天行雙手伸合，捉住地缺手拳，同時左脚飛打！踏踢對方心胸！

地缺另手抄接，捉住對方左脚；高天行右足飛踢，踏向地缺肚腰！

地缺無手擋架，身步難退，避閃不能，眼看肚腰中脚！

高天行身後勁風襲來，已知天殘後擊救弟，他收回右足，突向後踢！

地缺乘兄救被解，放手步退，身縱開去！

天殘身側步閃，避過高天行右足，右爪抓去，下取對方陰部！

高天行驀地縱躍翻身，飛落天殘身後，拳打對方背心！

天殘轉身手出，擋架來拳，另手成爪，猛抓對方手拳！

高天行手拳任由對方抓住，兩指如勾，猛點對方手腕穴脈！

天殘抓住高天行手拳，反被對方指中

穴脈，手爪收回雖快，但穴脈覺感一陣劇痛！

地缺救兄心切，全身撲前，頭向高天行撞來！

天殘不哼一聲，猛吸口氣，揮拳又向高天行打去！

康熙道：「住手！」

高天行躍步縱開，旁側站立。

康熙揮手示意，天殘兄弟收手身動，回位左右站立。

康熙目視高天行讚道：「你武功果然高深驚人，天下能制服天地雙殘者，你是第一人！」

康樂郡主笑道：「皇兄應有賞賜。」

康熙笑道：「好，職封他爲朕侍從御衛。」

康樂郡主嬌嗔道：「皇兄與臣妹爭奪他？」

康熙道：「他可一身兼兩職。」

高天行跪拜道：「謝皇上封賜。」

康樂郡主目視高天行道：「你站到外面守衛。」

高天行道：「是，郡主。」跪退出外站立。

康樂郡主道：「皇兄召臣妹來，有何事議？」

康熙道：「查捕日月盟事況，進行如何？」

康樂郡主道：「日月盟最高人物，已然查知。」

康熙道：「有多少個？是何人物？」

康樂郡主道：「盟主姓仇名清……」

康熙道：「仇清？分明反朕，以清爲敵！」

康樂郡主道：「此人是個女子，她是明皇崇禎之女長平公主。」

康熙道：「原來是她。」

康樂郡主道：「人物除她外，還有舵主史光，號稱『雷電手』；會主何華，號稱『無招劍』；香主李剛，號稱『旋風刀』；堂主宋奇，號稱『二絕書生』。」

康熙道：「此五人，全部要追捕回來，一個不漏！」

康樂郡主道：「他們行踪飄忽，居無定所，無從捉捕。」

康熙道：「他們總壇何在？」

康樂郡主道：「正在追查。」

康熙道：「日月盟反朕仇清，不能容忍，但可捕而不殺，尤其那個盟主，更不能斃。進行查捕時，不可擾民，更不能濫捕。」

康樂郡主道：「捕而不殺，消而不滅，八字爲策。」

康熙道：「知朕者，唯皇妹矣。」

康樂郡主道：「皇兄放心，日月盟反清，並不足畏。」

康熙道：「雖不足畏，但其患要除。漢滿敵仇不消，朕心實難安，大清江山難固穩。」

康樂郡主道：「化解漢滿敵仇，皇兄有何上策？」

康熙道：「八字爲策：漢滿同化，治國愛民。」

康樂郡主道：「漢滿同化？」

康熙道：「吸收漢人任職當官，給其出路，平等以待。漢滿同化，自然敵仇消除。」

康樂郡主道：「如何治國愛民？」

康熙道：「統一國家，大治天下，建立繁榮强盛大清帝國，是爲治國。滋生人丁，永不加賦，興修水利，墾荒農田，發展經濟，改善民生，是爲愛民。」

康樂郡主道：「國盛民安，天下大治，大清江山千秋萬代！」

高天行外出站立，耳聽康熙兄妹對談，心忖道：「清君此人，是個好皇帝。」

康樂郡主道：「鰲拜老臣，有否來見皇兄？」

刺殺康熙

康熙怒道：「這個老傢伙，向來不將朕放在眼內，終有日拔除他！」

康樂郡主道：「他老奸巨滑，皇兄萬要提防！」

康熙道：「朕早有計策對付他了！」

康樂郡主道：「是何計策？」

康熙道：「計引他先動手，皇兄後發制他！」

康熙八歲登位，現任帝八年。輔政大臣鰲拜，滿清開國功臣，自當太上皇，史說「文武各官，盡出伊門下」，「凡事在家定議，然後施行」。因此，康熙與鰲拜，發生激烈鬥爭。

是晚，高天行派任御書室守衛，天地雙殘回房睡寢。

高天行瞥望，書室燭光照映，康熙正在批閱文件。刺殺康熙，正是時機！

高天行心思不定，最後咬牙意決，他拔刀在手，輕步走去，正在此時，忽聽康熙喝道：「誰人？不召闖進，好大胆！」

高天行正要不顧一切衝進，突然一個人影現出，連忙伏身下躲伸頭進望耳聽。

康熙道：「是你？鰲輔政！」

來人現身者，正是輔政大臣鰲拜！

鰲拜年約五十，粗眉大眼，相貌兇惡，身材高大，他手拿匕首，撲前去刺殺康熙！

康熙閃避，雙手連拍，叫道：「高御衛快來！」

人影閃動，天地雙殘跳出，高天行入進！

高天行心意刺殺康熙，一見天地雙殘出來，改變護救康熙，揮刀向鰲弃刺去！

鰲拜步身後退，他連聲大叫，隨即縱出兩個人來，同時猛向康熙撲去！

天地雙殘同時出手，各自覓敵迎擊，分與兩個刺客對打搏鬥！

一個少女嬌聲傳入道：「皇兄勿驚，臣妹來也！」聲至人來，正是康樂郡主！

康熙神色安定，全無驚慌情態。

康樂郡主握劍護衛，站立觀戰！

一人衝入，來者是御衛統領華滿清！

華滿清跪拜道：「稟告皇上：外出御衛重重圍守，聽候御旨。」

康熙目視鰲拜道：「大胆叛臣，快下跪受縛！」

鰲拜聽而不言，冷哼一聲。他武功高强，力大如牛，有「滿清第一勇士」之稱。他手挺匕首，猛刺高天行！

高天行手舉狠牙刀擋架，只聽「叮噹」一聲，匕首應聲折斷！

鰲拜左拳右爪，猛向高天行抓打！

高天行短刀回鞘，空手接戰。他同是左拳右爪，硬碰對方拳爪，有意與鰲拜比勁鬥力！

雙方拳爪撞碰，勁力立見高低强弱，鰲拜身步搖晃，高天行飛足打出，踢中對方身中穴脈，倒地不能動！

驀聽兩聲慘叫，鰲拜派來兩個刺客，也被天地雙殘擊中要害，雙雙倒地斃死！

康熙龍目怒瞪鰲拜道：「念你是個開國功臣，饒你不死，撤職入牢，終生監禁，押他出去！」

華滿清道：「是，皇上！」手押鰲拜，退出走去。

康熙雙手撫拍天地雙殘，表示賞讚。

康熙目視高天行道：「你救朕有功，手擒鰲拜，封升御衛副統領。」

高天行跪拜道：「謝皇上封升。」

高天行手擒「滿清第一勇士」鰲拜，護救康熙有功，職升御衛副統領，此事翌日傳出，轟動京城。

天香酒樓地室，日月盟主仇清，正與舵會香堂主四人會議。

仇清道：「高天行所作所爲，各位有何意見？」

宋奇道：「高天行見遇時機不刺殺康熙，已是叛違此行殺手任務，竟反爲救護康熙，手擒鰲拜，我宋奇感覺他有變叛之疑。」

李剛道：「宋堂主所言，李剛同意。高天行受高官厚祿所誘，而心動志異。」

何華道：「何華感觀，高天行是個反清復明英雄，殺手刺客猛士，決不信他有變叛本盟行爲。」

史光道：「史光同意何會主所見，高天行浩然正氣，英姿清挺，決非心動志異之人。」

宋奇道：「人不可貌相，以貌相人，決不足信。」

李剛道：「高天行新入本盟，他心志爲人，咱們全不熟識，派他任當殺手刺客，看來實太冒險！」

宋奇道：「更甚嚴重者，他不但叛逆變反，投清降敵，而且供出咱們居所行踪，本盟秘地！」

何華道：「宋堂主此說，實太危言聳聽！」

史光道：「我反對宋堂主此說，危言聳聽絕不可信！」

李剛道：「請盟主決定！」

仇清道：「高天行之師駝啞老叟，乃大明忠君愛國之人，更是反清復明志士，他從小苦心訓練之徒，有其師必有其徒；他函中力證愛徒心志爲人，高天行人足可信。」

四人留心傾聽盟主所言。

仇清道：「本座觀感，高天行心不會動，志不會異，人不會變；他不會叛反本盟，更不會投清降敵。他護康熙，可能爲康熙信任，亦可能事起突變，依計就計。他手擒鰲拜，固利康熙，亦益漢人；鰲拜此人，乃滿清守舊頑退代表者，他大立『圈地』，『投充』，『逃人法』，任意掠奪漢人土地房屋，奴役壓迫漢民百姓，高天行擒捕此人，康熙將他牢禁終生，可謂人心大快，國家之幸，亦是漢人之幸。」

李剛宋奇恭聽盟主言決，低首無語，表示同意。

心靈交戰

高天行站立御書室守衛，耳聽室內康熙兄妹共議國事。

康熙道：「吳三桂擁兵割據，西南稱王。皇兄進兵撤藩，朝上羣臣反對，皇妹有何言見？」

康樂郡主道：「這個老傢伙，構釁殘民，天下共憤，豈容裂土罷兵！皇兄進兵撤藩，越快越好。」

康熙道：「聽皇妹所言，朕心意更決。」又道：「另有擁兵稱霸者，乃邊塞蠻夷噶爾丹，此人兇惡毒辣，勾結羅刹，荼毒塞外。朕親征平叛，朝上羣臣反對，皇妹意見如何？」

康樂郡主道：「若任其蹂躪，將恐勢成禍患。皇兄親征平叛，臣妹必定跟隨協助。」

康熙道：「朕朝上言斥羣臣，謂生死常理，朕所不諱，惟是天下大權，當統於一。」

康樂郡主道：「皇兄此說好！應堅持正理。」

康熙道：「北方羅刹俄國，野心覬覦我東北國土，近日更揮軍入侵。皇妹意見，堅決抗對，抑屈服求和？」

康樂郡主道：「羅刹俄國，眞有侵吞我國野心？」

康熙道：「羅刹俄國使者携來一封函件，說：『彼中國皇帝可獨得歸依大君主陛下，處於俄皇陛下最高統治之下，永久不渝，並向大君主納入貢賦。』又稱：『只要有二千名陛下正規軍，就能征服北方所有地域，直至中國北方長城。』」

康樂郡主道：「豈有此理！羅刹俄國竟要我臣服納貢，簡直荒謬妄想！」

康熙道：「我中華大國豈可欺凌，決不屈服求和，堅決派軍對抗！」

高天行外立耳聽，受康熙兄妹之豪言壯語所感，不禁熱血冒湧。他心忖道：「康熙撤藩平叛，統一中華，大治天下，實乃正理行爲，他外抗俄國，保衛中華，實是國族英雄，他不僅是個好皇帝，而且雄才偉略，文武縱橫，又是英明帝君！」

高天行感佩康熙而生敬，因敬康熙而有情，是以每日守衛康熙左右，雖有大好時機，內心不忍不想刺殺康熙。

然而，日月盟派他當殺手刺客，任務是刺殺康熙！

康熙乃滿清皇帝，漢滿雙方是敵仇，他身爲漢人，理應刺殺康熙！他師父駝啞老叟，收他爲徒，傳授他絕學天狠武功，從小苦心訓練他，成爲天下第一殺手刺客，目的要他刺殺康熙！他父乃明朝大官，被清兵追捕逃亡關外，因而慘遭狠吞，他屬明朝忠臣後人，必要反清復明！

他此生之志，藝成下山抱負，就是仿學荊軻，刺殺清皇！高天行刺殺康熙，天下百姓失去一個對民「永不加賦」，對國「大治天下」之好皇帝，滿清大國失去一個雄才偉略，文武縱橫之英明帝君，中華族國失去了一個撤藩平叛，統一天下，勇敢抗對羅刹俄國侵略之國族英雄！

高天行不殺康熙，他愧對師父，羞對先父，無顏對漢人，無臉對仇清等人，他就是心動志異之人，變叛日月盟之叛徒，投清降敵之漢奸！

高天行殺抑不殺，他情理鬥爭，心靈交戰。

康樂郡主發覺高天行心神不寧，情態不安，問道：「你有病不適？」

高天行道：「卑職無病。」

康樂郡主道：「你心有事？」

高天行道：「並無心事。」

康樂郡主道：「你心情不樂？」

高天行道：「並無不樂。」

康樂郡主道：「可是惦念家人？」

高天行道：「卑職巳無家人。」

康樂郡主道：「你師父何在？可請他老人家入宮居住。」

高天行道：「先師巳去世，卑職守孝一月下山。」

康樂郡主道：「你藝成下山，應招御衞武士，比武第一，即有聲名，手擒鰲拜，封升副統領，更是轟動天下。名成利就，大志望現，理應意氣風發，何以心事滿懷？」

高天行道：「卑職實無心事。」

康樂郡主道：「你難瞞本郡眼。」

高天行心知郡主精明機智，心思細密，恐心露言洩，笑道：「卑職確有事未達，是以心懷不樂。」

康樂郡主道：「何事未達？」

高天行道：「卑職未有美人陪伴。」

康樂郡主美目瞄着高天行道：「你可有意中人？」

高天行道：「心有所屬，但伊人高貴如天女，卑職不敢妄想。」

康樂郡主低聲道：「伊人是誰？」

高天行道：「卑職不敢說。」

康樂郡主輕聲道：「快說。」

高天行吶吶道：「此位美人，正是郡主。」

康樂郡主粉臉嬌紅，情現羞態，說道：「大胆放肆。」

高天行跪拜道：「郡主在上，請恕卑職失言。」連叩幾個响頭，不聽回聲，抬目看望，伊人巳去。

黑夜圍捕

高天行正欲睡寢，康樂郡主突來見他。高天行跪拜道：「叩見郡主。」

康樂郡主道：「起來，今後只有我倆，不必跪拜行禮。」

高天行站起道：「是，郡主。」

康樂郡主道：「快換衣携刄，跟隨本郡去。」

高天行道：「請問郡主何去？」

康樂郡主道：「捉捕日月盟人物！」

高天行心驚道：「捉捕？」

康樂郡主道：「本郡查知，日月盟總壇秘地所在。」

高天行道：「何在？」

康樂郡主道：「天香樓地室！」

高天行心暗大驚，說道：「請郡主稍候，卑職進房換衣。」

高天行跟隨康樂郡主出來，御衞統領華滿清率領二十名御衞高手，巳在列隊站立等候！

康樂郡主玉手揚揮，先行走去，衆人跟隨而行。

高天行心欲密告仇清等人逃去，但人走不開，苦無計法！

皇室距離天香樓不遠，片刻巳達目的地！

康樂郡主美目投望，驀見幾個人影從天香樓縱躍飛出，命令道：「日月盟人物欲逃，快展開圍捕！」她首先握劍如飛撲去！

高天行華滿清隨後飛去，二十名御衞高手分頭追捕，前後左右將天香樓圈形包圍！

天香樓地室，日月盟盟舵會香堂主人物正在會議，郭安飛奔衝入急告：清宮御衞浩蕩而來圍捕！

盟主仇清下令撤離，但巳走遲一步！

仇清美目看望，一個美女握劍撲來，巳知來者是清宮康樂郡主，她挺劍進身迎敵！

天星淡光下，康樂郡主目見眼前美人，說道：「你是仇清？」

仇清道：「正是！」

康樂郡主道：「你們巳被圍捕，快棄劍投降！」

仇清冷哼一聲，揮劍猛向康樂郡主刺來！

康樂郡主手劍伸推，擋架對方來劍，另手掌出發招，向仇清拍去！

仇清之師乃明宮大內絕頂高手，武功巳達高峯境界，她施展絕學劍法，心欲盡快衝出逃離而去！

然而對手者康樂郡主，自幼武學名師，武功驚人，豈容敵手逃脫，她展開絕學劍法，向仇清進打攻擊！

舵主史光躍出天香樓，飛縱落地，身側刀風襲至，連忙步身後退，投目看望，一個粗壯大漢屹立眼前，此人正是御衞統領華滿清！

史光不聲無言，雙方交錯，拳掌打出，閃電轟雷，連環向敵人劈打！

華滿清目睹對手出手，喝道：「你是『雷電手』史光？」

史光道：「老夫還是日月盟舵主！」

華滿清道：「久聞大名，如雷貫耳。你知本人是誰？」

史光道：「清宮大內第一高手，滿清御衞統領華滿清。」

華滿清道：「本統領不忍殺你，快束手投降！」

史光冷笑道：「本舵主縱橫武林江湖，從來只有老夫殺人，無人能殺老夫！」

華滿清喝道：「好大口氣，本統領要你見知厲害！」抖動手中刀，發招向對方攻打！

兩人一個是清宮大內第一高手，一個是縱橫武林江湖，武功蓋世無敵，彼此都是名震天下，功力高深，敵手遇逢，展開搏鬪！

高天行飛縱奔來，正與何華相遇，兩人眼目示意不聲無言，假意打鬥起來。

香主李剛，堂主宋奇，老闆郭安三人，各被三名御衞高手圍攻！

有數名御衞高手，衝入天香樓內，進行追查搜捕！

仇清與康樂郡主武功相等，一時難分勝負！

康樂郡主命令道：「張御衞，胡御衞，快來助本郡！」

張胡兩名御衞高手，聽令出手，各拿兵刄，合攻仇清！

仇清以一敵三，即現敗負，防守閃避，險象迭生！

仇清肩胸中劍，一聲嬌呼！

高天行聽見，沉聲急道：「何會主，快去救盟主！」

何華縱躍而去，飛救盟主！

高天行走至隅角，除脫御衞衣服，見他身穿黑衣，從衣內取出黑紗，蒙住頭臉，並將御衣揉塞入懷！

仇清肩胸鮮血冒流，人欲倒地！

一個蒙臉黑衣人縱躍而至，手抱仇清，飛快奔去！

康樂郡主飛身追去，何華揮劍擋住去路！

康樂郡主道：「張御衞，胡御衞，快追捕此人！」

張胡御衞揮刃攻打，何華被逼身退！

康樂郡主道：「何以不見副統領！」

華滿清道：「微臣瞥見他走進天香樓去。」

康樂郡主縱躍起落，飛奔向黑衣人追去！

李剛宋奇郭安三人，各被三名御衞高手圍攻，同感不敵！

郭安武功較弱，身中一刀，慘叫一聲倒地斃命！

華滿清大喝道：「郡主御令，只可捕捉，不可斃殺！」

史光大聲道：「盟主有人救去，何會主，李香主，宋堂主，快走！」

何華，李剛，宋奇三人縱躍跳出，同向西方奔逃！

史光且打且走，轉身飛縱，巳然躍開丈外，向西方奔去！

華滿清恐郡主遇險危，不再追敵，命令道：「張御衞，胡御衞，你倆率衆向西方追捕！」

張、胡二人率領十八名御衞高手，向西方追捕而去！

華滿清一人，後隨康樂郡主追捕方向飛奔！

情之所鍾

高天行手抱仇清，飛奔進入皇宮，走回自己房屋。最危險之地，亦是最安全之地，高天行救盟主回來，正深明此理！

仇清流血太多，昏暈過去！

高天行放仇清在床，取出傷藥，用短刀割開她肩胸衣服，將傷藥敷搽傷口，並以白紗布小心包紮。

仇清清醒，目見黑衣人，問道：「你是誰？」

高天行除下臉上黑紗。

仇清驚喜道：「是你？高兄弟！」

高天行道：「盟主，請安心養傷。」

仇清道：「原來黑衣人是你。」

高天行道：「天行聽知郡主去捉捕你們，先巳黑衣穿身，隨來等機救助，目見盟主傷危，即現身出手。」

仇清道：「此是何地？」

高天行道：「清宮之地，此是天行房屋。」

仇清驚道：「此地危險！」

高天行道：「亦甚安全。」

仇清心思頷首道：「此理甚明。」

高天行道：「盟主傷痛，請安心休息睡寢。」

仇清沉聲道：「是你供出天香樓之地室？」

高天行道：「不是。」

仇清道：「她如何知天香樓所在？」

高天行道：「不知郡主如何查知。」

仇清道：「你救護康熙，手擒鰲拜，職升副統，眞有此事？」

高天行將當夜事變經過，從實向盟主禀告。

仇清展容道：「本座對你絕對信任不疑。」

高天行道：「謝盟主信任。」

仇清道：「刺殺康熙難否？」

高天行道：「極難，因天地雙殘兄弟日夜守衞左右。」

仇清道：「等候時機出手！」

高天行道：「是，盟主。」

仇清道：「你快去報告行踪。」

高天行道：「天行即去！」

高天行除脫黑衣，換回副統領御衣，出房而去。

高天行走進御廳，康樂郡主與華滿清正在談話。高天行行前跪拜道：「叩見郡主。」

康樂郡主道：「你爲何走進天香樓？又不見你踪影？」

高天行道：「回禀郡主，卑職目見有個黑衣人躍入天香樓，是以進去追捕。」

康樂郡主道：「如何？」

高天行道：「卑職走進去，不見他踪影，內外四處追搜。」

華滿清道：「黑衣人巳救走仇清逃去了！」

高天行道：「未知此行捉捕日月盟何人？」

華滿清道：「除斃殺一人，其他的都逃脫！」

康樂郡主道：「黑衣人武功高深，可知此人是誰？」

高天行道：「卑職不知！」

華滿清道：「會是日月盟人物？」

康樂郡主道：「日月盟盟舵會香堂五人巳現，據查知無此人。」

華滿清道：「可能此位高人，爲救日月盟人物而來。」

康樂郡主道：「他何知本郡捉捕日月盟人物？」

高天行道：「可能黑衣人偶遇路過此地。」

康樂郡主道：「黑衣人來去，神出鬼沒，全無可查，更感奇者……」

高天行道：「何奇？」

康樂郡主道：「他分明向東方逃奔，本郡追去，竟不見踪影！」

華滿清道：「他輕功驚人！」

康樂郡主道：「東方乃皇宮所在地，難道他救仇清入宮內？」

華滿清道：「絕無可能！他豈有自投羅網之理？」

高天行道：「卑職以爲，黑衣人故意

行夜路的秘密武器

嚴霜

有戰鬥經驗的拳師都怕在深夜交手，因爲夜色濃如墨，有時大霧瀰漫，伸手不見五指，比較上容易受到截擊，此外，靠近牆邊走了一段路，轉到牆角的另外一邊，也有可能遭遇到伏兵，又再因爲夜間作戰可能碰着刀劍之暗襲，故此有名氣的師傅多數不敢單獨「行夜路」了，本文說的兩種「秘密武器」是比較容易碰到的，明白了它，你此後單獨行夜路更加要步步爲營，萬一交手，應該設法跟別人保持較遠的距離。

第一種秘密武器是「太極針」，它是一枝長針，黑色，從一個細小的橡皮球伸出來，運用它的時候，只要握緊了橡皮球，那一枝長針就是武器，最有趣的是這一點，那一枝長針僅四寸長，橡皮球的直徑是兩寸，平時它是深藏不露的，上邊以及下邊各有一寸長的針尖露出，它太短了，看不見的，作戰之際，右手把橡皮球緊緊的握了一下，下邊的針尖就會縮入球內，向前推出去，於是前面的針尖更加伸長，有四寸長，猝然衝刺，非同小可，再又配合使用它的一種攻勢，更加有勁。

這種「太極針」並非伸出針然後出擊的，只是在戰鬥當中使它露出，一拳向對方的臉孔打落，使用的姿勢是掛搥，對方橫臂擋格時，你把左手擋住他伸高的一拳，收回右手，然後作第二次出擊，那就有機會打中對方了，由於太極針長了四寸，等於右拳比平時長過四寸，當然是打出去更加有份量了，例如一針沒法刺傷別人，儘可以收回再戰，因爲那一針是由對方的左手下邊刺出去的，如果它落空，對方看不見，根本就不知道有一枝長針，故此疏於防範，你仍有機會再度進攻，反之，給他看出了你的右掌握了「太極球」，球內有針，預先防範，改用脚法出擊，你就屈居下風！

再者，夜間作戰，如果你發覺對方握緊了拳頭，而拳頭特別大，便有可慮，當心他握着的是甚麼古怪的武器。

另外一種秘密武器是「判官筆」，它是黑色的長針，兩頭尖，看來有如一枝筆那麼長，因爲它兩頭尖，故此可以向前後左右衝刺，兩隻手都揸住判官筆，打鬥之際，等於有四枝長針，除非武功很高，不容易躲閃，這種判官筆必要時可以脫手射出的，或者連放兩枝針，又或放出一枝針的時候乘機把第二枝針向前直衝，這一招更加厲害，不容輕視。

向東方逃奔，引郡主追捕，然後改轉北方逃去。」

康樂郡主頷首道：「此言有理。」

高天行告退出來，走回自己住處，他睡房，位於康熙御書室左側，康樂郡主御宮右旁。

高天行步入房內，仇清張開美目。

仇清道：「她對你可有疑心？」

高天行道：「天行言釋全無破綻，請盟主放心。」

仇清道：「你一夜奔勞，快去休息。本座睡在你床上，你睡寢何處？」

高天行道：「天行在廳堂中長椅休息一下便可以。」

仇清道：「高兄弟，這次多謝你相救了。」

高天行道：「天行遲救一步，苦累盟主受驚。」

天未亮，高天行起來，走入房去，仇清巳然睡醒。

仇清道：「你出去守衞？」

高天行道：「時刻尚未到，天行入來，爲盟主敷傷換藥。」

仇清低看肩胸傷口，粉臉泛紅，垂首不語。

高天行道：「天行爲盟主敷傷，不避男女之別，請恕目視無禮。」

仇清低聲道：「勞煩你。」語畢，轉過臉去。

高天行解開包紮，爲仇清重新敷傷換藥。

高天行道：「待屬下出去取些點食，好讓盟主充饑。」

高天行潛入一間宮妃閨房，乘宮妃熟睡未醒，取去幾套女衣裙服，又走入御廚，拿取鹹甜點食，回到睡室。

高天行道：「屬下取來衣服，盟主委屈暫用。」

仇清笑道：「是何人衣服？」

高天行道：「皇上一位宮妃。」又道：「請盟主吃點食。」

仇清失血過多，四肢無力。高天行摻扶着她，服侍仇清，草草用些點心。

男女有別，仇清用完點食面露嬌紅羞態。

親近女性，高天行生平首次，他侍服仇清吃喝，感覺臉熱靦覥。

高天行每日早晚，侍服仇清吃喝，然後出去巡宮守衞。

高天行救走仇清，藏匿清宮，出人意表，無人見知。

仇清經過數日養傷，人巳生氣力，祇是傷口未癒，但她巳可以起床步行，梳洗換衣。

高天行每日早晚回來，與仇清同坐對談，相投知心，無限歡樂；四目交投，互相吸引；默默無語，同感溫馨。

高天行心目中，仇清美如天仙，高若女神，貴同公主，因敬生崇；日夜同室相對，不覺對她傾心。

仇清得高天行相救，心生感激，朝夕面對眼前俊偉奇男，芳心暗動；再加他細心關懷，溫柔體貼，不禁對他鍾情。

兩人互生情愫，鍾情傾心，感覺無限馨甜，如飲醇酒，情心同醉。

是晚，高天行與仇清正在對坐傾談，

屋外忽聞人行靴聲，她連忙身躲入床，棉被蓋遮首身。

一個少女聲音道：「副統領……」

高天行從房出廳，正見康樂郡主步入屋。

高天行道：「郡主未寢？」

康樂郡主道：「走來見你。」

高天行道：「郡主請坐。」

康樂郡主坐下，嬌柔道：「天行。」

高天行怔然道：「郡主……」

康樂郡主道：「只有兩人同在，喚你名字可好？」

高天行道：「郡主有話說？」

康樂郡主輕聲道：「你眞想有美人作伴配？」

高天行忙道：「卑職只是空想。」

康樂郡主道：「你說心目美人是本郡，可是眞心之言？」

高天行急道：「請恕卑職失言。」

康樂郡主道：「何止失言，簡直大胆放肆！」

高天行跪拜叩頭。

康樂郡主嬌笑道：「快起來。」

高天行站起身。

康樂郡主現露羞態，低聲道：「你若是眞心對本郡，爲何不向皇上稟明？」說罷，起身而走，站立門口，回眸對高天行一笑奔去。

高天行步回入房，仇清從床上下來。

仇清道：「恭喜你！」

高天行道：「喜從何來？」

仇清道：「你與她言談，我巳然明白了。」

高天行道：「你誤會屬下。」

仇清冷然道：「誤會？你可曾對她此說？」

高天行道：「屬下借她而近康熙，全是討悅之言。」

仇清道：「聽她之言，對你鍾情。」

高天行道：「屬下對她全無情心。」

仇清道：「她美若天仙，又是皇帝御妹，如此美人伴配，你不望想？」

高天行道：「屬下心目伴侶，並不是她。」

仇清道：「是誰？」

高天行道：「你！」

仇清臉泛紅暈，低聲道：「你所想望伴侶，又是誰？」

高天行道：「是清姊姊！」

仇清嬌羞無語，長長嘆氣。

高天行道：「姊姊嘆氣，是否天行不配？」

仇清搖首。

高天行道：「姊姊不愛天行？」

仇清嘆道：「明亡家破，姊姊何有情心！」

高天行道：「姊姊終生不嫁？」

仇清道：「本有此心，天意遇到你，唉……」

高天行道：「清姊姊！」

仇清道：「天行，你知否姊姊年齡比你長？」

高天行道：「天行所鍾情者，正是清姊姊你。」

仇清美目凝視高天行。

高天行深情看望仇清，伸雙手捉她玉手，她輕微脫掙，最後任由他握。高天行雙手輕拉，仇清嬌軀軟倒他懷中。

高天行道：「姊姊傷口巳癒，忘了爲你解拆包帶。」

仇清含羞解開上邊胸衣，高天行小心拆除包帶。傷口雖然痊癒，仍印留一條紅絲。燭光映照，她肩胸肌膚玉白極是誘惑，他不禁目視呆痴。

高天行伸手撫摸，仇清嬌羞閉目，他擁抱着她……

一夜纏綿，高天行天亮醒來，側伴美人甜睡熟寢。

昨夜消魂，溫馨猶存，高天行無限迷戀情醉。他凝視眼前意中人，見她粉臉泛紅，香唇微啓，嬌美無比，睡態迷人，不禁擁抱親她。

仇清甦醒，張開美目，正見枕伴郎君摟她嬌軀，親她朱唇，嬌羞地推開他道：「你壞透啦！」

高天行擁她道：「天行願醉死美人溫柔！」

仇清嬌嗔道：「不准輕薄。」

高天行道：「姊姊，天行要娶你爲妻子。」

仇清道：「你眞欲娶姊姊？」

高天行道：「咱們擇日成親。」

仇清嘆道：「天行，你忘了身在何處？人在何地？要作何事？」

高天行覺感自己身在清宮，人在虎穴，要任殺手刺殺康熙，不禁長長嘆氣。

仇清道：「你對姊姊有心，必有成親大喜此日。」她解下垂胸玉心，遞給高天行道：「姊姊將此心玉送你。」

高天行手接，另手從腰帶除下一塊玉環，遞給仇清道：「此塊玉環，送給姊姊定情之物。」

仇清含羞手接，說道：「快些起床，天巳大亮啦。」

高天行將頭埋在仇清心胸道：「天行不起，還要享受溫柔。」

仇清伸玉手，指點高天行道：「你呀，你……」

高天行雙手擁着她，用嘴要親她。

仇清在清宮高天行居室中，不覺住居半月。

是夜，仇清與高天行相擁纏綿，她幽嘆道：「天行，姊姊明晚要走了。」

高天行擁抱着她道：「天行不准姊姊走！」

仇清道：「身在危險之地，姊姊不能不走。」

高天行道：「天行要姊姊陪伴三日，再讓你走。」

仇清道：「姊姊依你。」

高天行大喜親她道：「姊姊眞好！」

仇清嘆道：「天行，你不能太情痴，忘了任務大事。」

高天行道：「天行如能跟姊姊同走，該多好！」

仇清道：「大事未成，不能此想。」

高天行道：「天行有個夢想。」

仇清道：「夢想？」

高天行道：「天行與姊姊，他日成親，隱居田園，男耕女織，兒女爲樂，天倫終生，何等美好！」

（未完）



神州奇俠故事

溫凉玉·文
盧令·圖

江山如畫(二)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康劫生學劍正想殺掉蕭秋水，却爲屈寒山所阻，正要追問蕭秋水拿走杜月山的劍譜。這時常無奇、孟東林、宇文棟三人突然撲至，要查究殺害長江四棍的老四的人。於是屈寒山交代左常生先將蕭秋水帶走，由他應付常無奇等三人。左常生揪起蕭秋水想走，孟東林即揮棍阻欄，屈寒山挺身而出，抵擋住三人。左常生便揪着蕭秋水奔前而去，不消一刻，巳到了七星岩。左常生等一行人到達五龍亭後，即將蕭秋水扔在地上，衆人便在這裏等候劍王……

正氣冲霄漢　揭發僞君子

大肚和尚

盛江北牙齒被打掉，餘怒未消，踢了蕭秋水一脚，怒氣冲冲地道：「快問出那劍譜的下落，好做了這小子！」

盛江北這一脚，正踢開了蕭秋水的「啞穴」，他的身子仍然不能動彈，但却能開口講話了，鍾無離俯近裂齒道：「小子，聰明的快說出來，否則可以叫你後悔爲何要生出來！」

柳有孔揪住蕭秋水衣襟，獰笑道：「你遲說，我先挑你雙目！」

康劫生想了想，忽道：「不如先搜他身子，他一路上都被我們追趕，不可能有機會把劍譜收藏。」

柳有孔想了想道：「這也有道理！」伸手就住蕭秋水衣襟裏掏。這時蕭秋水忽然說話了，只有一句話，也不是話，而是一聲叫喊，一句令人莫名其妙的呼喊：「大肚和尚！」

× × ×

大肚和尚！

什麼叫大肚和尚？江湖上沒這個人。

但却有這個人。

只見一個胖和尚走了過來。這和尚原來在對面亭子裏，但蕭秋水一叫，他立刻就走了過來。

不是順着迴廊，跟着欄杆，走過來的，而是直接從那亭子到這亭子，渡水登萍過來的。這和尚看來痴肥慵慢，但一動起來，却十分之快，轉眼巳到了五龍亭內。

左常生等一看，却認得這個人。

「了，大師！」

了了大師在江湖上的名氣，巳不算小，他原本是鄉間殺豬的小子，也曾替人劏鷄殺鴨，打鼓、敲鐘，連小偷、孝子都當過，後受蕭秋水影响，對武學有興趣，投身少林，倒學了一身好技藝，但因吃狗肉偷喝酒而被逐，後又對佛學起極大興趣，自創一家，正是大廟不收，小庵不要，道釋佛都不收的野狐禪。

而了了大師却仍洋洋自得，自詡爲禪宗高僧。

因此武林中人都戲稱他爲「鳥鳥大師」，但又憚忌他一身怪招，正面也不敢如此呼他。

左常生却不知道，這「鳥鳥大師」其實是蕭秋水闖蕩江湖最早的摯友之一，蕭秋水因鳥鳥大師肚皮凸起，在少林時又佛號「大渡」，而在鄉間的人又稱他爲「大杜」，所以就暱稱他作「大肚和尚」。

故此，大杜和尚就成了大肚和尚，了了大師就成了鳥鳥大師，鳥鳥大師和大肚和尚原是一個人，難怪左常生等並不認識了。

× × ×

大肚和尚鳥鳥大師走近來，第一句話不是「阿彌陀佛」，而是三個字：「他媽的！」

然後才講下去：「你這王八小子以後不准叫我大肚和尚。」

蕭秋水一笑道：「那叫你鳥鳥大師好了。」

大肚和尚更怒：「媽的，你再叫，我揍你！」

出手如風，雙指迸點，戮向蕭秋水！

左常生等猶如五里霧中，不明所以，但大肚和尚雙指眼看點中蕭秋水「承活穴」時，倏然一變，撞開了蕭秋水被封的「軟痲穴」！

蕭秋水一躍而起，却因幾日人穴道被封，全身痲痹，不禁一個咕咚倒栽下去。

左常生喝道：「你還想走！」

雙鈸一揚，戮向大肚和尚，大肚和尚雙掌一合，居然挾住雙鈸，兩人各往後扯，但兩方面俱不動分毫，正在這時，血影一閃，一人飛撲而來，厲聲道：「臭光頭，要來撒野，先問過我血影大師！」

來人正是魔僧血影，雙掌一分，兩道火焰般的血掌，直劈大肚和尚，大肚和尚本已略遜左常生一籌，而今乍然兩面受敵，即落下風，只聽大肚和尚忽然向天大呼道：「出來，出來！你們不出來，了了就要了啦！」

五龍亭上雕有五條龍，黃龍。

而今五條黃龍上落下了五道人影，黑影。

這五個人既不認識蕭秋水，蕭秋水也不認識他們，但蕭秋水却覺得似曾相識，因爲這五個人就像另外五個人。

廣西五友。

× × ×

不過蕭秋水也沒空細看，因爲鍾無離、柳有孔的針棒巳然刺到！

這時突然閃過一名長髮披肩，猴手猴脚的高瘦青年，一手抓住柳有孔雙針嚷道：「喂，鳥鳥，你要我們救這人麼？」

另一個瘋瘋癲癲但又有些漂亮的女孩子一伸手，巳拗斷了柳有孔雙針，也叫道：「喂，大肚，點子扎手得很呀！」

再一個高大、虎頭虎臉，但頭頂髮不多過十根的壯漢，一出手抓住鍾無離的尖棒，喊道：「這些人好像是權力帮的！」

又一人身材不高，但精悍强壯，傻傻獃獃，居然一手拗斷了長棒，呼道：「權力帮的人不好惹啊！」

另一個女跛子還要厲害，苦口苦臉一拍手，「砰砰」撞走鍾無離、柳有孔，嘯道：「不好惹麼？我們廣東五虎，專惹不好惹的人！」

那猴手猴脚、瘋瘋癲癲、虎頭虎臉，傻傻獃獃的四人一齊道：「廣東五虎，正是如此！」

好像事先約好背出來一樣。

× × ×

左常生目瞳收縮，盛江北立時擺了架勢。

「廣東五虎！」

蕭秋水想到「廣西五友」，心都溫暖了起來。

「廣東五虎？」

鍾無離、柳有孔一下子就被人擊退，怔在當堂。

「廣東五隻老虎仔，」大肚和尚一邊和血影大師大打出手，一面大呼小叫道：「快跟我救此人，他是我知交，也是我好友，更是我恩人，不救他，我們就連朋友都沒得做，你們就是全廣東最沒用的五條老鼠仔！」

那瘋瘋癲癲的女孩子怪眼一翻，喝道：「廣東五虎，豈是老鼠！」

那猴手猴脚的青年叱道：「給我好好瞧着，我，們——打！」

說着就呼嘯向左常生，盛江北等衝了過去！

——蕭秋水目中有淚，心中却好溫暖。

——「不救他，我們就連朋友都沒得做……」

——大肚和尚！

——朋友

朋友！

× × ×

蕭秋水曾爲過大肚和尚，赴湯蹈火，而今大肚和尚也爲他雖死不辭，至於大肚和尚曾爲過廣東五虎做過什麼，而今廣東五虎爲大肚和尚如此兩脇插刀，奮勇前往，蕭秋水不知道，但他知道大肚和尚一定對得起他的朋友！

正如蕭秋水對得起自己的朋友。

五人向左常生、盛江北撲去，忽又回頭，那苦口苦臉的女子道：「不行，我們救人，總得要人知道我們的高姓大名。」

那瘋瘋癲癲的女孩子一笑，立即搶着說：「可是。我叫劉友，曲江人，人家叫我做『瘋女』。」

那猴手猴脚的青年和傻傻獃獃的後生幾乎搶着同時說話——

「我是清遠吳財。」

「我係開平羅海牛。」

那虎頭獅臉的壯漢也搶着說：「我，龍川人，人家個個都叫我做阿殺，原名山仔。」

那首先說話的跛子也道：「我呢，我叫阿水，紫金阿水。」

瘋女比手劃脚地道：「我們，就是廣東五虎。」

那矮小精悍的羅海牛道：「永不分開的廣東五虎。」

× × ×

「永不分開的廣東五虎？」盛江北怒吼着大聲道：「我要把你們打成死蛇爛蟮呢。」

「你這冇牙老鼠！」那紫金阿水雖是女子，却似是五人中最兇的，「我先來敎訓敎訓你！」

一衝過去，可能因爲太快，竟跌了一跤。

盛江北張開血盆大口在笑道：「跛子也學人……！」

猛見阿水跌落時聲勢洶洶，盛江北忽覺不妙，一個錯步閃身，「砰」地一聲，阿水一個肘鍾落空，擊在一塊巨石上，石裂爲四。

這一下，連鍾無離、柳有孔都伸長了舌頭，廣東另外四頭老虎却「嗜嗜」地調侃道：「哇哇，差點老命沒了。」

「嘻嘻，老骨頭可不堪阿水姊這雷霆一擊啊。」

「咕咕，可後悔多嘴了罷。」

「嘿嘿，你媽的王八蛋。」

四人亂講亂罵，更激起盛江北無名火三千丈，心中怒極自己一上手時輕敵，在衆人面前失威，大喝一聲，竟施出「八步楊家拳」，拳風虎虎，反攻回去！

「八步楊家拳」共十六路，每路八勢，每勢八式，盛江北雖巳一把年紀，但使起「通天砲」、「推山掌」、「旗門手」、「劈折掌」、「穿心腿」、「鑿子拳」眞是有聲有勢，一時拳如雨點，罩住了阿水的身形。

盛江北的拳法雖然厲害，但阿水的拳法，越打越牛，拳路乃走「醉八仙」，可是鈎、提、却、撞、冲、倒、捺，全用剛勁，硬打硬劈，一招鐵枴李使得之沉猛刁潑，盛江北雖練拳四十載火候，也不敢與這辛辣女子硬拚！

蕭秋水運氣調息了一陣，在場情勢，他却一一在目。

其實他聽到屈寒山命左常生等擒自己到五龍亭追問，心中巳是暗喜，因爲他知道大肚和尙在這種時候，通常都會與惠州林公子約晤論武，現在大肚和尙果然在此，林公子雖不在，却來了廣東五虎。

這廣東五虎，其古道熱腸，活潑刁鑽，極似廣西五友，但武功招數，却更似市井流氓，亂打亂拚，犀利霸道，令人無從架禦。

殊不知這廣東五虎，之所以有今天的聲名，亦是身經數百戰，一層一層，一個一個，從基層的太保流氓，一直打到土豪劣紳，到後來與武林高手力拚，一點一點名聲地打上來的。所以他們使的武功，可能不太好看，但是很實用。

蕭秋水又不禁想到鐵星月和邱南顧，他們二人，也是伶俐讚辣，好打不平，武功也走自成一家之路，豈不是與這兩廣十虎，乃同一類的人？

蕭秋水想着，竟不禁有些好笑起來，他覺得自己好喜歡他，而自己也是同一類的人。

× × ×

蕭秋水想着想着，場中戰況又有了改變。

盛江北的拳路巳無法封住阿水凌厲的胡打亂撞，招式一變，竟使出北拳精華中的菁華：「彈腿拳」！

彈腿拳分十路與十二路，十路歌訣乃是：「頭路衝招一條鞭，二路十字奔脚尖，三路蓋打夜行式，四路撐扙把路攔，五路架打，六路單展，七路雙展，八路迴轉，九路碰鎖，十路箭蹕。」

十二路乃分三段，歌訣如下：

「弓步衝錘一條鞭，左右十字奔脚尖，翻身蓋打劈叉碰，撐仗穿撩把腿彈，護頭架打掏心拳，仆步雙展使連環，單展貫耳脚來踢，蒙頭護襠踹兩邊，腰間碰鎖分兩掌，空中箭蹕飛天邊，鈎捶連環機妙巧，披身伏虎返華山。」

由歌訣可見，「彈腿拳」走勢靈便，拳如流星，眼似電，腰如蛇行。步賽黏純；精要充沛，氣宜沉，力要順達，功宜。此乃練拳八法。

盛江北的拳式，合併十路十二路，使出來可說是武學大要，北拳菁華。

面對如此精純的拳術，阿水漸力不從心了。要不是盛江北被屈寒山擊傷在先，銳氣大打折扣，又被廣東五虎惹火在後，沉穩大失寸度，阿水很可能就巳傷在盛江北招式之下。

這使蕭秋水想起廣西五友。

廣西五友也是熱情橫溢，武藝高强，使得對手無法應付，但萬里橋一役，硬碰硬對上了「觀日神劍」康出漁、「獨脚神魔」彭九等，却仍是略遜了半籌。

盛江北一佔上風，「嗄嗄」張開血口笑道：「看妳這婆娘還兇不？」

紫金阿水陡然收拳正步，道：「不打了。」

突然「咳吐」地飛出一口痰，直噴向盛江北，盛江北大吃一驚，還以爲是什麼犀利暗器，邊單掌封架，邊五指一拑，竟把那口痰抓在手裏，一時哭笑不得。

紫金阿水「卡卡」笑道：「你這老王八，還不是喝了老娘的口水！」

盛江北怒無可遏，大吼一聲，揮拳又衝崗了去，這下拚出了性命，正是肉搏戰式的「短打拳法」！

只聽一人「嘿嘿」笑道：「水姊歇歇，讓我羅海牛來接這老烏龜兩招。」

× × ×

盛江北的「短打拳」內容比彈腿更增加了踏步走及擊響等動作，而且步法，速度和空中動作的招式繁多，兼有長拳的起伏轉折，竄蹦跳躍，尤其跨虎、雙鈎、撩掌、捺肘、架打、單鞭、衝拳、飛脚等動作，更使得出神入化，非一般人可以招架得來的。

蕭秋水看在眼裏，心中確也感慨盛江北武學淵源精深浩博，不知怎的竟也給「權力帮」收買攏絡了。

但是這短小精悍的羅海牛，招式却不繁複，甚至可以說極爲簡單，一拳就是一拳，一脚就是一脚，進步就是三七推前，退後就是後倚立急閃。

但是這簡單的正拳，前踢，以及進退步法，却給羅海牛使得純熟至極，似在夢遊中也可以使得出來，這簡單的一進一退，使得盛江北的拳擊落空，更單純的一拳一脚，也給盛江北很大的壓力。

只聽這短小精悍的羅海牛「嘿嘿」笑道：「這就是我自創的『空手拳法』，你看怎樣？」

就這簡單寓繁的一拳一脚，羅海牛巳不知練了幾年，打了多少次，所以盛江北根本無法應付，盛怒之下，厲嘯猛吼，施出了「功力拳」！

剎那間，盛江北便巳打出「左右弓步橫擊」、「分掌並步」、「冲天抱拳」、「北右三鐶套月」、「左右弓步雙冲」、

「托掌沖拳」等招式，這一下，令精簡有力的羅海牛都應付不過來。

蕭秋水心中不禁暗歎：這盛江北會戰數次，却從未有一次使用同樣的拳招，所學之雜，眞的是名符其實的「大五龍」。

就在這時，「大五龍」的拳忽然慢下來。

盛江北巳不斷地喘息，臉上青筋畢露，滿臉漲紅，步法也不靈活了。

「大五龍」畢竟年紀大了，而且氣得死去活來，打得也累了，這一下來，許多老人家的病都一齊發作出來了。

羅海牛凌厲的拳勁與腿風巳越來越急，正在此時，驟然一收，羅海牛笑道：「不打了！」

盛江北嚇得往後一跳，以爲羅海牛好似阿水般又要吐痰，羅海牛「嘿嘿」笑道：「你武功好，我打不過你，你是氣喘了，我勝了你也沒意思，你還是休息吧。」

蕭秋水發覺羅海牛有如唐朋一般，笑聲都極難聽，但心腸都極好，不愧爲大丈夫這三個字。

盛江北撫胸瞪着羅海牛，目中竟也閃過一絲感激之色。

× × ×

那又瘦又高、猴手猴脚的吳財却道：「我們呢，也別無所求，只求你們高抬貴手，不要爲難這位朋友，我們就你走你的陽關道，我走我底獨木橋……」

淸遠吳財話未說完，只聽左常生一聲陰冷的哼聲道：「救人麼？那可要問過我的雙鈸。」

吳財摸着腦勺子，可眞的蹲下來俯近端詳左常生利用尖鋸的雙鈸，歎歎地道：「問它麼？破銅爛鐵可不會應呀。」

左常生臉色一變，厲聲喝道：「它說不可以！」

雙鈸一展，向吳財臉頰旋割而出。

在這電光火石的刹那間，吳財身子竟滴溜溜一轉，姿態極其漂亮，竟然閃過了雙鈸的攻擊。

左常生臉色又是一沉，再不打話，雙鈸如蝶翻飛，疾向吳財展開了風雨般的狂攻。

吳財的手姿却如舞姿，步法亦如舞步，看來雖不覺快，但却從容不迫，悠悠閒閒地化解了左常生凌厲的攻擊，而且招勢十分好看，只聽吳財笑道：「我這是雲門舞集，你打不着我的。」

雙袖飛揚，宛若起舞，左常生反覺吃力。

原來這吳財原是廣東名優，自幼學舞，唯古代舞武本屬共通，而且學舞劇之類必須要有相當好的武打身手，吳財便是如此從舞藝到武藝練出來的。

「黃帝時，大容作雲門、大卷……」雲門便是這個以舞爲主集團的名字，吳財離開雲門舞集後，武功也從舞蹈出發，而登武術之堂奧。

左常生的雙鈸雖無常、凌厲、陰鑽、毒辣，却在吳財蝶舞悠然下，傷不了他分毫。

左常生與吳財鬥了近百招，依然沒有佔到上風，招路一緊，挺而走險，雙鈸一拍，「鏘」地一聲，使吳財一失神，雙鈸左上右下，直割吳財！

蕭秋水在旁邊看得心裏一凜，知道左常生又要使出絕招，急叫道：「小心！」

說時遲，那時快，吳財一個旋身，巳避過左常生雙鈸，瞥見左常生腰腹間露出一處破綻，刹那的時機是何等之快，吳財不及細慮，左足一抬，立即踢了出去！

然而他却踢了一個空。

左常生沒有小腹。

幸虧蕭秋水的聲音他巳聽在耳，一脚踢空，還能把住樁子，但在這刹那，左常生又雙鈸一合，直戮吳財之咽喉。

就在這刹那間，吳財一隻腿還伸到左常生腹裏，却猛一個向後大仰身，貼臉閃過雙鈸，眞是險死還生。

在旁的廣東四虎，關心情切，忍不住都叫了出聲。

吳財雖避過這一死招，但處境仍是險極，一足陷在左常生腹內，以一足支地，即身作大仰，左常生怎會放過如此良機，即刻變招，雙鈸立時翻挫下去！

這一下，吳財避無可避，退無可退，但他居然身子還可以往後翻，這一翻仰，仰到頭頂觸脚跟，幾乎合一在一起，腹部朝天，一足支地，又間不容髮地讓過了左常生雙鈸。

左常生倒是呆了一呆，他想不到吳財的身子那麼韌，骨頭如此軟，可以躱得過他這雙鈸，就在這一呆之間，吳財發出一聲怪叫，立時往一旁滾了開去。

這一滾也是極快與俐落，滾到後來，還成個翻觔斗，連翻十來個觔斗，「霍」地落在曲江瘋女之後，伸了伸舌頭，却發現自己早巳汗流浹背。

這幾招急遽直下，風險之大，無可比擬，吳財這下仗着身軟骨輕，才逃出鬼門關，廣東四虎才同時舒了一口氣，心裏放下了一塊大石。

左常生正想追擊，突聽一聲猛喝，那個高大碩壯的龍川殺仔，左手拿大斧頭，右手拿大鐵錘，沒頭沒腦的往他頭上搥過來！

左常生一看，知道每一鎚每一斧至少都有百斤之力，這麼一掄，更是可怕，若給這兇神惡煞的人敲中一記，那裏還有命在，忙全神對付。

蕭秋水一方面爲廣東五虎担心，一方面也覺得有趣，這廣東五虎也正如廣西五友一般，寧願挺而走險，身歷險境，也不願以衆敵寡，實行羣毆。

——他們可眞像「神州結義」的兄弟們啊。

自創「不不拳」

左常生正在全神貫注，對付龍川殺仔之際，盛江北因哮喘症發作，一時無法與羅海牛再戰，而康劫生在一旁，却一直盯着蕭秋水。

蕭秋水功力未恢復，體力更未復原。

康劫生瞭解自己，若在平時，以一對一，他武功雖不在蕭秋水之下，但論應變與機智，及作戰時的天才，他遠不及蕭秋水，打下去只有必敗無疑。

但他却要殺蕭秋水。

他不能讓蕭秋水活下去。

這不爲什麼，只因爲他曾出賣過蕭秋水，所以他更想殺他。

蕭秋水倚着曲欄，正在全神觀戰。

康劫生握着劍柄的手，已緊得青筋畢露，場中却無人注意到他。

× × ×

阿殺天生神力，臂力之大，左常生武功變化莫測，犀利玄奇，但他也不敢硬接阿殺威猛的攻勢。

他肚子裏雖有個洞，但已給吳財一腳踢破，阿殺不會那末傻，再上一次當，所以他一時也制不住阿殺。

鍾無離、柳有孔二人蠢蠢欲動，但却駭於廣西五虎的武功：一上來半招間便毀了他們的武器。

另一邊血影大師大戰大肚和尚，更是殺得天翻地覆打得日月無光。

血影大師一上來就對大肚和尚用了「大開碑手」，這種掌法淩厲可開磚裂石，血影大師鮮紅如血的袈裟翔飛，五龍亭的柱欄，倒給他無匹的掌力下毀了一半。

大肚和尚雙掌厚而多肉，堅實有力，他使的一套拳法，中規中矩，但又異於少林正宗，是爲「飽者不餓」拳的「不不拳」，這種拳法的招式乃依據大肚和尚自己的名言：「哭者不笑」、「老者不少」、「死者不生」、「窮者不富」，「軟者不堅」等涵意創造出來的招式，亦可反覆施用，諸如：「笑者不哭」、「餓者不飽」……一路打下來，血影大師瘋狂淩厲的「大開碑手」，竟給大肚和尚穩定的「不不拳」鎮住了。

血影大師久戰不下，此人好殺成性，越戰越狂，便使出仗以成名的「神秘血影掌」，運掌如刀，一片血紅，大肚和尚一看，知道這種威殺的掌力猶在渾沉的「硃砂掌」之上，忙沉着應付。

就在這刹那，衆人凝注場中拚鬥，康劫生「嗆」然出劍，一劍直刺蕭秋水頸後大動脈。

他早已掩至蕭秋水背後，一劍就要置蕭秋水於死地！

× × ×

蕭秋水想要閃躲，便已太遲，說時遲，那時快，突然一人十指如鈎，一把手抓住康劫生的長劍，張口一咬，竟咬了康劫生手臂一塊肉下來。

康劫生痛得哇哇大叫，也嚇得魂飛魄散，只見那曲江瘋女露出一排白牙對他笑嘻嘻地道：「我早看到你要做什麼了，你要不要再做一次試試看？」

康劫生怪叫一聲，棄劍撫臂，退出七八步，方才定下心神來。

那邊血影大師與大肚和尚的戰團又有變化。

血影大師的「神秘血影掌」，左右開弓，迅如鬼魅，大肚和尚漸感招架不來。

血影大師五指迸伸，十指如戟，上路左右疾刺大肚和尚！

這原本是極殘忍的打法，只有像血影大師這等極嗜殺的人才使得出來。

大肚和尚曲肘一架，掌心朝外，姆指內屈，這一招是「瞎者不看」，恰好封住了血影大師狠毒的雙插手。

就在此時，大肚和尚以雙掌遮目，血影大師一招落空，身子突然一轉，霍地發出極大的聲響來。

大肚和尚馬上知道血影大師變招，他立時放開雙手，却見滿天血影，什麼也看不清楚！

原來血影大師在旋身之際，使得身上的金紅袈裟激揚起來，覆蓋了大肚和尚的視綫，而在同時間，血影大師的一雙「血影手」，已刺入大肚和尚的肚子裏！

廣西四虎不禁各自發出一聲驚呼，然而就在同時間，大肚和尚忽然一笑，血影大師的臉色陡變！

血影大師就在雙掌插中大肚和尚肚子的當兒，原想可以一擊把對方插個大窟窿，却猛覺雙手如插在一團海藻裏，不但全無着力之處，而且雙掌還被大肚和尚如海綿一般的肚皮吸住，一時拔不出來。

就在這時，大肚和尚雙掌也推了出去，一招「推者不拒」，「砰砰」擊在血影大師左右雙肩上。

原來就在血影大師擊中大肚和尚的時候，蕭秋水並不張惶，因他認識大肚和尚已久，大肚和尚的「肚皮神功」，吃得越飽，作用越大，如左常生一樣，這肚子便是他的「秘密武器」！

所以血影大師擊在他的肚子上，等於是落入了陷阱。

但是落入陷阱的老虎，只要未死，還是可以噬人的。

血影大師不但是猛虎，而且是兇虎。

大肚和尚雙掌是擊中了他，但他的雙掌立時易指爲爪：「少林虎爪」！

蕭秋水曾與「兇手」，即是血影大師之徒交過手，「兇手」曾用「虎爪」連破蕭秋水的「仙人指」、「飛絮掌」，「陰柔綿掌」，「鐵綫拳法」四種武功，最後反被蕭秋水的「虎爪功」擊敗：血影大師的「虎爪功」，自比「兇手」勝上十倍！

大肚和尚臉色一變，他已感到十指如鈎，刺入肚皮的痛苦。

血影大師的虎爪，比眞的老虎之爪還利，簡直可以把一頭活老虎撕開兩片！

大肚和尚猛一吸氣，肚皮竟驟然收縮，再吐氣揚聲，「砰」地一聲，猛然鼓起，憑一口氣功，把血影大師頂飛了出去！

血影大師怪喝一聲，人雖被撞飛了出去，却又如血鷹一般，飛了回來，一出手，就是血影大師生死攸關的絕技：「火燄刀」！

「火焰刀」如火。

少林一脈，懂得「火燄刀」者已經不多。

血影大師是硬留在「少林」，把「火焰刀」學會了後才走的。

「火燄刀」如刀。

這一刀砸下去，金石爲開！

「火燄刀」是少林七十二技之精華，其中難練之處，猶可比古深禪師的「仙人指」。

「火燄刀」乃火中之燄，刀中之刀！

一刀砸下去，就砸在大肚和尚的光頭上！

大肚和尚好像對「火燄刀」視若無覩，一頭就頂了過去！

衆人大驚，蕭秋水却一震，失聲道：「少林鐵頭功！」

「鐵頭功」聽來並不怎樣，好像江湖賣藝的都會這一招，一頭撞碎幾片瓦也算「鐵頭功」，但眞正的少林「鐵頭功」却不是這樣的！

是怎樣的呢？

「火燄刀」一刀就砸在大肚和尚的頭頂上。

血影大師的手掌立時就軟了下去，手腕就似被人拗斷了似的。

他不知道大肚和尚也是學了這「鐵頭功」，才離開少林寺的，「鐵頭功」原本就是少林七十二技之一。

手刀切在大頭和尚的頭上，大肚和尚登時覺得天旋地轉，咕咚一聲，一跤跌倒下來。

一時之間，「火燄刀」對上「鐵頭功」，平分秋色，誰也討不了便宜。

× × ×

那邊的阿殺與左常生也打出了眞火，阿殺招式走威猛剛潑，纏戰一久，眞力便稍爲不繼，左常生漸漸已掌握反攻之機。

另一邊的瘋女不甘寂寞，向康劫生、鍾無離、柳有孔挑戰道：「喂，你們三人可一齊來，合攻我看看。」

忽聽一個莊穆的聲音道：「劉女俠今天興緻怎地這麼高？」

蕭秋水一聽，他的心都涼了、冷了、沉了。

屈寒山，屈寒山又來了。

× × ×

屈寒山一到，大家都停了手，連大肚和尚與血影大師也不例外。

屈寒山含笑立在五龍亭畔，樣態十分悠閒，三綹長鬚隨風飄飄眞是好不洒意。

而蕭秋水却恨之入骨，恨不得衝上前去，把這人的僞君子假面具撕下來、可是他却知道自己沒這個能力。

屈寒山微笑開口，一開口就道：「誤會、誤會！這是一場誤會！」

× × ×

蕭秋水聽過這種話。

就在萬里橋之役，廣西五友仗義出手，便是因屈寒山這番話，袖手而走，使得自己一行人，幾乎喪盡於權力帮手下！

而今在廣東，廣東五虎出了手，却又是這一句話……

只聽羅海牛納悶地道：「誤會？怎麼會是誤會？」

屈寒山「呵呵」一笑道：「廣東五虎，行俠仗義，名聞江湖！但是諸位一定誤會這幾位是權力帮中人了？」

吳財恭敬地答道：「我們也不清楚。這位鳥鳥大師是我們的好朋友，他見這位朋友被挾持，便要出手相救，我們也過來帮忙，動手之下，才從武功中得知這幾位……幾位似……似是權力帮的血影大師、盛江北、左常生等人，所以，才打出了眞火……」

屈寒山和藹地笑道：「幾位義勇過人，這點老夫自是佩服，只是……」屈寒山笑笑又道：「諸俠年輕有爲，有血氣方剛，更有時不免捲入無謂紛爭……」

阿水隨即問道：「難道他們眞的不是權力帮中的『九天十地．十九人魔』中人麼？」

屈寒山笑容一斂，道：「若是權力帮中人，老夫會爲他們說話麼？」

羅海牛、吳財、殺仔紛紛道：「屈大俠德高望重，誰人不服？屈大俠一言九鼎，我等是敬服，此事……怕是我們眞的……弄錯了。」

屈寒山臉色依然不好看，沉聲道：「不但弄錯了，而且是弄擰了。」回首一指，道：「這些人都是矢志要殲滅權力帮忠義之士，」反手一指，變色道：「他才是叛徒！」

他指的是蕭秋水！

廣東五虎臉色全都變了。

蕭秋水自知人微言輕，說了也沒有人會聽，一時不知如何解釋是好，屈寒山嘆道：「好險啊好險！」

吳財禁不住問道：「屈大俠明示。」

屈寒山依然扳着臉孔道：「差點爲虎作倀，蕩盡了廣東五虎赫世英名！」

這一下，說得廣東五虎十分惶惑，殺仔爲人憨直，便爽快地道：「我們不知此人是權力帮中人，帮錯了他！」

吳財沉吟半晌地道：「既有屈大俠指示，我們不插手便是。」

阿水也接道：「本來我們與這小兄弟也巒投緣，怎料……」

羅海牛囁嚅道：「幸有屈大俠明示，才不致鬧出笑話。」

瘋女咬了咬牙，終於道：「誰是權力帮，我們可不曉得，但屈大俠却是我們佩服的前輩，這次我們就聽了屈大俠的話，鳥鳥，此事我們不管了。」

「……不管了！」

× × ×

不管了？

蕭秋水腦中轟然一黑，但他却不能接受這事實，更不能忍受這現實，他狂喊道：「謊話！他在撒謊！」

左常生哈哈大笑起來，加添了一句道：「你們可曾聽說過屈寒山屈大俠也在說謊言？」

他的弟子鍾無離立時配合道：「這小子有眼無珠！」

另一個弟子柳有孔也是好搭檔：「簡直是有耳無聽！」

康劫生冷冷地道：「此人該死。」

——此人該死？

× × ×

此人該死？

這便要了蕭秋水的命？

這句話却由屈寒山再說了一次：「此人該死！」

——這句話無疑等於判決了蕭秋水的死刑。

左常生走過去，他知道屈寒山在暗示他，可以動手了。

他深切地知道，以蕭秋水現在的武功體力，決走不過他手下三招殺着。

誰人能爲蕭秋水說話？

阿水咬了咬唇，瘋女暗歎了一聲，羅海牛的眸子黯淡了下去，殺仔搖了搖頭，吳財目中似有淚光閃動。

——他們雖明知事或有蹊蹺，但却不能在未明朗化前，先得罪飲譽兩廣的「威震陽朔」屈寒山啊。

他們却不知蕭秋水一死，事情就被滅了口，永無明朗化的一日了。

左常生一步一步的走近蕭秋水，蕭秋水勉力地，巍巍顫顫的站起來，他決定與左常生一拚，他絕不是束手待斃的人。

有一綫希望，蕭秋水就拚下去！

就算無一線希望，蕭秋水也不會絕了望。

也許他本身就是一片光明，絕望永遠不在他身上誕生或降臨。

就在這時，一個似壓抑了很久，憤懣至極的聲音怒道：「有我在！你們動他，我就拚了！」

× × ×

說話的人是鳥鳥大師、大肚和尚！

他雙拳緊握，額上青筋凸動，大肚皮在顫抖着，顯然不單憤怒，而且恐慌！

但他還是站出來說話。

蕭秋水心裏一陣溫暖。

——朋友。

蕭秋水的腰脊忽然挺直，一個箭步過去，與肥碩的大肚和尚並肩站在一起，兩人都不再顫抖，凝視望向屈寒山。

——朋友！

× × ×

左常生忽然覺得自己不能擊倒這兩個人！

不是不能，而是無法！

這兩個人簡直就是一個人！

不論任何人都無法擊倒志氣如此高昂的人。

屈寒山是例外，他當然有辦法！

他臉色變了變，見到廣東五虎都慚愧的垂下了頭，他却强作笑容，向大肚和尚道：「少林大渡？」

大肚和尚合什垂首道：「是。」

屈寒山悠然道：「少林我上過兩次，達摩堂的十龍僧人，跟我很熟；」話題一轉，忽又問道：「你是被達摩堂所逐的是嗎？」

大肚和尚道：「是。」

屈寒山微笑道：「少林寺眞是習武的好地方，而且武藝繁雜，窮其一生也練不完，你何不留在少林繼續學武？」

適才大肚和尚要與血影大師一搏，無法勝之，而今屈寒山這句話，誘惑的確很大，大肚和尚道：「少林是從不收被逐出的弟子。」

屈寒山悠然道：「或者，我可以替你說幾句話。」

沉默半晌，大肚和尚道：「謝謝，不過，與其在少林替我講情，不如，煩勞屈大俠，在這兒替我這位兄弟說情還好。」

屈寒山臉色變了變道：「你知道他是誰？」

大肚和尚道：「蕭秋水。」

屈寒山厲聲道：「你知道他犯了什麼事？」

大肚和尚道：「不知道。」

屈寒山目中已有殺氣：「你什麼都不知道，還敢帮他？」

大肚和尚道：「是。」

屈寒山大奇道：「爲什麼？」

大肚和尚平靜地道：「因爲今日如我倆調換位置，他一樣會帮我的。」

屈寒山臉色一沉：「要是他作的是十惡不赦的事呢？」

大肚和尚毫不考慮就說：「蕭秋水不會作十惡不赦的事！」

屈寒山叱道：「我告訴你，他現在所做的正是被打下十八層地獄的事！」

「阿彌陀佛。」大肚和尚平靜地道：「「那我也跟着去。」微笑向屈寒山道：「何況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

× × ×

廣東五虎的頭垂得更低，蕭秋水一顆心却在燃燒！

屈寒山目光收縮，已變得如劍般的鋒利。

——他一生中，從沒有這般生死相隨的朋友。

所以他要立即除去這兩人。

——自己所沒有的東西，別人有的，總會感到刺眼。

屈寒山打從心裏知道，他並不是不能擊倒這兩人，——而是擊不毀這兩人的信任。

大肚和尚凝神以對，他知道面對屈寒山，這可以說是他一生中最後一戰。

蕭秋水雖體力未曾復原，但他却鬪志旺盛：——他要爲大肚和尚而戰，要爲崖上的唐方而戰，要爲山上的兄弟們而戰！

——這種感情，彷彿就是天生的、應該的，連說「謝」字都屬多餘。

× × ×

屈寒山怒笑道：「那你就入地獄去好了。」

一揮手，血影一閃，血影大師疾撲大肚和尚。

——要殺他們，就先得把大肚和尚與蕭秋水分開。

屈寒山自己有把握在兩招內擊殺蕭秋水。

血影大師本就恨大肚和尚入骨，一出手，左手火燄刀，右手血影掌！

大肚和尚猛吸一口氣，一低頭，一頭冲了過去！

這兩人用的是拚命招式，一旦交上了手，任何人都沒辦法把這兩個好打殺的出家人分開了。

正在此時，忽聽一人笑道：「了了，你怎地如此衝動？」

人影一閃，竟擋在大肚和尚、血影大師之間。

血影大師怒叱道：「擋我者死！」

大肚和尚雙掌一推，一陰一陽：「死者不生！」

那人却毫不閃躲，這一下，兩大高手夾擊，眼看那就要命喪當堂。

那人一回身，面向大肚和尚，一個照面之下，大肚和尚却突然住了手。

那人再一返身，血影大師雙掌已至，易掌爲爪，少林虎爪，要把那擋着的人抓出十個血洞。

那人一抬手，虎爪抓在那人臂上，也不知怎的，血影忽然跌了出去，飛跌了出去。

衆人却覺駭然無已——血影大師更覺震駭無比，他的雙爪正拍住對方手臂，一股極大的力量，就在那人沒有動手的情形下，直把他震飛出去。

蕭秋水本凝神面對屈寒山，場中忽有變化，他一轉身，就看見了那人。

青布衫、白布襪、黑布鞋——

平凡的人。

× × ×

大俠梁斗。

× × ×

就在蕭秋水回頭的剎那間，屈寒山本有十幾次機會可以殺死蕭秋水。

但蕭秋水此時已喜極叫出：「梁大俠！」

屈寒山覺得梁斗已望向這邊來，他不能當着梁斗的臉，下手殺死蕭秋水。

就在這一怔之間，梁斗已笑吟吟地向蕭秋水道：「怎麼啦？你穴道解了。」

這一聲招呼，很是親切，這時場中廣東五虎，齊齊抱拳恭聲道：「梁大俠！」

梁斗抱拳回禮，場中又多了一個人，一個苦着臉的人：「梁大俠上了阿坡嚴，見不着古深，便說那裏離五龍亭極近，要下來一趟，見一個人。」

說話的人就是康出漁。他攔不住梁斗來此，生恐屈寒山見罪，快快用話解釋。

梁斗也笑向屈寒山道：「我本來就要來此的。」

屈寒山也向梁斗笑道：「不知梁大俠要見的是什麼人？」

梁斗指着大肚和尚笑道：「要見這位大杜，傳一句話，東海惠州林公子不來了，他要我轉告大杜這句話。」

屈寒山道：「哦，原來是這樣的。」

蕭秋水突然嘶聲嚷道：「梁大俠，他，他就是『權力帮中之『劍王』！」

× × ×

屈寒山就是權力帮之劍王？

——蕭秋水終於說出了這句話。

五虎聯手

這一下，大家都着實吃了一驚。

蕭秋水知道此時不說，再也沒有機會說了：「屈寒山，他是權力帮中的劍王，兩廣兩湖一路的人魔，都是他聯系的！四絕一君，都爲他所殺，杜月山前輩，也是他囚禁的！」

左常生、盛江北等人臉色陣紅陣白，廣東五虎一時迷茫不知所從，蕭秋水知道他再說不完，屈寒山就不會讓他有機會說下去的，有梁斗在，屈寒山當不至於在他說話當中殺他，因爲這樣做等於是不打自招，蕭秋水喊道：「你們不相信，可以檢查他背門十二道要穴，『九指神捕』胡十四曾拿住他……唐家唐朋也曾與之決戰過，你們可以問那些人！」

蕭秋水說那些話其實也沒有把握，胡十四擒住屈寒山時，有沒有留下痕印，他也不知道，但他知道這樣說會使屈寒山投鼠忌器。

蕭秋水繼續嚷道：「這康出漁也是權力帮中的『無名神魔』！他殺了張臨意，蕭東廣和唐大……！」

蕭秋水知道自己人微言輕，但他還是要說：——這也許是他一生中最後一次講話的機會了。

「浣花劍派已被權力帮包圍了，我們險死還生的逃出來，爲的是要告訴天下人這件事！」

康出漁「嗆」然拔劍，怒叱：「這小子信口雌黃，該殺！」

一劍如日，熾刺而出！

× × ×

一條人影一閃，到了蕭秋水身前。

唐出漁的劍即時刺不下去了，那人便是大俠梁斗。

梁斗緩緩地道：「讓他說下去。」

蕭秋水的血又熱了，眼又亮了：——大俠梁斗，願意聽他這麼一個無名小子的話！

忽聽屈寒山也道：「給他說下去，看他能說些什麼。」

屈寒山就在梁斗和蕭秋水背後，蕭秋水依然可以感覺得出屈寒山聲音居然還帶着笑意：「這些話，顯然是權力帮教他說的，來分化我們的。」

梁斗也笑道：「也不一定有人教他說，不過理應是誤會。」

蕭秋水一顆心又要往下沉去，只聽屈寒山的聲音鎮定地道：「這小子什麼根據都沒有！這樣的謊言，也虧他說得出！」

蕭秋水猛地靈機一動，大呼道：「我有證據，我有證據！胡十四就在桂花軒附近！」

康出漁怒叱道：「胡說，胡十四早已給我們……！」

這話未說完，梁斗與屈寒山都變了臉色！

× × ×

一道極其尖銳的厲風，向梁斗飛襲而來！

更可怕的是，厲風中所挾帶的無聲劍光！

屈寒山已全力出手。

左手掌，右手劍，立志首先要猝殺梁斗！

梁斗背後當然沒有長眼睛，他當然也沒有料到屈寒山眞的就是「劍王」！

「劍王」却先要攻殺梁斗，唯有殺了梁斗，才能穩住大局，屈寒山心中，廣東五虎等並不足畏。

先殺梁斗！

這一劍一掌，無疑已盡屈寒山全力！

× × ×

掌風陡起，梁斗就變了臉色！

他立時向前撲了出去，身形一矮，屈寒山劍刺梁斗後頸，便落了空。

但掌風還是劈中梁斗。

梁斗撲跌出去，人撞在柱子上，五龍亭嘩啦倒塌下來。

蕭秋水失聲叫道：「梁大俠！」

却見殘垣塵灰中，大俠梁斗竟神奇一般地站了起來。

× × ×

梁斗甫站起來時，屈寒山臉色大變。

但他馬上發現梁斗嘴角溢血，臉如紫金，屈寒山才鬆弛下來。

蕭秋水飛奔過去扶住梁斗，梁斗苦笑一下，道：「屈兄，好厲害的掌法啊。」

屈寒山冷笑道：「梁大俠，端的好內力！」

梁斗閉目苦笑了一下，屈寒山怒道：「你怎麼知道我要出手？」

梁斗緩緩張目，道：「你的話。」

屈寒山目光收縮道：「我的話！」

梁斗居然還能笑道：「你的話。」

屈寒山反笑道：「我不相信我的話會出紕漏，我鎭靜得很！」

梁斗微笑道：「就是因爲太鎭定了，」梁斗笑笑又道：「要眞的不是你，又何必這樣鎭定呢。」

說着，「咕」地吐了一口血，屈寒山殺意大熾，切齒道：「看來你是個聰明人，我只好非殺你不可了。」

大俠梁斗疲倦地道：「我若不無一點點小聰明，待你掌劍俱至時才避開去，我早就沒有命在了。」伸手緩緩拍了拍蕭秋水的手背道：「你替我護法，我要運功調息。」

蕭秋水猛地熱血上冲——大俠梁斗却已盤膝，閉上了雙目。

——大俠梁斗，竟把性命就這樣交了給他！

他！蕭秋水！連武功都尚未成形的蕭秋水！

× × ×

屈寒山獰笑道：「他保護你？你保護得了自己就好咯！」

梁斗依然緊閉雙目，彷彿根本就沒聽見他說話。

屈寒山冷冷一笑，道：「你這是閉目待斃！」

忽聽一人道：「誰說的？」

另一人道：「我說不是。」

又一人道：「有我們在，梁大俠怎會有事？」

更一人說：「連屈大俠也不能！」

還有一人道：「什麼屈大俠，簡直是屈大豬！」

× × ×

屈寒山的眼睛，又變得像劍鋒一般寒冷。

說話的人是廣東五虎。

殺仔瞪着屈寒山道：「在廣州，我們只佩服兩個人，一個是梁大俠，一個就是你。」

吳財接道：「可是現在只剩下一個人了。」

屈寒山突然狂聲大笑，笑了一會，笑聲一歇，瞇着眼睛道：「難道你們不怕死嗎？」

羅海牛盯着屈寒山，眼睛冷而無情：「我們廣東五虎，怕過什麼來！」

瘋女咕咕笑了起來，又正色道：「我們只怕仁、信、忠、義，像你這種不仁不信不忠不義之輩，我們會怕就不是人！」

阿水厲聲道：「我們本來最敬重的就是梁大俠，不是你，現在你敢動梁大俠和蕭秋水分毫，我們就跟你拚！」

屈寒山氣極怒道：「你們是我的對手嗎？」

猛聽大肚和尚喝道：「打不過，也要打！」

廣東五虎齊聲喝道：「對！打不過，也要打！」

蕭秋水也喝道：「衆志成城，鐵杵磨成針！」

× × ×

屈寒山的臉色變了，這下是眞的變了，好一會回復不過來。

剛才蕭秋水、廣東五虎、大肚和尚七人氣壯如虹，連番喝聲，眞的是聲勢驚人，連左常生與盛江北都互覷了一眼，心頭沉重。

他們看到的是一列長城。

長城是他們的正氣，長城上的戍卒，是他們的士氣！

長城萬里，萬里長城長。

長如他們的志氣。

大時代，好志氣！

這種氣概，不是拳頭可以擊得倒的！

屈寒山怒叱道：「針！我就先打斷你們這些繡花針！」

× × ×

屈寒山身形一動，就要出手，廣東五虎立時動了，五人一動，陣勢立成，羅海牛吐氣揚聲，怒道：「五人聯手。」

吳財立即接道：「天下無敵！」

阿水怒道：「中國人有拳頭。」

話一出，搶先矮身，砰地出拳，屈寒山迫得退身一閃，正待出劍，忽聽瘋女喝道：「筆墨。」

指掌着狂書型，迎面飛劃過來，屈寒山不及傷敵，低聲一閃，又退後了一步，正待反擊時，猛聽殺仔大叫一聲：「與志氣。」

吐氣揚聲，雙掌冲來，屈寒山未及拔劍，以單掌硬接雙掌，竟給硬硬震退了一步，屈寒山怒不可遏，豈知那吳財又飛舞過來，漫天手影，邊喝道：「永遠也不讓人……」

屈寒山接下了幾掌，却退一步，猛聽羅海牛喝道：「……越雷池一步！」

雙足飛出，聲勢凌人，屈寒山猛退一步，方才讓過來勢，正待反攻，猛見廣東五虎各攻出一招後，又結成陣勢，屈寒山回心一想五人所說的話：

「中國人有拳頭、筆墨、與志氣永遠也不讓人越雷池一步……」

……這像是那一個人的詩句？

這五人聯手五招，竟把「劍王」屈寒山迫退五步！

轉念間，廣東五虎又飛身過來，這次屈寒山一出劍，先封住五人的攻勢，便在此時，忽聽一陣異響，廣東五虎、大肚和尚、蕭秋水回頭一看，臉色一變，而屈寒山等却現出了喜容：

來的人有八個。

「長天五劍」。

「獅公」、「虎婆」。

「刀魔」杜絕！

× × ×

權力帮的主力到了。

× × ×

屈寒山哈哈大笑道：「看你們往那兒跑？」

左常生也歡笑道：「我們要你們，死無葬身之地。」

鍾無離獰笑道：「就拋你們在河裏餵魚好了。」

柳有孔冷笑道：「不過還得先讓我挑下了舌頭。」

康刦生怪笑道：「這個蕭秋水要留給我。」

唯有盛江北苦笑道：「我看你們這次，倒是『想唔死都幾難』咯。」

屈寒山立即分派道：「長天五劍，架起劍勢，對付廣東五虎、獅公虎婆、老左老盛、四人協助，我先搏殺梁斗，血影、杜絕，幹掉大杜，刦生、無離、有孔，擊殺蕭秋水！」

權力帮衆齊聲道：「是！」

以權力帮現此的陣容，蕭秋水等人眞

連一絲機會，一綫生機都沒有了。

× × ×

生機原在人心裏。

生命蓬勃的人，生機永不絕滅。

× × ×

——唐方，唐方，我要跟他們拚了，妳在那裏？

——超然、老鐵、阿顧，你們又在那裏？

× × ×

他們沒有來。

來的是五個人。

五個人同時自舟上登上亭內，不帶一滴濺水。

只聽一個沉宏、有力的聲音道：「誰欺負廣東五虎，就等於是欺侮咱們。」

另一個清朗，鏗鏘的女音道：「廣東五虎就是廣西五友的兄弟！」

又一個蒼老、啞澀的聲音道：「我們就是廣西五友。」

再一個豪邁、通達的聲音道：「梁大俠是我們的恩人。」

更一個冷冽、焦燥的聲音道：「誰要殺他，我們就殺誰！」

蕭秋水一聽這五人的聲音，喜悅無限，脫口呼出：「廣西五友！」

× × ×

只聽「廣東五虎」、「廣西五友」齊齊呼道：「江山如畫，兩廣豪傑！」

× × ×

一下子、少林洪華、躬背勞九、雜鶴施月、好人胡福、鐵釘李黑、廣西五友，五個人都來了。

清遠吳財，曲江瘋女、龍川殺仔、開平羅海牛、紫金阿水，這廣東五虎，本來就是在此邀約廣西五友來的，而今救兵一到，自是歡悅莫已。

屈寒山臉色紫氣隱現，疾道：「格殺毋論！」

他的話一說完，閃電一般，已到了梁斗面前！

——先殺梁斗，再穩大局。

屈寒山身形之快，不可想像，廣州十虎皆未及阻攔，蕭秋水大喝一聲，死力一推，硬攔在屈寒山身前。

屈寒山冷哼一聲，一反肘，撞開蕭秋水，立時面對梁斗而立，正待出劍，突見刀光一閃。

× × ×

刀光一閃。

好快的刀。

見不到刀，刀又回到了刀鞘裏。

平凡的刀鞘。

刀呢？刀是不是平凡的刀？

拿刀的人是平凡的人。

大俠梁斗是不是平凡的人？

× × ×

刀光一起，屈寒山立時倒竄出去。

欄上一串鮮血。

鮮紅的血。

屈寒山一面倒飛，一面大聲叫道：「退！」

權力帮的人立即分四方竄散，瞬間一人不剩。

只剩下午夜、日頭、河水淌流，靜靜的欄杆和亭。

大俠梁斗，正緩緩的睜開了眼。

× × ×

梁斗一睜開了眼，第一句就說：「他們不是退走，而是包圍了我們。」

× × ×

隔了半晌，大肚和尚才第一個問得出來：「那我們該怎麼辦？」

× × ×

「逃！」

× × ×

大俠梁斗、廣東五虎、廣西五友、大肚和尚、蕭秋水，一行十六人，已開始竄逃。

——逃，逃到什麼地方去？

「逃。」

「逃也是一種戰略。」

「正如退也是一種反擊。」

「屈寒山不知我已運氣調息，內傷復原，中了我一刀，他要立即療傷，故不敢戀戰，所以必定會派人來盯梢。」

「他們是收拾精兵，認準我們走投無路，才一舉搏殺我們。」

「據知權力幫『八大天王』中，『鬼王』也從陝西到了廣西。」

「我們必須退到一個可以無後顧之憂的地方，再圖反撲。」

這是大俠梁斗說的話。

× × ×

「那我們逃到那裏去？」

這是大肚和尚問的話。

「丹霞，到丹霞去。」

梁斗說。

× × ×

大俠梁斗，外號「氣吞丹霞」。

粵北山水雄奇，以丹霞山爲最。

丹霞除了有特殊的「丹霞地形」之外，還有著名的兩關、一峽、三峯之勝。

百粵名山，又以翠谷赤巖的丹霞二美爲首屈一指。

梁斗原本就結廬在羣山環抱錦江錦石岩附近。

「風過竹林猶見寺，

雲生錦水更藏山。」

× × ×

丹霞山。

別傳寺。

× × ×

這裏的「別傳寺」，不是明代永曆遺臣金堡，亦即澹歸和尚所建，而是在澹歸之前，唐末牛獨和尚所建的別傳寺雛型。當時亦稱「長老寨」。

別傳寺與韶關南華寺、清遠峽山寺，爲西粵三大名寺，由別傳寺經石峽再上，攀「天梯鐵鎖」，登霞關即海山門，形勢更險，有一夫當關萬夫莫開之概！

循山路再上，即達丹霞極頂，有長老峯、海螺峯、寶珠峯之勝，此所謂兩關、一峽、三峯。

長老峯上觀日出，爲丹霞奇景，而別傳寺山門高聳於丹霞山危崖，更是丹霞絕色。

錦江蜿蜒，丹霞疊翠。

他們到了丹霞，四天的路程，已遭遇上五次的截殺。

命運如何？下期分解。

（未完）

俠義中篇奇情故事

秦紅·文
盧令·圖

劍歸何處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南丹青進入飛龍帮總壇，在龍長嘯臥室中找到一柄鯊魚劍，原以爲找到其殺父仇人了，並和龍長嘯出手相鬥，誰知鬥至最後，龍長嘯的一句話，提醒了南丹青，最後還肯定原來龍長嘯不是殺父仇人，這只是副帮主藍天星陰謀篡奪帮主之位而出的詭計，南丹青只得往蘇州方向奔去……半途忽見康琬琬等前來，只見他們臉色黯然，詢問之下，才知南丹青的母親失了踪，正思忖間，藍天星在附近出現，聲言是他挾持南丹青的母親，若南丹青能把龍長嘯父子的首級送來，則可放回他母親，不然的話，就把她母親殺死……

威逼兼利誘　慈母命堪虞

南丹青道：「同患難易，共富貴難，得隴望蜀，是人性的弱點。」

龍明珠本來意氣風發，大耍「千金」氣派，這時得知副帮主藍天星刦持了人家的母親，覺得很沒面子，情緒爲之低落下來。

她垂首沉默良久，忽然一頓足，起身向外走去。

南丹青一怔道：「龍姑娘，妳……」

龍明珠一語不發，好像跟誰在嘔氣似的，緊綳着一張玉臉，快步下樓而去。

南丹青回顧康琬琬道：「到底怎麼回事？」

康琬琬微笑道：「這位姑娘很任性，也很愛面子，大概她認爲這是很丟臉的事，自覺得難堪，不好意思繼續留下來陪客吧！」

南丹青道：「這與她無關呀！」

康琬琬說道：「藍天星原是他們飛龍帮的副帮主，而她是龍長嘯的女兒，不能說完全無關，如果我是她，我也會覺得難堪。」

南丹青點頭道：「嗯，有羞恥之心，不失是個好姑娘。」

康琬琬抿唇一笑道：「除此之外，可能還有別的因素……」

南丹青道：「甚麼？」

康琬琬笑道：「我是女人，女人比較懂得女人的心思，要是我猜的不錯，她對你一見鍾情，後來一聽藍天星刦持了你娘，頓時就像被澆了一桶冷水——」

南丹青擺擺手，打斷她的話道：「別胡說，沒這回事。」

康琬琬一披嘴道：「哼，剛才她看你的時候，那眼神充滿羡慕之情，山人在此，還能逃過我的法眼麼！」

南丹青雖是在憂愁苦悶之中，一聽此言，也不禁噗哧一聲笑了，搖搖頭道：「妳別疑神疑鬼，看她喝酒的樣子，她很豪爽倒是眞的。」

康琬琬道：「你喜歡喝酒的姑娘？」

南丹青道：「不……」

康琬琬道：「告訴你，我也會喝，我只是不喜歡跟她乾杯罷了，要乾杯，咱們來！」

語畢，舉杯一口就乾了下去。

南丹青發慌道：「琬兒，妳在跟誰賭性？」

康琬琬冷冷笑道：「跟你，我發現你對她印象不錯，剛才一直看着她，好像忘了旁邊還有一個我，是不是？」

南丹青斂眉一嘆道：「琬兒，我心情不好，妳別再來煩我好不好？」

康琬琬道：「我煩你，好，你既然這麼說，我還是趕快滾蛋，免叫你生厭！」

說完，起身欲走。

南丹青連忙拉住她道：「琬兒，你一向很懂事，今天到底怎麼了？」

他把她拉近自己身邊坐下，悄聲道：「你放心，我心中只有一個妳。」

康琬琬聽到這話，又羞又喜，低下頭道：「你……你不覺我比不上她麼？她那麼標緻，那麼大方，又是大名鼎鼎的飛龍幫主的千金，而我不過是個小偷的女兒，差得太遠了嘛！」

南丹青失笑道：「看妳說的甚麼話？我覺得小偷之女可娶，强粱之女不可要，妳不要妄自非薄好不好？」

康琬琬這才高興起來，嬌軀往他身上一靠，開心的笑道：「你不騙我？」

南丹青道：「不騙妳，常言道『娶婦娶德』，妳是我見過的最好的姑娘，等我報了父仇後，我會找個媒婆去向令尊提親，只不過……不知妳會不會嫌我娘？」

康琬琬羞答答道：「怎麼會，咱們若成……成了親，你娘即是我娘，我才不會嫌她呢！」

南丹青道：「我怕的是她的病好不了，誰要做我妻子，就得服侍她一輩子。」

康琬琬道：「這是應該的。」

南丹青情不自禁把她摟入懷中，在她耳邊低聲地說道：「琬兒，你眞好，在這個世上，除了我娘之外，妳就是我最親的人了。」

男女在親熱中，時間最容易消逝，不覺之間，窗外驕陽已漸西偏，就在此時，樓梯一片登登響，一聽就知有很多人上樓來了！

南丹青和康琬琬連忙分開，各自正襟危坐，俄頃便見布簾一撩，飛龍帮主龍長嘯父子和十八天將中的九個魚貫進入雅座裏來了。

南、康二人起身相迎。

龍長嘯顯然尚不知藍天星刦持南夫人之事，一脚跨入雅座，就發出爽朗的大笑道：「南少俠，掌櫃的說個把時辰前小女到過此處，只坐一下就又走了，小女一向任性，希望她沒有在言語上得罪了你。」

南丹青道：「沒有，沒有，龍帮主請坐下說話，勞動龍帮主到此相見，眞是抱歉。」

龍長嘯笑道：「好說，下人飛鴿傳書，說南少俠有事要再見龍某人，爲恐又在解劍亭起衝突，龍某人決定到此相見。」

他說到這裏，轉望康琬琬問道：「這位莫非就是康琬琬姑娘？」

康琬琬含笑一福。

龍長嘯坐了下來，立刻開門見山道：「南少俠要見龍某人，想必又有重要的事情？」

南丹青道：「是的，今天上午，小可在此上岸，於動身趕返蘇州的路上遇上這位康姑娘及另外三個服侍家母的人……」

當下，便將母親被擄，以及藍天星現身要脅的經過述說了一遍。

龍長嘯聽得神色連變，又驚又怒，砰然一拍桌子，大駡道：「那個娘娘養的，早知如此，昨天我應該劈了他才是。」

南丹青道：「龍帮主請息怒，小可再度求見，並無怪罪之意，只希望龍帮主能提供一些綫索好讓小可找到他藏匿之處，以便救回家母而已。」

龍長嘯很激動，面部扭曲跳動着，咬牙切齒道：「我龍長嘯眞是瞎了眼，怎麼會跟這種人稱兄道弟？可恨啊可恨！」

語至此，虎目噙淚，憤慨已極。

南丹青嘆息道：「對小可來說，這眞是無妄之災，不過小可眞的不怪罪龍帮主，也絕無屈從其要挾之意，龍帮主你放心好了。」

龍長嘯突然雙目一抬，沉聲道：「此事小女是否已知情？」

南丹青點頭道：「是的，小可已告訴她了。」

龍長嘯沉默良久，長嘆一聲道：「他的行踪去處龍某人也不知道，不過龍某人可以立刻發出命令，動員全帮兄弟全力搜索他的踪跡，只是……令堂在他手中，萬一他拚死逞兇，那豈不是反害了令堂的性命？」

南丹青深深吸了一口氣，緩緩道：「在六月十六日日落之前，他大概不會逞兇殺家母，在此之前，貴屬下如發現他的踪跡或躲藏之處切勿打草驚蛇，請他們回來通知小可，由小可趕去處理便了。」

龍長嘯點點頭，立刻回對兒子龍必飛說道：「必飛，你立刻傳下飛龍令，命令在百里之內的本帮兄弟暗中搜索他的形踪，若有發現，立刻報到此處。」

龍必飛應了一聲，匆匆下樓而去。

龍長嘯接着轉對隨來的九位「天將」說道：「通知總壇，你們十八天將也參加搜索！」

「是！」

九位「天將」也走了。

龍長嘯情緒仍甚激動，握拳透爪，憤恨地道：「昨天龍某人所以放他走，乃因顧念結義一場，也希望他能思過懺悔，想不到他竟喪心病狂一至於此，再抓到他，絕不輕饒！」

南丹青對此不置啄。

康琬琬問道：「龍帮主，依你看，你的部下能不能在六月十六日日落之前找到他？」

龍長嘯想了想，嘆道：「這很難說，他當然會料到龍某人可能會發動全帮兄弟搜捕他，因此他躲藏之處必極隱蔽，不一定能夠找到。」

康琬琬道：「他帶着南夫人，而南夫人有病在身，他們不論走到哪裏都會引人注意，所以我猜他必躲藏在異常偏僻的地方——吳興附近有無人跡罕至的地方？」

龍長嘯想了又想，才答道：「吳興東南及西南方向有東苕溪和西苕溪，此二流

一出天目山之陽，一出天目山之陰，經數百里而流入太湖，兩溪沿岸頗多隱蔽之處，他可能躲在該二處……」

康琬琬道：「吳興西郊的白雲古刹又是一處甚麼樣的地方?」

龍長嘯道：「白雲古刹距吳興縣城約三里，該寺已大半倒塌，變成一座廢墟，平時少有人到那裏去。」

康琬琬道：「東西二苕溪，哪一條溪距白雲古刹最近?」

龍長嘯道：「西苕溪較近。」

康琬琬轉對南丹青道：「丹青哥，咱們去西苕溪找找看如何?」

龍長嘯忙道：「不，那兩處地方敝帮兄弟一定會去搜索，二位現在最好不要露面，萬一被他發現，南夫人就危險了。」

南丹青同意他的看法，說道：「是的，在六月十六日之前，咱們不讓他見到，他就不會下手傷害家母；反之他若發現咱們兩人在找他，必知我不肯受他要挾，在那情況下，他可能會狠心殺害家母。」

康琬琬道：「咱們可以易容去呀!」

南丹青一怔，不禁問道：「易容?」

康琬琬道：「正是，咱們先經過一番喬裝，不要讓他看出來就行了。」

南丹青點點頭道：「嗯，這倒使得，不過萬一咱們離開這裏之後，飛龍帮的兄弟發現他藏匿之處而把消息傳到這裏時，咱們豈不要錯過了?」

康琬琬轉對龍長嘯問道：「由此趕去西苕溪，多久可到?」

龍長嘯道：「最快一天半。」

康琬琬一呆道：「這麼遠啊?」

龍長嘯道：「船行要一日，再沿溪上湖，總要走個半天。」

康琬琬顰眉道：「若是如此，我們也不能在此等待太久，明天就得動身，否則即無法在六月十六日日落之前趕到白雲古刹了。」

龍長嘯道：「是的，不過敝帮各處都養有信鴿，傳遞消息甚快，一旦獲得消息，只要距離不太遠，半天之內總可趕到那裏。」

康琬琬又轉對南丹青問道：「丹青哥，你覺得如何?」

南丹青本不知東洞庭山距吳興如此之遠，現在聽了他們雙方之言，始知情況緊急，不禁皺眉道：「我原以爲藍天星給我三天的時間相當長，這麼說來，他分明要逼我在今天殺死龍帮主了。」

康琬琬說道：「所以，咱們似乎不能在此坐等消息，不管怎樣，先盡盡人事再說!」

南丹青道：「好，咱們就去西苕溪找一找!」他轉對龍長嘯道：「龍帮主，現在你得助小可一臂之力了，貴屬下如有消息傳到，希望你盡力搶救家母，小可如不能找到他，當去白雲古刹……!」

說到此處，下面的話就說不出來了——沒有人頭，去白雲古刹又有何用?

龍長嘯嘆了口氣道：「南少俠，龍某人對此深感慚愧抱歉，不過龍某人當盡力而爲，萬一不幸未能救回令堂一命，也要拿他的命來抵償!」

南丹青道：「那麼，請借兩套衣服給我們，再請準備一艘船送我們到吳興去如何?」

龍長嘯點點頭道：「好的，那西苕溪景色不錯，二位不妨喬裝文士前去，僞作觀賞沿岸苕花，暗中搜索一遍看看；二位到達吳興時，會有人準備兩匹馬供二位乘騎；如果無任何發現，二位不妨略施小計，提着兩顆假人頭前往白雲古刹赴約，屆時龍某人當在古刹四周作嚴密之佈置，他不露面便罷，一露面管叫他插翼難飛!」

×　×　×

次日，天剛破曉，船在接近吳興縣城的太湖南面靠岸，打扮成文弱書生模樣的南丹青和康琬琬剛剛下船上岸，早有兩個馬夫牽着兩匹駿馬迎了上來!

龍長嘯設想週到，除了替他們準備兩匹馬之外，還爲他們準備了兩顆用木頭做成的假人頭和一袋乾糧。

南、康二人問明路徑，隨即上馬朝着西苕溪並轡前進。

爲恐被藍天星看出破綻，他們不敢縱騎奔馳，而以郊遊的姿態不疾不緩的策馬而行。

過吳興縣城不久，巳抵西苕溪。

苕溪，遠望蜿蜒如帶，此時正値苕花盛開時節，一眼望去，但見兩岸白花如濤，高與人齊的蘆葦一望無際，恰似冬天積雪，煞是好看!

南丹青看到這情景，不禁雙眉深鎖，覺得要在這種地方找人，無異大海撈針，是非常困難的!

康琬琬低聲道：「丹青哥，那傢伙很可能刼持令堂藏匿於蘆葦之中，咱們先沿着左岸一路尋下去，然後再涉水而過，由右岸找回來，你看怎樣?」

南丹青點點頭。

於是，兩人策騎沿着苕溪左岸緩緩行進，走入蘆葦中，表面上保持着郊遊的姿態，暗中則眼觀四面耳聽八方，一路搜索前進……

走了約三、四里地，忽聽前面蘆葦叢中欸乃一聲，出現一艘小舟，舟上是個頭戴斗笠的老人，手持一支竹桿，正在把小舟撐向溪流中，觀其打扮，是個捕魚的!

南丹青心頭一動，立刻馳馬趕過去，揚聲道：「那位老丈，請你把船撐過來好麼?」

小舟上的老人聽到呼喚，便把小舟撐回，在溪畔停泊，笑眯眯的問道：「二位有何指教?」

他是個六十多歲的老人，滿面皺紋，樣子十分和藹可親。

南丹青在馬上拱手道：「老丈可是在這西苕溪上捕魚的?」

老人答道：「是的呀!」

南丹青道：「魚多不多?」

老人笑道：「不少，運氣好的話，每天可捕個十來斤哩。」

南丹青道：「老丈家住何處?」

老人舉手一指西方道：「舍下此去不遠，走一會就到，公子有甚麼指教麼?」

南丹青道：「沒甚麼，只想跟老丈聊聊，老丈是不是天天在此捕魚?」

老人道：「是的，老漢每天天一亮就到，近午的時候才收網回家。」

南丹青道：「這兩天，老丈可曾發現有陌生人在此出現?」

老人一怔道：「陌生人?」

南丹青道：「二位中年婦人和一位中年男人。」

老人搖頭道：「沒有啊。」

南丹青道：「老丈在此捕魚有多少年了?」

老人道：「二十一歲開始，算一算巳有四十個年頭啦!」

南丹青道：「那麼，老丈對這條西苕溪一定很熟悉了?」

老人道：「當然，這裏的一坑一窟，老漢都摸得清清楚楚。」

南丹青道：「那一帶最偏僻?」

老人一指上游道：「往前再走一二里地，那邊有一大片沙灘，沙灘上的蘆葦比這裏還多，以前有個小孩子走進去出不來，他的父母找到他時，那孩子巳經餓死了，要說偏僻，那一帶最偏僻了。」

南丹青拱手道：「多承指點謝謝。」

老人大聲道：「二位可要當心一些啊!那一帶就像迷魂陣，可別被困住了!」

說畢，面露詭笑!

南丹青和康琬琬沒有看到他的一臉詭笑，他們一路踏着蘆葦前進，走了二里許，果見溪流變寬大，兩岸相隔數十丈，但溪畔的蘆葦更見茂盛遼闊，數里之內不見一點空地，似一片廣大的高粱。

康琬琬看到這情景，不禁吸口氣道：「如果他躲藏在西苕溪，必在這一帶。」

南丹青輕嗯一聲道：「不錯，這裏面可以藏得千軍萬馬，刼持一個人往這片蘆葦一鑽，別愁被人找到。」

康琬琬說道：「那老人家說得不錯，小孩子進入這麼遼闊的蘆葦叢中，不迷失才——」

南丹青忽然勒住坐騎，低聲急急說道：「快看，前面數十丈外的蘆葦在動!」

康琬琬舉目一望，果見前面數十丈外的蘆葦波動不巳，一看就知有人在蘆葦下走動，不禁喜道：「是了!一定是他!」

南丹青示意她勿作聲，然後悄然下馬，輕輕的拔出長劍，準備給對方一個措手不及!

康琬琬跟着下馬，走去另一邊埋伏!

他們巳發現蘆葦的波動正在迎面而來，分明有個人在慢慢欺近，如果對方正是藍天星，那麼這正是進行狙擊的好機會。

這時，一片「沙沙」之聲漸漸响近，是身子擦過蘆葦的聲响!

南丹青心情好興奮好緊張，他希望來人正是藍天星，那麼只要母親不在對方手上，他就有把握在數招之內將對方制服。

他緊握着長劍，蓄式以待!

俄頃，「沙沙」之聲更近了!

就在來人甫一現身之際，南丹青巳一個虎撲疾躍而上，一劍架上了來人的脖子，喝道：「別動!」

「哎呀!」

那人冷不防之下，嚇得驚叫起來。

也就在這時，南丹青才看清他不是藍天星，登時一怔道：「你……是誰?」

來人是個三十歲的漢子，一身莊稼打扮，手上拿着一支扁担，但是明眼人一看即知他絕不是普通農人，因爲他的眼神很銳利。

他看看架在自己脖子上的長劍，面上的驚容反而消褪了，竟然咧嘴一笑道：「閣下莫非是南丹青南少俠?」

南丹青又是一怔道：「你是何人?怎知我是南丹青?」

莊稼漢含笑道：「昨夜在下收到總壇的飛鴿傳書，命令在下到此搜索藍天星的踪跡，飛龍令中又說明二位可能在今天上午到達此處。」

南丹青一聽始知他是飛龍帮派來的人，連忙收回長劍道：「抱歉，差點誤傷了兄台。」

莊稼漢躬身一禮道：「不妨，在下李三郎，隸屬第二分舵。」

南丹青把康琬琬叫過來，然後問道：「李兄有無發現?」

李三郎搖頭道：「沒有，在下從昨夜找到現在，尚無任何發現。」

南丹青道：「對岸找過了沒有?」

李三郎道：「找過了，在下從小在此長大，對這帶極是熟悉，如果他藏匿在此，很難逃過在下的耳目——南少俠也沒發現甚麼吧?」

南丹青道：「沒有，只在後面遇見一位打魚的老人而巳。」

李三郎面色一變道：「捕魚老人?」

南丹青道：「他駕一隻小舟在溪上，自稱家住附近在苕溪捕魚巳有四十年之久……怎麼，有何不對?」

李三郎冷笑道：「這裏的人我都認識，並無這麼一個老人?」

南丹青心驚地道：「那麼，他會是誰呢?」

李三郎道：「我們龍帮主有沒有告訴南少俠他擅於易容?」

南丹青道：「沒有呀!」

李三郎道：「走，咱們快趕去看看，說不定他就是藍天星!」

於是，南、康二人上馬回馳，不消盞茶工夫，三人巳趕回到剛才老人出現之處，縱目四矚，只見溪水潺潺，附近的一段溪流上巳無老人和小舟的踪影!

李三郎四下搜索一遍後，便向南丹青道：「二位在此稍候，待在下去對岸搜一搜看。」

說罷，即涉水向對岸走去!

這一帶的溪水頗深，而且水流湍急，但這個李三郎水性極精，很快就巳游到對岸，沒入岸上的蘆葦叢裏去了!

南丹青和康琬琬便在溪畔等候，等了約莫一刻時，驀聽一聲慘叫從對岸傳來!

慘叫聲很短促，只叫了一聲就沒有了，顯然發出慘叫的是李三郎!

南丹青大吃一驚，立刻拍馬向溪中躍去，康琬琬也隨着拍馬躍入溪中，兩人快速的渡過溪流，一躍上岸，向前疾衝了過去。

深入蘆葦數十丈，一眼瞥見一隻小舟藏在草下，而舟上匍匐着一個人，正是李三郎!

他的背上深深插着一柄飛刀!

南丹青急從馬上跳下，把他的身子扳過來，叫道：「李兄!李兄!」

但是李三郎似巳氣絕，沒有一點反應了!

康琬琬道：「放下他，先找兇手!」

南丹青一想有理，正想上馬去追捕兇手，忽又瞥見小舟上放着一張白柬，順手拿起一看，不禁面色大變道：「琬兒，妳來看看！」

原來，白柬上寫着如下一行字：

『南丹青，你不要令堂的命了？』

下面的「署名」是「知名不具」！

毫無疑問，老人是藍天星喬裝的！

康琬琬看過白柬上的字句後，臉色也變了，道：「哼，果然是他！」

南丹青頓如一隻鬥敗了的公鷄，嗒然道：「他已認出我們兩人了。」

是的，藍天星已認出他是南丹青，所以才留下這張警柬，而警柬上雖只寥寥數字，却已使他胆戰心驚，因爲藍天星原要他殺龍長嘯父子以換取其母，現在藍天星已知他沒有做到，在這種情況之下，藍天星會採取甚麼行動呢？

他可能會殺害南夫人！

所幸警柬上的語氣還有一些保留態度，這只是在警告他要爲其母的處境設法罷了，只要他不繼續採取追索的行動，那麼藍天星應該不會下手殺害他母親的……

康琬琬心知他爲了母親的安全已失去追捕藍天星的勇氣，當下嘆了口氣道：「丹青哥，看來你若想救回你娘，只好答應他的要挾了。」

南丹青的確在考慮這件事，他慢慢抬目望她，苦惱的問道：「琬兒，我能幹這種事麼？」

康琬琬道：「我說過了，龍長嘯父子又不是甚麼好東西，殺了他們正可爲江湖除去一大害蟲！」

南丹青沉思好半晌，突以毅然決然的語氣道：「好，咱們去找龍長嘯父子！」

× × ×

六月十六日。

夕陽即將沉沒的時候，南丹青和康琬琬雙騎並轡來到了白雲古刹。

這座古刹位在吳興城外三里處的一座小山上，四周景色頗爲清幽，但因古刹已成廢墟，平時已無人到此，一切顯得極爲荒涼僻靜！

古刹僅剩前殿，其餘都已倒塌敗壞，滿地瓦礫木屑，擧目一片瘡痍。

南丹青在殿門口下馬，從一個藤籃裏取出兩顆血淋淋的人頭，把它放在空地上，然後便與康琬琬走去殿階上坐下，等候藍天星的來臨。

那兩顆人頭是假的麼？

不，那是眞的人頭！

它，是從一老一少活生生的兩個人的頸項上砍下來的！

人頭被砍下後，有一段時間會呈現浮腫的現象，現在放在地上的這兩顆人頭就有些浮腫，加上面部血跡斑斑，以致看上去不大像是龍長嘯父子。

康琬琬不敢去看人頭，她背對人頭面向南丹青而坐，表情顯得恐懼不安，輕聲道：「你看他會來麼？」

南丹青沉鬱地道：「我不知道……」

康琬琬掏出自己的汗巾遞給他，說道：「你右邊脖子上有一滴血，快擦掉。」

南丹青拭去血漬，看看身上的衣服也有幾滴血，不禁苦笑一聲道：「殺人眞是一樁可怕的事，是不是？」

康琬琬道：「誰說不是，我直到現在還在噁心欲吐呢！」

南丹青視綫投向天邊，看着那輪即將西沉的夕陽，道：「日已將落，他應該快來了吧？」

康琬琬道：「他可能不敢親自來，他一定會想到飛龍帮的人不會放過他。」

南丹青道：「妳是說他會派別人來看麼？」

康琬琬道：「是的。」

南丹青道：「之後呢？」

康琬琬忽然抿唇一笑道：「之後，就要看你的運氣了！運氣好，你娘可以平安回來，運氣不好……」

南丹青冷哼一聲道：「不管怎樣，他如敢傷害家母，我必將他碎屍萬段。」

說話間，夕陽已然西沉，天色立刻轉暗，加上晚風呼嘯，風捲枯葉，白雲古刹的四周景色突然變得蒼涼而肅殺！

康琬琬不停的擺頭四望道：「奇怪，他說日落之前在此見面，怎的還不見一點動靜？」

南丹青道：「再等一等看，也許他怕中埋伏，故在現身之前，先要摸清這白雲古刹四周的情況。」

康琬琬道：「丹青哥，你心中最好有個準備，我猜他不會把你娘帶來這裏。」

南丹青道：「這一點我也想到了，我只怕他不來，他來了就容易解決。」

康琬琬道：「我還有一點想不明白，他好像認爲龍長嘯父子一死，他便能登上帮主的寶座，其實我看那十八天將未必肯聽他使喚，而他根本無力殺死十八天將，在此情況下，他怎能坐上帮主寶座呢？」

南丹青道：「他逼我殺死龍長嘯父子，只是一種騎虎難下的手段而已。」

康琬琬顰眉道：「我有些担心……」

「担心甚麼？」

「担心他還有花樣，不會見到這兩顆人頭就釋放你娘。」

「妳是說……」

「如果他再逼你去殺十八天將，也不是完全不可能的事。」

南丹青倒未曾想到這個，聞言不禁心頭一震，道：「他會這樣做麼？」

康琬琬道：「十八天將不除，他如何能够安安穩穩的坐在帮主之位？」

南丹青覺得有理，心情更爲沉重，茫然道：「他若再逼我去殺十八天將，那可怎麼辦？」

康琬琬道：「現在只有希望他親自來和你相見，我想以你的技藝要制服他應無問題——」

一語甫畢，驀聞身後的佛殿中一陣嘩啦的瓦礫聲响，繼聞一個陰惻惻的聲音冷笑道：「問題在於：我若死了，令堂也活不成！」

南丹青在聽到瓦礫聲响時，已迅速的轉身錯掌，運目望去，他看見的情形是藍天星突從一堆瓦礫中冒了起來——原來藍天星已先到，一直躲藏在瓦礫之中！

此際，天色已暗，他突從瓦礫堆中冒出，加上臉色一片陰森，看上去眞像一個厲鬼！

康琬琬嚇了一大跳，尖聲道：「哎呀，原來你早已躲在這裏？」

藍天星嘿嘿冷笑道：「現在聽我吩咐——退後二十步！」

南丹青沉聲道：「幹甚麼？」

藍天星說道：「我要來驗視那兩顆人頭！」

南丹青問道：「家母呢？」

藍天星道：「她還活着。」

南丹青又問道：「你甚麼時候釋放家母？」

藍天星道：「等看過那兩顆人頭再說吧！」

南丹青道：「你以爲那兩顆人頭是假的？」

藍天星「哼！」的冷笑一聲，說道：「人頭大概不假，但未必是龍長嘯父子的首級！」

南丹青說道：「如是他們父子的首級呢？」

藍天星道：「等我看過再說——現在你們先退後二十步！」

南丹青站着沒動，又道：「藍天星，你有沒有想到，當你一走出這個佛殿時，飛龍帮的人可能會突然蜂湧而至？」

藍天星面色一變道：「這樣說來，你已與龍長嘯勾結，那兩顆人頭不是他們父子的首級了？」

南丹青微笑道：「你猜呢？」

藍天星目中露出了無比兇悍之色，陰沉一笑道：「我猜你不敢這樣做，要知令堂的生死全掌握在我手中，我如不能安全離開此地，她必將活活餓死！」

南丹青道：「所以你必須現在就告訴我家母在何處，好讓我去救她，否則萬一飛龍帮的人突然出現，我也一樣有危險，因爲我殺了龍帮主和龍必飛。」

藍天星一聽這話，面上敵色消褪了不少，笑道：「既然如此，你應該跟我站在一起，咱們聯手迎戰才有生望。」

南丹青道：「不，你要我殺人，我辦到了，咱們的交易到此爲止！」

藍天星道：「我還沒見到那兩顆人頭，現在怎能告訴你？」

南丹青堅決道：「不管怎樣，我現在就要知道，你快說吧！」

藍天星哈哈笑道：「小子，你可要弄清楚，現在是你聽我的不是我聽你的！」

南丹青道：「不，現在你非說不可，再不說就來不及了。」

藍天星面色又是一變，不安的向四下掃視一眼，道：「他們趕到了？」

南丹青道：「不錯，我剛剛聽到不少脚步，可能有幾十個人已將此地包圍起來了！」

藍天星從脚下的瓦礫堆中取出一對虎頭鈎，獰然一笑道：「那麼，要是那兩顆人頭眞是龍長嘯父子的首級，你也得準備迎接一場血戰，爲甚麼咱們不能暫時結合爲友呢？」

南丹青道：「怕你被殺，萬一你死了，我到那裏去救家母？」

藍天星兩顆兇睛一陣閃動，突然嘿嘿冷笑道：「南丹青，你仔細聽來：除非今夜我安全離開此地，我不會在這個時候透露令堂在那裏！」

南丹青怒道：「甚麼意思？」

藍天星道：「換句話說：你必須協助我擊退他們，否則我至死不說！」

他口氣非常堅決，完全是一副亡命之徒的頑劣作風！

康琬琬開口道：「姓藍的，你若是够朋友，現在就說出來，這樣我們或許還可把你當作朋友，南夫人若有不測，對你一無好處！」

藍天星揚揚眉毛道：「丫頭，我藍天星不是三歲小孩好欺騙，一切照我的決定來辦！第一：我要先看那兩顆首級。第二：你們必須助我擊退飛龍帮的人！」

康琬琬道：「我們縱然出手助你，以我們三人之力也未必是飛龍帮之敵。」

藍天星道：「妳是不成，但他可以，他一個人就可以抵得過十八天將。」

南丹青忽然道：「罷了，琬兒，爲了家母，咱們聽他的吧！」

當下，拉着康琬琬退後二十步，在古刹前的空地上遠遠站着。

這時，天已全黑，數十丈外已是一片漆黑！

藍天星手仗虎頭鈎一閃出殿，向左右望了一眼，才擧步向空地上那兩顆首級走過去。

天黑無月，人頭又是血漬斑斑，非走近它是無法辨認的。

就在他走到距人頭只有十步遠的時候，驀地裏四下人影幢幢出現！

飛龍帮的人果然包圍上來了！

來的是十八天將中的穿雲摘月楚公明，陰陽判官翁石，雷公鑽趙奇寶，屠鬼刀華金成，以及二十多個黑衣大漢，却不見龍長嘯父子。

莫非那兩顆人頭眞的是他們父子的首級？

藍天星心中一喜，但正當他想趨前細看時，陰陽判官翁石和屠鬼刀華金成兩人已然飛撲而至，剛好落在他跟前，擋住了他的視綫。

藍天星悍然無懼，含笑道：「翁石，華金成，你們待怎的呀？」

陰陽判官翁石的兵器是一對一黑一白的判官筆，他一擧黑色的判官筆，厲聲道：「姓藍的，龍帮主視你親如手足，你竟狠心狗肺，逼南丹青殺了他，你還是個人麼！」

藍天星聳聳肩笑道：「翁石別發火，冷靜的聽我說幾句話——對了，你先回答我一個問題：你跟隨龍長嘯多少年了？」

陰陽判官翁石一哼道：「你問這些幹麼？」

藍天星道：「先回答！」

陰陽判官翁石道：「七年！」

藍天星笑了笑道：「人生七十古來稀，你已經把十分之一的生命貢獻給龍長嘯了，請問這七年來你得到了甚麼？」

翁石沉聲回答道：「帮主對我禮遇有加！」

藍天星道：「那只是一種手段，我只問你得到了甚麼？」

翁石道：「每個月一千兩銀子！」

藍天星突然哈哈大笑道：「如果每月一千兩銀子就能使你陰陽判官滿足的話，那你這個人未免太無大志了！你可知道龍長嘯每月有多少進賬？告訴你，別的不說，單是從各地繳來的年費，平均每月卽有

五十萬兩銀子之多！」

屠鬼刀華金成冷冷道：「藍天星，你說這些幹甚麼？」

藍天星神色一正道：「我要讓你們知道龍長嘯對待部下太刻薄，他每月進賬五十萬兩，而每月化在全幫兄弟身上的錢却還不到十萬兩；換句話說，他每年中飽私囊的銀子即達四百八十萬兩之鉅！」

屠鬼刀華金成又冷冷地道：「這又怎樣？」

藍天星憤怒地道：「這又怎樣？你們莫非是白痴？只知道替他拚命？你們投效他爲的是甚麼？名是他的？利也是他的，你們想一想，這是對的麼？」

屠鬼刀華金成道：「還有一樣你忘記了。」

藍天星道：「甚麼？」

屠鬼刀華金成道：「義氣！」

藍天星大笑道：「不錯！在江湖上混的人應該講義氣，可是講義氣不能像剃頭担子一頭熱，他若講義氣，不該每月只給我這個副幫主五千兩銀子，只給你們一千兩銀子！」

陰陽判官翁石接口問道：「因此你想篡位？想取他的地位而代之？」

藍天星道：「不錯，你們如擁立我爲幫主，你們十八天將月餉五千兩，其餘各分舵主加兩倍，各兄弟加一倍！」

翁石詭笑道：「你很慷慨大方！」

藍天星道：「不，你們十八天將是飛龍幫精英，你們應該得到這樣的報酬！」

翁石冷然道：「你說的也許不錯，可是我們現在只知道一個事實：你和龍幫主是共患難的結義兄弟，龍幫主再怎麼刻薄，他總算對你不薄，因爲他在創立飛龍幫的過程中，你出力並不多，他肯給你一個副幫主幹幹已經很不錯了，可是你竟不念舊情，竟以陰毒手段置他於死地，像你這樣無情無義之人，若讓你當上幫主，我們只怕要死無葬身之地了！」

藍天星怒道：「胡說！你們若擁立我爲幫主，我甚至可把幫中庫存的全部財寶拿出來與你們平分！」

翁石搖搖頭道：「很抱歉要叫你失望，我們現在只要你的狗頭！」

語至此，黑白判官筆一振，蓄勢準備出手了！

屠鬼刀華金成的九環刀一翻，挫腰蓄勢，也準備動手攻擊。

藍天星冷笑道：「慢着，我再問你們一句話！」

翁石道：「有屁快放！」

藍天星道：「龍長嘯父子巳死，而我是飛龍幫的副幫主，你們不擁立我欲待擁立誰？」

翁石笑道：「今後的飛龍幫將會出現十八個幫主，也即是我們十八天將！」

藍天星聽了又驚又怒道：「好傢伙，說了半天，原來你們打的是這個主意!?」

翁石大笑道：「不錯！殺了你後，飛龍幫即是我們十八人的了！」

話聲一落，他的黑白判官筆和華金成的九環刀巳經同時出手，一左一右猛攻上去。

藍天星一聲吼叫，展動一對虎頭鉤迎戰；他能成爲飛龍幫的副幫主，身手自然不凡，一對虎頭鉤在他手上使來有神出鬼沒之妙，一出手就把翁、華二人的攻招化解開了。……

這時，穿雲摘月楚公明和雷公鑽趙奇寶也欺上了南丹青和康琬琬；他們兩人手上都沒有兵器，但他們的手掌又大又粗，太陽穴隆起甚高，分明是練掌的行家，而且是內外兼修的高手！

南丹青見他們欺近，長劍一橫道：「且慢，我身邊這位康琬琬雖然一直跟我在一起，但她甚麼事也沒幹，應該算是局外人，讓她置身事外如何？」

穿雲摘月楚公明笑了笑道：「可以，老夫今天六十三歲，年紀比她父親還大，她還不配跟老夫動手過招，叫她一邊站著就行了。」

南丹青便向康琬琬說道：「琬兒，這一仗妳幫不上忙，妳退開吧。」

康琬琬自知本事不高，不敢强出頭，點頭一笑道：「好，不過你要小心，這個穿雲摘月楚公明的『穿雲摘月三十六式』是武林一絕；還有這個雷公鑽趙奇寶的雷公鑽也是獨步武林的絕技，你可千萬大意不得。」

說罷，退去一邊站着。

南丹青抱劍一拱道：「請！」

穿雲摘月楚公明喝聲「接招！」搶前一步，揚掌便劈！

原來此老練的是劈空掌，掌招一出，勁風立起，一股無形的內家掌力頓如怒濤狂捲，凌厲巳極。

南丹青從容不迫，只見他身形一閃，行雲流水般的移開一大步，但很快又返回原位，一劍平刺而出。

這一劍看雖平平無奇，但在楚公明的眼中却是威力無窮，事實上這一劍攻的正是他楚公明「稍縱即逝」的空門，南丹青能夠一出劍即找出他的空門，怎不令他心驚？

楚公明急忙斜肩飄開。

趙奇寶乘機雙掌齊揚，推出兩道內家掌力，大喝道：「看掌！」

南丹青一縱丈餘高，空中身子一個盤旋，長劍一招「迴龍點珠」疾點他右肩：

就這樣，他以一敵二，與楚、趙二人戰成一團，但雙方似乎都有顧忌，不敢全力相搏，以致看來遠不如藍天星迎戰翁、華二人之激烈。

藍天星兇如猛虎，一對虎頭鉤招招殺着，全力搶攻，而翁石和華金成也一步不讓，恨不得立刻將藍天星剁成肉醬。

雙方這一陣搏殺，眞是殺得昏天黑地，日月無光！

康琬琬站在階前觀戰，她雖然本領有限，胆識却極過人，在觀戰中臉上笑意盎然，毫無憂懼之色。

幾個黑衣大漢包圍着她，對她虎視眈眈，她也視若無覩，好像與她完全不相干似的。

藍天星一面與翁、華二人拚鬥，一面注意南丹青的情況，這時發現南丹青迎戰楚、趙二人似未盡全力，心中犯疑，厲聲道：「南丹青，你若想保全令堂之命，就立刻給我殺了他們兩個！」

言下之意，十分明顯，南丹青若不聽他指使，他死也不說出南夫人的下落。

南丹青大聲道：「姓藍的，我不殺人，但我可以助你突圍脫困！」

藍天星現在所希望的也只是如此，所以就答道：「好，你快打倒他們兩個，然後過來助我一臂之力！」

原來，他的身手雖然强於十八天將中的任何一個，但以一敵二却無力取勝，此刻巳被翁、華二人攻得有些手忙脚亂了。

南丹青一看時機成熟了，立刻發動搶攻。

他的攻勢一經發動，剎那間但見劍搖寒星萬點，光化匹練千條，楚、趙二人立感招架不住，頓時被迫得節節後退。

康琬琬拍手笑道：「打得好！丹青哥，你再加緊幾下就行了！」

南丹青劍及履及，絕招如電迸發，忽然巳將楚、趙二人籠罩在自己的如網劍影之下。

再戰數十招，忽聽他一聲大喝，同時聽得「砰！砰！」兩聲巨响，楚公明和趙奇寶應聲從劍網中跌出，摔倒在地。

一看，楚、趙二人並未被他的利劍所傷，全身不見一個傷口，但他們好像受了嚴重的內傷，倒地之後竟巳爬不起來了。

藍天星一見大喜，急道：「快過來！咱們合力把這兩個幹了！」

南丹青仗劍撲入，劈面就是一招三式，將其中的翁石迫退三步。

這一來，翁、華二人巳無法聯手攻擊藍天星，雙方演變成單打獨鬥；藍天星減去一個勁敵，登時精神大振，一對虎頭鈎絕招綿綿而出，威力大增，很快就佔了上風。

華金成一面奮勇封擋他的攻勢，一面大聲道：「兄弟們，發出求援信炮！」

旋聞「轟！」然一聲巨响，一個信炮冲空而起，在十幾丈高的夜空中爆開，蔚成一朵燦爛的烟火花！

南丹青吃了一驚，急問道：「姓藍的，這是甚麼玩意？」

藍天星道：「是求援信炮，十八天將中，可能還有人在附近！」

南丹青道：「那麼，咱們快走，再來幾個天將我恐怕對付不了。」

藍天星也怕落入十八天將手中，聞言猛向華金成攻出二招，隨即縱身疾起，喝道：「跟我來！」

南丹青掃出一劍迫開翁石，叫道：「琬兒，咱們走！」

康琬琬機警得很，早巳跳到他身邊，兩人於是同時跳起，隨在藍天星後面向外突圍。

翁石厲叱道：「哪裏走！」

身形如燕疾掠，追近南丹青背後，一黑一白判官筆如毒蛇噬人，連續猛吐！

南丹青反手出劍封擋，頓見火星四迸，在一陣金鐵交鳴聲中，翁石不但攻擊未能得逞，反被他的劍勁帶得踉蹌顚開，險些摔倒。

屠鬼刀華金成追擊藍天星，結果也無力將他截住，那幾十個幫中兄弟在藍天星和南丹青的手中更是不堪一擊，傷的傷倒的倒，只一眨眼工夫，包圍巳被突破，再一眨眼工夫，藍、南、康三人巳消失在黑茫茫的夜色之下……

× × ×

三人整整跑了半個晚上，在午夜時分，到達西苕溪上游，來到一處荒涼的山地上。

藍天星忽然停了下來。

南丹青一直亦步亦趨的緊跟着他，這時見他停下，也跟着停步道：「到了？」

藍天星笑道：「還有一段路。」

南丹青道：「那你停下來幹麼？」

藍天星道：「跟你講幾句話。」

南丹青道：「說。」

藍天星面露詭笑道：「晚間在白雲古剎跟他們打鬥時，由於天色巳黑，我沒看清楚那兩顆首級，不知道他們是否眞是龍長嘯父子……」

南丹青道：「如果我欺騙你，怎麼會助你突圍脫逃？」

藍天星道：「因爲你爲了救母。」

南丹青面色一寒道：「你不承認那是龍長嘯父子的首級？」

藍天星哈哈笑道：「別急，我要跟你談的不是這個，我希望你考慮一件事。」

「甚麼事？」

「飛龍幫是中原武林的第一大幫，每年從各地收取的油水高達六百両銀子，而你的身手不但高過我，而且高過龍長嘯，要是你願意，飛龍幫垂手可得。」

「我不要。」

「爲甚麼？」

「不感興趣。」

「你太儍了，你能練成這麼一身蓋世奇技，若不好好利用，豈非太不値得？」

「我別無所求，只希望爲父報仇。」

「這很容易，你我聯手拿下飛龍幫，我當幫主，你當副幫主，那時節只要運用全幫兄弟之力，保證不出半年即能找到你的殺父仇人。」

「盛意心領。」

「這是名成利就的大好機會，你要是錯過了，將來會後悔一輩子的。」

「不談這個，現在請帶我去見家母如何？」

藍天星見他態度堅定，知道說不動他，不禁冷哼一聲道：「我是一番誠意，才在此坦誠與你一談，其實令堂尚在我手中，你不聽話行麼？」

南丹青冷笑道：「你趕快表明態度，放不放人？」

藍天星發現他目利如刀，殺氣隱透，胸中的怒火似要爆炸了，不覺有些胆寒，後退一步道：「要是不放，你打算要怎麼樣？」

南丹青一字一頓道：「當我確定無法救回家母時，你應該知道我會怎樣！」

藍天星倔強的一挑眉毛，悍笑道：「我若死了，令堂一定活不成，因爲我把她囚禁在一處人跡罕至的地方，她會活活餓死！」

南丹青冷然道：「決定了？」

藍天星很狡猾，笑道：「如果你不願跟我共掌飛龍幫，還有另一個辦法……」

南丹青等着他說下去。

藍天星道：「替我除掉十八天將。」

南丹青道：「不。」

藍天星道：「你把他們十八人的首級帶來，我就立刻釋放令堂，並願贈金一萬両。」

（未完）

俠義奇情中篇

高皐·文
盧令·圖

神捕世家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北宮琦和小鎖子來到濟南，他們爲了探悉鐵板快書的何拐子，特地住進膠州客棧，何拐子特意和北宮琦攀交情，一次外遊時還故意試探北宮琦而抓中一死穴，北宮琦沉着應付，才沒露出破綻，而後，北宮琦去府衙偵查時，却無意間發現何拐子也在府衙內，原來他是絕情殺手燕子青，同時更證實了神捕世家確爲滿虜鷹犬，爲虎作倀，不少抗清志士死在燕子青手中……北宮琦扮成老者模樣和小鎖子急急趕往開封，在聊城，他們巧遇上鐵秋霞，並得小玉一封信，要北宮琦除去燕子青，三人就聯袂趕往開封，但一路來却不見燕子青的踪跡……

療傷除隱毒　遯居大悲庵

北宮琦道了一個「好」字，口中一聲長嘯，縱身向門塲急撲。

燕子青聞聲一呆，他再也想不到當今之世會有人敢管他們的閒事。

長劍一揮，飄身斜躍，兩名對手被他淩厲的劍炁震得倒退五尺，他也飄身躍到一丈以外。

好驚人的劍勢，好俐落的動作，絕情殺手燕子青，果然是一個可怕的惡人。

他擰轉身形，發覺是三名面目陌生的男女，嘿嘿一笑，說道：「三位，知道在下是誰？」

北宮琦搖頭道：「不知道，也不想知道。」

燕子青一怔道：「那你來幹甚麼？」

北宮琦道：「咱們路經此地，聽到了，也瞧到了，想不管，也不行了，你說對麼？」

燕子青嘆口氣道：「這實在太可惜了，老兄今年貴庚？」

北宮琦道：「不多，才六十八歲。」

燕子青嘿嘿笑道：「六十八歲不算短命，還有兩名美女相陪下，必然是一個好命……」

晶芒暴起，罡風攝衣，命字的尾音還在空際飄盪，悍烈的劍炁已經猛襲北宮琦的胸腹。

這的確是一個極端可怕的敵人。

北宮琦在對敵之時從來不敢大意，對絕情殺手燕子青，他更是全神貫注。

但這一劍，有雷霆萬鈞的威勢，電掣星飛的快捷，北宮琦也走過不少江湖，像這等淩厲的劍招，他還是第一次遇到。

因此，他點足彈身，後退三尺。

燕子青是一個沒有人性的絕情殺手，他喜歡在別人的痛苦中尋找樂子，對女人是這樣，對男人更是毒惡十分。

北宮琦接不下他的劍招，他快樂得像夜梟一般怪聲的笑了起來。

「小老頭，就憑你也敢管大爺的閒事？說，你是那顆葱？」

小人得志，難免會嬉笑怒罵，露出連骨頭都輕了的本相，燕子青是殺手，也是一個極端可鄙的小人。

他笑罵之際，再度揮出一劍，這一劍又將北宮琦逼退三尺。

此後他在連續的搶攻，北宮琦則像走馬燈似的不斷的後退，直待在門塲繞了一個大圓圈，情況才有了出人意外的轉變。

北宮琦不再後退，他出手還了一劍。

這一劍擊出，但見風嘯雷鳴，天地震顫。

這是崑崙派失傳已久的曠代絕學「風雷哮天」他終於練成了，終於使了出來。

絕情殺手燕子青的長劍變作一塊塊的廢鐵，他由鼻尖到小腹被划下一道長長的口子，鮮血在向外狂奔，他幾乎已被開腸破肚。

絕情殺手殺過不少男人，也糟蹋過不少女人，現在終於報應臨頭，他也嚐到了被殺的滋味。

× × ×

北宮琦的任務達成了，他沒有辜負小玉的期望，除去一個最爲可怕的敵人。

燕子青的傷勢如此沉重，是神仙也救他不活，在此等情形之下，北宮琦自然勿須對他採取防範，因而身形一轉，向鐵秋霞及小鎖子瞧去。

他還沒有轉過身來，忽然發覺一絲勁風襲向左肩，他決未想到燕子青還有如此霸道的暗器，也沒有想到他在臨死之前還能發動最後一擊。

那是一隻栩栩如生的銅燕子，北宮琦曾經拾到過一隻，而且因而招來不少的痲煩。

他想不到銅燕子會是燕子青的暗器，而且他左肩所中的一隻，還煨有極端霸道的奇毒。

肩頭又麻又癢，北宮琦就知道他中了毒藥暗器，急忙運指如飛，點上左肩有關的穴道，使奇毒不至於蔓延。

此時鐵秋霞小鎖子奔了過來，道：「相公，你怎麼啦？」

北宮琦道：「燕子青臨死之際發出了毒藥暗器，它是以機簧發射，力道頗爲强勁，我一時大意，左肩中了一枚。」

鐵秋霞大吃一驚，急由百寶囊中取出神捕世家的獨門尅毒靈丹道：「琦哥哥，快吃三顆坐下運功，此地的善後由我來處理。」

北宮琦道：「好，妳叫秦府活着的趕緊遠走天涯，隱姓埋名，否則滿虜不會放過他們的。」

鐵秋霞道：「好的。」

× × ×

人生的際遇是難測的，造物者的安排，有時會令人啼笑皆非。

就以北宮琦來說吧，他丹心赤胆，滿腔忠義，並習得絕代武學，又贏得美人的芳心，他的前途應該是無可限量的。

但當他運功醒來之際，他竟然面色灰敗，發出一聲英雄末路般的嘆息。

小鎖子一直在守着他，瞧到他這般狀況，不由心頭一沉道：「相公，有甚麼不對？」

北宮琦道：「奇毒要不了我的命，但功力却已點滴不存！」

這如同一記晴天霹靂，鐵秋霞小鎖子同時神色一呆，兩人面面相視，半晌說不出話來。

艮久，鐵秋霞忽然精神一振道：「琦哥哥，仁者樂山，智者樂水，可見山水泉林之間自有樂趣，咱們男耕女織，笑傲山林，也沒有甚麼不好？」

北宮琦苦澀的一笑道：「好，只是太過委屈妳們了。」

鐵秋霞面色一整道：「不，咱們三人一體，甘苦與共，沒有什麼委不委屈的，蘭州近郊我有一個方外之交，咱們先去那兒瞧瞧再說。」

北宮琦道：「好吧。」

× × ×

蘭州以北約莫一百二十餘里，在大通河的東岸，有一座大悲尼庵，此地雖是峯巒重疊，却也水秀山明。

尼庵左後半里之處，是一幢小巧的茅屋，山田幾畝，菜畦數塊，花香處處，耳中還聽到鷄犬相聞之聲，這般景象，當眞像世外桃園一般。

這就是北宮夫婦隱居之處，他們除了偶爾到山鎮上購買一點日用之物，或與大悲庵的主持清塵師太交往之外，幾乎是與世隔絕。

清塵師太是一位佛門奇人，但數年前她却爲宵小所乘，差一點喪失她的生命，當時被鐵秋霞所救，她們自然成了方外之交。

大悲庵除了清塵師太，還有兩名弟子問月，卜星，以及一名年老的佛婆，她們香火雖是不盛，却有不少廟產，生活倒是無慮。

鐵秋霞帶着失去武功的丈夫投奔大悲庵，確是一項最佳的選擇，此地窮鄉僻壤，地廣人稀，必然不會出什麼差錯。

只是清庭腐敗，河山蒙羞，北宮琦身爲炎黃子孫，就有拯人民於水火的職責，因此，他不甘心株守田園，老死牖下，自住進山區以來，仍在不斷的運功。

光陰如梭，一年多過去了，他只是略有進境，小鎖子及鐵秋霞却替他先後生下一女一子。

總算皇天不負苦心人，在第三個年頭終了之時，他終於排除體內的奇毒，功力較往昔更加精進。

這其中要感謝清塵師太，如非她採集靈藥相助，北宮琦縱使能夠恢復武功，必然還要遷延不少時日。

他們另一點收穫，是北宮琦將崑崙絕學及鐵門武功溶於一爐，今後他們再度闖蕩江湖，將無人能瞧出他們的武功淵源及門派。

那麼他們應該重出江湖了，但在臨行的前夕，却發生了一點意外。

小鎖子生的女兒名叫北宮玉鑑，鐵秋霞的兒子名叫北宮九歌，玉鑑大九歌半歲，是一個小姐姐，此時弟弟兩歲，姐姐應該算做三歲了。

這雙姊弟玲瓏乖巧，大悲庵的師徒三人對他們十分喜愛，有時他們姊弟會在庵中留連經日，甚至晚間也不回家。

他們姊弟的身體原本十分健壯，不過究竟年齡太小，一不當心就受到了風寒。

所幸清塵師太深明醫道，經她細心診治，終於獲得康復，但也在十天之後了。

鐵秋霞覺得痲煩別人太多，有些過意不去，因而對清塵師太道：「師太，小妹

貞不知道如何謝妳。」

清塵師太微微一笑道：「別這麼說，施主，任何事都要靠一個緣字，我的命都是妳救的，再要說謝就太俗氣了。」一頓接道：「我有一點拙見，不知道賢夫婦願不願意接受？」

鐵秋霞道：「師太有何高見？請說毋妨。」

清塵師太道：「施主夫婦重出江湖，生活可能會多彩多姿，處境却多半是驚濤駭浪，你們帶着兩個幼小的孩子，只怕會十分不便！」

北宮琦夫婦神色一呆，半晌說不出話來。清塵師太沒有說錯，事實上的確是這樣的，他們可能會出生入死，如何能帶着兩個孩子。

在一聲清越的佛號之後，清塵師太道：「這兩個孩子跟貧尼有緣，如果三位施主放心，貧尼想將他們收為俗家弟子。」

小鎖子道：「多謝師太的愛護，只是他們太小……」

清塵師太道：「他們的確太小，不過這一對姊弟大異常人，施主如若交給貧尼，十至十五年之後，貧尼保證他們能夠繼承父志，武林之中也不作第二人想。」

鐵秋霞目視北宮琦道：「相公，你看如何？」

北宮琦道：「師太說的不錯，這是一個緣字，何況咱們此去禍福難知，帶着他們實在不便。」

鐵秋霞幽幽道：「那就只好重託師太了，咱妹子們拜託一下師太。」

這雙原屬主婢，現在却以姊妹相稱的小婦人，一起向清塵師太拜了下去。

「阿彌陀佛，兩位施主折煞貧尼了。」她扶起了鐵秋霞姊妹，也展露了一下佛門至高神功，鐵秋霞姊妹的功力，在當代武林已然不易多見，但她們却被一股柔和的暗勁托了起來。

她們原已知道清塵師太不是常人，但估不到她的功力如此之高，現在她們當眞相信了，雖是骨肉難捨，倒是悲中帶着幾分喜，為兒女獲得明師而深為慶幸。

× × ×

荊州是鄂南的政治軍事及商業重鎭，歷代兵家必爭之地，名勝古蹟也十分之多，像這樣一座名城自然會吸引不少遊客。

東門之外是一條寬闊的官道，南通長沙，北達襄樊。

令人不解的是官道一側的鯉魚潭畔，此時却擺着十二張圓櫈，櫈前一丈之外，聚集着五十餘名十六至三十歲的少年，這般人全都懷抱兵刃，目露殺機，有些還在交頭接耳的悄悄談論着。

在六七丈外是一羣瞧熱鬧的，他們人數很多，約莫兩百人左右。

由裝扮瞧看，他們全是純良百姓，不過這般瞧熱鬧的却有一個共同之點，每一臉上個人都是一幅憤憤不平之色。

此時三騎怒馬向東門急馳而來，馬上人瞧到鯉魚潭畔的景象，不禁神色一呆。

「相公，他們在做甚麼？」

「好像是約鬥。」

「可是那十二張圓櫈……」

「佈置圓櫈的必然是一位高人。」

「可是它並未佈成十二宮，無論九宮三才，四象八卦也全不完整，怎能算做高人？」

「這就是他要用圓櫈的理由，圓櫈移動方便，他可以很快佈成任一種陣法。」

「那他為甚麼不事先佈好？」

「我想他除非萬不得已，不想利用陣法。」

「咱們也瞧瞧熱鬧好麼？」

「好的。」

來人夫婦三個，正是北宮琦鐵秋霞及小鎖子。他們是想再赴濟南，因為仰慕荊州這座名城，所以特來瞻仰一番，估不到才到東門城外，就碰到這樁熱鬧。

他們躍下坐騎，牽着馬匹緩緩走到瞧熱鬧人羣的身後。

雙拳一抱，北宮琦向一名身着儒衫的老者道：「請問老丈，是有人約鬥麼？」

儒衫金者哼了一聲道：「約鬥？哼，這是弒師，是大逆不道的謀殺！」

北宮琦道：「會有這件事，那……光天化日之下，他們為甚麼敢肆無憚忌？」

儒衫老者道：「為甚麼不敢，你知道他們是誰？」

北宮琦道：「在下不知道。」

儒衫老者道：「他們是滿人，你說敢是不敢？」

接着在一聲嘆息之後，他說出一番令人髮指的話來——

× × ×

荊門縣境的魯家店，是一個山明水秀的魚米之鄉，那兒的居民修文明理，習武強身，雖是人材輩出，却不肯出仕清廷。

劉一腿是魯家店的窮家子弟，雖然習得一身好功夫，仍然一身粗布衣褲，赤腳草鞋，挑着一担陶器，向四鄉兜售，博取蠅頭之利以維持生活。

有一天他挑着陶器，下鄉兜售，及踏上一個大戶人家的稻塲，他暗道一聲：「不好。」

敢情稻塲之上，晒的全是豌豆，此種豆類既小又圓，走在上面決不能跑，否則必然會摔一大跤，那麼他這一担陶器就會砸得血本無歸了。

偏偏這家大戶養有一條惡狗，只要有人經過，他必然會將經過之人的腿部咬得鮮血淋漓不可。此時劉一腿赤着雙腳，褲腿捲到膝蓋以上，他那兩條小腿豈不正是惡犬攻擊的目標？

當惡犬吼叫着衝來時，他見惡狗的主人正在門外晒太陽，因而大聲招呼道：「大爺，請快喚着你的狗，牠要咬人啦！」

雙方相距不遠，他如此大聲呼叫，狗主人必然聽得明明白白。

那人的確聽明白了，他却並不叫住那隻惡狗，反而現出一臉的奸笑，斜着眼欣賞惡狗對陌生小販的攻擊。

他認為這是一項樂趣，是難得一見的賞心樂事，他自然不肯喚着那頭惡狗了。

結果自然不出所料，喀嚓一聲脆響，惡狗的森森白牙，一口咬上了劉一腿的小腿肚子。

「精彩……」

這是狗主人的讚揚，他喜歡瞧看鮮血淋漓，也很欣賞別人痛苦哀嚎，人性原是殘忍的，滿身銅錢臭的更有這項嗜好。

可是他決未想到惡狗一口咬下，痛苦

哀嚎的並不是賣陶器的小販，而是他的那條惡狗。

他面色一變，急忙奔下來一瞧，敢情惡狗滿嘴的尖銳利齒，幾乎有半數已經折斷。

他呆了一呆，回身向劉一腿大吼道：「你敢打斷我的狗牙，你可知道一顆狗牙值多少銀子？」

劉一腿冷冷道：「這是你的狗牙不管用，你怎能賴到我的身上？告訴你吧，大爺，小的是窮人，賠不起，如果你一定要不講理，劉某跟你打官司就是。」

三人抬不過一個理字，此事是大戶理虧，他只好自認倒楣作罷。

這場意外的糾紛雖已解決，劉一腿却惹上了另一場麻煩。

人怕出名豬怕肥，劉一腿此時出了名了。

× × ×

滿人自竊據中原以來，對漢人採的是血腥恐怖，奴役高壓的政策，揚州十日，嘉定三屠，以及數不清的文字獄，都是血腥恐怖的明證。

滿為主，漢為奴，滿漢不能通婚，主子不能與奴才相配。

滿人自呱呱墜地之時起，就有了俸銀與配給，他們是主子自然要由奴才奉養。

荊州東門一帶，就住着這般主子，他們不必為生活奔波，終日無所事事，就只有舞棍弄棒，學一點欺負漢人的能耐。

劉一腿出了名，他們自然放他不過。

與其說是請老師，倒不如說是徵調，主子叫奴才，劉一腿怎敢不來！

經過一年多的教導，這般滿族子弟確也學到不少能耐，現在年關將居，劉一腿要回家過年了，可是一年多的辛勤教誨，除了一日三餐，他半個銅板也沒有得到。

而且這般主子還向劉一腿遞上了話，明天到東門外替師父送行，希望他露兩手讓徒弟瞧瞧。

教會了徒弟打師父，猴子野心，令人痛恨，但劉一腿只是付之一笑，他惟一的要求，是要他們在東門外擺十二個圓櫈，以及替他買一把竹把的湖南雨傘。

次日辰巳之交，他將雨傘的竹把削尖了挾在脅下，揹起他的包裹，緩步走向東門。

「來了，咱們上。」

徒弟圍攻師父，而且是眞刀眞槍，不留半點情份。

劉一腿能夠動手麼？奴才打了主子豈不要落得抄家滅門！

於是他足尖一點，輕輕跳到一個圓櫈之上。

「你們這些忘恩背義的東西，我教給你們武功，沒有拿到一個銅子，到頭來却落得這般下場！」

他罵幾句，數說幾句，同時以傘把的尖端，向那些忘恩背義的東西指點幾下，待他們呼嘯着圍來之時，他又跳到另一個圓櫈之上去了。

就這樣罵着跳着，待十二個圓櫈跳完，他忽然以天馬行空之勢脫出重圍，身形起落之間，已然閃身而逝。

那般滿族少年呆了一呆，其中一人道：「當眞便宜他了，啊，你的鼻尖怎麼有血？」

另一人道：「你的鼻尖也有！」

其實不只是這兩人鼻尖在流血，在場的五十餘名征服者，每個人的鼻尖都在流血。

這一點點血珠，連皮膚之傷都算不上，自然不會對他們構成任何傷害。

但它却是一記悶雷，一直擊進他們的內心。

× × ×

漢人是奴才，但只是那些貪圖名位，數典忘祖的才是。

漢人自有能者，雖是市井之徒，也可能就是身懷奇技之士。

數千年的文化薰陶，使漢人養成泱泱之風，與堅忍奮鬥，不屈不撓的毅力，因而無論處於任何逆境他們都能生存下去。

這就是劉一腿轟進征服者內心的一記悶雷，只可惜這般醉生夢死的滿族子弟，無法領略它的含義，他們統治中華二百多年，還在夢想着繼續統治下去。

只有一點他們是明白的，如果劉一腿的傘把指向他們的喉際，如果劉一腿加上幾分眞力，他們必然沒有一個能夠看到明天的日出。

他們像木雕泥塑一般的呆了一陣，才垂頭喪氣的退了回去。

這像是一個鬧劇，但在北宮琦的心頭却引起一股澎拜不已的波瀾。

奇才異能之士隱於民間的，多得難以數計，只要加以發掘和聯絡，就是一股龐大的力量。

他決定會晤小玉，建議復漢會在這方面多下一點工夫。

現在他不想再進荊州了，劉一腿就是一個民間奇人，他怎能失之交臂？

他向瞧熱鬧的打聽了一下劉一腿的鄉里，回頭對鐵秋霞小鎖子道：「此人值得結交，咱們追。」

他們馬不停蹄的追趕，直待紅日西下，總算趕到了魯家店鎭集。

在路上他們沒有追到劉一腿，待找到他的家裏，還是一個失望！

劉一腿沒有回家，也沒有人知道他去了何處。

北宮琦不願因為找不到而放棄，但他們一待十日，仍然等不到劉一腿。

他們夫婦要做的事很多，不能再毫無把握的等待下去，在第十一日的凌晨，他們只好失意的離開了魯家店。

× × ×

濟南景物依舊，只是全城籠罩在寒風冰雪之下，披上了一件銀色的外衣。

他們再度住到永綏門外的陳家莊，因為住在城外行動上比較方便一點。

經過兩天歇息，這一段長途跋涉的疲乏總算恢復過來，在第三天的午後，他又來到喜鵲齋茶樓。

也許是寒天的影响吧，往日門庭若市的喜鵲齋現在已大不如前。

他還沒有跨進茶樓，就已聽到鐵板之聲在叮叮噹噹的响着。

北宮琦暗忖，還是鐵板快書，這位說書的必然不是何拐子，因為化名何拐子的燕子青已被他送往鬼門關去了。

他沒有猜錯，嬌音琅琅，直薄青雲，

這位說書的敢情是一位姑娘。

及走進茶樓一瞧時，他禁不住神色一呆。

「是她！人稱何仙姑的何瑤仙，她不是鐵秋寧的情侶麼？怎麼說起書來了？」

一連串的疑問划過腦際，他的腳下可沒有停歇。

茶客上了七成座，雖然不及何拐子的轟動，相差也並不太多。

而且天寒地凍，風雪交加，在這等惡劣的氣候之下，縱然是何拐子親臨，也不見得就能招來更多的茶客。

他在思忖之際，忽然瞧到一位老茶客「常農」，腳下很自然的走了過去。

「常兄，好興緻，當眞風雨無阻。」

他在向常農打招呼，這位老茶友的神色却顯得有點錯愕。

「請恕在下眼拙，兄台是……」

北宮琦啊了一聲，暗忖：「這是我太過大意了，當初我來聽書時並不是這等裝扮。」

腦際電光石火般的一閃，他又有了一個主意，茶樓中多的是點頭之交，隨便扯一個謊未嘗不可。

「在下韓度，快三年了，難怪常兄想不起來。」

「哦，原來是韓兄，唉，人老了，記憶力也一年不如一年，快請坐。」

常農的身旁正好空着，北宮琦道了一聲多謝就坐了下來。

待伙記沏茶之後，他們再度交談。

「韓兄現在那兒發財？」

「在下去了一趟關外，順便帶來一點皮貨，昨天剛剛脫了手，一想到何拐子的鐵板快書，忍不住就趕了來了。」

「不巧得很，聽說何拐子已經客死異鄉，這位姑娘是何拐子的胞妹，一手絕活並不比何拐子差到那裏。」

「常兄說的不錯，否則大冷天誰會頂着風雪跑到這兒喝茶？」

「韓兄說的是，打從何姑娘登台之日起，喜鵲齋的盛況不減當年。」

「這應該歸功於武知府，由於他治理得四境昇平，才會有這等繁榮的現象。」

「武知府已經調任京官了，韓兄還不知道？」

「哦，在下前天才到濟南，還沒有聽人說起。」

他們閒聊了一陣，北宮琦就辭了出來，因爲他的心情頗爲紊亂，需要清靜及整理。

鐵打的衙門流水的官，武知府調任並沒有甚麼出奇，不過北宮琦却想到是不是與燕子青的死亡有關？

那麼武碧珠必然也離開濟南了，想到這位武大小姐，北宮琦總覺得有些惋惜。

他低着頭信步而行，直待聽到呼叫之聲，他才抬頭瞧看。

「大爺請……」

守門的請他進去，他抬頭一瞧，敢情他這信步一走，竟走到海棠春來了。

既來之則安之，進去瞧瞧又有何妨？於是，他踏上台階，再來一次舊地重遊。

老鴇子還是先前的兩位，胖的崔媽媽，瘦的郝媽媽，現在接待他的是崔媽媽。

「大爺，您好，請問貴姓？有熟識的姑娘麼？」

「小姓張單字長飛，是慕名而來。」

「哦，是那位姑娘？」

「秀秀。」

「大爺好眼光，不過咱們秀秀姑娘，有一個不成文的規矩。」

「我知道，要她自己瞧得中意。」

「紅牌姑娘的脾氣多，老婆子不得不順着她一點，還要請大爺多多包涵。」

「入鄉隨俗嘛，這也沒有甚麼。」

「多謝大爺，請用茶。」

老鴇子進去了，北宮琦的心頭却在發着冷笑。

要妓女中意才肯接待嫖客，這是武碧珠定的規矩，武知府既已離開濟南，這位秀秀姑娘必然另有其人，她們東施效顰，無非自高身價而已。

果然，片刻之後，就有一名丫環前來相請。

這位秀秀姑娘還是住在武碧珠原先的居處，難免使北宮琦有着桃花依舊，人面已非之感。

及丫環挑開綉簾一瞧，北宮琦竟然目瞪口呆，驚得說不出話來。

迎面而立的是一位滿身綺羅，花容月貌的姑娘，她是海棠春的紅牌姑娘秀秀，也是不折不扣的武大小姐武碧珠。

爲甚麼她還會在海棠春？是她生具賤骨，還是別有原因？

不管原因何在，北宮琦這一發呆，已然提高了秀秀姑娘的警覺。

「大爺請裏面坐。」

「多謝姑娘。」

「咱們以前見過？」

「但願在下有那種福份，咳，適才一見芳顏，在下的靈魂就巳飛出去了，如是以前相識，豈能現在才來拜訪？」

「大爺眞會說話，這是才沏的熱茶，大爺請用一點。」

北宮琦以驚艷來作回答，總算應付過去了第一關，但要掏出武碧珠的眞情，只怕就不是一件容易之事了。

按說武碧珠好歹也是一個千金大小姐，說甚麼也不會如此自甘墮落。

原先她是迫於燕子青，現在她又是爲了甚麼？

莫非海棠春另有文章？

他決心查它一個究竟，但也不敢過份急躁，只是風花雪月的漫談着。

半個時辰過去了，他不便再留在這兒，伸手掏出一張二百兩的銀票向桌上一放道：「秀秀姑娘，多謝妳的招待。」

秀秀道：「還早嘛，大爺，你不再坐坐？」

北宮琦道：「首次拜訪不便唐突，姑娘如果認爲在下不太討厭，咱們來日方長，告辭。」

秀秀道：「大爺言重了，歡迎你隨時光臨。」

辭出海棠春，北宮琦就匆匆回家，他要將所見到的一切告知鐵秋霞姊妹，然後再商議如何去發掘問題。

此時風雪淒厲，街頭行人不多，北宮琦原是奔向永綏門的，他忽然身形一轉，逕向趵突泉馳去。

趵突是名勝之區，但也是濟南城裏較爲荒涼的所在，在風雪交加，寒氣侵人的大冷天，自然連人影都難找到一個！

他的身形在逐漸加快，在經過一個山崗之後，他忽然彈身而起，躍上三丈餘高的山壁，然後一轉身隱入一株樹幹之後。

片刻間，兩條人影由山下急馳而過，他微微一笑，展開身形再向永綏門奔去。

回到家中，鐵秋霞姊妹正在眼巴巴的望他，小鎖子櫻唇一噘道：「一去就這麼久，八成是到海棠春找武碧珠去了。」

北宮琦一呆道：「妳怎麼知道的？」

小鎖子哼了一聲道：「公子爺文采風流，海棠春既是舊遊之地，又有一個自趨下流的千金大小姐，兩位邂逅相逢，自然要重溫一下舊夢了。」

北宮琦道：「好哇，鎖子，妳倒是眞會罵人，看我可會饒妳！」

小鎖子咭的一聲輕笑，躲到鐵秋霞的身後道：「姊姊！妳瞧，他能做，我說都不能說！」

鐵秋霞微微一笑道：「坐下來，相公，今天出去必有不少收獲吧？」

北宮琦道：「可不是……」

接着他將所經一切，向鐵秋霞姊妹詳細說出，然後眉峯一揚道：「由以上的經過研判，我想到了幾項問題。」

鐵秋霞道：「說說看。」

北宮琦道：「喜鵲齋以鐵板快書招徠茶客，去了一個何拐子，再請另一個說書的不足爲奇，令人懷疑的是他們偏偏請來何仙姑，如果這是一種巧合，那就太巧了一點。」

鐵秋霞說道：「我也不相信這是巧合，說不定喜鵲齋的老闆跟燕子青是同路之人。」

北宮琦道：「準是這樣，此事咱們以後再作查證，另一點是武碧珠，她原先到海棠春是爲燕子青所迫，現在姓燕的巳死，她爹又巳調任京官，她爲甚麼還在海棠春出賣靈肉，就令人難以理解了。」

小鎖子撇撇嘴道：「這有甚麼好奇怪的，她生得賤嘛！」

北宮琦道：「也許她當眞生得賤，但情形決不會如此簡單！」

鐵秋霞道：「你還發現了甚麼？」

北宮琦道：「我離開海棠春之後就發現有人跟踪，這兩人雖然被我甩在趵突泉，但有兩點仍然值得咱們注意。」

鐵秋霞道：「哦，那兩點？」

北宮琦道：「武碧珠可能是一個餌，只要是到海棠春找她的都會受到注意，其次是跟踪我的那個人身手不弱，我懷疑海棠春可能與官家的秘密殺手有關。」

鐵秋霞道：「不錯，說不定濟南城是清庭的殺手大本營，果眞如此，咱們的力量就單薄了一點。」

北宮琦道：「看來我只好冒冒險了，好在各處的繪影圖形俱巳不再懸掛，縱使恢復本來面目，大致不會出甚麼差錯。」

鐵秋霞問道：「爲甚麼要恢復本來面目？」

北宮琦道：「我相信小玉會派人跟我連絡的，但咱們這一喬裝改扮，她派的人就找不到咱們了。」

鐵秋霞道：「不，你不必冒這個險，因爲濟南城裏還有小玉的朋友，咱們可以去連絡一下。」

北宮琦啊了一聲，說道：「妳怎麼知道的？」

鐵秋霞道：「是壬七姑告訴我的，她說如果有什麼困難，可以到青龍街長生藥房找衞大夫就可以獲得解決。」

北宮琦道：「好得很，咱們現在就去找衞大夫。」

小鎖子道：「別急嘛，時間巳經這麼晚了，你還沒有吃飯呢。」

鐵秋霞道：「對，明天去吧，不必急在一時。」

北宮琦道：「好吧，我倒是當眞有點餓了，鎖子，有吃的麼？」

小鎖子咧嘴一笑道：「瞧你這副饞相，還要去找衞大夫呢！」

吃的早就準備好了，堂屋之中也升起了一盆炭火，他們並不怕冷，只是想使情調更融洽而已。

次日早餐之後，他們三人一起出動，很容易就找到了青龍街的長生藥房。

這是一家老字號，算起來巳經有八十年以上的歷史了，再加上一個名醫衞大夫，生涯之好，當得是門庭若市。

北宮琦走近櫃台，一名店伙巳經迎了上來，因爲他巳遠遠瞧到一名器宇軒昂的中年文士，帶着兩名雍容華貴的婦人走向店門。

雙拳一抱，店伙詢問北宮琦道：「客官有什麼指教？」

北宮琦道：「請衞大夫看病。」

店伙道：「好，請客官寫下姓名，年齡，住址。」

北宮琦道：「爲什麼要這樣？」

店伙說道：「這樣才能按址通知客官啊。」

北宮琦道：「咱們現在不能見到衞大夫？」

店伙道：「不能。」

小鎖子道：「爲甚麼？」

店伙道：「由於求醫的太多，各位至少要等待三天之後才能輪到你們。」

小鎖子道：「不行，咱們沒有時間等待。」

店伙道：「對不起，敝東主一向以公平對待顧客，沒有人能够例外。」

北宮琦道：「這樣吧，伙記，在下是衞大夫的多年老朋友，只要請你代我通報一聲，見不見由貴東主自己決定，你看可好？」

店伙道：「那麼……好吧，請教客官是……」

北宮琦由登記簿上撕下一頁白紙，寫了幾個字再將白紙摺了起來，道：「伙記，麻煩你了。」

店伙見北宮琦如此愼重，立即將那張便箋送往店內，片刻之後，一名面目精悍，身材粗壯的中年漢子走了出來。

他以一雙精芒四射的眸子向北宮夫婦一瞥，然後雙拳一抱道：「兄弟衞子華，那位要見家父？」

北宮琦抱拳一禮道：「在下北宮琦，這兩位是內人，咱冒昧求見，希望衞兄海涵。」

衞子華道：「好說，三位請。」

他帶着北宮夫婦穿過重門，最後在一座廳堂之上見到一個年約六旬，面貌清瘦的青衣老人。

衞子華道：「這位就是家父，賢孟粱請坐。」

北宮琦道了一聲多謝，再抱拳向衛大夫長長一揖道：「晚輩北宮琦夫婦參見前輩。」

衛大夫目光如電，向北宮琦三人打量一陣道：「咱們似乎素昧平生，北宮少俠勿須客套。」語聲生硬，令人聽來，有着一種格格不入之勢。

衞子華立在客廳門口，面目之上顯得十分冷肅。

看來這雙父子對三位訪客並不信任，而且帶有敵意，如果一言不合，一塲衝突只怕難以避免。

小鎖子撇撇嘴道：「霞姊，這那像朋友，莫非壬七姑騙了咱們?」

鐵秋霞道：「壬七姑不會騙咱們，是咱們的形勢不能使衛前輩信任。」

衛大夫啊了一聲道：「如此說來是老朽誤會三位了，但以事關重大，老朽希望能够瞧到北宮少俠的本來面目。」

北宮琦道：「可以，但還要請衛大哥賜給兄弟一點清水。」

衞子華說道：「在下理當效勞，請稍待。」

他向廳外交待了幾句，立即有人送來一盆清水，以及毛巾肥皂等盥洗用具，北宮琦由百寶囊中取出一隻瓷瓶，洒了一點藥粉在水中，一經洗滌，一副仙露明珠的面頰使得衛氏父子目光一亮。

衛大夫立起身形，抱拳一拱道：「果然是人中神龍，請恕老朽適才失禮。」

北宮琦道：「好說，這是晚輩夫婦來得太魯莽了。」

衛大夫回顧衞子華說道：「剩下的病人你去應付吧，爹要跟北宮少俠好好的聊聊。」

衞子華道：「是，北宮少俠，在下失陪了。」

北宮琦道：「衛大哥請便。」

衛大夫將北宮夫婦帶到一間秘室，待對方落座之後，他才微微一笑道：「少俠，你可急死老朽了，陳客鈞門主及丁英（即小玉）姑娘都有信來，可是咱們幾乎翻遍濟南省地皮，就是找你不到。」

北宮琦道：「對不起，前輩，只因官府繪影圖形捉拿晚輩夫婦，不得不易容改扮以掩人耳目。」

衛大夫說道：「少俠易容之術，當得是天衣無縫，哦，少俠，絕情殺手燕子青是你除去的吧，恭喜你爲本會建了一次大功。」

北宮琦道：「這也沒有甚麼，晚輩只是僥倖得手而已。」

衛大夫道：「不，少俠，絕情殺手燕子青，號稱當代第一號兇人，江湖同道及民間志士，喪身在此人手下的多得難以數計，本會曾經數度選派高手截殺，全都遭到他的毒手，少俠能够除去此人，不啻積下十萬善功，只有一點老朽不太明白。」

北宮琦道：「前輩甚麼事不明白?」

衛大夫道：「燕子青墓木已拱，這幾年少俠到那兒去了?」

北宮琦道：「燕子青在臨死之前，用毒燕子傷了晚輩……」

衛大夫道：「老朽明白了，少俠的毒傷是否已全部復元?」

北宮琦道：「多謝前輩愛護，晚輩已完全康復。」

衛大夫道：「那就好，唉，燕子青雖已翦除，但咱們的處境並未好轉，目前江湖之上，更是山雨欲來!」

北宮琦道：「這幾年來，晚輩隱居療傷，對江湖形勢頗爲隔閡，尙望前輩指示一二。」

衛大夫道：「少俠勿須客套，老朽理當奉告。」

一頓接道：「滿虜爲維持皇位，繼續竊據神州，除了以高官厚爵收買一批數典忘祖的炎黃不屑子孫，並收攬了不少武林敗類，組成一個極端可怕的殺手集團，絕情殺手燕子青只是其中之一而已。」

北宮琦道：「這個殺手集團必然在京師了?」

衛大夫道：「不，在濟南。」

北宮琦一怔道：「爲甚麼會在濟南?在京師不是更方便麼?」

衛大夫道：「京師只是決策，不必直接指揮，何況將這般兇神惡煞放在京師滿虜只怕要寢食難安了!」

北宮琦道：「這個倒是眞的，前輩可知道殺手集團設在濟南何處?」

衛大夫道：「有兩個可疑之處，還待偵察之後才能證實。」

北宮琦道：「府台衙門及海棠春?」

衛大夫道：「不，是海棠春及喜鵲齋茶樓。」

北宮琦道：「前輩準備如何進行偵察呢?」

衛大夫道：「江湖風暴的根源是濟南，但咱們人手不足，無力剷除這個毒瘤，老朽已馳書陳門主及丁姑娘，昨日接到陳門主手諭，他將於日內與丁姑娘率領大批高手趕來濟南，老朽想等待他們到達之後再作研究，但請少俠與老朽繼續保持連絡就是。」

北宮琦雙拳一抱道：「既然如此，晚輩告辭。」

他再度扮成原先的模樣，留下他們現在的位址，然後辭出長生藥房。

× × ×

由青龍街回陳家莊，途程不算太近，當北宮琦瞧到一家酒館之後，他忽然提出一項建議。

「秋霞，離午餐時間已經不遠，咱們回去豈不要弄得手忙脚亂。」

「不錯，咱們就在酒館吃一點，然後到大明湖去划船。」

答話的是小鎖子，但鐵秋霞却給了她一記白眼。

「吃館子我不反對，划船麼，大冷天恕不奉陪。」

的確，在冰天雪地裏，縱使大明湖沒有結冰，此等天色必然提不起遊玩興趣。

北宮琦微微一笑道：「好，咱們吃完後回家，圍爐取暖，閒話家常，也是一件樂事。」

於是，他領先踏進酒館，逕向樓上走去。

樓上酒客不多，只有兩張桌面坐有客人，北宮琦等流目一瞥，竟是面色大變，如非他們已經易容改扮，可能會引起一塲極大的風波。

靠裏一張方桌坐着六名客人，其中三人北宮琦是認識的。

鐵秋寧是鐵秋霞的三哥，幾年前北宮琦與小鎖子夜探府衙時曾見過，與他並坐兩位的是何瑤仙，今天好像他們在做主人。打橫的右側是袁玉成，左側是一個肩寬背闊，神情威猛的中年大漢，此人分明是一個武林人物，他却輕裘暖帶，打扮得一片斯文。

坐首席客位的是一個乾枯瘦黃，狀如殭屍的白袍老者，他身旁是一位貌美如花，一身嬌紅的半老徐娘。

這當眞是不是寃家不聚頭，想不到會在這兒遇到鐵秋霞的三哥。

北宮琦遇到誰都不會放在心上，但鐵秋霞姊妹的神情却顯得有些不安，這會露出破綻的，因而北宮琦以傳音安慰她們道：「別担心，不會有人認出咱們的。」

他們在臨窗之處找了一張桌子坐下，鐵秋霞姊妹的心情總算安定下來了。

她們安定下來了，北宮琦的心頭却猛的一震，因爲他一抬頭，忽然瞧到兩對異樣的目光。

這是另一桌的四名勁裝大漢，其中兩人目如利刃，正在向他不停的打量。

北宮琦與他們目光一對，立即漫不經意的收了回來，同時心念數轉，就是想不起他們是何方神聖，好在店小二已經拿着菜單走來，他只得暫且拋開此事，要了幾樣菜，一壺酒，夫妻三人吃喝起來。

他們在吃喝之際，兩耳並沒有閒着，因爲上首一席喧囂震耳，他們想不聽也不行。

這一聽可就糟了，他們的心情竟然逐漸沉重起來。

因爲由對方的談笑之中，他們發現了一項驚人的大事。

相傳當代武林之中，以漠外雙煞的武功最高，三十年來，他們曾經聯袂前來中原。

他們在中原的時間極短，只不過曇花一現，但這曇花一現却爲中原武林帶來一次浩刦。

以武會友，瞻仰錦繡河山，是他們前來中原的目標，只因他們武功過於霸道，以武會友的結果，演成慘烈的流血搏殺。

中原武林雖然仍將他們趕回漠外，但各派幾乎精英盡失，崑崙一派也因此而一蹶不振。

估不到這一對武林煞星竟然尙在人間，而且被滿虜所收買重來中原。

漠外雙煞是一對夫妻，男煞黎不明，女煞花不謝，至少應該已有六十上下的年歲，但那紅衣女煞分明只在三十至四十之間。

莫非她駐顏有術，而能够保持青春永在?

不管怎樣，他們是滿人的鷹犬，師門的仇敵，北宮琦決心鬥鬥他們，只不過如何鬥法，這就有點大費週章了。

因爲他們不只是功力奇高，而且還有滿人供養，無論明爭暗鬥，對北宮琦都是同樣的不利。

他原想痛痛快快吃一頓午餐的，現在心情浮動，面對珍餚美味竟然如同嚼蠟。

鐵秋霞已瞧出北宮琦的不安，她也不想再待下去，因而咳了一聲道：「相公，咱們走吧。」

北宮琦道：「好。」

他們會過酒賬，走出店門，北宮琦忽然哼了一聲，以傳音對鐵秋霞道：「有狗腿子跟上來了。」

鐵秋霞一怔道：「是三哥他們?」

北宮琦道：「不，是另一桌的四個，咱們分開來走，我出永固門，妳們走岱安門，趁無人之際將他們收拾下來，不要留下活口。」

鐵秋霞道：「好的。」

北宮琦身形一轉，以不急不徐的步伐向永固門馳去，他猜想跟踪的四人必然會分爲兩起，果然他聽到的是兩個人的步履之聲。

出永固門一直向東走，約莫五里是一片十分茂密的松林，待走出城門守兵視綫之外，他忽然脚下加勁向松林發足狂奔。

他這一逃，追踪的可就吆喝起來了：「好傢伙，這小子想木遁，易老大，咱們快追。」

追是追了，但越追越遠，最後連人影也瞧不見了，好在此時他們已經到達松林邊沿，不得不停下來商討一下。

「易老大，這小子果然不賴。」

「廢話，武大小姐幾時瞧走眼過?」

「那咱們怎麼辦?」

「進去揪他出來。」

「可是……」

「你是怎麼啦?張兄，莫非你心中害怕?」

「不，易老大，我只是守着江湖規矩，逢林莫入。」

「哈哈——好一個逢林莫入，可是你別忘了，咱們也是受過皇封的侍衛大人，一般江湖宵小誰敢對咱們怎樣!」

這位易大人嗓門十分洪亮，枝頭的積雪都被嗓音震得四外洒落。

他是說給北宮琦聽的，也好給他自己壯壯胆。

侍衛大人身受皇封，除了不惜抄家滅門，誰敢動他們一根毫毛!

他們果然進來了，而且在不斷的吆喝着。

「不要躲了，張長飛，本大人只是問你幾句話，快出來吧。」

在叢林中找人原是十分不易，但林中有雪，雪上留有脚印，跟着脚印一查，被追者就無所遁形了。

他們果然找到了北宮琦，因爲脚印是他故意留下的。

易大人四十上下，留有兩撇小鬍子，個子也較那位張大人高了一點，所以被稱作老大。

他向北宮琦上下打量一陣，然後冷哼一聲道：「你叫張長飛?哼，能够逃出本大人掌握的，江湖上還不易多見。」

北宮琦幾乎噗哧一聲笑了出來，日前他們由海棠春追到趵突泉，不就將他追丟了麼?

（未完）

奇俠司馬洛傳奇故事

馮嘉・文
盧令・圖

閃電拳王

拳掌逼供　寧死不屈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司馬洛和黃小虎去找殺死賴利・京的可疑人物——祁恩，他是在躲一個貨倉內，四周都防守得很嚴密，司馬洛和黃小虎冒着風險由天台下去，祁恩是找到了，但經詢問之後，確知他不是兇手，司馬洛和黃小虎只好向另一個目標找去，第二個可疑人物是查德，兩人來到查德的家中，但查德却早已得到消息而離先窻去了，司馬洛和黃小虎正想離開時，他們從窻口處看到樓下有些黑影在移動就決定逃離此地，但那幫人是有備而來，也是查德帶來的人。他們就在後面追捕司馬洛和黃小虎，最後黃小虎給逃脫了，但司馬洛却被查德鎖住了……

「你是在向我求情？」司馬洛說。

「我不是求你什麼，」那打手怒道，「我祇是告訴你事實！你們弄錯了！如果你是眞的爲了這件事而來！」

「你們不知道我是爲了這件事而來的？」司馬洛說，「那眞有趣了，既然你們不知道我是爲了這件事而來的，怎麼你們又知道我會來？」

「我們接到一個電話，電話告訴我們有兩個中國人會去向查德找麻煩，於是我們就到那裏去等着，看看這兩個中國人在攪什麼鬼？」

「誰的電話？」司馬洛問。

「一個不肯透露名字的人，」那打手說：「你的朋友大概很不多，你有些朋友出賣了你！」

「一個匿名電話告訴你們，你們就相信了？」司馬洛難以置信地說。

「這個電話說祁恩也有同樣的麻煩，」那打手說，「查德打了一個電話給祁恩，問他有沒有這件事，祁恩說值得提防一下！於是查德提防一下！」

司馬洛迷惑地皺起了眉頭。

他的腦中閃電般地閃過了許多念頭，不過他自然沒有把他這些念頭對這個人說出來。

這個匿名電話會不會是卡斯和羅拔圖的上級打來的？看來不像了。他們和查德不是朋友，沒有義務要把這個消息告訴查德。如果他們和查德是朋友，那又用不着用匿名電話了。他本以爲查德祇是從他們的綫路知道有這件事的，但，一個匿名電話，情形又不同了。

卡斯和羅拔圖打這個匿名電話，以便向他報復的？他不相信這兩個人敢這樣做。他們兩個不知道到哪裏可以找到司馬洛和黃小虎，而司馬洛和黃小虎却隨時可以找到他們。他們這報復方法是不合算的。

「是查德自己接這個電話的嗎？」司馬洛問。

那打手不耐煩地揮揮手：「哎，別嚕嗦吧，我們沒有空和你講這許多！」

他們不肯再開口了，司馬洛也沒法逼他們。他是階下囚的身份，他沒有資格逼他們的。

×　×　×

另一方面，黃小虎的情形又不同了。他有資格逼那個黑人打手。因爲那個人已經成爲了他的囚徒。他們現在是在樹林中，黃小虎用這人的皮帶把他縛了起來，使他無法抵抗。

他把那個人擊暈了之後就把他拖進樹林內，等着，希望司馬洛會出現。可是司馬洛却沒有出現。後來，他遠遠看見他們把司馬洛抬了上車，才知道司馬洛已經倒了下來。但那時已經太遲了，他沒有什麼辦法，就祇能眼巴巴看着他們把司馬洛帶走。

這個黑人槍手在他的身邊暈了很久，黃小虎沒法把他弄醒，就祇好在旁邊等着，等他自己醒過來。現在，這個黑人終於醒過來了。

黃小虎在他的臉上摑了一掌：「說！快說出來！他們到哪裏去了？查德現在躲在哪裏？」

那黑人的態度很強硬，祇是不肯開口。雖然黃小虎的手掌把他摑得神魂散渙，十分痛苦，他還是咬牙強忍着一言不發。

「聽着！你！」黃小虎喝道，「我可以把你的牙齒都打下來的！」

「把我的牙齒都打下來吧，」那人說，「打死我吧！每一個人都難免有一死的。我並不怕死，我知道我死了會上天堂，我們黑人死了都會上天堂的，因爲白人太欺負我們！」

「我又不是白人！」黃小虎沒好氣地說。

「你也不是黑人！」那人說。

黃小虎氣結地咬着牙，忍着氣說道：「講起這個問題，我們都是受人欺負的人，那是更加應該聯成一氣了！我就是黃小虎，你一定聽過我的名字的吧？」

「我不管你是紅小貓！」

「你的老板查德陷害了我，」黃小虎說，「他殺了賴利・京，却嫁禍在我的身上，於是現在，我變成了殺人兇手了。我現在祇是爲了替自己洗脫沉冤，我和你沒有仇，你和我也沒仇——」

「你在做夢！」那人說，「人人都知道是你，從來沒有聽過有人說是查德！」

「你知道的，你是查德的人，你當然知道的，」黃小虎說，「這不是男人應該做的事，男人應該光明正大！」

「你在做夢，我不知道你是哪裏聽來的消息！這不可能是查德幹的！他也沒有胆量這樣做！」

「那爲什麼他要逃走？」黃小虎問。

「他並沒有逃走，現在是你逃走！」

「他不是逃走，那麼你告訴我他是在哪裏，讓我去問他好了！」黃小虎說，「而且你最好快點開口！不然——」他舉起了拳頭，「你知道，我的拳頭有多大氣力的！」

「我知道，」那人說，「我也知道——」他作了一連串相當複雜的咒罵，形容黃小虎的來歷，而且對黃小虎的祖先作了很大的侮辱。

黃小虎不是司馬洛，他是一介武夫，他很難保持不衝動的。他怒髮衝冠地大叫一聲，那隻閃電拳又動了，那人的下顎中了一拳，可是不知道給什麼擊中。他的咀巴大大地張開了，眼睛也呆凝着。

黃小虎又後悔了，他馬上摸摸這人的心脈。還好，他並沒有死去。祇是暈了過去。

但是這一次，要等他醒來則要等很久了。黃小虎看見他的下頷已經歪了，顎骨可能已經脫了臼。他可能要在醫院裏才能醒來了。

黃小虎在他的身上搜了一遍，搜出了一張駕駛執照，於是，憑這張駕駛執照，他就知道這人的名字是谷巴。

「谷巴？」黃小虎沉吟着，「也許有人會認識他的，希望他是一個有點名氣的人！」

×　×　×

一小時之後，在唐人街一間中國餐館裏，廚師們正在忙着，準備着那些正式中國人連見也沒有見過的「中國食物」。

那些雲吞有拳頭那麼大，麵條的模樣以及配料都不知所謂。不過也不要緊了，反正來這裏光顧的人，也不知道究竟什麼叫中國食物。如果拿到印度餐館去，稱之爲印度食物，也無不可的。有些生意，祇要巧立名目，就會客似雲來了。

外面生意很好，他們也根本不注意有什麼人進來，尤其是一個中國人，就更不大注意了，即使這個人是黃小虎。黃小虎站在洗手間的旁邊，站在那裏等着，過了一會，其中一個廚師就到洗手間去了。他還沒有看清楚黃小虎，祇是覺得，這個人似乎有點不尋常之處，黃小虎已經伸手把他拉住，推進了洗手間內，關上了門。

那人看清楚是誰，就眼睛和咀巴都張得大大的。「你！是你！怎麼你會在這裏，小畢！」

「我還以爲你不認得我了！」黃小虎微笑。

「但……但……小畢，你知道……你闖下了大禍……你……我們都在替你担心……」這廚師吶吶着，却不容易說得清楚他的意思。

「我知道，」黃小虎說，「我什麼都知道，也什麼都明白。但是，我們現在別浪費時間了，我要你帮我一個忙！」他把那張駕駛執照取了出來，讓那人看看。「這個谷巴，我想知道一些關於他的事情，你可以帮忙我的。」

「你還在攪這些？」那人焦急地道：「現在，你非逃走不可！你知道嗎？他們每天來兩次這裏找你，聽我說，我們可以想辦法讓你躲起來！」

黃小虎搖頭：「我不能躲，也沒有地方可逃，尤其是不能讓你們給我安排躲的地方，我不想連累你們，我知道他們會來這裏找我，所以我不願意來這裏求助。你眞要帮我，你就要帮我查一查這個谷巴，我要查他！」

黃小虎的神色是嚴重的，那人嘆了一口氣：「好吧！這個人叫谷巴嗎？讓我看……」他把谷巴那張駕駛執照接了過去，端詳着。

×　×　×

查德的臉色是灰敗的。他緊握着拳頭，搖動着：「不可能的，這是不可能的！我沒有幹過這件事呀！有沒有辦法跟他們商量！」他剛剛接到了消息。他就是循他

的綫路調查司馬洛的話究竟是否屬實。他沒有查出來，却查出了一個更重要的消息，就那是，賴利・京的上級現在已經發出了處決令，要把他處決。兩個殺手已經給派出來了。

這不是公開的處決令，而是秘密的處決令。不過查德的消息相當靈通，他查了出來了。

二個一流的殺手，他們要執行處決。

「這是無可商量的事情，」他的一個手下也担心地說：「他們要殺你，他們就要殺死你爲止。命令已經發下來了，如果不執行，那他們也沒有面子！」

「這是莫明其妙的事，」查德抹着額上的汗，「他們怎會懷疑是我殺了賴利？這明明是那個黃小虎所幹的事！他們是瘋了！」

「解釋也沒有用的，你還是開始逃走吧。他們力量太大了，你反抗不來！」

「我不能逃走。」查德搖着頭，「我沒有地方可以逃的，沒有地方够遠。我就祇能够留在這裏。祇能够留在這裏，因爲這裏總算是我的地盤！傑克，彼得，你們到外面去守着門口，我再打電話叫些人來。我們得小心提防着！」

兩個打手向門口走了出去。

這裏是一間空置的屋子，以前可能是用以作爲貨倉的，前門口有一間小房間作爲寫字間用的，現在這裏則是作爲查德這一班人的半俱樂部式的聚會之所了。

外面的門是沒有關上的。

當這二個打手走了出去的時候，黃小虎也正從門口踏了進來，他們差點碰個正着。二個人吃了一驚，連忙伸手去拔槍。可是他們拔槍的速度，是遠不及黃小虎的閃電拳頭的速度的。

閃電拳頭閃電般地動了。兩個打手幾乎是在同一時間每人中了一拳。他們倒了下去，暈過去了。

黃小虎迅速衝進裏面。他那個厨師朋友告訴他，谷巴那一班人是經常在此聚會的，這情報也並沒有錯誤。他現在找到來了。

他衝進了裏面的房間，查德的身邊還有一個打手和他在一起。黃小虎又是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把那個打手擊倒了。查德拔出了一把手槍，黃小虎一拍，那把槍就飛掉了，黃小虎一手接住了，槍咀抵住查德的下頷。

裏面看守着司馬洛的二個打手也聞聲衝出來了，黃小虎把查德一拉轉過來，用查德作擋箭牌，喝道：「好了，把槍放下來！」

那二個人乖乖地把槍放了下來了。

「進去！」黃小虎命令。

他們二個人領先進入了司馬洛被囚的房間，黃小虎也押着查德跟了進去。

司馬洛在地上看見他們，詫異地瞪大了眼睛：「好像伙，怎麼你會做起我的工作來了！」

「快點！」黃小虎喝令：「把他解開來！」

他們只好把司馬洛解了開來。司馬洛跳起身，伸展着給縛紮得痲痹了的四肢。

「外面還有幾個暈倒了的，」黃小虎指揮着，「把他們也弄進來，快點！」

現在他倒指揮起司馬洛來了。不過他的指揮是對的，所以司馬洛也照辦如儀。那些打手們都給他們集中在那間大房間裏，門給關了起來。暈倒了的，固然沒法抵抗，醒着的也一樣是失去抵抗能力。

司馬洛微笑：「查德，你問我的問題也問得不少了，現在，輪到我來問你一些問題了！」

查德在黃小虎那把槍的指嚇之下很困難地把頭側了過來，看着黃小虎說：「在……在你殺我之前，讓我們先談一談，好嗎？」

「很好，」黃小虎說，「我並不是很有興趣殺你，我也是來和你談清楚的！」

他把查德一推，查德就仆進了那張他剛才很神氣地坐着的椅子中。查德轉過來，這才第一次有機會看見來者。他詫異地睜大了眼睛：「你……你就是黃小虎！」

「好了，」司馬洛說，「原來你也是他的拳迷！」

「那麼……你不是來殺我的？」查德說。

「這也不一定！」黃小虎說，「這要看你能不能使我滿意！」

查德恨恨地瞪着司馬洛：「你對我說謊！你們根本不是他們派來的！他們也正在找尋黃小虎！」

「說謊也好，不說謊也好，」司馬洛說，「反正現在我們是見面了。現在，查德，你可以坦白了。你就是派人去把賴利殺掉的人！」

「別胡說！」查德道：「已經說過了我不是的……」又氣急敗壞地頓着那隻假脚，「但是他們却相信了！他們相信了！你告訴了他們什麼？」

「誰相信了？」司馬洛問。

「賴利那帮人，」查德說道，「他的上級。現在他們也相信了！這簡直是荒唐的！」

司馬洛和黃小虎交換了一個莫明其妙的眼色。司馬洛問：「你怎知道他們相信了？」

「如果他們不是相信了，那爲什麼他們要派人殺我？」

「我們並不是來殺你的！」司馬洛說道。

「我不是說你們！」查德道。

「不是說我們，你是說誰？」司馬洛問。

「他們……我還是剛剛查出來的，」查德說，「他們已經派了人來了。兩個殺手。他們派兩個殺手來要處決我！這還是剛剛決定的事情，不到一個鐘頭之前決定的！」

「你在開玩笑。」司馬洛說。

「我不是亂說的，」查德指着一個暈倒了的打手，「你可以問他。他也聽到我打那個電話的。他現在已經暈去了，如果你把他弄醒，他醒過來的時候還是一樣說法，那就證明我不是說謊的了！」

司馬洛相信查德沒有理由這樣騙他，所以他也不浪費時間把那個打手弄醒來求證了。他說：「你肯定了嗎？」

查德道：「我這個消息來源是不會錯的！」

「但爲了什麼？」司馬洛和黃小虎都不禁莫明其妙。

「爲什麼？」查德說：「還不是你們在散播謠言嗎？弄得他們都相信了。」

到這裏，司馬洛和黃小虎都感覺到事情是有點不對了。他們並沒有散播謠言，沒有人提過一句，爲什麼他們會下殺手令，要殺死查德呢？

「現在我們先弄清楚一個問題吧。」司馬洛說道：「是你派人去殺死賴利・京的！」

「你瘋了，」查德說，「這件事怎會是我幹的？我已說過多少次了，我沒有做這件事！」

「別對我們說謊了，」黃小虎說，「現在你是在我們的勢力範圍之下，我們要你死，你就要死了！」

「我不知道你究竟想怎樣，黃小虎，」查德說，「誰都知道這件事是你幹的，你要賴在別人身上，會有人相信你嗎？」

黃小虎深深吸了一口氣，正要準備發作，查德又不屑地扭扭頭：「唉，這個是眞是假，我也懶得去研究了，他們要殺我，這就是眞的。他們要殺我，他們是會成功的，我不能逃去，我不能永遠提防！」

「我們是在研究賴利的問題，」司馬洛走上前去，伸出槍去抵住了他的鼻子，「你再告訴我一次，你有沒有殺賴利，我要你說眞話。」

「我沒有。」查德頹喪地說。

「你可以發誓嗎？」黃小虎問。

「我沒有發誓的習慣，」查德說：「我說是就是，說不是就不是，如果你們一定要我發誓，那好的，我發誓好了！你們要我發什麼誓？」

「算了，」司馬洛沒好氣地揮揮手，「我相信你了！」

「媽的，」查德說，「你們要殺的話，現在就把我殺掉吧，不然就放了我！我得保護自己！他們隨時會來的！」

「你坐下來等一等！」司馬洛把他一推，使他坐回了那張椅子裏。

「我們不能相信他的，」黃小虎說，「既然不是祁恩，那一定是他了，除了他們兩個之外還有誰？」

「讓我想一想！」司馬洛說，「這件事情有點古怪！」他尋思了起來。腦子很亂。奇怪的事情太多了，如果他不是對黃小虎有絕對信心，他眞會懷疑人眞是黃小虎殺的了。他低聲對黃小虎說：「很奇怪，他們派人來殺我們，那是很合理的事，但殺查德，這是爲了什麼？」

「你以爲是爲了什麼？」黃小虎問。

「查德，」司馬洛再轉過去，「告訴我一件事。你怎會知道我們來找你的？」

「一個電話通知我的，」查德的回答，和那個打手先前所說的一式一樣。他說是一個匿名電話通知他的，有兩個中國人要來向他找麻煩，他自然不相信，那人說，祁恩也有這樣的麻煩，他可以問問祁恩。他和祁恩也不是完全沒有交情的，他果然打電話問祁恩，祁恩叫他應該小心一點，他知道是眞有此事了，於是他就小心一點。就是這樣了。

司馬洛沉思了一會，說：「你們在這裏等着，我去打電話！」

他出去，到外面那辦公室去打電話。他是用那電話打給祁恩。祁恩本人接聽。

「我就是剛才拜訪過你的中國朋友。」司馬洛說。

祁恩的喉嚨間發出一陣哽塞的聲音，好不容易才說得出話來。先是一陣惡毒的咒罵，然後：「你又有什麼事了，你這狗養的！」

「我想問你一件事，」司馬洛說，「對你也許會有好處的。我想問，在我們來探你之前，你有沒有接過一個電話，提醒你我們會來？」

祁恩遲疑了一下，不得不承認：「有，祇可惜我對這個電話不大相信，沒有好好地準備招待你！」

「謝謝你！」司馬洛說。他掛了電話，回到裏面去。

「怎麼樣？」黃小虎問。

「我們走吧！」司馬洛說。

「就這樣放過了他？」黃小虎指指查德。

「我認爲我們沒有需要麻煩他的了！」司馬洛說。

「什麼意思？」黃小虎驚愕地問。

「我認爲關鍵是在卡斯和羅拔圖身上，」司馬洛說：「祇有他們兩個人知道我們會來找祁恩和查德的，而祁恩和查德都接到了告密電話。打電話告密的人，是想我們死掉。打電話的人先通知了祁恩，以爲我們一定過不了祁恩這一關，但我們過了祁恩這一關，於是這人又打電話通知查德，希望借查德之力殺死我們，但仍然不成功，現在卡斯和羅拔圖的上頭又發下秘密命令，要把查德處決了！」

「爲什麼呢？」黃小虎說：「打電話通知祁恩和查德，也許是他們的借刀殺人之計，但是，爲什麼處決查德？」

「我不相信卡斯和羅拔圖的上級會用借刀殺人之計，」司馬洛說：「他們是一個大組織，他們要保持聲譽，骯髒的工作，他們自己會去幹的。」

「那麼呢？」

「我們得再找卡斯和羅拔圖問問，」司馬洛說：「關鍵一定就是在他們的身上。我們走吧！」

查德正在心驚肉跳地等着，不知道他們在說什麼，也不關心。他祇是在關心着自己本身的安全。一個大組織已經派出了殺手來對付他了，他如何保護自己呢？

此時，司馬洛和黃小虎又回到他的身邊來了。

「查德，」司馬洛說：「我們現在要走了！你好好地保護自己吧。」

「我們……我們的槍呢？」查德苦着臉，「我們的槍，你得還給我們！」

「我們不會吞沒你的槍的，」司馬洛說：「十分鐘之後離開這裏，到附近的垃圾桶裏去找找吧！」

查德苦着臉。

司馬洛和黃小虎一起退回門口，司馬洛說：「記着，十分鐘，不要太早出來，不然我可能把你的頭轟掉的！」

司馬洛和黃小虎閃身出了門外。

查德滿頭大汗地在那裏等着。他等了八分鐘就忍不住，衝出門外，司馬洛等人已經逃得無影無踪了，而查德也並沒有企圖追趕他們。查德領着他的手下們，氣急

敗壞地在附近的垃圾桶裏找尋着，要把他們的槍找回出來。大敵當前，還是保護自己的性命要緊。

他們終於在一隻垃圾桶裏找回了槍。槍和子彈還是分開了的，要重新納進去。

在他們把槍弄好之前，有一部汽車轉入街口，緩緩地駛過來。他們沒有注意。

這部汽車的模樣也很普通的，也並不值得注意。

「我們回到屋裏去吧，」查德說：「快點！」

那幾個手下把槍收回在身上。查德領先閃進了一條小巷口，以便走捷徑回到他那間總部去。

那部汽車已經駛得很近，而到了此時，其中一個打手才察覺到，這部汽車是有點不大對勁的。這個打手吃驚地叫了一聲，把槍再拔出來。已經太遲了，因爲他看見的是車中有人把一把槍舉了起來。既然是對方先舉起了槍，理所當然，也是對方比他先放槍。

槍聲是柔和的，由於是透過了滅音器。這個手下一搐，向後跌去，撞在一隻垃圾桶上，把垃圾桶撞倒了，嘩啦一聲。他的人也仆在垃圾桶上。另外二個手下有時間拔出槍來，其中一人也中了一槍，他自己的槍彈，則射了天空。最後一個滾到另一隻垃圾桶後面，向車子放了一槍，車子的一塊側面玻璃破掉了，車子停了下來，車上人從另一邊下了車。他繼續放槍，他的子彈一顆一顆地射中了對方的車身。

接着，對方的槍彈通過車頂下，向他一陣密集掃射。這就連垃圾桶也抵擋不住了，因爲垃圾桶的金屬並不是很硬的。垃圾桶穿了很多洞。

他的身子一陣抽搐，垃圾桶也給他推開了。更多的子彈射到他身上來。他不動了。

「查德！」對方有人在說：「最要緊的是找到查德！」

查德卻已逃得很遠。他知道開槍這件事的，而他也並沒有停下來參加抵抗，他祇是逃走。他知道那二個殺手是已經到了，到得很早。所以他認爲他是愈逃得遠就愈好了。

就可惜他那條腿子是木的腿子，他雖然是盡力地逃走，還是逃得不快。他也不敢再回到他那間總部了，他祇是專向那些橫街窄巷裏逃走。

他不敢逃到任何屬於他自己的地方去。對方一定是首先向那些可以預測的地方去找的，暫時留在街上，他的機會就暫時會高一點。

他也不知道，下一步他應該逃到什麼地方去。

不錯，這裏是他的地盤，可是他卻甚至不敢去找他自己的人。對方可能就在他自己的人那裏等着他的。他又不知道對方那二個是什麼人。祇知道是兩個一流的殺手。

後來，他到了一個黑暗的樓梯口，就走了進去，上了幾級樓梯，在梯級上坐了下來。

是的，這個黑暗的樓梯口，雖然不算是一個絕好的地方，然而暫時卻也是一個安全的地方了。就像一個乞丐或者一個流浪漢那麼安全。一個乞丐或者一個流浪漢，是不會有人像打獵一般去追他的。

查德現在就暫時把自己當作一個乞丐了。一個打扮講究，西服煌然的乞丐。

他坐在那個樓梯間的黑暗之中，稍作喘息，然後就動着腦筋盤算了起來。但是他卻盤算不出什麼好計劃來。現在，他的腦筋是太過混亂了，簡直什麼都想不清楚。他不知道自己該怎麼辦，該何去何從。

接着，外面的街上就傳來了腳步聲。慢慢地，沿着行人路走來。查德相信那祇是一個過路人而已，但是，爲了以防萬一，他還是小心地把手中的槍提了起來，對着下面的樓梯口。

那腳步聲走近了，遲疑，跟着停了下來。查德把槍拿得緊緊的，爲什麼停下來？爲什麼遲疑？這一停和這一遲疑就等於告訴他，來者不是普通人了。但是，他又有什麼辦法肯定呢？如果那個人走了進來，他又怎能肯定，這個不是來找他的殺手，抑或眞正是一個槍手呢？一個殺手，額上也不會雕上「殺手」兩個字的。

也許，他還是先開槍後說話好了。這是非常時期，寧願冤枉別人，也好過自己冤枉而死。

他把槍舉了起來。如果那人再走進一點，他就要放槍了。

查德太全神貫注於前面了，完全沒有注意到他的後面發生什麼事情。而事實上，他後面那個人的行動也是完全無聲無息的。一直到那人貼近了查德的身後，查德也還是毫無所覺。

那人揮動了一隻大手掌，查德的手臂感到就像是給一隻刀背劈着了似的，一陣刺痛，那把手槍也從手中跌落下來了。那痛苦直衝上他的腦部，使他一陣暈眩，人也向前仆出去。但是那隻大手一伸，又把他抓住了，使他不至於直仆到樓梯的腳下去。

外面那個人進來了。

後面那人說：「亮點光！」

來者開亮了一隻電筒，照着查德的臉上，點點頭：「對了，就是他！」

「把他帶走！」後面那人說。

查德並不反對這個提議，而事實上他亦聽不見，因爲他是已經暈了過去了。

當查德醒過來的時候，是有人用手掌把他摑得醒了過來的。而且，手臂上那一陣難以形容的劇痛，亦使他醒得相當快。事實上，手臂的痛，痛得就像把一陣陣的閃電射進他的腦袋。

這些痛苦把他刺激得清醒過來了。查德睜開眼睛，第一個看見的就是一個黑人。十分高大，超過六呎半，就像一個籃球明星似的。這人穿着一套淺色的西服，裏面一件深色的襯衣。他也看見他是已回到了他剛才囚禁司馬洛的地方。

這黑人正看着查德，臉上露着一個猙獰的微笑。

「你……你是誰？」查德問。

「你不會認識我的！」這個黑人獰笑着搖搖頭。

「你……你是來殺我的……」查德簡直是哀鳴地道。

「殺你？」那黑人說，「這是我很可能做的事！」

「但爲了什麼？你們誤會了——」查德要揮動着兩臂，加强了他的語氣，但手臂才一動，那上面就傳來一陣劇痛，使他的身子也彎了下去。他呻吟起來：「我的天——」

「別再動了，」另一個人的聲音在後面警告道：「你的手臂已經斷掉了！」

來對付他的有兩個人，其中一人是在後面的，但是查德痛得無法動彈，也不能回過頭去看看這人究竟是誰了。他的手臂果然是已經斷掉了。

「現在，查德，」那黑人伸出像猩猩一般的長臂，用手指輕輕一戳查德的胸膛，「如果你不想我把你的另一條手臂也弄斷，你最好還是乖乖地回答我的問題！」

「我——我沒有殺死賴利呀！」查德呻吟着說。

「沒有人說你殺死了他，」那黑人說，「我祇是要你告訴我，那兩個中國人到了那裏去了！」

「什麼中國人？」

那個黑人揮動手掌，在查德的臉頰上摑了一記。這簡直是一隻巨靈之掌，把查德摑得頭顱也差點扭轉了過去。

「不……不要……」查德又痛苦地哀求着。這一摑牽動了手臂上的傷，又使他一陣劇痛。

「黃小虎和另一個中國人。」那黑人說：「我聽說你把他們捉起來了。現在他們呢？」

「他們……已經走了！」查德說。

「我不相信！」那黑人說，「你把他們殺掉了嗎？」

「沒——沒有……」查德又吶吶着。

「怎麼你捉住了他們，也會讓他們逃掉的？」那黑人問，「爲什麼你不把他們殺掉！」

「我——我祇是想問清楚他的來意！」查德說。

「傻瓜！」那黑人吼道，「問什麼？有什麼好問的，有人來向你找麻煩，你就把他殺掉好了！」

查德苦笑。他並不贊成這個人的說法。不錯有人來向他找麻煩，他是應該殺掉的，不過他還是覺得，在殺掉之前應該先問清楚這個人是什麼來意。

「也許他是把他藏起來了。」背後那個人說，「也許，他們是走上一條路！」

「不，」查德搖頭，「不是，他是眞的走了！他是眞的走了的！」而且他匆匆把經過說了出來，以證明他並不是說謊的。也許他說得夠誠懇和動聽，那個黑人相信了他。

那個黑人搖着頭：「查德，你這個傻瓜！你應該殺掉他們的！如果你當時把他殺掉了，你可以得到一枚獎章呢！」

「媽的，」查德恨恨地咒罵着，「那傢伙的口才實在太好了！我給他哄得團團亂轉！」

「這就是你的錯誤，」那高大的黑人說，「你讓他們走脫了，那你就麻煩！」

「爲什麼？」查德叫道，「難道你還不相信不是我殺死賴利的嗎？」

「這一點倒並不重要，」那黑人搖搖頭，「總之，你放走了他們，那是你的不幸了！」

「但爲什麼？」查德問，「究竟你們爲什麼要殺我？」

「因爲你不幸，你要死，這就是原因！」那黑人說。

「等一等，」查德說，「讓我們好好地談談吧。我——我可以合作！什麼事我都可以做！我——我可以幫助你把這兩個人追回來！」

「你幫我們把這兩個人追回來？」那黑人輕輕地哈哈笑起來，「你？你是什麼東西？我們也追不到他們，你幫我們？」

這句話，查德又是無法反駁的。的確，以他的本領，他是不大有希望把那兩個人捉回來的。這一次他之所以能把他們捉住，也不過是因爲他事先接到了密報，可以及早安排罷了。

「但——」查德還是懇求着，「我——我可以合作的，你祇要吩咐我就行！」

「不，」那黑人搖頭，「我們奉命殺你，這是一個命令，有了命令，我們就非實行不可的！」他舉起了一隻手掌，但查德後面那個人又說。

「等一等！」

黑人停了下來。

查德後面那個人又說：「這件事，我看還是不必你動手了。」

查德的心一陣悸動，忙回過頭去要看清楚這個人是什麼模樣。可是已經沒有時間了。後面槍聲「撲撲」地響了兩次。查德知道自己是中了槍，不過卻不能肯定是什麼部份中了槍。他祇是感覺到一陣麻痺感從身子的中部散開。跟着，他就什麼感覺都沒有了。他向地上一仆，就死掉了。

那個人走過來，低頭看他，手中槍的槍咀還冒着烟。這個人比黑人矮得多了，是一個白種人，有着一頭深咖啡色的頭髮，身上穿一套很名貴的西服，黑色襯衣，而結了一條白色的領帶。

他用腳尖把查德挑翻過來。查德的眼睛大大地睜着，白色的，看不見眼珠。

「死了。」他說。

是的，查德已經死去了。他可以肯定查德已經死去了。他們已經執行了命令，任務完成了。

那黑人嚴厲地說：「我們走吧！」

他們走掉了。

× × ×

當這二個殺手離開查德那裏的時候，司馬洛和黃小虎兩個人已經走了很遠。他們已經到達了卡斯和羅拔圖的住處附近。

他們兩個人正在一條暗巷之中小心地前進着。後來，到了暗巷的盡頭，他們就可以看見卡斯和羅拔圖所住的那間屋子。大部份的窗子都是黑暗的。

「左邊，第四個窗口。」黃小虎說。

那個窗口的裏面也是完全沒有燈光的。黃小虎又說：「也許他們已經睡了。」

「也許，」司馬洛說：「但也許他們不在家。」

「我們進去看看就知道了。」黃小虎說。

「第一次進去比較容易，」司馬洛說，「第二次也許難一點了。讓我們看清楚一點再算。」

於是他們留在黑暗中，小心地看着。看了十五分鐘，完全沒有動靜。

「怎麼樣?」黃小虎問。

「我有一個不大對勁的感覺。」司馬洛慢慢地說。

「怎樣不對勁呢?」黃小虎問。

「我也不能够清楚地指出來，」司馬洛說，「不過，我正在想，如果卡斯和羅拔圖是古怪的，那麼現在很可能他們已經知道了我們並沒有中他們的借刀殺人之計，我們並沒有死掉，而且已經從查德那裏逃脫了。如果是這樣的話，他們應該知道，我們是會再來這裏找他們的。你以爲他們會乖乖地睡着，等我們來嗎?」

「你的意思是，他們會準備好了，等我們來了?」黃小虎問。

「你以爲呢?」司馬洛說，「如果換了你是他們，你又會怎樣?」

黃小虎想了一會，搖搖頭。「我也不會就這樣睡着，等人家來的。不過，看來又不像有什麼陷阱在等着我們呀!」

「看得見的陷阱，就不算是好的陷阱了。」司馬洛說，「我們還是在周圍看清楚吧!」

於是兩個人又像兩隻大老鼠似的，在黑暗中移動着，觀察形勢。果然，當他們找尋陷阱的時候，他們就看見阱陷了。他們注意到有三個街口，都停着一部車中有人的汽車，三個或者是四個人，都坐在黑暗的汽車之中，沒有做什麼事，祗是坐在那裏。

那三個街口都可以清楚地看到那間屋子的門口的。「有人進出那間屋子，他們都可以清楚地看見，」司馬洛對黃小虎說：「而且很容易向屋子門口開槍射擊。」

「而假如我們走過去的話，」黃小虎說道：「他們就可能給我們一排機關槍彈了!」

「我猜這正是他們的計劃，」司馬洛說，「現在，你還相信羅拔圖和卡斯兩個人會在家嗎?」

黃小虎搖頭：「我不相信他們會在這裏。」

「那我們去也沒有用了，」司馬洛說，「我們還是走吧。」

「我們到哪裏去?」黃小虎問。

「我們回家去，」司馬洛說，「我們不是機器，我們都要休息的，難道你不累嗎?」

「我們能够浪費這時間嗎?」黃小虎問。

「有時是應該拖一拖的，」司馬洛說，「現在就是拖的時候了。拖一點時間，讓事情發展下去，也許可以把局勢看得更清楚，更明朗!」

於是他們離開了，回到他們那個臨時總部，那間古怪然而舒服的屋子去。

他們洗了一個澡，換上了睡衣，吃了一頓美味而寫意的晚餐，然後在床上鬆弛下來，兩個人聯床共話，不過談的不是這件事了。

黃小虎談他自己的事情，談他的生平，談他的抱負，談他對這個世界的感想，也問及司馬洛的事。他對司馬洛的身份很感興趣，他不相信世界上能够有這樣的人，不過，他也很慶幸世界上有這樣的人。

當他對司馬洛知道得多一點，他對司馬洛就更有信心了。他相信司馬洛在這件事上是可以帮助他。他相信司馬洛能够帮助他解決他的難題。

這一夜，他睡得很安心。

第二天一早，他就給司馬洛叫了起來。司馬洛給他看當天的報紙。報紙上刋出了查德的死訊，不過說不出兇手是誰。報上的言論認爲，這很可能就是黑社會火併的導火綫，查德死了，可能會有人進行報復，因此繼查德之後，很可能會有更多人被殺的。

黃小虎大感興趣地要細讀這段新聞。

「不必看了，」司馬洛說，「我有更詳細的報導，我的消息來源是第一手的，比報紙的更可靠。」

「果然有兩個殺手去殺查德，」黃小虎說，「而且他們是成功了。」

「是的，他們是成功了，」司馬洛說，「背後給射了兩槍，都直透進心臟!」

「很準的槍法。」黃小虎說。

「而且，查德是在我們最後見他那個地方死的，」司馬洛說，「他的手下却是死在很遠，死在我們丟槍的垃圾箱附近。這是一個可疑的地方，查德讓他的手下離開他，而一個人留在那裏嗎?」

「他是那麼害怕，」黃小虎說，「他一定跟在他手下的附近的。」

「不錯，」司馬洛說：「他手下是剛剛在垃圾箱那裏把槍找回的。查德也應該是在那裏。但他却回到了他的總部。所以我猜，查德是被帶回去的，把他帶回去的人，是要問他一些什麼。」

「問什麼?」

「我猜是問我們的所在，」司馬洛說，「幸而我們走得快，快了一點。」

黃小虎也不禁微微戰慄着倒抽了一口冷氣。

「不過，」司馬洛說，「也許我們是應該走得慢一點的，這樣，我們就有機會和這兩個殺手談談了。」

「他們的事，我們還是不要插手的好，」黃小虎說，「我們自己已經够麻煩的了。」

「但這一件不同，」司馬洛說，「這一件，我認爲會是和我們有關的。」

黃小虎皺着眉頭看着司馬洛。他當然是信任司馬洛的意見的，不過，他也不完全明白司馬洛的意思。他又說：「你認爲這件事情和我們到底有些什麼關係呢?」

「還有另一個最大的疑點，」司馬洛說，「那就是查德的屍體。不錯查德是被子彈射死的，不過，他的一條手臂却已經斷掉了。連骨頭也斷掉。是被一些硬物撞斷的。」

「他摔過一交?」黃小虎問。

「也許是吧，」司馬洛說，「但，爲什麼不會是給一隻手掌擊斷了的呢?」

「一掌手隻?」黃小虎皺眉，「那這隻手掌，一定是十分有力了。」

「那二個派去處決查德的殺手，也不見得是平凡的人，」司馬洛說，「告訴我，黃小虎，你能這樣做嗎?一掌把一個人的手臂劈斷?」

「我能的，」黃小虎說，「我練過空手道，而且下過苦功。我們用眞正的木柱練，練到這裏手掌的邊緣像多長了一根骨頭，」他舉起手掌來讓司馬洛看清楚，「

這麼粗的木柱，也可以劈斷!」

「你也一掌劈破了賴利那部車子的擋風玻璃。」司馬洛說。

「是的。」黃小虎說。

「但是你沒有把賴利的頸劈斷。」

「當然沒有。」

「我猜我們是錯了，」司馬洛說：「而一般人却對了，他們認定你是殺死賴利的兇手，因爲你的手掌能把賴利的頸子劈斷，這件事，普通人是做不來的。他們猜得對，祗有黃小虎這樣的手掌可以這樣殺死賴利!」

「你在說什麼?」黃小虎叫道：「你不是懷疑我?」

「不，我不是懷疑你。」司馬洛說，「我祗是懷疑，查德的手臂就是給一隻手掌劈斷的，而我知道這不是你的手掌。」

現在，黃小虎開始明白了。

「我們當初應該找的就是這個人，」司馬洛說，「一個手掌可以劈斷人的頸子和手臂的人，但不是你!」

「那二個殺手的其中一個!」黃小虎興奮地說，「他就是殺死賴利的人!」

「也許吧!」司馬洛說，「但是，他也是賴利的上司派去殺死查德的人。他和賴利‧京是同一帮人!」

「他們自己的人殺死了賴利!」黃小虎有些詫異地說。

「這不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嗎?」司馬洛微笑。

黃小虎的眉頭緊緊地皺着，亦考慮着這件事情。現在他是開始明白司馬洛所指的是什麼了。而且他也有了和司馬洛同樣的猜想。不過司馬洛還是繼續把他的想法說出來：「古怪的地方就是，這個掌法厲害的人，還是賴利自己那一帮人派出來的。我們不是已經對卡斯和羅拔圖說過，叫他們告訴上司，你是寃杜的嗎?假設他們已經向上頭報告了，那他們的上頭，起碼會考慮一下我們的話會有多少眞實性，也許，他們會有幾分相信我們。如果你不是寃杜的，爲什麼你還要留下來，企圖伸寃呢?」

黃小虎不作聲，等着他說下去。

「而且，」司馬洛又說：「我也向我的消息來源查過了，他們調查的結果就是，賴利那帮人有些人證實殺手派出來殺查德這件事，但是有些應該知道這種事情的高層人士，對此却毫無所聞。」頓一頓，「這即是說，這二個殺手，並不是賴利那個組織正式派出來的，祗是由組織的其中一些份子派出來。這即是說，這是一件私人的糾紛。他們是由組織中某一個有力人士派出來處決查德的，但奇怪的是，他們派出來的其中一個人，却是殺死了賴利的兇手!」

「你以爲這又是什麼意思呢?」黃小虎問。

「我所以爲的事，我是暫時不能證明。」司馬洛說，「這祇是一種猜想。我猜卡斯是在對我們說謊，賴利死了，並不是沒有人得益。很可能賴利死了，組織裏就會有一個人肯定能够繼承賴利的地位!」

「就是這派出兩個殺手的人?」

「對了，」司馬洛說，「但也有另一個可能就是，卡斯知道誰是賴利的最大仇人，而這仇人還是在賴利的同一組織中的。但卡斯故意不告訴我們，因爲卡斯和這人勾結，害死賴利的事，卡斯也有份。」

「而這個仇人，就是派人來殺死查德的人。」

「對了。」司馬洛說，「這兩種可能性，我相信都是很接近事實的。」

「但，」黃小虎說，「爲什麼要殺死查德呢?」

「這個，我們得研究卡斯爲什麼叫我們去找那祁恩和查德了!」司馬洛說：「我猜卡斯是叫我們去送死。他以爲就是祁恩殺不死我們，查德也會殺掉我們的。他向祁恩告了密，但又查出了我們並沒有給祁恩殺死，而又向查德告密。查德沒有殺我們，却把我捉去了。他和這個人就着慌了。查德向我拷問，可能會說出許多查德不應該知道的事情的。」

「這樣，」黃小虎說，「即使查德把你殺死了，查德仍然會成爲禍根的。」

「對了，」司馬洛說：「所以他們要去殺查德，我猜，他們的另一個目的，就是要把我們也一起殺掉，而且，這可能還是最主要的目的。但是因爲這是一個不能公開的目的，所以名目上就得說是要殺死查德了!」

「唔，好狡猾的傢伙!」黃小虎恨恨地咬着牙。

「不過，現在我們知道殺死賴利的眞兇是誰了，他殺死了賴利之後，又去殺查德，可惜他忍不住手，在查德的手臂上劈上一掌，就露了破綻。你可知道這個殺手會是誰嗎?」

黃小虎想了一會，搖頭：「沒有聽過這個人。」

「但總之，」司馬洛道，「我們知道我們要找的就是他!」

「到哪裏去找?」黃小虎問。

「卡斯和羅拔圖，」司馬洛說，「我們去找這兩個人，他們一定知道的!」

「但我們也找不到他們呀。」黃小虎說。

「這個是有辦法的!」司馬洛說，「今天晚上。今天晚上我們採取行動!」

× × ×

他們在當天晚上就採取行動，行動的場地，就是在卡斯和羅拔圖的住宅附近。

他們躲在一個黑暗的樓梯口。深夜，剛剛過了午夜，其中一部監視住宅的車子，有一個人走到了車子的旁邊，和車中人講了兩句話，車中一個人下車，這個新來的人就上了車。

這個新來的人就是接班的，而下車的那個人，則是到時間下班了。他如釋重負地離開，一面走一面輕鬆地吹着口哨。司馬洛和黃小虎正在等的就是這個人，而這個人也正是向他們躲着的這條街走過來。

當他經過這個黑暗的樓梯口時，司馬洛和黃小虎就撲了出去。這人吃了一驚，連忙拔槍，已經遲了。黃小虎那閃電一拳的速度是無可抵擋的。

黃小虎的拳頭一閃，那人就已經暈了過去，不知道是什麼擊中自己，亦不知道自己是什麼地方被擊中了。

當他醒過來時，他已經在一個黑暗的小房間裏。

這個實在也不是房間，不過是那部搬運車的後廂而已。總之這裏是一個沒有窗口的地方，不見天日。一個最適宜進行拷問的地方。

而他也沒有空計較這個是什麼地方了，最重要的是那兩個與他同在這個地方的人。那兩個人，很明顯地是對他不懷好意的。

那兩個中國人。一個是黃小虎他認得的，另一個是司馬洛，則是非他所認識的人了。

黃小虎的拳頭一閃，向他的頭部擊過來，這使那人又出了一頭大汗了。但是，這一次黃小虎的拳頭却並不是眞的擊向他了。這隻拳頭祇是擊中了他頭邊，車底的鋼板，發出「轟」的一聲响。

「不……不要……」這個人哀鳴着。

「現在，」司馬洛說，「如果你不想黃小虎這隻拳頭擊到你的身上來，你就得對我們老實一點。我們問一句，你就老實答一句，這樣，你就會很舒服了。」

「你——你們如果是想發財的話——」那人吶吶着。

司馬洛說：「你這就是不老實了！」他揮揮手，做了個手勢，對黃小虎示意。

黃小虎的拳頭在他的小腿骨上一擊。

「哇——」這個人尖聲叫了起來。小腿骨的前方是沒有肌肉保護的，祇有一層薄薄的皮，硬的東西這樣重擊下去，眞是痛徹心脾。

「叫吧，」司馬洛微笑道：「你可以隨便大聲叫，反正不會有人聽見的，因爲這裏是郊外。一大片草地的中央，附近都不可能會有人聽見。」

「你……你們究竟想怎樣？」那人哭喪着臉問。

「唔，」司馬洛點着頭，「現在，我看你算是有點誠意了。很好，我們想問的，就是卡斯和羅拔圖的所在。」

「什麼卡斯——？」

司馬洛立即做了一個手勢，黃小虎的手掌，便好像菜刀剁肉似的，在他的小腿骨上亂剁了一頓，又把這人剁得呱呱大叫，簡直快要就此氣絕身亡了。

不過，這是必經的階段，一個人總沒有那麼容易，馬上就屈服，總是要先吃過一些苦頭的。

司馬洛在黃小虎停手之後，又說：「我替你省點時間，先把我們所知道的說出來吧，我們知道，你們是在那些車子裏等着我們，要把我們殺掉的。我們一出現，你們就要開槍了。而卡斯和羅拔圖也已不在這裏了。我不怪你要殺我們，因爲這是你們的工作，你們的工作就是殺死我們，我也原諒你，但是，原諒的條件就是，要你把卡斯和羅拔圖的所在說出來。我們要找到他們！」

那人恐懼地看着黃小虎，因爲黃小虎是賜他痛苦的人。

黃小虎對他獰笑：「別看着我，我也不會對你很好的！」

「我……我不是說謊，」那人吶吶着，近乎哀求地，「我……我是眞不知道他在哪裏的！」

黃小虎又恫嚇地舉起了手掌。

「不——不要！」那人尖叫了起來，「請不要！」

「那你就說眞話好了！」司馬洛說。

「你們聽我解釋，」那人說，「我——我也不是不想帮你們的，祇是——你要明白，我並不是他們的朋友，不錯，我知道誰是卡斯和羅拔圖，我也認識他們，但是，我和他們却是沒有什麼交情的。我在這裏的責任不過是——你知道的，我不過是——」

「唔，有點道理。」司馬洛點點頭，「不過，卡斯和羅拔圖，現在當然是已經躲了起來了，一定有人知道他們躲在什麼地方的。你不知道，但，你知道什麼人知道嗎？」

「我……」

「這一次別說謊了，」黃小虎一隻手指戮到他的鼻子前面來，「你說你不是卡斯和羅拔圖的朋友，所以你不知道，那麼，你告訴我誰是他們的朋友吧，他們的朋友，就會知道了。」

民族英雄軼事

秦中客

蘇武

牧羊北海十九年。



蘇武，他的名字叫子卿，杜陵人。他的父親叫蘇建，跟衞青出兵和匈奴作戰有功，封爲平陵侯，蘇武和哥哥蘇嘉弟弟蘇賢，都因父親的功勞，也都封官，當時漢朝對匈奴每年打仗，常常派使者去匈奴，偵察虛實，因此匈奴曾先後扣留漢朝派去的使者路充國等多人，而匈奴派來漢朝使者，漢朝也加以扣留，作爲報復。武帝四十一年，且鞮侯單于，把所有的漢朝使者放回漢朝，並派使者向漢朝進貢，武帝爲了報答匈奴，也派蘇武陪伴漢朝所扣留的匈奴使者回去，蘇武奉命後，便率同副使張勝，常惠和衞士等人一同去了匈奴。

不料匈奴因爲漢朝投了降的緱王和虞常計謀刦持單于的母親閼氏回到漢朝的事件發生，態度忽然改變，竟把蘇武等人押了起來。

原來副使張勝與虞常已在事前計劃好，事發的時候，虞常曾把刦持單于的母親閼氏回漢朝的事告知張勝，希望一同來進行刦持的事，並準備把漢朝的降使衞律也殺死，（衞律這時已被匈奴封爲丁靈王）可惜事機不保密，被單于知道了，於是虞常被殺，緱王戰死。張勝非常害怕，因他曾把虞常和他同謀的經過，告訴過蘇武，蘇武認爲副使既然參加這件刦持事件，而主使當然必受到牽累，如果等到被單于殺死，不如自殺，但却被常惠阻止。

單于把這事件交衞律負責審問，單于的意思，想借這件事給蘇武精神上的威脅，以便逼迫蘇武投降。但蘇武早已拿定主意，寧肯死了也不投降，當蘇武被衞律審問時，他便對副使常惠說：「如果投了降，雖然仍活着，但將來有什麼面目再回漢朝？」說完，拿起刀就要自殺，衞律急忙阻攔，並叫醫生急救，半天時間才醒來，因此事單于對蘇武更是尊重，早晚都派人向蘇武問候，只把張勝一個人押在大牢之中。

過了幾天，蘇武的傷好了，單于又要逼迫蘇武投降了，便先審判虞常，把虞常判處死刑，當場斬首，並舉劍向張勝說：「投降的就不殺！」張勝聽了，便投降了，衞律又向蘇武說：「副使有罪，主使也要受連帶的罪。」衞律又把寶劍指在蘇武的頸上，蘇武一點也不怕，衞律又勸他說：「蘇武，我衞律從前也是漢朝使者，投降了匈奴以後，被封爲王，領兵數萬，你今日若投降，明日也和我一樣的被封，你若堅持不降，把你殺死，又誰知道呢？」蘇武仍不答應，並破口大駡說：「你做漢朝臣子，不顧恩義，投降了匈奴，有什麼臉來見我？單于相信你，給你生殺大權，你想借此來殺漢朝使者，以便引起兩國戰爭，南越國人如果殺漢朝使者，要殺他九郡的人，宛王殺漢朝使者，即刻殺頭懸掛在北闕，朝鮮殺漢朝使者，即刻處死，惟有匈奴不然，我今被殺，漢朝派兵來攻打，匈奴國必因殺我而引起災禍啊！」衞律知道威迫利誘，都沒有用處，便報告單于，單于便知道蘇武的倔强，更要叫蘇武投降，便把蘇武押在地窖中，不准給他吃的東西，蘇武不得已，只有喝雪水，吃氈毛，過了幾天，蘇武仍然活着，單于派人去看他，蘇武仍然很倔强，便又把蘇武送到北海，叫他牧羊，並對蘇武說：「如果公羊有了乳水，就放你回漢朝。」

蘇武在北海地方，因所住四周，沒有人烟，找不着任何吃的東西，只得捉野鼠和野菓充飢，他的生活雖然這樣艱苦，但是他的意志，仍然非常堅決，從來不會動搖，天天一面牧羊，一面撫弄手中漢朝節仗，從來就不離開身邊，因此，他所持的節仗頂上的旄，都被他撫弄得淨光了。

蘇武過着這樣苦的日子，前後一共十九年。中間單于的弟弟于靬王，有一次到北海那地方打獵，看見蘇武的情形，曾給蘇武一些衣服和食物。等到于靬王死後，他的部下都解放了，再沒有人同情蘇武了，那沒有人性的衞律又派人去偷蘇武的牛羊，這時，蘇武又到最窮苦的地步。

直到武帝死後，昭帝登基，這時匈奴人開始和漢朝通婚了，漢朝才派人向匈奴要求放回蘇武，但匈奴却說蘇武早已死了，後來漢朝使者再去匈奴，見到常惠，才知道蘇武仍然活着，便去問單于，單于才允許把蘇武放回漢朝。

當初，蘇武派出匈奴時，還是壯年，現在回國了，却是鬍鬚和頭髮都白了，看來好像隔了一個世界。

那人爲難地苦着臉。

「說！」司馬洛喝道。

「但……但這是我一個人的事，」那人說，「你們捉到了我，這是我倒霉！你們可不能要我連累朋友呀！」

「你說不能，那你即是說願意給我們打死了！」黃小虎說。他這樣說着，兩隻手便又像刀子似的，在那人的腿上亂剁起來。

那人痛苦地求饒着，黃小虎也還是不理，直至那人喊出了一個名字：「阿當斯！」

黃小虎停了手：「阿當斯是誰？」

「阿當斯是和我一起的，」這個人，這一次是急不及待地連忙招供了，「他還在車上。他是卡斯和羅拔圖的老友，他們知道的。」

「唔，阿當斯什麼時間下班？」司馬洛問。

「還有兩個鐘頭左右。」那人回答。

「阿當斯下班之後會到哪裏去？」

「回家。」那人回答。

「你肯定他會回家嗎？」

「他一定回家的，」那人說，「他得回家去餵貓兒！」

「他得回家去什麼？」司馬洛問。

「餵貓兒，」那人說，「他是喜歡貓的，他養了一屋子的貓！」

「哦，」司馬洛恍然，「一個愛貓的人。」中國人不大喜歡這玩意，但西方人却很多人都愛這一套的。一個人的性命，他可能不放在眼內，然而一隻貓兒却反而會視作至寶。

阿當斯是一個愛貓的人。

而正如那人所說，他在下班之後，他是一定會回到家裏去餵貓兒的，就像一個愛妻的人下班回家去安慰妻子一樣。而且，阿當斯還帶了餵貓的食物。

他在街口一間通宵營業，賣漢堡牛肉飽的小攤檔停了一停，買了好幾隻牛肉飽，也買了一袋炸魚都是貓的食物。他自己呢，吃的却是剩下來的那些麵飽。

阿當斯的確是一個非常愛貓的人。

當阿當斯第一次在那小攤檔停下來的時候，司馬洛和黃小虎開着的那部大貨車，就已經在小攤檔的旁邊經過了。

阿當斯一點也沒有注意，由於從外表上看，這部大貨車是毫無異狀的。

這部大貨車繼續向前駛，在街口轉了彎，到了距離阿當斯住處門口不遠的地方。大貨車後面的門打開了，一個人給推了下來，落在行人路上。大貨車開走了。

這人就是先阿當斯被捉去了的那個伙計。

阿當斯提着食物紙袋沿着行人路走來，忽然看見前面的地上躺着這個人，不禁呆了一呆。他下意識地蹲下來看看，看出這個人是他的朋友，也看出了他這朋友是已經被擊暈了的。

「奇怪這是怎麼回事？」他喃喃着。

「唏，發生了什麼？」有一個人從街口出現了，遠遠就這樣叫。

阿當斯還看不清楚這個是什麼人，由於距離太遠，也太黑暗了。如果他看清楚了這人是一個中國人即使他不認得這個是司馬洛，他也會把槍拔出來的。（未完）



俠義奇情長篇連載





天蠶變

黃鷹・文
盧令・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雲飛揚在呂望家中養傷，因「子母金環」陸璣曾到呂望的家探望，致使無敵門人要到呂望家抓住個人來探問情況，正巧抓到失去武功的雲飛揚，獨孤鳳各人都感到驚愕，而獨孤鳳並沒有從雲飛揚口中得到任何消息……陸璣到此荒僻山路是爲保護尼泊刺使者送來的貢品——冰山雪蓮，但黑白兩道人物均覬覦此珍品，所以途中十分艱險，雖然無敵門人以及其他武林人物使盡奸詐妙計，却也敵不過陸璣的智勇雙全，豈料當陸璣等人來到呂望家附近時，却因有名使者病倒，而不得不在呂家歇腳……

誤服雪中寶　重蹈武當門

偷龍轉鳳

風雷電却很不高興了，天帝目送傅香君與雲飛揚走出了回春堂，面色亦是很難看。雨反而笑了起來。「香君與這個小子既然認識，我們正好利用這一重關係，混進呂家，伺機行事。」

天帝考慮了一會，終於同意。

× × ×

小酒家這時候的客人並不多，正好說話，傅香君與雲飛揚却不知該說什麼。

兩人的認識是那麼偶然，這一次再見，雲飛揚更就完全變了另外一個人似的，變化之大，實在令人難以置信。

對於受傷的始末，雲飛揚並沒有多說，連傷他的人是誰也沒有說出來。

沒有武功的這些日子以來他已經想得很清楚，天下那麼多沒有武功的人，日子一樣過得很好，爲什麼他就不能夠適應？

他口裏雖然這樣說，傅香君却看出他內心的痛苦，她實在希望能夠幫助他恢復本來的武功。

對於傅香君這番好意，雲飛揚當然非常感激。說到最後，傅香君才省起還未知道雲飛揚的姓名。

「我本該姓羽……」雲飛揚感慨萬千地說。

「那以後我就叫你做羽大哥！」

× × ×

知道傅香君並不清楚雲飛揚的來歷，天帝他們亦大感意外，他們當然不會說出來。

雨是女人，自然明白女孩子的心思，轉彎抹角，終於說服傅香君混進呂家，打探雪蓮的下落，亦許下諾言，雪蓮到手之後，就分出部份讓雲飛揚服下，再由他們替雲飛揚打通經脈，讓雲飛揚的武功恢復過來。

傅香君一心只想着怎樣幫助雲飛揚恢復武功，並沒有考慮到那許多。

天帝他們亦早已擬好了一個周詳的計劃。

× × ×

雲飛揚回到呂家不久，傅香君就來了，一聽得下人通告，雲飛揚忙迎了出去。

呂望知道傅香君是王大夫的傳人，甚感詫異，精通醫術的女孩子事實也罕見，他却沒有懷疑到其他方面，傅香君看來是那麼善良的女孩子，何況又是雲飛揚的朋友？

陸璣朱飛難免亦有些疑惑，天龍上人却露出了色迷迷的神態。

傅香君沒有在意，雲飛揚却已看在眼內。

那個使臣事實是水土不服，這種小病在傅香君來說根本就算不了什麼，隨即將藥方開出來。

陸璣看得眞切，也看出這個女孩子不是一般庸醫可比，疑心盡消。

天龍上人接着建議暫留在呂府中，以便必要時有人照應。

其他人竟然瞧不出他事實打的是什麼主意，雲飛揚雖然一再示意，傅香君還是答允留下來。

呂望連隨吩咐雲飛揚引傅香君到客房休息。

出了內院，雲飛揚再也忍不住頓足道：「我已經一再示意又替你推辭的了，怎麼你還要答應留下，難道你不知道那個紅衣喇嘛不懷好意？」

「你放心，我自小闖蕩江湖，早就懂得怎樣去保護自己的了。」傅香君却是若無其事。

雲飛揚看見她這樣自信，亦無可奈何，但始終還是不放心。

傅香君終於說出她此行的目的乃是在冰山雪蓮，說出她還有人在外接應。

雲飛揚知道傅香君所以打雪蓮的主意竟是爲了要恢復自己的武功，不由大受感動。

他終於接受傅香君的建議，說到底，他實在不甘心就此終老，何況他還有心事未了？

「你到底要送我到什麼地方？」他實在很想問清楚，傅香君却回答道：「總之我會替你好好的安排，現在你最好先找機會離開，明天一早到城西小橋等候，我就算趕不及，也會着人來接應你。」

她隨從手腕褪下一個相連着兩隻金鈴的金環。「到時候不見我，只要你搖動這金鈴，就會有人接應你的了。」

雲飛揚接過金鈴，一再叮囑：「小心那天龍上人。」

× × ×

二更時分，天龍上人果然來了。

他身材看來笨重，行動却是極其輕盈，一路走來一些聲响也沒有。

門只是虛掩，一推即開，房中仍然有燈光，隔着紗帳，隱約看見傅香君面向內睡在床上，睡得好像還很甜。

天龍上人轉身將門掩上，下了門，才向床那邊走去，兩手分開紗帳，竟就老實不客氣的跨上床去。

「小美人，佛爺來與你參歡喜禪了。」天龍一面說，一面摟住了傅香君的香肩，將傅香君扳過來。

傅香君出乎意料的非獨沒有驚呼，沒有反抗，而且非常服從，悠然轉過身來，天龍上人那張周圍長滿了鬍子，既肥又厚的嘴巴立時吻了下去。

也就在那刹那，他突然發覺眼前的並不是傅香君。雖則不能叫做老女人，也絕對稱不上小姑娘。

雨的年紀其實已很大，却的確一些老態也沒有，而且風情萬種，非常迷人。

四目交投，天龍上人一聲驚呼，一個「你」字才出口，人便開始迷失。

雨的眼睛就像漩渦，深不可測，天龍上人冷不提防，神智便投了進去，他也知道不妥，可是那刹那，在他的眼前，却出現了無數裸女，各盡媚態，不住向他招手，他素性好色，心蕩神旌，又那裏還能夠自制。

要偷進呂府，在雨並不是一件難事，聽完了傅香君的話，立即有了主意。

她換過傅香君的衣衫，只等天龍上人到來，施展她的攝魂大法。

只要天龍上人到來，目的又與她推測的一樣，她絕對有信心以攝魂大法將天龍上人制住。現在她已經完全成功。

× × ×

一夜纏綿，到次日破曉，天龍上人的思想已完全接近空白，完全被「雨」所控制。

雨取出一個金鈴，不住在天龍眼前幌動，天龍的眼珠隨着轉動，活像個白痴。

「看着我，看着這金鈴——」雨的聲音就像在呻吟。「回答我，你是否護送雪蓮的大內侍衞？」

天龍上人沒有作聲，只是點頭。

「那我吩咐你，立即去將雪蓮拿來給

我，有誰要阻止，一掌擊殺他。」

天龍上人夢囈一樣重覆雨的話。

「然後你趕去城西小橋，聽到這鈴聲。」雨「叮叮」的搖動金鈴。「就將雪蓮拿給搖鈴的人，記穩了。」

天龍上人一面重覆，一面點頭。

× × ×

傅香君的診斷並沒有錯誤，對症下藥，那個尼泊刺使者果然藥到病除。

陸璣很高興，立即吩咐各人執拾行李上路，這時候所有人都經已齊集，獨缺天龍上人。

「這和尚莫非又喝酒，留在醉夢中？」七傷戟朱培知道天龍上人好色好酒才有這句話。

「他應該知道這不是喝酒的時候。」陸璣有些不悅。「快去喚醒他！」

話口未完，天龍上人已經跌跌撞撞的走了進來，雙目直視，喃喃自語。

朱培看在眼內，關心的道：「上人你怎樣了？」

天龍上人沒有理會，突然一個箭步標前，搶過放在案上那個載雪蓮的錦盒，轉身就走。

陸璣一皺眉，方待喝止，那邊朱培已攔住天龍上人。「這個盒子……」

話還未說完，天龍上人一掌已擊至，朱培不防天龍上人會出手，左肩挨了一掌，飛跌半丈。

天龍上人苦練密宗大手印，雙掌開碑裂石，在現在這種情形之下，雖然不會運起全身的功力，但那種掌力已不是一般人能夠禁受得來。

陸璣看到這裏，知道天龍上人出事，不再猶疑，斷喝道：「截住他！」

那些錦衣衛立即拔刀上前，却已經遲了一半，天龍上人已闖了過去。

「追！」陸璣一聲暴喝，身形如箭射出，撞碎一面窗戶，追出堂外。

所有錦衣衛紛紛追出，朱培七傷戟撤在手，亦追了出去。

天龍上人置若罔聞，抱着那個錦盒只管往前奔，他一身輕功絕不在子母金環之下，高來高去，除了子母金環，其他的人都追得頗爲吃力。

一重重瓦面從脚下飛過，天龍上人沒命的往前飛掠，落到地上，更就是橫衝直撞，陸璣反而有所顧慮，不得不繞開路人，相較之下，便慢了很多。

稍過不遠，就是一片小樹林，天龍上人直入林中，子母金環陸璣一聲冷笑，金環終於出手。

「嗚」一聲金環飛擊在天龍上人的背上，皮開肉綻，天龍上人總算還有疼痛的感覺，霍地轉過身來，陸璣身形迅速兩個起落，落在天龍上人的面前，怒叱道：「天龍，是誰指使你，說。」

天龍沒有說，雙眼仍只是直視。

「將錦盒交還給我，念在一場同僚，我或者饒你一命。」陸璣伸出手。

天龍抱着錦盒倒退了一步，陸璣身形陡長，疾抓了過去，天龍急一掌拍出，却被陸璣架開，陸璣的另一手已抓住了錦盒，天龍即時一轉，避開一旁，却將後背讓給了陸璣。

陸璣把握機會，一掌痛擊在天龍上人的後心上，天龍上人悶哼一聲，往前倒衝了出去，陸璣同時掠前，手一探，又抓住了那個錦盒。

天龍上人雙掌一翻，那個錦盒「呼」的飛上了半天，陸璣身形緊接拔起，閃電也似一道劍光即時從旁飛來。

劍長六尺，勢不可當，陸璣半空擰腰，及時閃開那一劍，已抓不到那個錦盒。

那個錦盒又落回天龍上人手中，他雙手緊抱着那個錦盒，沒命的又往前狂奔。

陸璣沒有追，不是不想，而是風雨雷電已向他出手，電劍一擊落空，雷刀便砍到，雨針緊接着雷刀射至，却都給他一一閃開，他身形不停，再從風袖之下掠過，本待追向天龍上人，天帝却已在他前面等着，拳脚齊施，硬將他截下。

七傷戟朱培與一衆錦衣衛很快追到來，一場混戰立即展開。

傅香君一旁方待出手，却給天帝喝住：「香君快去取那個錦盒。」

傅香君應聲身形展開，陸璣一見大急，連發兩枚金環，但都被天帝擊下。

天帝接着喝道：「殺！一個也不能放走！」

× × ×

雲飛揚終於搖動那個金鈴，他已經在城西這條小橋上等了很久。

天龍上人正向這邊奔來，一聽到鈴聲，呆了一下，便向鈴聲響處奔去。

雲飛揚老遠看見天龍上人奔來，反而怔住。

——難道來接應我的就是這個天龍上人，難道這個天龍上人與傅香君他們其實是一夥？

他正在奇怪，天龍上人已衝到他面前，在天龍上人眼中，看到的却不是雲飛揚，而是雨。

——雨在小橋上搖着金鈴。

天龍上人眼神呆滯，嘴角却露出了色迷迷的笑容，突然抱住了雲飛揚，一張嘴唇往雲飛揚面上亂吻。

「美人兒，雪蓮我給你拿來了！」天龍上人陰陽怪氣的笑說着將錦盒打開，一把將雪蓮從盒中取出。

那雪蓮拳頭般大小，晶瑩如白玉，一看就知道是至寶，天龍上人眼中只有雨，接將雪蓮塞入他眼中這個「雨」的口中。

雲飛揚完全沒有反抗的餘地，給那雪蓮塡着嘴巴，不由不吞下去。

一股澈骨的寒意刹那直透心脾，迅速擴散向全身，天龍上人尤自抱着雲飛揚吻過不休。

傅香君已趕到來，遠遠看見，不由傻了臉，終於掠前去，一掌劈在天龍上人的後腦上。

天龍上人沒有閃避，當場昏倒，雲飛揚亦搖搖欲墮，混身不停戰慄。傅香君忙伸手扶住，往雲飛揚額上一探，只覺觸手冰冷。

「羽大哥，你怎樣了？」傅香君一驚縮手。

雲飛揚張開嘴巴，一股白氣噴了出來，撲面生寒。

傅香君打了一個寒噤，心頭一動，再看見地上那個空了的錦盒，憶起天龍上人曾被雨施用攝魂大法，立時明白什麼一回

事。

她再望一眼四周，不敢逗留，忙扶起雲飛揚往前走。

雲飛揚顫抖不休，一張臉蒼白得有如死魚肉。

× × ×

陸璣雖然武功高强，但是在逍遙谷五大高手圍攻之下，亦只有招架之力。

七傷戟朱培已倒在電劍雷刀夾攻之下，那些錦衣衛亦是無一倖免，以他們的武功，根本就不是風雨雷電的手脚，陸璣看着手下一個個倒地，既急且怒，一個不留神，就捱了天帝一掌，電劍一劍。

他知道再打下去必死無疑，亦知道天龍上人已經受制，單憑自己的力量，在這種環境之下，實在很難將雪蓮奪回來，何況又已負傷，無心戀戰，一聲長嘆，連發四枚金環，打開一個缺口，闖了出去。

雨針縱身發出針雨，竟然追不及陸璣的身形，其他的人方待追上去，却被天帝喝住。

陸璣是原路逃回去鎭那邊，明顯的已暫時放棄奪回雪蓮的念頭，而他們的目的亦只是雪蓮而已。

傅香君一個人去接應天龍上人，會不會途中生變，他們却不敢肯定。

天帝一喝止，風雨雷電亦省覺，不約而同向傅香君離開的方向追去。

這五個人走後不久，獨孤無敵與門下就趕到來了，一看現場，知道已遲來一步，再看各人的傷口，亦知道是逍遙谷所爲，不禁頓足長歎。

他却是怎也想不到逍遙谷等人一樣白費心機，雪蓮現在已經在雲飛揚的肚裏。

重振雄風

四十七天過去，傅香君已消瘦很多，面上却反而堆滿了笑容。

雲飛揚仍浸在一潭水之內，水面不停的冒出氣泡白烟，那是一個溫泉，雲飛揚也就賴這個溫泉保住性命。

冰山雪蓮乃至陰至寒之物，亦是絕世之寶，只需小部份已經效用無窮，雲飛揚整顆吞下，又沒有藥引子，那陰寒之氣立時在體內迸發，若不是遇上傅香君，早已僵斃。

傅香君精研醫藥，知道雪蓮的功效，也知道應該如何服食，但雲飛揚已經那樣子吞下，就只有想辦法替他驅散體內的陰寒之氣，她省起了這個溫泉，至於是否有作用她却是不敢肯定。

那已是唯一的生路，不由她不冒險一試。走了七天，她才將雲飛揚送到來，當時雲飛揚已幾乎全身僵硬，皮膚上甚至已開始霜封。

在溫泉之中浸了整整一天，雲飛揚才逐漸回復知覺。現在他的眞氣甚至已能够運轉，而且比受傷之前更充沛。

可是他仍然沒有走出溫泉，他沒有忘記傅香君的吩咐——必須將所有經脈打通才成，否則就全功盡廢，而且後患無窮。

傅香君一直在照料他，對於傅香君他實在感激之極，每一天張開眼睛，總是忍不住說幾句感激的話。

今天也沒有例外。

「傅姑娘，要你這樣照顧我……」雲飛揚話才說到一半，就給傅香君截住。

「你很過意不去，很感激我，是不是？」傅香君搖頭。「這些話你說過多少次了？」

她隨從水面上撈起了一隻蛋，剝開，送到雲飛揚嘴巴，那隻蛋已熟透，那個溫泉簡直就像是一鍋沸水。

雲飛揚將蛋吞下，歎息道：「有一件事我實在很抱歉。」

「又是什麼事？」

「爲了我你留在這裏這麼多天，你家裏的人一定很担心的了。」

「他們只會强迫我做那些我不願意做的事情。」傅香君無限感觸。

雲飛揚亦感慨萬千。「我倒是希望能够有一個家人不時罵我。」

傅香君一怔。「你是個孤兒？」

「本來還有一個外公，最後也給人殺了。」雲飛揚一咬牙。「我絕不會忘記那支五六尺長，閃電一樣的劍。」

傅香君又一怔。「羽大哥，你到底是什麼人，爲什麼那麼多人跟你過不去？」

「其實我自己也不很清楚。」雲飛揚苦笑。「我自小就給送上武當山……」

「原來你是武當弟子。」

「只能够說是一個雜役。」雲飛揚回憶着道。「在山上，每一個人都看不起我，最後還寃枉我是殺掌門的叛徒。」

傅香君震驚。「羽大哥，你到底姓什麼？」

「本該姓羽，但因爲我爹爹做了武當掌門，所以一直都從母姓……」

「姓雲？」傅香君語聲顫抖。「你就是雲飛揚？」

雲飛揚點頭。「你也聽到那些傳說了，那是有人陷害我，傅姑娘，你說我怎會殺死自己的父親？」他垂下頭去。「可是他們都不相信……」

「我相信。」傅香君亦垂下頭。

雲飛揚露出了一絲笑容。「你們姓傅的眞好，給我遇上的都是好人，整個武當派，相信現在也就只有傅大哥一個還相信我。」

「傅大哥？」

「他叫做傅玉書。」

傅香君心頭怦然震動。雲飛揚接道：「我本該上武當山找他解釋一下。」

傅香君脫口道：「你千萬不要再上武當山。」

「爲什麼？」雲飛揚詫異。

傅香君一怔才回答。「我是担心你傷勢未癒，上去有危險。」

雲飛揚却一些也聽不出傅香君言不由衷。

傅香君心情沉重，只吩咐雲飛揚潛心運轉眞氣，並沒有再說什麼。

溫泉在深山幽谷之中一個山洞之內，並沒有人來騷擾，這一天仍然是過得那麼平靜，傅香君的心情却越來越動盪不安。

第二天拂曉，她就外出，到附近的市鎭替雲飛揚買了一套衣服，在店中再借文房四寶，寫了一封簡短的信，才趕回去。

信中寫下了她就是傅玉書的妹妹，寫下了傅玉書才是殺人的眞兇。

她無疑是一個深明大義的女孩子，可

是仍然要提起很大的勇氣才能够寫下這封信。

回到溫泉，已經是正午，雲飛揚仍然在水中運轉眞氣，雙目緊閉，汗珠紛落。

傅香君將信與衣服放在水邊的石上，細看了雲飛揚一會，終於拖着沉重的脚步，往洞外走去。

才出洞口，她就看見了一個人。

那個人一身灰衣頭戴竹笠，標槍一樣立在洞外，既沒有作聲，也沒有抬頭。

「什麼人？」傅香君脚步一頓。

那個人縱聲大笑，取下頭上竹笠，露出一張長滿了亂髯子的臉，再從竹笠中取出了一個奇大的金環。

不看這金環，傅香君亦認得出那是子母金環陸璣，一驚而退。

陸璣冷笑道：「你應該還記得我，冰山雪蓮在那兒？」

「不……不知道。」傅香君搖頭。

「當日是你去追天龍上人，你也不知道還有誰知道，說！」陸璣目光一閃。「是不是在山洞之內？」

傅香君望了山洞一眼，急忙搖手。「不，不是……」

陸璣道：「在不在，進去一看便知道！」連隨舉起了脚步。

傅香君忙攔阻，雙掌蝴蝶穿花，擋在陸璣的面前，陸璣金環飛舞，不到十三招，已經將傅香君雙臂套住。「女娃子，我由市鎮追踪你到這裏，你一些也不知道，好像你這種身手，居然敢與我爲敵？」

語聲未已，金環一翻，陸璣接一掌拍在傅香君肩上，將傅香君震倒丈外！

陸璣身形再一縱，掠入山洞內。

雲飛揚仍坐在水中，閉着眼睛練功，陸璣一看，一皺眉。「是這個呆子，他坐在火眼溫泉之中，竟然一些也不受影响，難道雪蓮就給他吃了。」

陸璣動念未已，傅香君又撲了進來。

「出去！」陸璣回身一掌，將傅香君震開，一想到雪蓮失去，天子怪罪下來，非獨官職不保，性命也成問題，怒從心上起，惡向胆邊生，怪嘯一聲，身形凌空，雙掌向雲飛揚當頭印下！

正當此際，雲飛揚雙眼霍地暴睜，雙掌陸揚，「叭」的正接陸璣雙掌，同時長身從水裏拔起來！

兩人雙掌相抵，陸璣竟被雲飛揚凌空托起來，一翻落地，立時分開！

陸璣右手一抹，金環又在握，「嗚嗚」聲中，往雲飛揚身上招呼！

雲飛揚經脈有雪蓮爲助，已經接回，內力比以前更充沛，雙掌過處，勁風呼嘯，陸璣的金環根本近不了他的身！

陸璣既急又怒，身形陡然翻滾半空，一枚枚金環脫手飛出，硬硬打開了一個缺口，長身直入，右掌金環當面切下！

雲飛揚雙掌拍掃，震開飛來金環，雙掌接一拍，「叭」的將當面切下那個金環夾在雙掌之中，陸璣左掌立即切向雲飛揚咽喉！

雲飛揚雙掌一擧，金環已切開，一翻一拍，疾拍在陸璣胸膛之上！

他原是想將陸璣震開，却忘了曾經練過武當七絕之一的霹靂掌，內功又非獨已經恢復，更勝從前，一掌拍出，簡直就可以開碑裂石，更甚於天龍上人的密宗大手印！

陸璣五臟肺腑立時被震碎，飛撞在洞壁之上，雲飛揚看在眼內，不由怔住在那裏，呆望着自己雙掌。

他突然叫起來：「傅姑娘，我的武功完全恢復了！」一面叫一面奔出洞外。

傅香君已看見雲飛揚恢復武功與陸璣戰在一起，所以才退出洞外，却又仍有些担心，並沒有走遠。

她看見雲飛揚奔出來，不由自主倒退了兩步，雲飛揚衝近去，抱住了傅香君雙肩。「傅姑娘，你看，我全好了。」

傅香君又是高興又是悲哀，歎了一口氣。「雲大哥，你沒事，我就放心了。」

雲飛揚尚未回答，傅香君又道：「我……我走了。」

「爲什麼你要走？」雲飛揚呆了呆。

傅香君道：「你看完那封信，就會明白。」

「那封信？」雲飛揚更加奇怪。

「與你的衣衫放在水邊石上。」

「你有話跟我直說就是，爲什麼要寫信？」雲飛揚追問。

傅香君苦笑。「你還是進去看完那封信再說。」

「好，我這就進去拿信。」雲飛揚不忘叮囑一句。「你在這裏等一等。」

傅香君點頭，眼中閃動着淚光。

雲飛揚轉過身子，才走進洞口，傅香君的眼淚已忍不住流下。

× × ×

信不在石上，在水裏，是雲飛揚與陸璣激戰的時候被掌風捲下去。

雲飛揚忙將信撈起，只見上面的字已溶化成一團團，根本就看不出寫什麼。

「傅姑娘——」他呼叫着奔出去，傅香君已經不知所踪。

一任他怎樣呼叫，都聽不到傅香君回答。

他呼叫着疾往前掠去。

冰山雪蓮的功效在這七七四十九天之內已經完全發揮，他的呼叫聲藉內力傳出老遠，傅香君那有聽不到的道理。

她離開那個山洞事實也沒有多遠，只是深藏在枝葉叢中，一聲也不發。他看見雲飛揚呼叫着掠過，幾次忍不住要回答，但還是忍了下來。

目送雲飛揚去遠，她的眼淚終於忍不住流下。

× × ×

雲飛揚身形飛快，迅速掠出了數里。

一路上當然沒有傅香君的踪影，也沒有任何人跡，他仍然又再掠前半里，才停下來，方待回頭，就聽到了一陣呼喝打鬥聲。

他心念一轉，轉向打鬥聲來處掠去。

到這時候他仍然沒有想到以他現在的輕功，傅香君若是由這條路離開，絕沒有可能還未被他追上。

雖然他知道雪蓮乃罕有之靈藥，但武功恢復得這麼快，一時間他的確還未能够接受這事實。

幾個起落，他已經來到打鬥的地方。

那是四個人，動手的却只有三個，三個之中只有一個是他認識的，却不是傅香

君，是管中流！

聯手攻擊管中流的就是黑白雙魔，他們也根本只能說是戲弄，兩人都是空着手，並沒有動刀！

管中流一劍翻飛，但是在黑白雙魔聯手夾攻之下，亦只有招架之力，偶一不愼便吃黑白雙魔手掌擊中，變作滾地葫蘆。

黑白雙魔顯然還不想這麼快殺他，下手極有分寸。

依貝莎一旁不時哀呼，黑白雙魔却沒有理會她，以她的武功，亦助不了管中流，一出手，立即就給黑白雙魔迫退！

管中流散髮飛揚，衣衫亦破破碎碎，沾滿了泥汚，狼狽之極，他沒有求饒，一直咬牙苦撐。

雲飛揚那邊看見，終於忍不住大喝一聲，飛撲上前去！

這一喝有如霹靂一樣，在場四人却都心頭一震，不約而同停住了手脚。

雲飛揚正好落在管中流與黑白雙魔當中。

「是你！」管中流一見，當場一呆。

「你是什麼人？」黑摩勒隨即喝問。

白摩勒接着道：「你道不是姓管的帮手。」

雲飛揚說道：「晚輩雲飛揚，路過此地……」

黑摩勒截道：「既然路過，就繼續走你的路，少廢話。」

雲飛揚目光一轉。「兩位老前輩這樣欺負兩個後輩，難道就不怕江湖朋友笑話嗎？」

白摩勒冷笑。「你知道那女娃子是我們的什麼人？她是我們的徒弟，這姓管的小子勾引她私奔，還偷走了我們的獨門武功秘笈，你說一句公道話，我們應該怎樣做？」

雲飛揚一呆，轉向管中流。「管兄，這就是你的不對了。」

管中流有些尷尬，但嘴巴仍然很硬。「是非曲直，一時很難說清楚，姓管的亦不想在這裏多作分辯。」

「管大哥……」依貝莎欲言又止。

管中流截道：「你不用害怕，大不了死在這裏！」

白摩勒一聲：「那老夫就成全你！」身形一欺，一掌當頭劈落，黑摩勒同時發動攻勢！

雲飛揚雙臂一振，將黑白雙魔一齊截下。「兩位有話好說……」

「好小子竟然敢多管閒事——」白摩勒面龐更白，黑摩勒接道：「有種你就打敗我們兄弟，這件事依你解決。」

雲飛揚看看黑白雙魔，又看看依貝莎管中流，再看看自己雙手，終於點頭。「好，晚輩得罪了。」

黑白摩勒相顧一眼，一聲冷笑，左右齊上，剎那間連攻百招！

他們也看出雲飛揚不簡單，所以一出手就運足十成功力，一心要速戰速決，擊倒雲飛揚。

那知道百招一過，雲飛揚非獨沒有被擊倒，反而越打越精神，這非獨黑白雙魔大感詫異，管中流看在眼內亦大吃一驚。

他先後已兩次敗在雲飛揚劍下，對雲飛揚的武功當然非常清楚，但現在看來，雲飛揚的武功非獨沒有倒退，而且更勝從前。

雲飛揚的招式是越打也就越純熟，這些日子來的鬱悶同時渲洩無遺，深厚的內力更就令他的招式發揮得淋漓盡致，飛靈變幻。

黑白雙魔越打越吃力，也越打越寒心，幾次要運起冰魄玄功，將雲飛揚震傷，那知道雲飛揚絲毫不受影响，反而將他們的內力震回。

雪蓮就是至陰至寒之物，比起黑白雙魔的冰魄玄功也不知强多少，雲飛揚當然不受影响的了。

三百招甫過，雲飛揚雙掌已搶入了空門，扣住了黑白雙魔雙腕，一扣即鬆開，人亦倒退丈外，一聲：「承讓！」

黑白雙魔齊皆怔住，白摩勒方待再上，却給黑摩勒按下來。

黑摩勒接向雲飛揚道：「英雄出少年，姓雲的，黑白雙魔承認不是你的對手，這件事由你處置。」

雲飛揚轉向管中流。「管兄，那秘笈請你交還兩位老前輩。」

這句話出口，非獨管中流，就是黑白雙魔也有些詫異，他們實在想不到雲飛揚竟如此公正。

管中流看看雲飛揚，終於從懷中取出一卷羊皮紙，擲向白摩勒。

那卷羊皮紙之上密密麻麻的寫滿了奇形怪狀的回文，白摩勒接在手中，攤開來細看了一會，才點頭收起來，接問：「依貝莎又怎樣？」

管中流目光轉向依貝莎，再轉向黑白雙魔。「我們情投意合，還望兩位老人家成全。」

白摩勒悶哼一聲。「我們不聽你的，依貝莎，你來說。」

依貝莎跪了下來。「兩位師父請恕徒兒不孝……」

白摩勒勃然變色，冷笑。「你是跟定他的了。」

依貝莎流淚不語。

黑摩勒接道：「那你聽着，黑白雙魔與你從今斷絕師徒的關係！」

「師父——」依貝莎哀呼。

黑摩勒一拂袖：「你沒有資格再這樣稱呼我們，我們也受不起。」霍地轉身。

走過雲飛揚身旁，黑摩勒脚步一緩，語重心長的。「姓雲的，你是一個練武的奇才，不過小心那些江湖上的陰險小人會加害於你。」

語聲一落，與白摩勒飛掠前去，眨眼消失在樹木叢中。

雲飛揚目光轉回來，正與管中流目光相觸，管中流即時冷笑。「就是你打走他們，我也不會感激你。」

雲飛揚一愕。「管兄你……」

「我也不屑與你這種山野村夫稱兄道弟。」管中流轉身扶起依貝莎。「我們走吧！」

雲飛揚怔在那裏。

× × ×

走出了半里，依貝莎仍然淚流披面，管中流停下脚步，替依貝莎抹去眼淚。「不要難過了。」

依貝莎流着淚說道：「師父不再要我

了。」

「有我在你身旁不是更好。」

「管大哥，你不要拋下我。」依貝莎伏倒在管中流懷中。

「你放心，無論到什麼地方，我都會與你一起。」管中流目光一轉。「幸好我們巳經將秘笈上的武功口訣全記下。」

「那我們以後該怎樣？」

「找個地方暫時隱居，待我練好冰魄玄功，運用到落日劍法之上再作打算。」

「那個姓雲的，到底是什麼人？」依貝莎接問。

「不是好人。」管中流劍眉深鎖。「前些時聽說他被獨孤無敵廢去武功，但今天看來他的武功比從前更好，難道又有什麼際遇？」

管中流的眼睛露出了很深重的妒忌之色。

× × ×

江湖上的消息非獨靈通，而且迅速，雲飛揚武功巳恢復，擊敗了黑白雙魔的消息，很快就遠傳至各地。

獨孤鳳反而不知道，因爲這二三十天她都是留在呂望家中。

她到呂家去原是找雲飛揚，雲飛揚却不在，只留下話給呂望，一頭半月就會回來。

獨孤鳳來找了幾次，都不見雲飛揚，倒是與呂員外熟落了，也因爲她留在呂家，呂望才倖免一難，若不是公孫弘早巳着人找他回去迫問雪蓮的下落。

獨孤鳳的耐性一向都不大好，能够等這麼多天就連她自己也覺得奇怪。

就在她等不了下去，別過呂望，離開呂家的時候，雲飛揚回來了。

兩人在鎭外遇在一起，獨孤鳳還未發覺，她垂着頭沒精打采的走着，冷不防給人扳住了肩膀，一巴掌便待要摑去，才發覺那是雲飛揚。

「小揚——」獨孤鳳脫口叫出來，心情異常激動。

雲飛揚看着她，忽然問：「你在這裏等我等了很多天的了？」

「沒有這種事。」獨孤鳳立即否認，却接着又回問，「這麼多天你到底那兒去了。」

這差不多就等於承認巳經在這裏等候多時，雲飛揚知道她是什麼性子，並沒有說破，亦有些感慨，道：「這些日子在我來說，簡直就像做夢一樣。」

「你一定要詳詳細細的告訴我。」

「那不是要說到天亮。」

「我不管！」獨孤鳳推着雲飛揚前行，雲飛揚當然不會反對。

兩人走在夕陽下，一面走，一面說，完全不知道，這巳經完全落在無敵門的弟子眼中。

× × ×

獨孤無敵巳經知道雲飛揚誤服雪蓮，武功大增的一事。

他們那天雖然去遲了，沒有遇上逍遙谷的人，却找到了天龍上人。

天龍上人那時候巳甦醒過來，他受制於攝魂大法，給傅香君那一掌擊在後腦上，反而恢復正常，却是省不起昏迷之前，受制之後發生的事情。

獨孤無敵費盡了心機，用盡了辦法，幾乎將天龍上人的筋骨也一條條拆出來，天龍上人在幾次死去活來飽受折磨，半昏迷狀態之下，才說出，雪蓮巳給他放入一個年青小伙子的口裏。

那是他吃傅香君一掌那一刹那清醒的感覺，那刹那他甚至連雲飛揚的相貌也未看清楚。

獨孤無敵始終想不透那個小伙子是誰，一直到他接到了雲飛揚打擊黑白雙魔的消息。

再接到獨孤鳳與雲飛揚在一起的消息，無敵不由大怒，立即下無敵金令，召獨孤鳳回總壇。

× × ×

獨孤鳳沒有接令回來，那些去傳令的無敵門弟子卻給抬回來了。

他們異口同聲都說是獨孤鳳不肯接令，雲飛揚出手將他們打出來。

無敵震怒，方待下令追殺雲飛揚，拿獨孤鳳回來與師問罪，獨孤鳳卻又突然出現。

那是雲飛揚不希望獨孤鳳蒙上叛逆的罪名，一心又要上武當弄清楚青松死亡的眞相，只有與獨孤鳳暫別。

獨孤鳳雖然千萬個不願意，在這種情形之下，亦只好暫回總壇。

無敵看見獨孤鳳，心裏雖然不舒服，表面上並沒有發作，暗裏立即吩咐知會各地無敵門的弟子，小心雲飛揚的下落。

他開始有些後悔當日將雲飛揚放走。

雪蓮的使雲飛揚恢復功力，雖然在他意料之外，但早在他與雲飛揚交手的時候，他已經看出雲飛揚是一個練武的天才。

在當時巳發覺雲飛揚對他有很大的威脅，所以才不惜下重手，以滅絕神功震碎雲飛揚的經脈。

到現在他不能不承認雲飛揚的運氣眞還不錯。

對於這樣的一個強敵當然不由他不小心的了！

× × ×

消息亦傳到了武當，最吃驚的一個人當然就是傅玉書。

——雲飛揚被獨孤無敵重傷，武功盡廢，這麼快又恢復過來，甚至連黑白雙魔也不是他的對手，莫非他巳經練成了天蠶神功？

一想到這個可能，傅玉書大感惶惑，貪夜翻揭那冊天蠶變，但仍然一無發現，一怒之下，擲進爐中。

那冊天蠶訣立即着火燃燒，瞬息化爲灰燼，書面卻例外，只燒去表層，內中一層不知道以什麼製成，非獨沒有着火燃燒，而且閃閃生光。

傅玉書無意中一眼瞥見，心知有異，急以劍挑出來，只見那之上刻滿了字，再看清楚，竟然是張三豐留下的一封信。

「余練成天蠶功十有四年，偶過荒郊，見仙鶴飛舞，靈蛇糾纏其上，惡鬥十里，同歸於盡，因悟蛇鶴十三式，是十三式也，與天蠶訣有異同工之妙，惟陰狠絕毒，恐有傷天理，棄之又可惜，藏天蠶訣中，寄諸天意，留贈有緣！」傅玉書讀罷留書，反轉一看，只見那之上刻滿了武功口訣，不由狂喜。

也就在這時候，窗外風聲一响，一塊小石頭射進來。

傅玉書耳聽風聲，反手接下，往窗外望去，只見對面飛簷上伏着一個黑衣人，正向他招手。

——韓冲？莫非逍遙谷那邊又發生了什麼事？

傅玉書立即想起了那個無面人，心念一轉，將那片秘訣放進懷中，身形一動，掠出窗外。

× × ×

黑衣人一直將傅玉書引到後山林子之前停下來。

「你這是幹什麼！」傅玉書不由叱喝，在此之前，無面人的確從未這樣做。

黑衣人連隨將幪面的黑巾拉下。「傅大哥，是我！」

他竟然是雲飛揚，傅玉書大吃一驚。

「是……是你？」

「這麼久不見，傅大哥可好？」

「總算死不去。」傅玉書冷靜下來。「你這次到來，又是打什麼主意？」

「我是專誠來找你，就只有你相信我。」雲飛揚一聲歎息。「我是冤枉的，主持並不是死在我的手上。」

傅玉書暗自冷笑，表面上却沒有任何鄙屑的表示。「相處了那麼久，我看你也不是那種人，問題是其他人未必相信。」

「只要傅大哥肯出面替我辯護……」

「沒用的。」傅玉書搖頭。

「傅大哥巳是武當派的掌門人……」

傅玉書截道：「所以我必須執行門規，先將你拿回去，弄清楚是非黑白。」

語聲甫落，傅玉書突然出手，雙掌一齊切向雲飛揚的要害！雲飛揚雖然意外，但耳目敏銳，脚步一移，巳然閃開。

傅玉書揉身急上，雙掌連起霹靂掌功，左七右八連拍十五掌，一躬身，十四枚暗器射出，接一式飛雲縱，身形凌空倒翻，雙掌攻擊雲飛揚太陽穴！

雲飛揚閃躍騰挪，一一閃開，連接百招身形猛一旋，右掌一翻，按在傅玉書後背命門之上。

傅玉書心頭大震，不敢妄動，雲飛揚隨即將手鬆開，道：「我若是兇手，就會連你也殺掉。」

傅玉書既驚且怒，居然壓制住沒有發作，佯歎道：「你果然是一條好漢！」

語聲未巳，那邊巳傳來嘈雜的人聲，他們方才的打鬥聲，顯然巳驚動了山上逡巡的武當弟子。

燈籠火把接向這邊移來。

傅玉書目光一閃，道：「現在一些對你有利的證據也沒有，我雖然相信你，在同門面前也不能替你怎樣分辯，你還是暫避一時，這件事我一定會替你小心，到找到證據才說。」

雲飛揚只有歎息，無可奈何的掠入林中。

赤松蒼松很快趕到來，看見傅玉書呆在那裏，都有些奇怪，蒼松立即問：「方才莫非就只是掌門人在練功？」

傅玉書搖頭。「是來了敵人。」

「誰？」蒼松急問。

「雲飛揚！」傅玉書一字一頓。

所有人聽說齊皆一驚，傅玉書接道：「總算他走得快。」一頓接又道：「各人聽着，雲飛揚這次偷上武當，動機未明，預料一定會再到，若是遇上，千萬不可讓他走脫，齊心協力，除此叛徒。」

這才是他的心裏話。

× × ×

第二天夜深，雲飛揚果然再至，這一次，却是到元嬰洞。

元嬰洞乃供奉武當歷代掌門靈位的地方，雲飛揚將携來香燭點上，拜倒在青松靈前。

這巳經在傅玉書意料之內，雖然沒有說出來，却巳經借故在元嬰洞附近安排了暗卡。

雲飛揚一至，就巳被發現，所有武當弟子聞訊，立即向這邊集合。

到雲飛揚拜祭完出來，巳經在武當弟子重重包圍之下，燈籠火把齊亮，照得周圍光如白晝。

一個七星劍陣迅速擺開，將雲飛揚困在陣中，赤松蒼松這才現身出來。

「雲飛揚，你身陷七星劍陣，插翼也難飛的了。」赤松滿懷信心，語氣更是囂張。

蒼松接說道：「你也可謂胆大包天，還敢上武當。」

「掌門不是我殺的。你們不要冤枉我！」雲飛揚不由自主分辯。

「冤枉，證據呢，你拿出來！」

「我當然有證據。」雲飛揚衝口而出。「因爲師父就是我的……」

話說到一半，才省起這個秘密還不能說出來，慌忙又住口。

「就是你的什麼？」赤松追問。

雲飛揚啞口無言，蒼松冷笑接道：「我替你說好不好——掌門是你的眼中釘，所以你要將他殺掉！」

「不是……」

「還要否認？他不肯收你做徒弟，還要罰你担水，你怎會不懷恨在心？」

雲飛揚只有歎息，赤松接說道：「那倒還罷了，燕師兄與婉兒對你一向都不錯，爲什麼你還要殺害他們，你這個人亦可謂喪心病狂了。」

「燕師伯跟婉兒都死了？」雲飛揚震驚。「他們是怎樣死的？」

「還裝傻扮懵，上！」赤松劍一揚，七個武當弟子立即衝前去，七星陣立即展開！

劍光飛閃，人影縱橫，雲飛揚輕歎一聲，倒踩七星，閃躍騰挪！

青松當日爲救獨孤鳳，曾傳他破解七星陣的步法，他悟性既高，輕功又好，每一步都踩在適當的地方，七劍的攻勢雖然猛烈，但都威脅不到他的安全。

赤松蒼松越看越心驚，不由得縮在一起。

雲飛揚身形再幾閃，果然閃出了七星劍陣，一聲「住手！」即時凌空落下來。

傅玉書終於出現，他其實一直在旁窺伺，若是七星劍陣能够起作用，那怕雲飛揚死在陣中，他也絕不會喝止。現在他所以喝止，完全就因爲這一聲「住手」巳根本沒有作用。

「你又來生事了。」傅玉書裝作大怒，斥責雲飛揚。

（未完）



正宗長篇武俠故事

臥龍生·文
盧　令·圖

金筆點龍記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俞秀凡欲與造化城主決鬥，但這之前，他必須先和不少高手比鬥，計有白衣人、青衣人，最後是黑衣人獨行叟，獨行叟武功奇異，力道威猛，湯蘭見狀，恐怕俞秀凡不敵，遂出言說獨行叟可能巳中造化城主的毒針，獨行叟經一番的思索，覺得替造化城主賣命實在不値，因此和俞秀凡等同心去對付造化城主，不久城主出現了，獨行叟因城主對他下毒而激起對他的憤恨，立意和城主一鬥，但一接觸，獨行叟就受擊倒斃在地，俞秀凡雖知城主武功厲害，但也不改變自己的主意，一定要和城主決一生死……

願嚐諸般苦　同歷九刑毒

俞秀凡先是一怔，繼而淡淡一笑，道：「好吧！閣下只要稍爲輕輕一加力，送長劍，就可以要我俞某人的性命了。」

藍衫人道：「如若你活着能爲我所用，我可以給你世間最大的快樂，包括我那養女水燕兒在內。如是你不能爲我所用，自然你死了我可以少一個勁敵，至少，也可以減少我一份心事。」

俞秀凡說道：「看來，我俞某人很受重視了。」

藍衫人道：「是！但那對你並不是一件好事。我們心中一齊開始默數數字，由一到十，到了十字你還不開口，我就一劍斬斷你的咽喉。不論如何奧妙的內功，也無法使人斷去咽喉之後，還能活着；不論多高明的大夫，也無法把一個斷去咽喉的人，由死亡中救活過來。」

俞秀凡道：「閣下說的很明白了。」

藍衫人道：「我們現在開始！」

俞秀凡淡淡一笑，閉上雙目。

他臉上是一片聖潔的光輝，似乎是早已把生死事置之度外。

藍衫人歎口氣，道：「俞秀凡，看來你似是不怕死了。」

俞秀凡道：「是！我是個不怕死的人。」

忽然間後退三步，長劍飛起一道銀虹，擋開了藍衫人的長劍。

藍衫人臉色一變，道：「俞秀凡，想不到你竟是一個如此狡猾的人。」

俞秀凡道：「世人都可以罵人狡猾，唯獨閣下不能用這句話罵人。」

藍衫人道：「爲什麼？」

俞秀凡道：「因爲論生性陰險狡猾，天下只怕無人能勝過你了。」

藍衫人冷冷說道：「俞秀凡，你本來還有一綫生機，但現在你連這一綫生機也沒有了。也許五年、十年後，你可能是我一個勁敵，但現在你的成就太有限了，十合之內，我可以取你項上人頭。」

俞秀凡淡然一笑，道：「在下突然有一股強烈的信心。」

藍衫人道：「什麼信心？」

俞秀凡說道：「和閣下對抗百招以上的信心。」

藍衫人道：「有這等事？」

俞秀凡道：「不信，你出手試試！」

藍衫人道：「就算你拒擋百招，但百招之

後呢？」

俞秀凡道：「我只要能夠抗拒百招，就能夠再戰百招。」

藍衫人放聲大笑，道：「俞秀凡，你是在癡人說夢話。」

俞秀凡神情肅然道：「閣下，請小心。」

忽然一劍，刺了過去。

劍勢出手，有如風雷並發，似是蓄蘊着排山倒海的威勢。

藍衫人忽然向後退了一步，道：「驚天三劍。」

俞秀凡道：「不錯。」

就是答應這一句話的工夫，藍衫人手中長劍，忽然幻現出點點寒芒，撒落下來。

需知這等絕世高手相搏，由不得一絲破綻空隙。

俞秀凡就因爲答了一句話，稍分心意，藍衫人立刻乘虛而入。

劍光如連綿而起的閃電，連珠般的壓了下來。

俞秀凡盡力揮劍拒擋，施出驚天三劍劍譜中的招術，攻拒之間，極盡變化之能。

在俞秀凡稍處劣勢之下，雙方連拚了七七四十九招。

連綿的四十九劍，未能把俞秀凡斬斃劍下，藍衫人心中微生凜駭，也明白想從劍招中得勝對方，已非易事。

一吸氣，陡然間退後七尺，橫劍而立。

俞秀凡沒有追襲，他已被藍衫人連綿的劍勢集成的壓力，迫的十分吃力。

如是，藍衫人再多攻十招，就可能把俞秀凡擊敗劍下。

但他一套精奇的劍法，已然用完。

他明白，在變化另一種攻勢的劍法中，很可能留給俞秀凡反擊的空隙，所以收劍而退。

俞秀凡長長吁一口氣，凝神而立。

他盡量保持着表面的平靜，暗中調息。

原來，兩人在連綿四十九招的拚搏中，不但極盡劍招變化之能，而且，也用出了全身的功力，每一劍招中，都含蘊着千斤暗勁，有穿石切金的力道。

藍衫人未見俞秀凡揮劍追襲，冷笑一聲，點點頭，道：「好！好！本座這一生中，第一次估錯了事情。」

俞秀凡道：「閣下本有再攻之能，何以忽然停手？」

藍衫人道：「論劍上速度造詣，咱們似是平分秋色，用不着再用劍拚鬥了。」

論聰明才智，胸藏書卷，俞秀凡決不在造化城主之下，但如論機詐狡猾，俞秀凡却不及造化城主很多了。

沉吟了一陣，俞秀凡緩緩說道：「不以劍術相搏，咱們要比拚什麼？」

他覺着事情不對，但是又說不出那裏不對來。

藍衫人道：「除了長劍之外，任由閣下選擇，拳，掌，暗器，或以內功相搏，但憑閣下一言。」

俞秀凡淡淡一笑，道：「咱們不是比武定名，而是各以武功互拚生死，誰有所長，誰就用以攻敵。」

藍衫人道：「俞少俠以那些武功見長？」

俞秀凡道：「劍術。」

藍衫人呆了一呆，道：「劍術？難道除了劍術之外，俞少俠就不會別的武功了麼？」

俞秀凡道：「會！不過，在下覺得劍上的造詣，更精純一些罷了。」

藍衫人道：「俞秀凡，你可是覺得劍上的造詣強過了我麼？」

俞秀凡道：「那倒不是。只是在下覺得彼此是以命搏殺，濺血橫屍，不過是頃刻間事，誰也不用限制什麼了，大家各盡所長，一決生死就是。」

藍衫人笑一笑，道：「如若本座空手對敵呢？」

俞秀凡道：「在下用劍。」

藍衫人道：「如是我用刀呢？」

俞秀凡道：「我還是用劍。」

藍衫人怒道：「一個習武之人不但要精通一十八般兵刃，輕功，掌法，擒拿，都得學有所成。閣下只會用劍，實是貽笑大方的事？」

俞秀凡笑一笑，道：「我來此的目的，只是殺了你爲武林除害，爲天下蒼生求得安樂，不論是用什麼方法，就是有違小節，亦不傷大雅。」

藍衫人冷笑一聲，道：「俞秀凡，一個人如是連江湖的規戒也不放在心上，什麼那還有志節可言！」

俞秀凡道：「閣下可是覺得在劍術之上，無法勝我俞某了？」

藍衫人道：「只是我不願你多耗時間罷了，你既不受抬舉，那就別怪我改變主意了。」

俞秀凡道：「你改變什麼主意？」

藍衫人說道：「我不再親自和你動手比武了。」

俞秀凡道：「找人代你出戰？」

藍衫人道：「我要刀童，劍女，對付你這不識抬舉的人。」

俞秀凡突然一舉長劍，道：「我不信刀童，劍女的武功，強過你造化城主。」

藍衫人仰天大笑三聲，道：「俞秀凡，不信你試試如何？」

俞秀凡淡淡一笑，突然把長劍伸了出去，指向藍衫人的前胸，冷冷說道：「閣下！你的武功太高了，我不會給你機會。」

藍衫人冷笑一聲，道：「俞秀凡，你竟敢喧賓奪主！」

俞秀凡道：「你少嚇唬我，我辛辛苦苦找來此地，就是要找你拚命。不論你在造化城中有多大的威風，也無法使在下知難而退。」

藍衫人氣極而笑，道：「俞秀凡，你連一分生機也沒有了。」

俞秀凡笑道：「在下進入造化城時，早已把生死事置之度外了。」

藍衫人左腕抬動，剛想舉起，俞秀凡却忽然削出一劍，斬向了小臂。

這一劍快如閃電，藍衫人封架自己不及，但他左臂上戴着護圈，左臂微縮，用護圈迎向劍鋒。

那知俞秀凡劍到中途，忽然想到藍衫人臂上護圈，劍勢忽然一變，向下沉削。

這一變，大出人意料之外，以那藍衫人武功之高，也有些措手不及，匆促之間，快速向後退了一步。

俞秀凡劍鋒如剪，刷的一聲，循肋而下，劃開了藍衫人身上的衣服，也劃破了藍衫人的肋間肌膚，一片鮮血，湧了出來。

藍衫人雙目中閃動着冷厲的神光，道：「俞秀凡，好快的劍。」

俞秀凡道：「誇獎了。」

但見金光閃動，二個刀童，二個劍女，突然攻了上來。

兩個劍女，劍勢靈活，變招迅速，以快捷爲主。

兩個刀童，却是刀刀沉重，每一刀都攻向要害大穴。

俞秀凡長劍展開，幻起了一片銀光，變化萬千，接下了四人攻勢。

刀光劍影，頃刻間惡鬥已十餘合。

俞秀凡原本是以快速見稱的劍招，此刻却

突然間變的十分沉穩，兩把快劍，一雙寬刀，完全被拒擋於劍圈之外。

藍衫人一皺眉頭，左手輕揮，又是兩名刀童，兩名劍女，攻了上去。

四把劍有如四道閃飛的銀虹，快如流星般竄動。

四把刀，招招沉穩有力，專找俞秀凡的長劍，似乎要和俞秀凡硬較勁力。

但俞秀凡的劍勢太靈活，瞻之在前，忽焉在後，四個刀童，寬刀佈成了一片數尺寬銀圈，但却一直沒有封住俞秀凡的劍勢。

藍衫人冷哼一聲，一揮手，又是兩名刀童劍女，攻了上來。

這時，參與出手的刀童，劍女，各有六人，六名刀童，六個劍女，合計一十二人。

搏鬥經驗中，俞秀凡已瞧出了這些刀童，劍女的特性，刀童年紀雖然不大，看上去也很清秀，但身上的肌肉，却是强壯結實，虬筋暴起，練的竟是以內勁爲主的外門氣功，刀勢沉重；劍女練的却是以輕功、快劍爲主。

不但有一套合搏之術，而且，每個人的成就實也到了武林中第一流高手。

但俞秀凡這位崛起江湖不久的武林奇葩，出道武林，却是以快劍見長。

千敗老人，傳了他舉世無匹的拔劍手法，使他出劍的迅捷，超越了一般劍手。

艾九靈傳了他十劍招法，那是天下劍招中的十招奇學。

但究竟都不是連貫的一套劍法，如是遇上了能够封擋他快劍的高手，那就很少有招架之力了。

但驚天三劍式，不但有着三招驚天動地的劍式，而且還有一套完整的劍法。

驚天三劍，是天下劍招中最具威力的劍招，可以單獨用出，具有無比的威力，連環用出，威勢更增十倍：但它綿連的一百七十二劍的變化，更是一套完美無瑕的劍法。

如若俞秀凡沒有學會這樣一套劍法，快劍又無法在極短時間內斬傷這些劍女刀童，那就無能拒擋這些人的攻擊了。

此刻，俞秀凡正施用這一套驚天劍法，對付六位劍女，六位刀童的攻勢。

驚天劍法的變化，已幻化出一片光幕、彩虹。

但聞一陣兵刃交擊，連續六鳴。

原來，六個劍女，展開了快速攻勢，六劍並進，直刺而入。

俞秀凡格於形勢，只好硬接下六個劍女的攻勢。

這六劍硬接，使得俞秀凡的快劍，突然間減少不少的速度。

六把沉穩的寬刀，分由三個方位，就在那一點空隙之間，攻了進來。

俞秀凡疾退一步，長劍橫起，噹的一聲，擋開了一把寬刀。

刀上的力道極大，俞秀凡自覺用出的力道很大，但也只不過把一把寬刀封開半尺，另一把寬刀乘虛而入，刷的一聲，斬開了俞秀凡握劍的衣袖。

毫厘之差，就要傷到了俞秀凡的右腕。

俞秀凡長劍疾轉，又封開了六個劍女的一掄快劍，疾退四步，才避開另外幾把寬面刀。

這是一場很艱苦的搏鬥，雖然俞秀凡身懷絕世劍術，但他遇上的敵勢太强；而且，刀童，劍女的武功，走的是兩個完全不同的路子。

俞秀凡感覺到很吃力。

但幸好一套驚天劍法，愈用愈覺純熟，變化也逐漸開闊，由極度吃力的局面下，慢慢感覺到輕鬆起來。

那藍衫人的神情却剛好相反，原來很輕鬆的神情，卻變的十分沉重起來。

有一件使他震驚的事，那就是俞秀凡的劍法，像飛逝的時光一樣，不停的在進步中。

像這樣再打下去，不消一個時辰，自己也無法是他的敵手了。

心中念轉，右手一揮，高聲說道：「大會合！十二飛龍陣，全面圍攻。」

但見刀光如電，劍芒閃動，十二個劍女，十二個刀童，全部出劍。

十二把劍女的快劍，有如閃電靈蛇快速至極。

十二把寬面刀，更是各具威力，招招攻向要害。

刀勢不快，但沉穩有力，帶起一股肅殺的刀氣。

俞秀凡只覺四面八方，都構成了强大的壓力。

快劍，重刀，使得每一面感受的壓力，都不平衡，這就更增加了應付的困難。

忽然間，俞秀凡的長劍，被四把寬面刀堵住劍路，一下子失去了變化的靈活。

就是那一刹那間，四把快劍，疾如閃光一般，橫掠着俞秀凡身上掃過。

衣衫破裂，劃出了四道傷口，鮮血淋漓而下。

這還是俞秀凡見機得快，及時閃避開去。如是他慢了一步，這四把快劍攻勢，立刻把俞秀凡劈成碎片。

血透衣衫，但也激起了俞秀凡的殺機，大喝一聲，長劍突然施出了驚天三劍的第一式「驚天動地」。

劍勢化一圈銀虹，向四外激射而出。

寒芒閃處，響起了連聲慘叫，四個劍傷俞秀凡的劍女，齊齊被攔腰斬作了兩斷，八截屍體，落着實地。

不待刀童，劍女還攻，俞秀凡長劍迅快的化作了「石破天驚」。

這一劍的威勢，尤勝前招，寒芒一猛，疾捲而至。

劍光下，血濺肉飛，四個刀童，生生被劈死劍下。

藍衫人驚懼莫名，大聲喝道：「快給我退下！」

餘下的八位劍女，八位刀童，應聲而退，移位數尺。

俞秀凡的第三式還未出手，却及時收住了劍勢。

藍衫人冷冷道：「好威風啊！好煞氣啊！第一劍劈死了四個女童，第二劍劈死了四個男童，這一份狠酷的心腸，就叫人望塵莫及。」

望望劍女刀童的屍體，俞秀凡也有些不安之感，輕輕吁了一口氣，道：「在下並非有意如此。」

藍衫人道：「一劍活劈四個人，還能說不是有意的麼？」

俞秀凡望望身上的傷痕，心中忽然平靜下來，道：「劍女，刀童，果非凡響。如若在下再存姑息，不施毒手，只怕此刻早已死在他們的快劍，重刀之下了。」

藍衫人道：「所以，你就連殺八人。」

俞秀凡回答道：「這八人不是死於在下之手。」

藍衫人道：「俞秀凡，這些狡辯之言，你也說得出口麼？」

俞秀凡道：「閣下既知他們都是未成年的童子，爲什麼還要他們出手？」

藍衫人怒道：「俞秀凡，狡詞詭辯，也無補你殺人的罪惡。」

俞秀凡道：「動手相搏，難免要搏個你死我活，閣下如是有英雄氣度，怎會讓他們送命

枉死。」

藍衫人雙目中兇光閃動，冷冷說道：「俞秀凡，你可知道殺人償命這句話？」

俞秀凡道：「那要請誰替他們報仇？」

藍衫人道：「我！」

忽然揚手一掌，劈了過來。

表面上這一掌劈的不經意，但事實上，他却是早已蓄勢而備，揚掌處一股暗勁，直對俞秀凡攻了過來。

俞秀凡心生警覺，暗勁已然近身。

匆急之間，揮手迎接一掌。

那暗勁來勢不見勁急，但俞秀凡掌力一和那暗勁相觸，那一股暗勁突轉强烈，排山倒海一般，直衝過來。

俞秀凡立足不穩，吃那强大絕倫的內勁，直撞出了八九尺遠。

眞氣震散，五指握不穩手中的長劍，噹的一聲，跌落地上。

藍衫人舉步一跨，忽然之間，人已欺到了俞秀凡的身前。

俞秀凡一咬牙關，伏身去檢長劍。

但見藍衫人右腿一抬，一脚踢在了俞秀凡的膝蓋之上。

俞秀凡身子一軟，倒了下去。

寒光一閃，藍衫人的長劍，已然抵住了俞秀凡的咽喉之上，冷冷說道：「俞秀凡，你有什麼遺言，儘快的說吧！」

俞秀凡冷笑一聲，說道：「閣下可以下手了。」

藍衫人哈哈一笑，道：「俞秀凡，你眞的連一句遺言也沒有麼？」

俞秀凡道：「在下就是有幾句遺言，你也沒有聽完我遺言的氣度。」

藍衫人微微一笑，道：「不論你說出如何動人言詞，都無法說得保下你的性命，但我聽聽你說出遺言的風度，自信還有。」

俞秀凡心中暗暗忖道：有一分活下去的希望，我就應該活下去，這人的武功，似已登峯造極，如是今日不能把他制服，今後江湖只怕眞是他的天下了。

心中念轉，口中冷冷說道：「在下敗的不服，死難瞑目。」

藍衫人笑一笑道：「俞秀凡，二十年前，我必會爲你這一句話，再給你一個公平搏鬥的機會；可是，二十年後，我已沒有當年的那份躁進和輕率之氣了。」

俞秀凡冷然一笑，道：「你爲什麼不說沒有這份豪壯之氣。」

藍衫人笑道：「俞秀凡，這就是你的遺言麼？」

俞秀凡冷冷說道：「我眞有一句遺言，你能够照辦麼？」

藍衫人道：「你是死定了，但你是我這一生中所遇到最强的敵人之一，只要你的遺言不太使人爲難，我都可以照辦。不過，話又說回來，當今武林，如若我造化城主不能完成你的遺言，天下又有何人可以完成你的遺言呢？」

俞秀凡淡淡一笑，道：「我滿懷雄心而來，却未把你殺死，使我含恨而死。」

藍衫人怒道：「說你的遺言，我不會多給你片刻的機會。」

俞秀凡說道：「但願我死之後，能使天下羣雄醒覺，使你授首亡命，這就是在下的遺言了。」

藍衫人長劍微顫，挑破了俞秀凡的咽喉，冷冷說道：「俞秀凡！本座一生，見過了無數位生性倔强的人，但他們都在我的擺佈之下屈服。我不信你俞秀凡是鐵打、銅澆的人。」

俞秀凡心中暗暗歎息一聲，忖道：「今日之局，必死無疑了。」

閉上雙目，不再理會藍衫人。

但聞藍衫人怒聲說道：「俞秀凡！本來我敬你是一位英雄人物，準備一劍把你殺死，讓你少受一些痛苦。」

語聲頓住，仍不聞俞秀凡辯說之聲，怒火更大，冷笑一聲，道：「俞秀凡，我要讓你遍歷諸刑，嘗盡萬苦，然後削你五官，劈你頭顱，讓你粉身碎骨而死。」

俞秀凡緊閉的雙目，連睜也未睜一下。

藍衫人道：「俞秀凡！你聽到了我的話沒有？」

俞秀凡道：「聽到了。」

藍衫人道：「聽到了爲什麼不回答在下的問話？」

俞秀凡道：「不必回答。」

藍衫人哈哈一笑，道：「大英雄啊，大豪俠！在下今日眞的是遇上了英雄人物，希望你能够撐得下去。」

俞秀凡道：「試試看吧！」

藍衫人說道：「好！我不信一個人眞能忍受世間所有的痛苦，咱們慢慢的來，先由小處起。」

突然出手點了俞秀凡五處穴道，說道：「抬起來！」

兩個童刀應聲而至，抬起俞秀凡。

藍衫人目光轉注到針叙湯蘭的臉上，道：「你是自己死呢，還是要我動手？」

湯蘭道：「兩樣都好。不過，我如有選擇的權利，我就希望選擇一個別緻的死法。」

藍衫人道：「說說看，你還有什麼死的花樣？」

湯蘭道：「聽說咱們造化城中，有九大奇刑。」

藍衫人點點頭，接道：「不錯。」

湯蘭道：「像俞秀凡這樣的人，是否要身受九刑折磨之苦？」

藍衫人道：「正是如此。在本座經驗之中，從無一人能熬過九刑之苦，至多五刑，不是自絕而死，就歸依造化門下。」

湯蘭道：「賤妾這身份，不知道可否試試九刑之苦？」

藍衫人微微一慌，說道：「你要受九刑之苦？」

湯蘭道：「我想那九刑之苦，定非一個人所能忍受的酷刑，我只希望能熬過六刑，來個前無古人，那就心滿意足了。」

藍衫人哦了一聲，道：「我明白了，你想陪陪俞秀凡。」

湯蘭道：「我這身份，陪人家俞少俠，未免是有些高抬我了。」

藍衫人道：「好吧！妳自己束手就縛，我就成全妳的心願。」

湯蘭棄去了手中銀針，閉上雙目，高舉雙手，道：「那一位小妹妹，點了我的穴道。」

一個劍女快步行了過來，點了湯蘭三處穴道。

果然，湯蘭沒有反抗，而且連反抗的意識也沒有動過，靜靜的站着，讓一個劍女點了穴道。

藍衫人臉上泛起了一層憂鬱之色，緩緩說道：「湯蘭，妳可知那刑的厲害麼？」

湯蘭道：「屬下聽人說過。」

藍衫人道：「造化城不少自負英雄的人物，都不能熬過五刑。」

湯蘭道：「是！賤妾明白。」

藍衫人道：「明知那是非人所能忍的毒刑，妳爲什麼非要去嘗試不可？」

湯蘭道：「屬下覺着，死亡之前遍歷諸苦，也可以多一分死前的品嘗。」

藍衫人冷冷說道：「湯蘭！妳本來不是這

樣豪壯的人，爲什麼忽然有這樣的勇氣呢？」

湯蘭望了俞秀凡一眼，緩緩說道：「城主恕罪，屬下才敢明言。」

藍衫人道：「好！不論妳說什麼，我都不怪罪於妳。」

湯蘭道：「屬下還有一個不情之求。」

藍衫人道：「說吧！」

湯蘭道：「我要城主答允，屬下明言之後，成全於我。」

藍衫人道：「好！」

湯蘭道：「像俞秀凡這樣的英雄人物，遍歷九刑，嘗盡諸苦，豈可無人奉陪？」

藍衫人哦了一聲，道：「妳很喜歡他？」

湯蘭搖搖頭，道：「不！我不配。我只是敬重他的爲人。」

藍衫人道：「兩情相悅，生死不渝，倒是常常聽人說起。但却從未聽人說過，由心生崇敬，願同生死。」

湯蘭道：「城主！賤妾之意，只是要奉陪俞秀凡同歷九刑。」

藍衫人哈哈一笑，道：「好！不過，妳不要決定的太快，我帶妳參觀過九刑之後，再作決定不遲。」

湯蘭道：「屬下心志已決，除非城主改變了心意，不讓俞秀凡死於九刑之下。」

藍衫人冷冷說道：「天下刑毒，無出我九刑之右，我不信俞秀凡眞的能承受下來。」

湯蘭道：「城主，既可以拿俞秀凡以試九刑，爲什麼不也拿我湯蘭試試？」

藍衫人道：「妳本是貪生怕死之人，忽然間有了這等豪氣，怎不叫本座心中動疑？」

湯蘭道：「現在，城主明白了。」

藍衫人笑道：「自從建成了九刑院之後，本座還未見到一人能歷九刑。」

湯蘭說道：「也許俞秀凡可讓城主一開眼界。」

藍衫人道：「好！咱們試試去。」舉手一揮，道：「九刑院。」

刀童，劍女，抬着俞秀凡和湯蘭直奔九刑院。

俞秀凡一直緊閉着雙目，感覺中，自己進入了一座車廂中，而且車輪響動，似是在向前滑進。

忽然間，覺着車廂一歪，以極快的速度，向下墜去。

但車後却似是有一條拉鍊給拉着，車廂向下滑墜的速度，受到了適當的控制。

突然間，感覺眼睛一亮，車廂平穩的停了下來。

耳際間響起湯蘭的聲音道：「原來此地還有這樣一方天地，屬下進入造化門十餘年，竟然一無所知。」

俞秀凡睜眼看去，只見停身在一道山谷之中，山谷中有花有樹，景物十分絢麗。日光耀目，還是未時光景。

藍衫人和十六名刀童，劍女，全都隨着下來。

藍衫人淡然一笑，道：「湯蘭，造化城的隱密，除了本座之外，大約沒有一個人知道的完全。」

俞秀凡冷冷說道：「除你之外？」

藍衫人哈哈一笑，道：「俞秀凡，我忽然想到了一件事，應該告訴你才對。」

俞秀凡道：「什麼事？」

藍衫人說道：「你今年大概已有十八歲了吧？」

俞秀凡道：「一個人的榮辱生死，和他的年齡，沒有太大的關係吧？」

藍衫人道：「當年我和你一般年齡時，還沒有你這一份成就，也未有你這一份才慧。」

俞秀凡道：「閣下客氣了。」

藍衫人道：「假以時日，你必是取代本座的人，第二代造化城主。」

俞秀凡道：「俞某人沒有你這份雄心，也沒有你這份冷酷，縱然有機會，我也不會成爲造化城主，也不願有這些罪惡。」

藍衫人微微一笑，道：「你缺少的就是這個雄心大志。」

語聲突然冷厲，接道：「但你具有了充分的能力，所以，我不能留下你。」

俞秀凡抬頭望天，未再理會藍衫人。

藍衫人輕輕咳了一聲，道：「送到金刑室外。」

俞秀凡和湯蘭的穴道，一直未解。刀童，劍女，把兩人抬到了一個石洞門外去。

只見緊閉的石門外面，寫着「金刑室」三個大字。

藍衫人道：「俞秀凡，刑室中，自會有人替你解釋行刑之法，你進去吧！」

俞秀凡淡淡一笑，一副從容就義的氣概。

金刑室雙門大開，一個白衣文雅的年輕人，緩步行了過來。

藍衫人道：「金刑室主，這兩人要遍歷金刑之苦，但不許他們死。」

白衣人一欠身，道：「金刑只給人無比的痛苦，不會致人性命。」

藍衫人道：「那很好，要他們燃起火把，我要親眼看看，金刑室爲什麼不能使一個人進入此室之後，就屈節歸我門下。」

白衣人道：「同城主話。九刑相連，痛苦累加。具有志節的人，可能憑一股血氣之勇，熬受過這些痛苦。愈往後，愈難承受，遍歷了三刑室後，已然超過了一個人所有的忍受能力。如是金刑室施刑太重，那就失了九刑連環的意義了。」

一面喝令燃起燈光。

藍衫人點點頭，道：「從無一人能受過金，木，水，火，土五刑之苦，爲什麼要建築九刑連環呢？」

白衣人道：「前五刑以折磨一個人的肉體爲主，後四刑以加重意識恐懼爲主，如是眞有一人，能開五刑，那是鋼鐵其心，只有在意識上去征服他了。」

藍衫人道：「殘其軀，裂其肌，都無法使他歸依於造化門下，玩一點嚇人計劃，就能使一個人屈服麼？」

白衣人道：「一個人的軀體，在極端殘傷之下，意識也隨着轉趨薄弱。那時，縱然是定力深厚，意志堅强的人，也無法在那等情勢下忍受恐懼的侵襲。」

藍衫人笑一笑，道：「照你這樣說法，很少有一個人能够熬過九刑了？」

白衣人道：「只有兩種情形下，可以熬過九刑。」

藍衫人道：「那兩種情形？」

白衣人道：「一種是超越人的神，一種是失去了知覺的人；一個已不是人間所有之物可以征服，一個是形同死屍已不具人的本能。」

藍衫人道：「哦！」

白衣人道：「除了以上兩種之外，在九刑之下，已無不能征服的人。」

藍衫人道：「但願俞秀凡也屈服於九刑之下。」

白衣人笑一笑，道：「這個，城主可以放心。俞秀凡不是神，也不是失去知覺的人。」

藍衫人淡淡一笑，說道：「希望能被你說中。」

白衣人道：「城主不信，可以在現場多看一些時間。」

藍衫人道：「自建好了九刑院之後，我一直沒有仔細看過，今日也應該多看看了。」

白衣人又說道：「城主可要立刻瞧看一下麼？」

藍衫人道：「是。我要立刻見識一番。」

這時，石室中已燃起了四支火把照的一片通明。

白衣人高聲說道：「綁上刑架！」

兩個赤膊大漢，奔了過來，抬起俞秀凡，綁上刑架。

那是一面平整的鐵案，上面八道鋼睛，每一個粗如拇指，分扣在雙肩，雙腕，膝下和大腿之上。

八道鋼睛，不但堅牢無比，而且，可以隨心調整，可鬆可緊。

其實，一個人被八道鋼睛扣於一面平整的鐵板之上，不用行刑，膽小的已經嚇的全身抖顫，魂飛魄散了。

藍衫人淡淡一笑，道：「俞秀凡，現在，可以說出你的遺言了。」

俞秀凡肅然說道：「未能把你手刄劍下，在下實是不甘心。」

藍衫人嗯了一聲，道：「動刑！不過，先給他解說明白，讓他瞭解之後，再讓他嘗試一下味道如何。」

白衣人一躬身，道：「城主放心，屬下會讓他死的明明白白，一點也不會馬虎。」

藍衫人淡淡一笑，未再答話。

白衣人目光轉注到俞秀凡的身上，道：「俞秀凡，你現在是在金刑室。」

俞秀凡冷冷說道：「巧言匹夫，勢利小人，不用賣弄利口，不論什麼惡毒的刑具，只管施用出來就是。」

白衣人微微一笑，有唾面自乾的勇氣。似乎是俞秀凡刻薄的言詞，不是罵他的一樣。

只聽他口齒清皙，語聲朗朗的說道：「你睡的地方，叫做行刑板，第一次施刑叫輪刄劃體。」

俞秀凡冷冷地接道：「住口！你可以動刑了。」

白衣人不理會俞秀凡的喝止，繼續說道：「這鐵板之下，有一道滾索，可以把你推到一座巨大的轉輪下面，那大輪上，有着千百條利刄，鐵板在那輪下行過，巨輪轉動，利刄會緩緩由身上劃過。不過，你可以放心，那輪上利刄，都經過很精密的算計，不會要你的性命，只能劃破你身上三分膚。」

俞秀凡緊閉雙目，恍如未聞。

白衣人笑了一笑，接道：「刀輪！痛苦，不會有太長的時間，至多不過有半個時辰左右。」

俞秀凡歎息一聲，道：「對你這等不知羞恥爲何物的人，實叫在下無法對付。」

白衣人哈哈一笑，接道：「過了這刀輪刑具之後，下面是萬針刺體刑。」

俞秀凡苦笑一下，對那藍衫人道：「造化城主，你也是一代梟雄，怎的會有這樣嘮嘮叨叨的屬下。」

藍衫人淡淡說道：「在下一向對待屬下，是信任授權，不論任何事情，只要我交給他們辦了，自己從不干預。」

白衣人道：「那是千百隻鋼針，嵌在一面木板上，木板由輪索操縱，三面合集，但俞秀凡，不用擔憂會取了性命，鋼針也是經過了很精密的計算，刺入肌膚中不會太深，至少不會傷到內腑。」

輕輕吁一口氣，接道：「過了萬針刺體之後，那是最舒適的一段時刻。」

俞秀凡閉目不理，但湯蘭却忍不住接道：「一段什麼樣的時刻？」

白衣人道：「經過了輪刄，針刺之後，一個人已然鬧的全身是傷，鮮血淋漓。這時，會有兩個美艷的少女，爲君脫下衣服，拭去身上的血跡。」

湯蘭道：「脫光了身上的衣服。」

白衣人道：「不錯，其實，你那一身衣服，經過輪刄，針刺之後，已然破裂處處，早已不像衣服了。」

輕輕咳了一聲，又道：「再下去是鹽水池，不深不淺的鹽水，剛剛淹軀而過。血肉傷痕，經過了鹽水浸洗之後，身軀上可能會有些痛苦。不過，咬咬牙，也可以忍受過去了。」

湯蘭道：「好惡毒的方法，眞虧你們想得出來。」

白衣人道：「姑娘，這只是開始。九刑室的前五刑，都會有連鎖作用，一道一道互爲因果，這叫作疼上加疼，傷上加傷。」

湯蘭道：「金刑傷體，到此爲止了吧？」

白衣人道：「還有兩道。第四刑罰是金針刺指。十根金針，分別刺入指心，深約三寸，十指連心，自然是有些痛苦。」

湯蘭道：「還有一道是什麼？」

白衣人道：「毛刷劃體。聽起來應該是最輕鬆的了，但感受上却最難熬。試想一個人全身傷痕，經那不軟不硬的毛刷，在傷口之上刷過，那該是很難忍受的一件苦事了。」

湯蘭道：「然後呢？」

白衣人道：「然後，受刑人，可以得到一份很長的休息。大約有十二個時辰，這是城主對受刑人的特別恩賜。」

湯蘭道：「十二個時辰過去又將如何？」

白衣人道：「金刑五關，雖非絕毒，但也够一個人受的了。再經十二個時辰的思慮，也該作一個決定了，對麼？」

湯蘭道：「決定什麼？」

白衣人道：「進入造化門，歸化爲城主屬下。」

湯蘭道：「如果不肯歸入造化門呢？」

白衣人道：「那就送入木刑室。以此推演下去，木刑室，也會給人一個休養的時間，你可以再想想，是否歸降。不願歸依，就再送入水，火，土室。」

湯蘭道：「遍歷九刑，仍不肯降，那又如何呢？」

白衣人道：「人歷九刑之後，不死也變成白癡殘廢，降與不降，已然無關緊要了。」

湯蘭道：「我不相信你們會就此放手？」

藍衫人接道：「這個，由我來答覆了。我不會放手，九刑之後，仍然不降，人又未死，那就會編入『死士』，用以對抗强敵。」

湯蘭吁一口氣，道：「城主，我和俞秀凡同時受刑呢，還是有先有後？」

造化城主說道：「湯蘭，妳是否有些後悔了？」

湯蘭道：「後悔了，你也不會放了我，對麼？」

造化城主道：「不會。造化門下人，只要犯了錯誤，都應該受到懲罰。至少，妳也要受過金刑室五刑之後，才可重歸造化門下。」

湯蘭道：「城主，如是我受不過五刑，中途死去，那將如何是好？」

造化城主笑道：「湯蘭，妳在造化城中，只不過是九牛一毛罷了，多妳一個，少妳一個，對造化城可算是全無關係。妳死妳活，似乎都無關緊要。」

湯蘭笑一笑，道：「幸好你心中這些想法，我已經早知道了，所以還不算太傷心。」

造化城主道：「妳既然早知道了，爲什麼還要問我？」

湯蘭說道：「我想證實一下，我想的對不對。」

造化城主道：「妳現在證明了。」

湯蘭道：「是！證明了。」

造化城主道：「既然證明了，妳又能怎麼樣？」

湯蘭道：「證明了，我就試試看，自己能不能撐得過去。」

造化城主道：「很好，妳賭賭運氣吧！也試試妳自己的耐性如何？」

湯蘭道：「城主，我反悔已經來不及了，可不可以答應我一個請求？」

造化城主道：「什麼請求？」

湯蘭道：「反正我要死，爲什麼不讓我先來試試？」

造化城主道：「妳的意思是希望自己先試試？」

湯蘭道：「不錯，也許我會死在五刑之中，也許我撐得過去。」

造化城主道：「哦！」

湯蘭道：「最重要的是，我所承受的痛苦，也許會使得愈秀凡心生畏懼，改變主意。」

造化城主微微一笑，道：「湯姑娘，妳不但很有心機，也是個很會說話的人。」

湯蘭道：「城主誇獎了。」

造化城主道：「如若妳能熬過五刑不死，願意重歸造化門時，我想妳會受到我更重用一些。」

湯蘭道：「城主何以會突然對賤妾如此推重起來？」

造化城主道：「剛才妳的一番話深獲我心，我希望妳的犧牲，能使愈秀凡改變心意。」

湯蘭道：「城主，其實，愈秀凡已經入你掌握，殺剮存留，任憑由你，爲什麼你還要對他如此的器重呢？」

造化城主道：「我殺了愈秀凡固然永絕後患，但我如能收服他，那就如虎添翼。」

湯蘭道：「愈秀凡眞的那樣重要麼？」

造化城主道：「不錯，他是可以抗拒艾九靈的力量。」

湯蘭道：「城主，屬下問一句不知深淺的話，不知城主是否願意回答？」

造化城主道：「姑娘請說。」

他口氣中，突然如此客氣起來，顯然，確對湯蘭觀念大變。

湯蘭道：「愈秀凡武功是否高過城主？」

造化城主笑道：「如單以劍上造詣而言，他不在我之下。」

湯蘭道：「賤妾的記憶中，城主是第一次如此讚揚別人。」

造化城主道：「我是個愛才的人，對一個才氣縱橫的人，我可有限度的縱容一些。」

湯蘭說道：「但是，他還是敗在了城主的手下。」

造化城主道：「他敗在了別的地方，姑娘，除了劍術之上，其他方面，他還和我有一段很大的距離。」

湯蘭笑一笑，道：「既是如此，留下他又有何用？」

造化城主道：「湯蘭姑娘，我已經回答的夠多了。」

目光一掠那白衣人，接道：「快把湯姑娘送上刑台。」

白衣人微微一慌，說道：「城主，愈秀凡呢？」

造化城主道：「先讓他看看，我覺着，聽景勝過看景，看刑得到的恐懼，應該尤過受刑人。」

白衣人道：「城主明鑒。」

一揮手，道：「解下愈秀凡，綁上本門叛徒湯蘭。」

兩個粗壯赤膊大漢，應了一聲，解下愈秀凡，換上湯蘭。

愈秀凡雖然被解下刑台，但他仍然被點了幾處穴道，反抗無力。

輕輕吁一口氣，愈秀凡緩緩說道：「湯姑娘，這是何苦呢？」

湯蘭笑道：「你可以仔細想想，再作一次選擇。」

愈秀凡心中明白，湯蘭言中所指，但卻無法回答。

湯蘭目光轉到那白衣人的臉上，冷冷說道：「你在行刑時，最好讓他們加重一些，把我殺死。」

白衣人道：「爲什麼？」

湯蘭說道：「我受過了金室五刑之後，可能會重返造化門，我要你嘗試一下我飛針的味道。」

白衣人一笑，道：「湯姑娘，在下倒是希望有一個機會，試試妳姑娘的手段。」

湯蘭回顧了造化城主一眼道：「如若城主肯給我一個機會，我要立刻死於金刑之下。」

造化城主微微一笑，道：「湯蘭，我不會給妳這個機會，因爲這想法不合我意。」

湯蘭道：「好吧！那就行刑吧！」

愈秀凡突然大喝一聲，道：「住手！」

白衣人回頭望望愈秀凡，向赤膊大漢道：「不要理他。」

愈秀凡厲聲喝道：「你這個卑詐小人。」

大約這句話罵的很厲害，白衣人臉上也變了顏色。

造化城主卻微微一笑，道：「等一下。」

白衣人對愈秀凡可以不作理會，但他對造化城主卻是恭順異常，立刻要屬下停住刑台。

目光轉到愈秀凡的臉上，緩緩說道：「愈少俠，有什麼吩咐？」

愈秀凡緩緩說道：「對付一個婦道人家，算得什麼英雄人物！」

造化城主不慍不火的說道：「愈少俠，咱們是敵人，不是朋友，用不着一諾千金，也用不着充什麼英雄好漢。」

愈秀凡道：「你要對付的敵人是我，用不着對付湯蘭。」

造化城主笑一笑，道：「愈秀凡，這地方是你作主呢，還是我作主？」

愈秀凡呆了一呆，說道：「那自然是你作主了。」

造化城主道：「那很好，既然是由我作主，愈少俠問了豈不是白問。」

愈秀凡歎息一聲道：「咱們有沒有條件好談？」

造化城主道：「自然是有。愈少俠準備和我談什麼？」

愈秀凡道：「這是城下之盟，在下似乎是沒有選擇的餘地了。」

造化城主道：「人貴自知，愈少俠，看來你們似乎是逐漸成熟了。」

愈秀凡道：「說吧！你們如何才能放了湯蘭？」

造化城主道：「他不過是滔滔大江中一個水花，算不得什麼大事，愈少俠要我如何放了她，本座一定照辦。」

愈秀凡道：「那一定有條件了？」

造化城主點點頭，說道：「一件很容易的事。」

愈秀凡道：「對我而言，比死亡還要痛苦一些。」

造化城主道：「不會有那麼嚴重吧！」

愈秀凡道：「先聽聽吧！」

造化城主道：「看來，你是不會歸入造化門中了？」

愈秀凡道：「除了這個條件之外，還有別的什麼？」

造化城主道：「你既然堅持不入造化門，在下也不勉强。」

愈秀凡接着道：「除此之外，咱們就好談了。」

造化城主道：「我不迫你加入造化門，而且，可以立刻放了你，還讓你帶着湯蘭，水燕兒離開此地。」

愈秀凡道：「有這樣的事麼？」

造化城主道：「我以造化城主身份，說出此言，決不反悔。」

愈秀凡道：「能不能先告訴我那是件什麼事？」

造化城主道：「不能。這像賭博一樣，我們都下了最大的注，我造化門中犧牲了無數的精銳高手，才算把你生擒到手中，留下你，是我最大的一個勁敵。」

愈秀凡道：「閣下如不交代明白，要我如何答應之法？」

造化城主笑道：「我不傷害你軀體，不傷害湯蘭和水燕兒，還讓你帶走金釣翁等，也不追究他們叛離本門之罪，你說說看，這是否是很優厚的條件呢？」

愈秀凡道：「正是太優厚了，很難叫人相信。」

造化城主道：「立刻就可以得到證明，只要你答允一件事。」

愈秀凡道：「那一定是一樁叫人十分爲難的事。」

造化城主道：「當然是不太容易。」

愈秀凡道：「可否說明詳細內情？」

造化城主道：「愈秀凡，這是交易。事情未作決定之前，誰也不會洩漏個中之秘。其實，以你的聰明，想也可以想得差不多了，什麼事，我才會付出這樣的代價！」

愈秀凡道：「閣下對我愈某人，似是很信任。」

造化城主微微一笑，道：「不錯，我很信任你，才會如此豪賭。」

愈秀凡說道：「我只要是答應了就行，是麼？」

造化城主說道：「大丈夫一言如山，答應了你就不能再反悔，不過，爲了日後有所對證，咱們必須有個書約，閣下在上面簽押打上手印。」

愈秀凡望望湯蘭，然後回答道：「你不是吃虧的人，這交易，對你是利多弊少。」

造化城主道：「很難說啊！這一趟交易，不一定對我就好，不過，我這是覺着值得一賭罷了。」

愈秀凡道：「你不說明內情，在下很難決定。」

造化城主道：「那就不賭算了。」

目光轉注到白衣人的身上，接道：「下令行刑！」

愈秀凡想到湯蘭一個婦道人家，忍受這等悲慘刑罰，心中大爲不安，高聲說道：「放下湯蘭！」

造化城主道：「你答應了？」

愈秀凡道：「形勢逼人，在下似是不答應也不行了。」

造化城主道：「去取紙硯來，咱們立下約書。」

愈秀凡道：「先放下湯蘭，大丈夫一諾九鼎，我答應了，就不反悔。」

造化城主道：「好吧！我信任你，放下湯蘭！」

白衣人應了一聲，下令放下湯蘭。

愈秀凡道：「我已放上了賭注，可以說明內情了。」

造化城主哈哈一笑，道：「對你而言，比千刀萬仞你還要痛苦，何不晚些知曉內情，你也少一刻承受痛苦。」

愈秀凡道：「要來的總歸要來，早一些知道，也好早作打算。」

造化城主道：「說的倒也有理，閣下決定不變了？」

愈秀凡道：「是！決定不變了。」

造化城主道：「先說對你優待的條件如何吧。」

愈秀凡道：「用不着吞吞吐吐，乾脆明明白白的說出來吧！」

造化城主道：「好！我送你三匹好馬，都有日行千里的脚程。」

愈秀凡道：「三匹好馬？我只有一個人，爲什麼要三匹好馬？」

造化城主道：「携美同行，以增風采。」

愈秀凡道：「區區沒有這份閒情逸緻，免了算啦！」

造化城主道：「應該如何，隨君所欲，但是你如不把湯蘭和水燕兒帶走，只怕你不會放心。」

愈秀凡道：「要我放心，我要帶走的還不止她們兩個。」

造化城主道：「可能範圍之內，在下都不會拒絕。愈少俠先請點名！」

愈秀凡道：「水燕兒和她的女婢。」

造化城主點點頭，道：「可以，還有什麼人？」

愈秀凡道：「湯蘭，金釣翁。」

造化城主接道：「可以，只要你叫出名號的人，都可以讓你帶走，但至多不能超過二十個人。」

愈秀凡道：「很大方啊！」

造化城主道：「造化城主，自然是不會太小器了。」

愈秀凡道：「有兩個人，要先作說明。」

造化城主道：「什麼人？」

愈秀凡道：「方堃和刀釵冷萍。」

造化城主微微一慌，道：「你帶走冷萍，也還罷了，爲什麼要帶走方堃？」

愈秀凡道：「這個城主不用問了，咱們有言在先，我只要不超過二十個人，你都要答應的。」

造化城主神情冷肅的說道：「好吧！但只限於你見過的人，如是憑空揑造，那就是故意刁難了。」

愈秀凡道：「我知道。」

造化城主道：「我不能算。」

愈秀凡淡淡一笑，道：「我料想你也不敢離開造化城這個地盤！」

造化城主道：「不要激怒我，我可能會改變主意。」

愈秀凡道：「說說你的條件吧！」

造化城主道：「殺死艾九靈。」

愈秀凡楞住了，半晌說不出話。

他千思萬想，就是沒有想到了這一招。

造化城主會出了這麼一個難題。

沉吟了良久，才輕輕吁一口氣，道：「如是打不過他呢？」

造化城主哈哈一笑，道：「那就要他殺死你。」

愈秀凡淡淡一笑，道：「閣下這一招想的很絕。」

造化城主道：「我一向不喜歡作賠錢的生意。」

愈秀凡冷笑一聲，道：「我沒改變的餘地了？」

造化城主道：「有。」

兪秀凡道：「先要湯蘭承受五刑，然後再折磨我？」

造化城主道：「那是必然的事，敗軍之將，不足言勇，但是，在毀約之前，我要你自責三聲。」

兪秀凡道：「說些什麼？」

造化城主道：「你自說自話，責備自己是言而無信的卑下小人。」

兪秀凡心中暗道：「我如不允，救不了湯蘭，方堃，水燕兒，自己也是難免一死。我如先答允下來，到時間，讓艾大哥一擊把我殺死，不過是自己一條命。」

心中盤算過一筆賬後，緩緩說道：「好吧！在下答應了就算數。我殺不了艾九靈，就讓艾九靈把我殺死。」

造化城主哈哈一笑，道：「取過筆硯，讓兪少俠劃押。」

一個秀雅俊麗的女婢，緩緩行了過來，攤開紙筆，道：「請兪少俠畫押！」

兪秀凡冷笑一聲，道：「一張白紙麼？」

造化城主哈哈一笑，提筆疾書。

他筆力蒼勁，銀鈎鐵畫，而且速度奇快，一揮而就。

兪秀凡心中暗暗忖道：「這人不但武功高强，文才亦非常人能及，但看這一手好字，至少有三十年以上的火候。」

造化城主放下毛筆，笑一笑，道：「兪少俠斧正一下！」

兪秀凡說道：「寫的完美，筆力透紙，用詞適當。」

提筆在紙上劃了押，接道：「够了麼？」

造化城主道：「很好。」

收起白箋，道：「兪少俠，可以提出來了，你要帶走些什麼人？」

湯蘭突然說道：「兪少俠，賜給我一個名額好麼？」

兪秀凡道：「好！我要不了這麼多人，妳有至親好友，帶兩個一起走吧！」

造化城主只是站在一邊微笑。

湯蘭吁一口氣，道：「城主，你交給兪少俠的人，可有什麼條件？」

造化城主道：「沒有。」

湯蘭道：「我們可以殺了他麼？」

造化城主哈哈一笑，道：「在下送給了兪少俠，是生是死，悉由兪少俠作主了。」

湯蘭回顧了兪秀凡一眼，道：「城主，你可授我一個選擇之權？」

造化城主道：「可以。」

湯蘭伸手一指白衣人，道：「我要他——金室刑主！」

白衣人臉色一變，道：「妳……」

造化城主笑一笑，說道：「兪少俠的意思呢？」

兪秀凡對這白衣人的巧言令色，實也痛深惡絕，點點頭，道：「如若城主可以賜予，就算他一個。」

造化城主點點頭，回顧了白衣人一眼，道：「你過去領死吧！」

白衣人道：「屬下對城主一片忠心。」

造化城主道：「我知道，但我已經答應了兪少俠，很不幸的，你被選中了。」

白衣人急道：「屬下……」

造化城主接着說道：「不用多說，快過去吧！」

白衣人無可奈何，緩步行了過去。

湯蘭淡淡一笑，道：「閣下未想到吧！報應來的如此之快。」

白衣人望了湯蘭一眼，對着兪秀凡抱拳一揖，道：「顏成見過兪少俠。」

兪秀凡道：「你叫顏成？」

白衣人道：「是！小人顏成！」

湯蘭道：「顏刑主！顏大英雄！」

顏成道：「不敢，不敢。」

兪秀凡回顧了湯蘭一眼，道：「湯姑娘，交給妳了。」

湯蘭回顧了造化城主一眼，道：「城主，兪少俠把他交給我了，不知道可不可以？」

造化城主道：「可以，我聽到了兪秀凡把他交給妳的話了。」

湯蘭目光又轉注那白衣人的身上，道：「你聽到了沒有？」

顏成目光一掠造化城主，道：「聽到了，姑娘有什麼吩咐？」

大勢所促，他不得不盡力適應目下的形勢了。

湯蘭輕輕吁了一口氣，說道：「剛才聽你解說這金刑室的刑法的殘酷，好叫在下響往的很！」

顏成道：「那容易，在下立刻找一個人來，試行五刑給姑娘見識一下。」

湯蘭說道：「慢着！我看，你以室主的身份，來承受這五刑美味，可算得一段江湖佳話了。」

顏成道：「這個……」

湯蘭道：「不用這個那個了，你自己委屈一下吧！」

目光轉注到造化城主的身上，顏成緩緩說道：「城主，這個難道也要屬下接受麼？」

湯蘭道：「你已經被城主送給兪少俠，殺剮碎割，城主也一樣救不了啦！」

造化城主微微一笑，道：「顏刑主，湯姑娘說的不錯。兪秀凡可以由咱們造化城中帶走二十個人，你就是那二十個人中的一個。」

顏成道：「他帶走了二十個人，是爲了救他們的性命，但屬下却是因爲對城主的忠心遭妬，被他們要去殺害。」

造化城主歎一口氣，道：「我知道，你曾是造化門的開創功臣，目下，咱們造化城兩大阻力，一是艾九靈，一是兪秀凡。如若有一個機會，讓他們兩人火併一場，打個生死出來，那豈不是人間一大樂事。」

顏成道：「是！但城主今日有先殺一個的機會，却白白放過。」

造化城主道：「我自有應付之道，不用你多進言了。」

語聲一頓，接道：「今日你且忍一些痛苦折磨，日後，造化門霸主江湖之時，你會是忠烈堂中的開派功臣。」

顏成黯然說道：「要屬下白白送死麼？」

造化城王道：「造化城中人，怎能如此的貪生怕死，留人笑柄。」

湯蘭冷冷說道：「顏成，你連我一個婦道人家也不如麼？剛才妳姑奶奶被綁在行刑板上，也沒有你這股的窩囊味道。」

顏成臉色蒼白，道：「那是妳還不太明白這五刑的厲害，那是一個人所能承受的金刄上最大的痛苦，能熬過金刑室寒刄折磨的人，就可以承受零割碎剮之苦了。」

湯蘭道：「你設計出這座九刑室，罪大惡極，自己也該嘗試一下這種味道。」

顏成道：「姑娘，咱們同在造化城……」

湯蘭接道：「住口！我已脫離造化門。」

顏成接道：「在下也算離開了造化門，今後同在兪少俠手下聽差。」

湯蘭道：「你少套關係。我們雖然同爲兪少俠向門主要來的人，但我們在兪少俠的感覺中，却是完全不同！」

顏成道：「姑娘說的是，妳是女人，在下是男人。」

（未完）

新派武俠奇情長篇故事

無憂公主

蕭逸・著

盧令・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七里舖的一間小酒館裏來了一些奇人異士，其中一位白衣文士還把整間旅館的座位都包了，他們一直坐到夜深也不離開，似乎有所期待，掌櫃的因有銀子可賺，也刻意地招呼他們，但他也不明白，這些奇人們等待的到底是什麼？不久，再來了一個鄉下人叫大柱子的，前來買酒，白衣文士對他質詢，幸得掌櫃的爲他說項，才放走了他，而這小子原來是爲一位黑袍老人去買酒食，順便探明飯館內的情況，大柱子照實說出後，便倒頭大睡，黑袍老人一逕來到飯館，只見飯館裏燈火輝徨，遠遠看見白衣人還在喝酒……

雪山藏寶事　聾叟說前因

豈止是白衣人不知道，似乎所有在場的人，一時都沒有發覺到！

——那個一直被柱子掩遮住的人——海無顏消失了！

他到底什麼時候走的，顯然沒有人注意到！

在場這麼多的人，顯然俱非弱者，然而，一個人消失了，竟然沒人注意，不能不說是一件不可思議的奇怪事！

青衣舉子到底是睡着了。

玩猴的老人却是起來了，招呼茶房送來了一壺熱茶，他先用冷茶呼嚕嚕的嗽完了口，這會子却雙手端着熱氣騰騰的一碗茶，正把一綹花白的鬍鬚泡在茶裏燙，燙完了左邊燙右邊，也算是奇事一件！

兩隻猴兒見主人起來了，也跟着吱吱喳喳叫喚不已，在一旁湊熱鬧——

妙的是那個青衣舉子，雖然身處在麼亂囂的環境裏却依然能照睡不誤，不能不算有一套功夫！

黑袍老人似乎對於在座的這幾個人存有深深的戒心，他甚至於不能把身子過於接近了，雙方距離幾乎在十丈以外，還要藉助於一排竹子來掩飾身子，才把店裏的一切看清了。

顯然他是具有擅於遠視的銳利目光。

這麼注視了一刻，他心裏微有納悶，因爲根據大柱子的報告，酒店裏顯然應該還有一個人才對，只是他却怎麼也沒有找到！

就在這時，一股無形的力道襲近到他的後項！

黑袍老人顯然不是弱者，就在這股力道猝然襲近的一刹那，倏地把身子轉了過來！

通常有這種感觸，敵人必在咫尺之間，然而這一刹，當他倏地轉過身來時，却發現對方竟然還立在兩丈距離之外。

老人這一驚，幾幾乎呆住了。

——對方這個人，顯然也就是剛才與自己曾經一度交手的那個長身青年！

這一刹在銀霜的映襯之下，對方既已無心掩飾，自然看得很清楚！

蒼白的一張俊臉，不着一些血色，一身藍色緞質長衫，其長幾乎已經挨着了地面！

——他的那雙眼睛，在緊緊逼視時，確實目光烱烱，若非具有像黑袍老人這等大魄力之人，只怕在對方這番逼視之下，先就會有幾分怯慮！

黑袍老人先是一驚，緊接着身軀輕挺，已躍身而前，雙方距離，這時已不足一丈！

藍衣青年並沒有退縮之意！

黑袍老人一隻手抬起來，輕輕捻着頷下那一蓬打有鬍結的鬍子！

「足下好俊的功夫，」老人冷肅的笑着，似乎已失去了原有的慈祥：「老朽多年不履中土，敢情對武林道上的朋友多已生疏了，足下請報上大名以開茅塞吧！」

藍衣青年雙手抱拳拱了一下道：「不敢——如果在下眼力不差，尊駕想必就是領袖武林已久的『西天盟主』號稱『劍花先生』的邵一子先生了？」

黑袍老人點點頭道：「不錯，老朽正是！」

說完這句話，他的臉色倏地一白，雙手左右拉開——倏地起了一陣勁風，地上枯葉隨着他的這個姿態，秋風掃落葉般地向後簌簌滾開。

「年輕人，你的眼力不差，今天你報出了老朽的姓名，只怕你難逃這眼前這片方寸之地！」

——「劍花先生」邵一子在說着這番話時，臉上顯然佈滿了一片殺招！

「哼哼……這麼說，我可眞是好心沒好報了……」

藍衣青年一面說着，脚下向後退了一步！

姓「邵」的老人立刻前進了一步！

藍衣青年又退一步！

邵老人又踏進一步。

藍衣青年冷哼一聲，不再後退，兩隻脚却分左右跨開，一雙眸子瞬也不瞬的向對方逼視着。

「說吧！」老人瞬也不瞬的逼視對方：「你苦苦盯着我，究竟有什麼打算？」

藍衫人冷笑道：「這正是在下要向你老請教的話，足下鬼鬼祟祟來到五里舖，究竟爲了什麼？白桑軒那些人又是爲了什麼？」

邵一子兩彎細長的眉毛，微微向後一分，嘻嘻的笑道：「你這是明知故問。」

話聲一落，黑袍震處，發出「唰啦！」一聲，這個人已疾如奔電，倏地閃向藍衣青年面前！

隨着他疾速的進身之勢，右掌前遞，施出了一招漂亮的「斜翅單飛」之勢，駢攏的五指如若一把鋼刀，直向對方藍衣青年連胸帶臉猛劈了過去！

藍衣人鼻子裏哼了一聲——他半擰着身子，猛然間左掌斜出，却只用拇食二指，直向黑袍老人邵一子手上捏了下來。

不要小看了他這個小小的動作，似乎黑袍老人還眞有點在乎，倏地把遞上的右手猛收回來——

他當然不會就此甘心放過了對方，隨着他疾轉的身子。左手倏地直直掄出，向着藍衣人身上猛地摔落下去！

然而這一式顯然又落了空，藍衣人蹲下的勢子，不啻恰到好處，邵一子那隻手，竟是緊緊擦着他的髮梢滑了過去！

邵老人爲了這一式快速的手法，不得不改換式子，整個身子快速的騰躍起來，快若飄風，頃刻間已是三丈以外！——這個距離，分明已躲開了藍衣青年出手反擊的能力範圍以內！——

他一經落地，目光自然而然的注意到對方！

藍衣青年身軀却偉岸如松，直直的站立在當地，一動也不動！

——他臉上甚至於帶着一絲微笑！

黑袍老人邵一子像是被羞辱了般地感到一種不自在。

藍衣人頓了一下，才微微點頭道：「尊駕身法確是無懈可擊，只是未免『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了，在下其實並沒有傷害尊駕的意思，這一點想必尊駕已有了初步的認識。」

邵老人一瞬間臉上變了幾次顏色，那雙眸子只是滴溜溜在對方身上打轉——

「報上你的萬兒——否則你休想活着離開！」

這個號稱「西天盟主」的老人，在說這句話時，簡直有點髮眉俱張，那雙眼睛裏的光采，算得上灼灼逼人——那袖子裏的雙手，不止一次的簌簌戰抖着，每一次顫抖之後，他那雙深邃的眼睛更見凌厲！

看來像是一觸即發！

藍衣青年由於與對方老人，已經有過兩度交手經驗，深知對方功力之不可輕視，正因爲如此，他才越加的保持着一份小心！

「我姓海！」藍衣人臉上出奇的嚴肅與正經：「你我並無寃仇，我也沒有理由要跟你爲敵，看起來這顯然是你對我的誤會……不過，我可以告訴你，我確是有意助你一臂之力！」

邵老人森森一笑道：「多謝了，這個天地間的好人，我確是見的太多了！」

姓海的青年冷冷一笑道：「我想剛才你已經都看清楚了，雖然到目前爲止，我還並不清楚你來此的動機是什麼，但是我却可以絕對相信，白桑軒酒店裏的那些人，是等着尊駕你來的！」

老人冷冷一笑道：「不錯！」

一邊說，他脚下情不自禁的向前移了一步：「難道你不是的？」

藍衣人回以冷笑道：「我不是的！」

「那麼，你爲什麼要跟着我？」

邵老人那雙袖在袖子裏的手已經慢慢的抽了出來：「你我既不相識，爲什麼你鬼鬼祟祟的一直跟着我？你到底是什麼居心？」

藍衣人由對方的神態早已察覺出他的即將出手，心裏已存了幾分仔細，表面上却是一副若無其事的樣子！

「那麼你說呢！」

姓「海」的藍衣青年，嘴裏說着，脚下微微滑動，已向一邊飄開。

但是這黑袍老人邵一子却是放他不過，就在他身子方自移動的一刹間，只聽得「呼！」的一聲，對方黑袍老人已如同大片烏雲般的猛襲而到！

這一次邵一子決心要把對方折在手下，招式異常狠毒，身子一襲過來，兩手怒伸，居高而下，活像一隻搏兎巨鷹，猛地直向藍衣人兩肩上抓來！

雙方距離尙遠，藍衣青年已感到發自這十指上的尖銳力道，眞有穿衣刺膚之感——頓時知道厲害——

然而，他却故意不與閃避，低哼一聲，雙手同時向外抖出，四隻手掌「拍！」的迎在了一塊，隨着雙手迎合之勢，藍衣人身子倏地騰身而起，四隻手糾合着在空中一陣子猛翻疾滾，雙雙又墮落下來！

這一刹端的是戰況激烈至極。

黑暗中，雙方各自攻出了五七十掌！

驀地黑袍老人邵一子只覺得肩頭上一陣發麻，敢情已爲對方雙掌拍中——

按照常情論，動手人如果心狠手辣，只須將內力就勢吐出，對方便很難倖兎！

邵老人驚心下，暗忖着此番休矣！一招失手，已使他失去了還手的餘地。

此時此刻，對方藍衣人只須掌力一吐，邵一子便將不保，性命有關之際，即使再多沉着，亦由不住打了一個冷戰。

事實上，藍衣人當然沒有要傷害他的意思。

邵老人在肩頭上方着對方掌力之始，麻得一麻的當兒，藍衣人已起身如鶩，極其輕快靈巧的騰上了樹梢，竹子與樹木唰啦了一陣子顫抖搖曳，藍衣人偌大的身子踏足在細若小拇指般的樹身上，不時的上下起伏，就像釣到一條過於吃重的大魚那般模樣！

邵老人目睹之下，一時爲之喑然——

憑他一代宗師，領袖西南武林數十年的經歷，一生會敵無數，眼前這個藍衣青年，却是他整個生命裏，屈指可數的幾個人物而已！

無限驚詫，羞窘，感傷……一股腦兒的襲擊着他，使得他這一刹間簡直爲之麻木了！

立在樹梢上的藍衣人，輕輕發出了一聲喟嘆，他很瞭解對方此刻心情的感受，倒也無須再多說什麼——

隨着那聲包含是無限神秘感傷的嘆息之後，他偉岸的身軀再次拔空而起，有似長空一烟，足足騰起了五丈高下，接連着三四個起落之後，遂即消逝無踪。

× × ×

吹滅了案頭之上的那一點點豆油的燈光！

一片似明不明，黎明前的曙光遂即穿窗直射進來！

陋室裏一切的景象是模糊的——

一邊木榻上大柱子兀自鼾聲驚人，睡意正濃！

黑袍老人邵一子在窗前已足足坐了半個更次！

對於他來說，這番沉思極其痛苦，在以往，他是一個自信力極強的人，今夜之後，這番自信已開始動搖了，因此使他感覺到自己的年老，對於未來那項神聖而具有俠義精神的工作是否仍能勝任，他甚至於都有些懷疑了！

姓「海」的那個藍衫青年，極其突然的出現，帶給他無限撲朔迷離——甚至於在他苦思之後，仍不能想通一個問題——

「他到底是什麼居心？」

想到這裏，老人那雙微呈灰白色的細長眉毛，遂即緊緊的皺在了一塊！

——如果說這個人的出現，純粹是好奇；或者如同他所說的想幫助自己？——這可眞有點難以令人置信了。

固然，江湖上並非沒有眞正的「行俠仗義」之人，然而在老人幾乎走完一生的經歷裏，這類人確實少得可憐，揆諸姓海的這個青年，恰恰在這個時候出現，更不禁令他不得不加倍小心！

所謂「防人之心不可無！」，老人一生行事都以謹愼著稱，切切不可在這一刹緊要關頭着了對方的道兒！使自己半世苦心，淪於流水！

解開了背後那個長形的包袱，由裏取出了一個硬紙筒兒，裏面裝着一個羊皮卷兒！

灰白色的皮面，被人手觸摸得一片光滑，打開來，其上是密密麻麻的字體，和一幅着色的地圖，那字體顯然大異於中國傳統文字，却是一種少見甚至於根本前此未見的字體，字身大小不一，是用一種特殊的樹蠟書寫上去的，每一個字都呈立體感覺的凸出來，却是稀奇古怪，不知道寫些什麼玩藝兒！

邵老人自信博學廣聞，然而在這張怪異書法下，他花費了足有十年以上的時間研究，却僅僅一知半解。

憑着這一知半解，他證實了差不多近五十年來對於一件巨大財富的傳說——那不是虛構的道聽途說！

那是眞的！

從那一天開始，這位領袖西部武林的魁首邵一子，就和這個「未曾到手」的財富發生了牢不可分的關係，也成爲一些敏感的武林道上朋友注意的焦點。

尤其是近十幾年來，他爲了克盡一己之力，不使這筆像似虛幻其實是眞的巨大財富，永遠暴棄，便開始主動的四處搜索，收集有關資料，消息乃自不脛而走！

——他開始感覺出，自己每到一處，那個地方必然就充滿了險惡！

一些武林朋友，三山五嶽的奇人，只要一技見長，必不甘落後，於是，邵一子本人便成了這些人士追尋的對像！似乎他本人在這些人士的眼睛裏原本就代表財富，看見了他就看見「珠光寶氣」似的——

於是「邵財神」這個外號，已秘密的在圈子裏張揚開來，事實上他所到之處，的確有人把他當財神爺一樣的來看待！

這樣，迫使這位「劍客財神」的行踪便不得不更爲詭異謹愼了。

然而一任你行爲如何詭異謹愼，却依然躲不過那些有心人的耳目，此所以在他尙還沒有踏足眼前這個荒僻的小鎭「五里舖」之前，先已就有人「恭候大駕」了。

邵老人望着即將黎明的天空，悵然發出了一聲嘆息！

「這些狼心狗肺的東西……」他心裏默默的唸着：「你們焉能體會我邵某人的苦心？……」

捲好了羊皮卷，依然揹繫背後，他感覺到事情的迫在眉睫，是不能再耽擱了。

輕輕拍了大柱子一下道：「起來，起來！天快亮了！」

大柱子一個咕嚕由榻上坐起來：「啊——天亮了！」

「天快亮了！」邵老人在他身邊坐下來道：「你先醒醒，最好洗一把臉來，我有話要關照你！」

大柱子怔了一會兒才應了一聲：「好！好——」

一個咕嚕翻身下牀，先到後面去撒了一泡尿，找了個木盆，在缸裏打了一些水擦了一把臉，頓時精神百倍！

「老大爺——你起的眞早呀！你大概肚子餓了吧！」一面說他伸手由灶上拿起瓦鉢來道：「我這裏還有半缸米，這就給你熬粥去！」

邵一子搖頭道：「不用，不用，熬粥的事不急，你先過來，我有重要的話關照你！」

大柱子咧着大嘴走過來道：「你老有什麼話只管說吧，反正我這兩天也沒什麼事！」

邵老人站起來，拉開風門走向屋外，四下打量了一眼，特別是房頂上注意的看了幾眼，證明沒有人，才又回來！

大柱子說道：「看什麼！有什麼不對

麼？」

邵老人點點頭道：「這附近除了你這個地方，另外還有什麼地方可以藏身？」

大柱子摸着頭發了一陣子傻道：「這……這……」

邵老人道：「你知道，昨天夜裏已經有人找到這裏了，我想搬一個地方，你想想看，不管大小破爛，只要能暫時住兩天，能避風雨就行！」

大柱子先聽到有人找來，不禁吃了一驚，當下低頭想了想，忽然笑道：「有了——不過，那地方不行——」

「不要緊，你說說看！」

「那是個破瓦窰，現在倒是空着！」

「太好了！」邵老人道：「這個地方對我最合適，我們過去瞧瞧！」

大柱子笑道：「那個瓦窰一年有半年空着，原先是由老李負責看守的，前些日子老李請長假走了，就再沒一個人了，我們這就走吧！」

邵老人倒是說走就走，除了背後那個片刻不離的隨身小包袱以外，他倒是身無長物，有之，則是拴在後面的那匹跟他一樣瘦的黑馬！

當下由後面牛棚裏牽出了那匹瘦馬，大柱子加了一件厚衣服頭前帶路！

兩個人出了這間小小柴房，一陣風刮過來，還是眞冷，觸目所及，全是一色的白，不是雪，是霜，風梢貼着地面刮過來，其冷刺骨！

大柱子張着大嘴打了個呵欠道：「啊呼！好冷！」

邵老人默默無聲的只是牽着馬跟着，馬背上倒是有個革囊，裏面也不知裝着什麼。

出了眼前這塊空地，繞過一個山窪子，在幾堆磚瓦後面可就看見了那片低矮的瓦窰，一堆一堆總有七八座之多！

大柱子先嚷了幾聲老李，不見有人答應，遂摸着腦袋道：「準是還沒回來！」說着他就繞過了幾座土窰，在一個長形的紅土窰前，使脚用力一蹬，踹開了一扇門，回過頭來招呼道：「來吧，老大爺，他這裏比我那個破地方要暖和多了！」

一面說先跑過來接過了邵老人手上的馬，老人由馬背上卸下了鞍囊，跨進了土窰。

只見這個窰洞倒還寬敞，總有好幾丈長，裏面有一張八仙桌子，另有兩個像是北方人睡覺的大炕，大概是就着外面的火窰近，取火方便的關係！

邵老人走過去先開了窗戶，回過身來，大柱子已笑嘻嘻的跨進來道：「老大爺，你看這個地方行不行？」

「很好！」邵老人連聲誇道：「太好了！我就暫時住在這裏吧！」

大柱子道：「等一會我再回去拿條被子……」

邵老人道：「不需要，我不怕冷，你記住，如果有人找到了你那裏問起我來你就說我走了，再問什麼只推說不知道就是了！」

大柱子連連點頭，說道：「這個我懂得！」

邵老人道：「你先坐下，我還有件事要麻煩你一下！」

大柱子翻着眼道：「什麼……事？」

邵老人看了一下天色，吶吶道：「天快亮了，大概是時候了！」

大柱子吶吶道：「什麼……時……時候……？」

邵老人正色道：「你聽着，今天我要你爲我作一件很重要的事……你要特別小心！」

大柱子點點頭道：「是……」

邵老人道：「等一會，我要煩你到江邊去等一個人！」

「等一個人……？」

「這個人你當然不認識，不過，沒關係，他一定會認識你！你只管把他帶來就是了！」

「這……」大柱子摸着頭道：「老大爺你可把我給弄糊塗了！」

邵老人微微一笑道：「你不要急，事情很簡單，甚至於你不要說一句話，就能把事情辦通了！」

「不說一句話……？」

「對！你可以不說一句話！」邵老人道：「我要你帶來的這個人是個瞎子！」

「啊——」大柱子一楞道：「是個瞎子……老天，那他怎麼能看得見我呢？」

「當然有辦法！」

——一面說，老人遂即由身上取出了一個短短的竹笛，遞過去，大柱子傻呼呼的接在了手裏！

邵老人道：「你吹吹看！」

大柱子點點頭就口吹了一聲，發出了「嘟！」的一聲，聲調大異於一般常笛，有些啞但却是其聲悠揚。

大柱子覺得很新鮮，又吹了一聲。

邵老人道：「够了，現在不要多吹，等一會到了江邊再吹不遲！」

大柱子笑道：「這個我會……就只吹這個就行了！」

「對了！」邵老人說：「你只在江邊不停的吹這個，自然會有人來找你！」

「然後呢？」

「那個人多半是個瞎子，他也應該有一根跟這個一模一樣的笛子，吹出來聲音一樣，只要你看見那根笛子，這個人就是我要找的人！」

「這個我懂了！」大柱子說：「然後我就把這個人帶來見你！」

「不錯！」邵老人點點頭：「但是，你千萬要注意，不要被人跟上，等到沒有人注意的時候，你再把他帶來。」

「好！這個我知道！」

邵老人說：「當然，也許這個人還會問你什麼話，你可以把這個給他，他就知道了！」——

說時，他隨手由手指上摘下了一個古玉的板指遞給他，大柱子接過來仔細看看，却也不覺有什麼出奇之處——

當下，他就把這個板指揣到懷裏！

邵一子看了一下天色，點點頭道：「天巳經快亮了，我希望今天能見着那個朋友！」

大柱子道：「你老人家放心，這件事我定能爲你辦好，把那個人帶來見你。」

邵一子鼻子裏哼了一聲道：「這件事看來容易，其實也有風險，最重要的是，你要千萬留意幾個人……」

「那幾個人……？」

邵一子道：「就是你在白桑軒酒店裏所看見的那幾個人，你要特別注意他們，不要被他們發覺出你有什麼不同平常的地方，這一點非常重要，一個疏忽只怕你性命難保！」

大柱子聽到這裏，嚇得他吐了一下舌頭！

「好吧！你去吧……」邵一子道：「除了帶領這個人來見我以外，我這裏你不要來，以免被人發覺，如果有什麼事，我自然會去找你！」

大柱子雖是粗人，但也並非白痴，有時候也還「粗中有細」，看了這番情形，也知道關係重大，當下嘴裏答應了一聲，道：「老大爺，你就放心吧，我一個下地的小子，他們不會疑心我什麼的！對了，我再牽着我的牛，就更不會有人對我多心了！」

邵老人點點頭表示讚許，大柱子就告辭了。

× × ×

晨霧似雲似烟，迅速的在江面上擴散開來！

遠處地平綫上那輪老日頭早巳跳出來了，霞光萬里，把大地照得一片通明！

霜溶化了，蒸騰出淡淡的那種白烟，透過這層淡淡的烟氣，所見的一切常常是朦朧的、扭曲的、顫抖的，只要你够仔細，你便能常常發覺到，這種純屬大自然的美是無處不存在着的！

大柱子牽着牛，遠遠的由草地裏趟過來，一直來到了江邊——

這地方搭有沿江的棚架，專供客商歇脚候船所用，然而也許時間太早的關係，整個棚子冷清不見幾個人。

兩個乞兒，蜷身在長板櫈上睡覺。

一個作早市的夥計，正用打濕了的稻草，蘸着熱水在擦洗爐灶桌椅——那一邊個老嬤搧着巴蕉扇子在升爐子，冒起來的黃烟足有幾丈高，大好的空氣都被她弄得混濁了。

大柱子牽着牛來到了附近！

正在擦爐灶的夥計看見他，滋牙笑道：「嘿！看誰來了，大柱子這麼早就來放牛了！」

搧扇子的老婆婆抬頭看了他一眼沒搭腔，低下頭繼續升她的爐子！

大柱子來到了近前，看見了那個夥計，敢情他們原來認識，見狀笑道：「二鎚，你在這裏呀！」

被稱爲「二鎚」的那個夥計嘿嘿笑道：「可不是嗎？要吃什麼嗎？太早了燒餅烤上了，還得過一會才出爐！」

大柱子道：「不急，我只是來接我三叔，啊！對了，你看見渡船來過沒有？」

二鎚道：「早着呢！第一班船也要大半個時辰才到呢！」

大柱子聽說還沒船來過，心裏倒是安了。

二鎚道：「你不在地裏幹活，到這裏幹什麼？」

大柱子道：「地裏土都翻了，只等着老天爺賜一場大雨來年就好下莊稼了！」

二鎚一面幹他的活兒一面搭訕着道：「不知道你還有個老叔，他從那裏來？是幹什麼的？」

大柱子心裏一動，遂道：「我三叔是個瞎子……」

「噢！是個瞎子？」

大柱子點頭道：「是呀！你看見過這個人沒有？」

二鎚怔了一下道：「你叔多大了？五十來歲，穿個黑大褂，手裏拿個白木頭棍，嘴裏怪腔怪味的吹個笛子？」

大柱子一驚心說道：「糟了——」

——他趕忙道：「對對對……就是這個人，咦——你怎麼知道？」

二鎚嘻嘻一笑道：「傻小子，你來晚了，你老叔昨天夜裏就來了，一個人來回在這裏走了好幾趟，吹的那個笛子都快把人給煩死了。」

大柱子急得瞪大了兩隻眼道：「糟了……你知不知道他上那去了？」

二鎚道：「這……個，好像聽見他在問路，至於去什麼地方我就不知道了。」

大柱子急道：「他問什麼地方？」

二鎚搖着頭道：「那誰知道呀！人又多，他又不是問我，反正我想也走不了，瞎子他還能跑多遠？」

大柱子發了一陣子傻，還不死心的道：「他問誰？你知道吧？」

「不知道！」二鎚道：「天都黑了，誰能看這麼清楚，你到別處問問去吧，也許有人知道！」

大柱子嘆了一口氣，一聲不响的站起來走出去，牽起了他的牛。

二鎚大聲道：「多打聽打聽，一定有人看見他！」

大柱子點點頭，牽着牛順着江邊往前走，心裏盤算着要是姓邵的那個老人知道了一定很失望，他必然是有很重要的事情才會要見這個瞎子，偏偏把時間給算錯了，以至於彼此錯過！

——他又想到了姓邵的老人對自己的好處，原本想能爲他作點什麼，却沒有想到……

心裏想着，脚下却是沒有停，恍恍惚惚的也不知穿過了幾條街——

忽然心裏一動，暗忖着姓邵的老人既然關照要我沿江吹笛，原是以爲那個瞎子會坐船來的，現在既然他早巳經來了，我何不在大街之上吹吹，說不定會被他聽見也不一定，這麼一想甚覺有理，當下不假思索，遂即由身上取出了那根短笛，就口吹了起來！

靜靜的早晨，笛音悠揚，幾里路以外都能聽見。

大柱子也沒有一定的去處，反正走到那裏吹到那裏，這樣走着吹着，總繞了有大半個時辰，吹笛子吹得腮帮子都疼了。

他把牛在路邊一棵竹子上繫好，找了個石頭墩兒，剛剛坐下來吹了兩聲，驀地只覺得背上被一個生硬的東西頂了一下，還是眞疼！

大柱子「啊唷！」叫了一聲，回頭一看，敢情一個人就站在自巳[illegible]前——

清清瘦瘦的一張長臉，頭髮黑黑密密的緊貼在前額上，却只是短短的一叢——這年頭男人留短髮的還不多見，乍然一看大柱子眞不禁嚇了一跳！

這個人似乎也正在看大柱子，翻着一

對白菓眼珠子，瞬也不瞬的盯着對方！

大柱子一驚之下，霍地向後面退了一步——

「你是誰？」

「嘿嘿！」這個人冷森森的笑着：「這正是我要問你的問題，你却反而問起我來了，你又是誰？」

「我……」大柱子呆了一呆：「我叫大……柱子！」

「大柱子！」這人沉着聲音道：「大柱子又是誰？」

「大柱子就是我嘛！」

話聲未完，只聽見「拍！」的一聲，一隻手腕子已被對方鳥爪子一般的瘦手抓住了。

別看他人瘦，這隻手上的勁頭兒還是眞足，五指力抓之下，簡直像是一把銅鈎，大柱子感覺到這隻手上的骨頭都快要碎了。

「啊——」大柱子痛呼了一聲，害怕的道：「你……你這是幹什麼？」

短髮瘦漢一言不發，另一隻手「叭！」一聲摸在了大柱子頭上，接下去摸在他臉上、身上，一陣子摸索之後，臉上的神色才似緩和了下來。

大柱子這時才忽然看出來了，敢情對方是一個睜眼瞎子，正是自己要找的那個人，心裏一陣狂喜。

「啊——原來你就是那個瞎子！」大柱子笑道：「我正在找你。」

「你找我幹什麼？」手上加了一把子勁道：「說！」

大柱子疼得直齜牙：「啊唷！你這是幹什麼？」

「幹什麼？」瞎子冷哼着道：「我跟你也不認識，你找我幹什麼？」

說話的口音，怪里怪氣的，大柱子簡直是聽不大懂——也難怪，對方一嘴南方口音，不是溫州就是寧波，也許是地方跑的多了，還揉進了一點北方的官話，要不然就是扒了大柱子的皮，他也是聽不懂一個字。

大柱子越看對方那對凸出的瞎白菓眼珠子，心裏是越害怕，心裏一怕，嘴上可就不大得勁兒，牙牀子只是唬唬直打抖！

「你怎麼不說話？」

「我說……說……」大柱子道：「是有人要我來等候你老人家的……」

「嗯！」瞎子神色又緩和了下來：「這個人是誰？」

「這……我也不知道！」

「什麼？你……不知道？」

「不……」大柱子眞有點昏了頭：「我……知……知道！你老人家先放了手呀，我還有東西要給你看呢。」

瞎子一對白菓眼珠子咕嚕嚕的直打着轉，那張瘦臉上的肌肉，忽然像是凝住了一樣，大柱子忽然覺出他那對耳朵，敢情能自由移動，就在這一刹，忽上忽下的移動了好幾次——

大概他在判斷這附近有沒有什麼外人！冷笑了一聲，他道：「這附近有沒有人在？」

大柱子四下打量了一眼，搖頭道：「沒有！」

「遠處呢？」

「遠處……」大柱子又打量了一下道：「遠處當然有人，不過隔的很遠！」

「是在看我們麼？」

「不……只是走路的人！」

瞎子這才點點頭，鬆開了緊緊握住他的那隻手——

「什麼東西你要給我看的？」

一面說，瞎子一幌手，已把大柱子握在手上的那根笛子搶了過來！

大柱子一驚道：「咦——你……？」

瞎子不說話，把手裏原來拿着的那根馬竿兒用力插入地面，兩隻手在笛子上一陣子摸索，鼻子裏哼了一聲。

「這笛子你是那來的？」

「是一位老大爺交給我的！他要我到江邊去吹，說是你一聽見笛子聲音，就會來找我的！」

「這位老大爺還有什麼東西要你交給我看麼？」

「啊——有有有！」

一面說，大柱子遂即由身上摸出了那個玉板指，遞上道：「還有這個——」

瞎子接過來細摸了一遍，點點頭道：「這就對了！」

一面說，他遂即把這兩樣東西交給了大柱子！

「你說說看，這個老大爺是什麼一副長相？」

大柱子收下了笛子和板指，一面思索着道：「總有七八十歲了吧，和你老一樣的瘦……」

瞎子點點頭道：「算你對了。」

——冷笑一聲，他吶吶道：「我原來跟他約好見面的地方是在『白桑軒』，他爲什麼不遵守呢？」

大柱子怔了一下吶吶道：「噢！原來是這樣，你也許誤會了他老人家啦，據我所知，他本來是要到白桑軒去的，只是因爲那裏來了很多人，所以他老人家就臨時改變了主意……」

「原來是這樣……」

——忽然他臉色一變：「他說白桑軒來了很多人？」

「是呀！人可不少呢！」大柱子道：「來了總有一兩天了，這些傢伙一直賴着不走，也不知是幹什麼的？」

瞎子嘴裏喃喃道：「糟了，這麼說——我是不該去那個地方的……」

大柱子道：「你說什麼？你已經去了白桑軒？」

瞎子點點頭，接道：「剛才我去了一趟——」

大柱子道：「那……你可看見那些人了？」

一想不對，趕快改口道：「噢——我忘了你大爺是個瞎子了，對不起——對不起！」

瞎子倒不以爲忤，冷笑道：「廢話少說，那位老大爺現在那裏，你知道麼？」

「當然知道！」大柱子吶吶道：「我就是要帶你去找他老人家的！」

「帶路！」

一面說，瞎子就手由地上拔起了那根馬竿兒！

大柱子點點頭道：「好好好！等會兒，我得牽着我的牛來着！」

瞎子點點頭說道：「你原來是個放牛的！」

「那倒也不是，只是給人家幹粗活兒的！」

一面說大柱子已牽了牛，回頭一看，敢情對方寸步不離的已跟在了後面，他雖然是個瞎子，可是敢情動作可一點也不含糊。

「你走你的，別管我！」瞎子冷冷的說道：「丟不了的！」

大柱子答應了一聲，牽着牛往前面走，走了一段距離再回過頭來才發現到瞎子才開始起步，雙方距離，距着有三四丈。

瞎子似乎知道他停下了脚步，只管揮動着手上的馬竿兒催快，大柱子只得脚下加快，一路向前行進！

就這樣一前一後，足足走了有一盞茶時間——眼前算是脫離了市集，來到了荒蕪的農村——四面全是秋收之後的廢置莊稼，地上堆着早已乾透了的麥楷，高粱桿子，在當空秋陽照射下，散發出一種特別的氣息！

大柱子站住了脚，一回頭對方已在眼前。

「快到了吧？」瞎子說：「這是什麼地方？」

大柱子道：「這是李家莊，再下去就到了！」

瞎子點點頭催道：「快走吧！」

大柱子牽着牛快步前進，前面有一道溝渠，過去，雨季來時是盛水用以灌溉田地的，現在乾旱得滴水全無，總有三尺來深——

大柱子牽着牛跨了過去，回過頭來得招呼對方注意，轉念一想，倒要看看他是否夠機靈，怎麼過來？這麼一想到嘴的話又吞到了肚子裏！

即見那個瞎子一路幌里幌盪的走過來，他雖然帶有一根隨身的馬竿兒，却並不用它像一般瞎子那樣走一步探一步，却把它夾在腋下，以備不時之需！

——走着走着，已臨近到那道溝渠之前，大柱子靜靜的注視着他，見他高高抬起的一隻脚，剛剛要踏下去的一刹，驀地在半空中忽然停了下來！

緊接着他腰身一擰，瘦長的軀體在空中陡地打了個旋風，呼！一聲，已飄了過去！

看到這裏，大柱子由不住吐了一下舌頭，暗忖道好傢伙，敢情這個瞎子身上還眞有功夫，怪不得剛才抓住自己的那隻手就像一把鋼鈎似的！

想到這裏正想轉身前進，身邊上「呼！」的一聲，那個瞎子疾若飄風的已來到了面前。

落地，出竿，敢情手法極快，「噗！」的一聲，手中馬竿已點在了大柱子心窩上！

大柱子害怕的「啊！」了一聲。

瞎子睜大了一對白菓眼道：「小子，你是想看我的笑話，可惡！」

話聲一頓，只聽見「叭！叭！」兩聲，大柱子臉上已吃了兩記耳光，打得還眞不輕，大柱子身子幌了一下，差一點摔了個跟斗。

「記着，再這麼惡作劇，我就打斷你的腿，可惡！」馬竿用力一頂，大聲道：「走！」

大柱子被打得心裏直老火，可是確實也是怕了對方，聆聽之下，只得轉身繼續前進！

一個頭戴着竹笠的野漢子垂着頭，牽着一頭牛，由身後跟了過來。

大柱子還得招呼，瞎子已放下了馬竿，眨着一對白菓眼充着來人凝神靜氣的瞪着。

那個人頭也不抬的牽着牛過去了。

大柱子剛要起步。

瞎子道：「慢着！」

遂即轉向大柱子道：「這個牽牛的人，你以前見過麼？」

大柱子搖搖頭道：「沒有——不過，我沒看見他的臉！」

瞎子道：「他現在在幹什麼？」

大柱子盯着前行人後影道：「過去了，到林子裏面去了！」

瞎子冷冷一笑道：「我雖然眼睛看不見，可是耳朵却靈的很，這個人脚下穿的不是草鞋，是布鞋！」

大柱子怔了一下道：「這……我倒是沒有注意，你老管他穿什麼鞋幹什麼？」

「穿布鞋放牛？」瞎子用力眨着一對瞎眼：「沒聽說過——我們快走吧！」

大柱子也怕躭擱的時間太久了，瓦窰裏那位主子着急，遂即快步前進，瞎子脚下也加快了步伐。

穿過了一片稀疏的林子，眼前這片地方就是劉家莊了，大柱子輕車熟路的一直前進，約莫半盞茶後已來到了瓦窰地頭。

大柱子站下了脚步，瞎子也來到了面前。

「看見沒有？」大柱子手指着前面那片瓦窰：「就是這裏了！」

瞎子冷笑道：「小子，你明知我看不見，他媽的——」

大柱子吐了一下舌頭：「我忘了！」

——他用手在牛屁股上拍了一巴掌，把牛趕到了一邊，三步併兩脚往前面跑過去，嘴裏高聲叫着：「老大爺我把你要見的瞎子給帶來啦！」——

身後瞎子怒聲道：「他媽的小子你叫什麼叫——」

說話時身形一飄，極其快捷的已來到了大柱子身後，舉起馬竿正要往大柱子背上打！

一扇矮門突地敞開來，那老人現身道：「算了——左先生麼？快請進——」

瞎子一聽見邵老人的聲音，舉起的馬竿立刻放了下來，連連眨動着那雙瞎眼。

「是邵老兄……麼？久仰，久仰！」一邊說匆匆趕上幾步，四隻手遂即握在了一塊。

邵老人像還是第一次見過對方，一面握手寒暄，一雙眼睛却上上下下把對方打量了一遍，同時目光四下掃了一下，不見外人，遂即拉着瞎子進入屋內！——

「大柱子，煩你在外面看看！有什麼動靜通知我一聲！」——說了這句話，邵老人就把那扇矮門關上了！

大柱子傻糊糊的本來還想跟進去看了他們到底是弄些什麼，現在邵老人交給了他這個差事，只好在外面把風了，瞎子睜

大着一雙白菓眼，背靠着門並不先坐下。

「邵老哥——我們可是第一次見，你的大名我久仰了，只恨我這雙眼不能面瞻閣下風采——」

「左先生太客氣了，」邵老人推過了一張椅子道：「這地方沒有外人，先生請坐！」

姓左的瞎子在進門之初，已四下憑聽覺仔細辨察過一番，他確定這裏只有對方一人，心裏才算略為安定！

邵老人推過椅子來，他就老實不客氣的坐下來。

「江湖上盛傳老哥你大義磅礴……二十年來，老哥為那一宗寶藏，料必是心力交疲，吃盡了苦頭，瞎子實在是十分的感動！」

邵老人深深一嘆，目湧淚光道：「這件事弄得當今盡人皆知，很多昔日道義之交，在悉知了此事之後，竟然也都誤會了我的為人，以為我邵一子是貪財忘義之交，誠令人為之痛心，事實眞相如何，也只有望之將來，此刻是寸心天知了！」

瞎子點點頭道：「一個人只要光明磊落，行得正，坐得穩，別人說什麼又何必管他！」

「左先生說的是——」邵一子嘆息一聲道：「我們言歸正傳吧，江湖上對於這宗『雪山藏寶』，傳說不一，不怕先生見笑，我雖窮多年鑽營之功，至今猶是一知半解，正因為如此，對於這筆傳說中數目驚人的寶藏，猶不敢持以全信，先生的見解如何？」

「哼！」姓左的瞎子吶吶的道：「如果我也只是僅憑猜測，或是一知半解，也就不必來了！」

「這麼說先生是寧可信其有了？」

「寧可信其有？嘿嘿……邵大俠，這宗寶藏是千眞萬確的，其眞實的程度，就好像我二人如今活在世界上是一樣的！」

「先生說此話，是憑……？」

「憑我的這雙眼睛。」

——瞎子那雙白菓眼忽然睜大了，在黑色的瞳子裏，現有兩個白點，邵一子心裏一動，想到了這雙白點正是致其瞽目的原因。

瞎子冷冷笑着：「老哥，請你相信我，我這雙眼睛就是因為看見了當今人世最大的一筆寶藏財富之後，才變瞎的！」

「啊——這麼說，左先生你莫非已經發現了……？」

「我不是發現！」左瞎子木訥的臉上猝然現出了一抹淒涼：「信不信由你，我是親身參與其事的七十二名武士之一！」

「七十二名武士……？」

「啊！」邵老人臉上閃出了一片神秘的詭笑說道：「我明白了，你是說，你是埋藏寶物的七十二名藏人武士之一！這麼說……」

左瞎子一楞道：「咦！這件事你怎麼知道？」

邵一子含笑道：「剛才我已經說過，我曾為這卷寶圖花過無限精力，這點認識是有的！」

左瞎子拱了一下手，道：「難得，難得！」

邵一子冷冷一笑道：「可是這麼一說，却有些不對了，寶圖說明上記載埋寶者僅七十二名藏人武士，均係『布達拉』宮侍節有年之武士，先生你……？」

「不錯！」左瞎子打斷了他的話接下去道：「邵大俠是因為見我是一漢人，而感到與情不符吧？」

邵一子點頭道：「先生請說！」

左瞎子冷冷一笑，緩緩抬起頭望向屋頂，這一到，他那張瘦臉上交熾着無限悔恨與感傷！

「這已是多少多少年前的事了……」

「是我這一生最感到痛心的往事……但是！」左瞎子幾乎是獰笑的說：「我如果不說出來，就萬難取信於你，我們就長話短說吧！」

邵老人長嘆一聲道：「有什麼話先生但說無妨，你我都已是這麼一大把子年歲的人了，在當今人世又能有多少停留？說出來吧！」

左先生冷笑着頻頻點着頭——

「布達拉宮第十三世老干時，曾經用過一名漢人武師，充當教習，訓練宮中武士，也正是那一年起，宮中才有至今的武士相沿！」

「不錯！」邵老人點頭道：「這是見諸『布達拉經』的事實！」

「你還記得那名漢人的姓名麼？」左瞎子瞪着一對白眼，某種渴望意識的看着邵老人！

老人一怔道：「這……讓我好生想想看……啊……啊……有了，這人姓左——」

目光一亮，驚奇的注視向對面瞎子：

「難道是……你……啊……不可能！」

「當然不可能——」左瞎子道：「那人叫『左汾』——」

邵老人點頭道：「不錯左汾——我記起這個人來啦！」

左瞎子道：「他就是我的祖父！」

「啊——」邵老人長長的吐出了一口氣！——

他原是十分迫切的要確知寶藏之一切，然而顯然證實眼前此人之身份，毋寧更為重要。

左瞎子道：「先祖蒙布達拉宮老干垂青，待為上賓，自此離開故鄉寧波，十年後回鄉，適逢先父故世，先祖不得不把我們母子一併接到布達拉宮居住，這就是我留下在布宮的原因！」

「原來如此——可是……」邵老人忍不住問道：「那埋寶一事，却是第十三王死後十幾年的事了！」

左瞎子點點頭道：「一點不錯，也是先祖死後二十幾年的事了……」

邵老人不再發問了，他相信對方會親口說出這件事情的本末前後！

左瞎子低低咳了一聲道：「……那時我已是二十七歲，由於在宮中住了這麼久的時間，自然說得一口好藏文，又因為幼承祖父教導，學了一身武藝，那時確是不可一世，惟後來的繼干都因聽了手下大臣的謊言，說是漢人不可信任，竟然狠下心來將我母子趕出了宮外！」

左瞎子忽然站起來道：「你這地方可靠不可靠？不會有外人接近吧！」

邵老人單掌輕出，虛掩的一扇窗子應勢而開——

（未完）



（附送精美金鏈軟皮袋）